

武俠世界
石林
第31年
29
$10.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野生靈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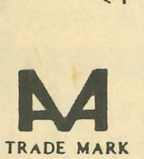
中國吉林

靈芝中之極品

（野生萬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78.12.5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號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眞：（852）0-6918344



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疾病、如痤瘡、脂性皮炎、帶狀疱疹、單純疱疹、膿疱瘡、癤及凍瘡均有特佳療效。

典型病例

1. 林春桂，女，26歲，門診號：128031，右胸背皮膚發病，伴羣狀炎症丘疹皮疱疹23天，診斷，帶狀疱疹，經採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皮疹發病開始減輕，用藥 5 天而癒。
2. 柯文慈，男，59歲，口唇周緣發痛發癢，伴發帶紅暈小水泡 3 天，診斷單純疱疹，經外擦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後見效， 4 天而乾涸治癒。
3. 占學海，男，30歲，門診號：308761，面頰部扁平疣 2 年，漸多，經用其他療法無效，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少數皮疹開始平薄，共用藥20天而全部皮疹消失。
4. 楊瓊，女， 4 歲，面部膿疱瘡 2 天，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 2 天，皮疹乾涸治癒。
5. 何惠娟，女，19歲，門診號：63006，面部痤瘡， 3 個月漸多，經用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 6 天後，漸開始好轉，共用藥14天，皮疹基本消失。
6. 吳魏，女，22歲，門診號：77967，面部脂性皮炎 4 個月，給予複方片仔癀軟膏， 4 天後好轉，共用藥20天皮疹消失。
7. 邱路聰，女，76歲，門診號：319247，面頰部黃褐斑 4 個月，以複方片仔癀軟膏外擦，第 6 天起斑點漸退，共用藥14天面頰部黃褐斑消失。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總經銷：香港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蜆壳街一至七號二樓

電話：5-783721(4線)
電掛：“5396”
電傳：63033 TSH HX
傳眞：5-8068649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撰寫的「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之「妙演天機」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明朝天機大師劉伯溫未出世前，其父劉鑰於安葬先父時，已得悉將來其子嗣中會出現一位扶乩論卦的風水之士，還助眞王驅逐元韃，不久，劉鑰果得一子，命名伯溫，伯溫自幼聰明伶俐，生具異能，對陰陽術數尤有心得，結果在一位高人的引領下，窺破天機，洞悉元朝氣數將盡，民間會出現一位眞命天子，劉伯溫攜同龍晶珠，千里尋找眞命天子……本文故事情節離奇，引人入勝，喜讀蕭先生佳作的朋友，又可一飽眼福！

*　　*　　*

歐陽雲飛先生新作「血劍屠龍」由今期起連載刋出，徐不凡死裏逃生，連番奇遇，練就一身絕世武功，他要爲家人報仇……故事情節撲朔迷離，耐人尋味，其中過程險象環生，驚心動魄，包你閱後，拍案叫絕！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刋登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捉鬼」，請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9期
（總號157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妙演天機

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

蕭玉寒・文
可飛・圖

神靈明示 天下將亂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

＊　＊　＊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年四月的一天傍晚，從福建到印尼謀生的華僑年輕小子林紹良，在叔父的店子幹了一天的售賣花生油生意後，把幾個朋友約回店中，焚香設壇，玩一個「請神扶乩」的遊戲。

朋友問的多是婚姻、錢銀等急功近利的切身事。沙盤上的乩筆亦回答了一些似是似非的答覆。

輪到林紹良時，他默默的想了一會，虔誠的向乩盤俯身一拜，然後才輕輕的唸出一句道：「自身！前途！」

沙盤上的乩筆先是不動，似乎被請來的「和合二仙」亦不敢輕舉妄動。林紹良見狀，又俯身深深的一拜，祈頌道：「有凶示凶，有吉示吉，急急拜頌！」

林紹良的話聲剛落，沙盤上的乩筆忽然龍飛鳳舞的移動起來，在沙盤上現出一行文字道：「吾明朝劉伯溫！汝欲問何事？」

林紹良忙拜道：「請示小子自身前途吉凶！誠心拜頌！」

乩筆卻立刻凝住不動，似乎甚有疑慮。林紹良連忙又拜又頌，末了更跪了下去，叩起頭來。

好一會，林紹良的朋友忽然驚奇的大叫道：「紹良！看，乩筆又動了……」

林紹良連忙凝注沙盤，但見乩筆在沙盤上急促移動，在沙盤上現出龍飛鳳舞的幾行字跡來：「鳥無足。山有月。旭初升。人都哭。」

林紹良一見，登時目瞪口呆，不明所以，只好又拜又頌，祈求明示。

乩筆停了停，果然又動了，沙盤上現出字跡道：「口中口。天外天。一時干戈起。天下死萬千。」

林紹良又驚又奇，所顯的揭示字句他雖然已牢記於心，但到底不明究竟，無奈只好又再次拜求道：「小子愚昧，請昭然明示！」

乩筆在沙盤上跳了幾跳，似有點不耐了，但稍停後，又龍飛鳳舞的在沙盤上寫道：「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鷄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乩筆行書至此，跳擲有聲遽然停止，而且，一任林紹良再如何拜求，亦無法再令它移動了。

林紹良百思莫解，幸而他牢記了沙盤所示的所有文字，於是，有一日，他便去請印尼華人區的一位相士解卜。

這位相士姓徐，是一位瞎子，在當地甚有名氣，華人都稱他爲「徐先生」。

林紹良把他見到的乩文一一向徐先生說了。徐先生聽罷竟驚疑的霍然跳起，道：「這位小兄弟，你所說的句句屬實麼？」

林紹良見徐先生如此震動，暗吃一驚，忙道：「小子所說，絕無隻字虛言！徐先生如此震驚，莫非小子有甚麼大難臨頭麼？」

徐先生搖搖頭，又歎了口氣，失明的雙目竟然滴出淚來。林紹良見狀，更爲吃驚，暗道：「徐先生有什麼凶險未見過？有什麼事會令他如此驚懼難過？」

好一會，徐先生才頹然跌坐下來，緩緩的道：「若小兄弟所說無虛，則天下行將大亂矣！可惜！可惜！」

林紹良驚道：「小子問的是自身的前途吉凶，徐先生爲甚麼卻說是天下大亂？」

徐先生歎了口氣，緩緩的道：「唉……鳥無足、山有月，乃一個『島』字；旭初升暗示有一個『日』字的邪魔將興起；人都哭指的是『在島上的日字邪魔』興起之日，就是萬人哭泣之時！你試想想，在吾等四周，有那一個是能令萬人哭泣的『島上日字邪魔』？」

林紹良自幼走南闖北，對東南亞一帶的地域環境非常熟悉，他想了想，便霍然悟道：「島上的日字邪魔，莫非是指島國日本麼？」

徐先生點點頭道：「不錯，那口中口亦即一個『日』字，而天外天豈非是『美』字麼？一時干戈起，天下死萬千，即指日本將與美國大動干戈，而天下危矣！」

林紹良目瞪口呆道：「此事應在何時發生呢？徐先生可否解白？」

徐先生點點頭道：「十二月中氣不和，即指日美之戰發生在十二月中，其時天下不分南北皆捲入戰禍，此即南山有雀北山羅之意，羅者，網羅之謂也！」

林紹良又驚又奇，忙道：「那最後二句『一朝聽得金鷄叫，大海沉沉日已過』是甚麼意思？」

徐先生此時霍地抬起低垂的頭，動情的道：「金鷄叫即金年乙酉年，金月甲申月！金年金月降臨之日，便是邪魔伏法之時矣！」

林紹良道：「這事的確不可思議！但徐先生以爲小子是否應該相信？」

徐先生歎了口氣，反問道：「你可知道降臨乩壇的劉伯溫是誰？」

林紹良迷惑的道：「大概是常臨乩卦的和合二仙等一類的仙神吧！」

徐先生嘿嘿道：「錯了！和合二仙等一類的仙神只知婚姻男女等日常瑣事，但於乾坤天機大事，卻斷不敢妄論！據我所知，能知乾坤天機大事的，唯天機大師劉伯溫而已！」

林紹良仍感迷惑道：「那天機大師劉伯溫是甚麼仙神？他爲什麼會告知小子這些天機大事？」

徐先生呵呵一笑，道：「天機大師便是天機大師，說什麼是甚麼仙神？你所知的，不外是他欲藉你之口向世

人示警罷了！你好自為之便是！」

＊　＊　＊

林紹艮返回他叔父開的花生油雜貨店後，悶悶不樂了好幾天，因為他曾試着把他所知的訊息向別人透露，但聽他說及的人都斷言他是誤信扶乩而發瘋了。

林紹艮左思右想，他翻查了多本曆書，發覺「金年金月」竟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即是說，從這時的三十年起，到四十五年止，長達十五年中，天下將會天翻地覆！

林紹艮心中存了此念，便更加刻苦做人，力謀在短期內有所發展。他於是決心離開了叔父開的雜貨店，自己出去闖天下。

林紹艮認定大戰勢不可免，於是便向戰時的必需品如糧食、衣物、藥品、軍火等業投下精力。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果然爆發了，而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向日本宣戰達到了最高潮。奇特的是，這次大戰果然在金年「一九四五年」、金月「八月」，以日本宣布投降而結束了。

在大戰期間，林紹艮經歷了千辛萬苦，積聚了一定的實力，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到四九年印尼的獨立戰爭中，以糧食、藥品、軍火等供應印尼的獨立陸軍師，因此而與軍方的高級軍官建立了深厚交情，這位軍官便是今日的印尼總統蘇哈托。

有此深厚淵源，林紹艮一躍而成為印尼的巨富也就不足為奇了。

奇怪的是，發生的一切，都與林紹艮從乩盤上所獲悉的「天機」不謀而合，當眞是「十二月中氣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羅，一朝聽得金鷄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莽莽乾坤，神秘玄妙，令人目瞪口呆，但更奇特的卻是「天機」竟可預知，而民間堅信，普天下唯一能預示天機的便是劉伯溫天機大師！

劉伯溫是誰？劉伯溫是否能夠預示天機？劉伯溫為什麼擁有這等驚人的功力？

種種懸疑橫在歷史面前，人們自然極有興趣去上下求索。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

＊　＊　＊

且讓我們來個乾坤大挪移，把歷史的年代倒溯回公元一千年，其時是南宋紹興、隆興年頭。

當時的一代奇人、尋龍大俠賴布衣登瑤嶺，著「青烏序」奇書，妙識金龍窩穴，巧獲萬世珍品「龍晶珠」，卻被一頭白猿兩番奪去。

賴布衣被白猿數度作弄，不禁戟指怒道：「賊猴！三番數次作弄賴某，意欲何為？汝須還個公道，不然惹翻賴某，定教汝屍骨難存！」

白猿已然通靈，牠一聽賴布衣之言，自知禁受不起，嚇得連忙跪在地上，作人狀的叩起頭來，一面伸爪指天，吱吱呱呱的大叫。

賴布衣見白猿欲示什麼，便按捺住怒火，道：「汝有話說？」

白猿一聽，竟豎起一指，虛空寫劃起來。

賴布衣心中又驚又怒，細視白猿的手勢，不禁暗吃一驚，原來白猿竟以虛空作紙，寫起字來，寫道：「吾乃南帝星君座前白猿使者是也！今奉南帝之命，求大師相助，因人神相隔，不得已出此下策，萬望大師見諒！」

賴布衣驚道：「汝既是南帝星君座前使者，必未卜先知，可知我之名姓？」

白猿又虛空寫道：「大師姓賴，字太素，自號布衣是也！」

賴布衣又驚又奇，忙又道：「南帝星君欲求賴某何事？」

白猿虛空寫道：「當今天下，行將大亂，宋室氣數將盡，外族塗炭生靈，漢室子民須歷百年浩劫。南帝因令吾尋一帝皇之身，及助其成功之士，太素公的龍晶珠及青烏序奇書，正為兩者之助，萬望太素公諒察！」

賴布衣忙俯身一揖道：「但有益於黎民百姓，賴某豈敢藏私？但請使者留下謁語，以解賴某懸疑。」

白猿連連點頭，伸爪於虛空寫了數行字，末了又寫道：「……天機幸勿洩露！」

賴布衣見白猿起首的數行字道：「冥冥主宰百年間，萬千生靈慘相殘。皇覺寺畔穿朱衣，伯溫扶乩逐元蠻。」又見白猿叮囑「天機勿洩」，便不再詢問，拱手一揖，道：「如此，請使者去吧！」

白猿跪在地上，向賴布衣叩了三個頭，然後一躍而起，大笑三聲，又大哭三聲，才跳躍着遠去了。

一時間，山野又陷入一片死寂，賴布衣亦默默無言，陷入沉思，暗道：「皇覺寺畔穿朱衣」一句，當隱示一位出身皇覺寺的和尚，日後正是穿朱衣的帝皇，「龍晶珠」的金龍窩穴龍氣，正是助此人成事，而「伯溫扶乩逐元蠻」，當指有一位名「伯溫」之人，精於扶乩占卜之術，相助那位皇覺寺和尚逐元蠻而一統天下，而自己所撰的「青烏序」奇書，正是傳授此人以助其成功，雖覺可惜，但畢竟物盡其用。

賴布衣想念及此，不禁仰首歎道：「既然元蠻主宰百年間，黎民百姓慘相殘，如此暴逆，但能拯救百姓於水火，賴某乎復何求！罷！罷！罷！罷！暫且把此事拋開尋龍去也！」

賴布衣道罷，繼續尋龍追脈去了。

蕭瑟秋風，掃除了幾許殘枝敗葉？換了多少次寥落人間？

此時已是元朝末葉了。

在浙江青田北隅，聳起一座大山，山高雖僅有百米，但連綿廣寬，地

力雄厚。山上峯巒起伏，溪水蜿蜒，峯巖洞壑，千姿萬態，當中更有一峯卓立雲空，峯頂白雲繚繞，瑞氣萬千，如幻如仙。

在大山的半腰，這時正有一名中年男子奮力向中段的主峯攀登，此人姓劉名鑰，是一位窮秀才，其父劉濠是一位退隱的元朝縣官，可惜返家不久便一病去世了。

劉鑰攀上大山的頂部平台，舉目向前望去，但見峯巒併立，中峯一枝獨秀直插雲天，峯上白雲繚繞，甚有氣派。

劉鑰一見，心中暗喜道：「爹爹臨終時，曾道：『我夢見有位渾身白毛的怪物，把我引上此山，上山後怪物無影踪，卻見一對碩大白鶴於主峯上盤旋翱翔，狀甚歡躍，似起舞迎接我的蒞臨，想必有甚麼好處，我死後，汝可葬我於此峯上，慎記莫忘。』如今看來，爹爹所言，果然有點意思！」

劉鑰這般轉念，便咬緊牙關，奮力向主峯攀去。他身上揹了一個包袱，裏面便是他爹爹劉濠的骨灰。原來劉濠臨終時非常清醒，不但預替自己卜定葬身之所，還吩咐兒子劉鑰先把他的遺體火化，然後携上峯去擇地安葬。劉鑰大感迷惑，但劉濠微笑不答，劉鑰亦就無從知道其中的底蘊，但他生性至孝，因此絕不敢違逆先父的遺願。

劉鑰揹着先父的骨灰，終於攀上主峯之巔。卻見峯頂面積甚廣，峯上奇花異草，溪澗洞穴遍佈，彷似一處世外桃源。

劉鑰雖然遵亡父之意，千辛萬苦攀上峯頂，但他並不知道何處適宜安葬，便四周尋覓。劉鑰心道：「但求乾爽洞穴，蟲獸難犯之處，便是好的了！」

於是他專門揀洞穴多的地方走去。但峯上洞穴多有溪澗流經，裏面潮濕不堪。劉鑰於風水地理一道雖是門外漢，但亦知水浸之地，入土先人如何可以安樂？

因此尋了大半天，竟然沒有一處洞穴合意。他又疲又餓，一時間沒了主意。

就在此時，他眼前一花，似有一團渾身白毛的東西在他眼前一閃而過。劉鑰猛然想起亡父亦曾說過有一全身白毛的怪物把他引上此峯，便不敢怠慢，立刻一躍而起，朝白影消失的地方跑去。

這一跑，劉鑰便跑到主峯頂的西面平台，竟然又是另一番氣象。但見峯上古木參天，連綿不斷，山風勁吹，古木沙沙作响，四周白雲飄渺，置身於此，恍如蓬萊仙境。

劉鑰卻又犯難了，他舉目四看，見此地風光雖好，但四周地硬如鐵，並無任何洞穴，暗道自己並未携來鍬鏟等工具，如何能挖穴下葬？那白東西想必是作弄我了！

卻就在此時，忽見峯上雲突有一對碩大的白鶴疾飛而至，在一棵巨大古木上面翩翩旋舞，狀甚歡悅。

劉鑰心中一動，暗道豈料爹爹夢中所見，如今一一展現眼前了！

他不再猶豫，連忙向白鶴下面的那棵巨木跑去。

巨木甚大，方圓近丈，下面近土處，卻裂開了一個缺口，剛好可容他所揹的包袱塞入。

劉鑰一見，心中又驚又奇，暗道一切似有先機預伏，當眞不可思議！但既然如此，想必有甚麼好處，罷了，便順其意行事便是！

劉鑰於是步近巨樹，他為小心起見，也不忙把骨灰塞入，先探手入缺口之內，觸手處卻摸到一塊樹皮，樹皮光滑上有凹凸，彷彿刻有文字。

劉鑰心中大奇，把樹皮挾了出來，他仔細一瞧，樹皮上果然刻有文字！

劉鑰小心奕奕的把蓋住字跡的塵土拂去，樹皮上的數行文字便展現在他的眼前，但見龍飛鳳舞的字跡寫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扶乩說偈輔眞王。」下面又有一小行字寫道：「吾有幸目睹天機示現，其曰伯溫扶乩逐元蠻，為應此兆，特尋此白鶴眞穴，以贈有緣之士。賴布衣僅留鈐記，乾道八年初八。」

劉鑰一見，心下登時大震，他是秀才，於地理史實了然如胸，自然知道乾道八年距今日元武宗至大三年，已有一百三十八年了！顯然，這塊樹皮，以及樹皮上的刻字，是一百三十八年前，一位叫「賴布衣」的人留下來的！

劉鑰暗道樹皮字跡鈐記所示，樹洞之內必是「白鶴眞穴」無疑了，但按偈語所示，此穴日後當出一位扶乩論卦的風水之士，而且能夠藉此相助眞王去逐走元蠻，這豈非造反了麼！

劉鑰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出身於元朝的官宦之家，自然知道元人的殘暴，當今的朝廷規定，民間百姓甚至要五戶共用一把菜刀，若然造反，哪還得了？而且他若把亡父的骨灰塞入樹洞，日後的彌天浩劫就必定降臨在他姓劉的一族了！

劉鑰這般轉念，登時嚇出一身冷汗。他欲置之不理，又違了先父的遺願，但若依言而行，一番浩劫眼看難逃，當眞令他犯難之極。劉鑰左思右想，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此時，巨樹上盤旋的白鶴忽然疾衝而下，其勢兇猛，尖嘴竟然直啄劉鑰的眼珠！

劉鑰一見，大吃一驚，連忙就地滾了開去，僥倖避過白鶴的一擊，但忙亂中，背上的骨灰包袱竟掉在山地之上。

劉鑰正欲拚死過去拾起包袱，另一隻白鶴卻風馳電掣般疾衝而下，利

爪一伸，便把包袱攫住，然後猛一甩爪，包袱竟向樹洞的缺口疾飛而去，穿孔而入了樹洞！

劉鑰一見，不禁又驚又怒，搥胸頓足的歎氣道：「白鶴！白鶴！汝等可知，此舉會令姓劉一族推上斷頭台！」

劉鑰不顧一切的衝上前去，欲從樹洞中把亡父的骨灰掏出來。

但兩頭白鶴卻似守門將，一左一右佇立在巨樹洞口前面，但見劉鑰走近，便作勢欲啄。人與鶴數番糾纏，劉鑰竟然萬難接近洞口半步！但說也奇怪，只要劉鑰退開，白鶴就拍翼跳躍，就如勝利了般的歡欣鼓舞。

劉鑰連續衝了十數次，均無功而退。兩頭巨鶴的尖嘴太過厲害，劉鑰無論如何也不敢直攖其鋒。他萬般無奈，只好退了開去，坐了下來，心道硬的不成，我就來軟的，與汝等磨下去，看看誰的耐性好！

劉鑰預料兩頭白鶴只是一時貪玩，久了便會不耐煩而飛去了，到時他可再從容地從樹洞中掏走骨灰。

幸而劉鑰隨身帶備乾糧，盡可塡塡肚子，因此他自忖必定可以鬥贏兩頭惡作劇的白鶴。

吃了一頓乾糧，又去溪澗邊喝了幾口水，劉鑰走回來，坐在樹洞口前面不遠的那塊石上守候。

兩頭白鶴也沒理會他，也沒移動，一直佇立在樹洞前面。

這時天色已漸黑暗下來。劉鑰眼見兩頭白鶴依然毫無離開的表示，便歎了口氣，把那塊樹皮隨手放入懷裏，仰卧在石上，合上眼皮。

劉鑰原本只打算稍歇一會，豈料剛合上眼皮，便立刻沉沉睡去了。

突然，劉鑰被人的呼喚聲驚醒過來。

「鑰兒……鑰兒……」

呼喚他的人竟是死去半月多的爹爹劉濠！

劉鑰又驚又奇，忙俯身拜倒，道：「鑰兒保護爹爹遺骸不力，請爹爹饒恕！」

劉濠呵呵一笑，道：「爲父已得安樂居所矣，汝尚抱歉什麼？而且劉家不日必添男丁，正是可喜可賀，汝還不知足麼？」

劉鑰一聽，忙道：「雖添男丁，但未知是禍是福？」

劉濠呵呵笑道：「禍福到頭都是空，家祭無忘告乃翁！」

劉鑰一聽又道：「爹爹尚有甚未了之願？」

劉濠歎了口氣，道：「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劉鑰暗道爹爹因痛恨元人殘害漢人，才棄官歸隱，豈料卻一病而逝，心中自然深以爲憾，因爲他未能目睹元人的敗亡。於是便連忙答應道：「爹爹放心，有朝一日漢室光復，必首先拜告爹爹知道。」

劉濠大哭三聲，又大笑三聲，遂然而沒。

劉鑰心中又驚又痛，連忙向前追去，但忽然跌了一跤，才知是南柯一夢。

在黑暗中，劉鑰舉目望去，兩頭白鶴竟已失了影踪。

劉鑰連忙走過去，湊近巨樹一看，登時嚇了一跳，原來巨樹的缺口這時竟已完全合攏，而且毫無痕跡，就似從來沒有裂開的一般。

劉鑰以爲自己眼花了，又用手仔細的摸索，觸手處但覺光滑一片，根本沒有任何裂痕。

劉鑰歎了口氣，他在樹前跪了下來，拜了數拜，無奈地下山去了。

返回家裏，劉鑰也不敢向外人洩露半句，甚至連他的妻子趙氏亦瞞住了，只道先父已在附近山上入土爲安。

私下裏，劉鑰把那塊樹皮密密的收藏起來，夜深人靜時，他又忍不住偷偷的取出來反覆端詳，但樹皮上所刻的文字含義，他無論如何也參解不破。

豈料半個月後的一天晚上，劉鑰正與趙氏躺在床上睡覺，忽然趙氏驚叫一聲，掙扎而起，以手按着腹部目瞪口呆！

劉鑰忙問怎的了，趙氏驚奇得半晌無言，好一會，才失聲叫道：

「天……那是什麼東西啊？」

劉鑰見妻子嚇成這般模樣，便連忙安慰她，好半天，趙氏才總算回過神來，道：「妾身方才忽見一團渾身雪白的怪物跳上瓦面，向妾身大哭三聲，又大笑三聲，然後向妾身直撲過來，妾身驚壞了，正欲張口大叫，誰知那團白色怪物突然驟縮成一粒圓珠，飛入妾身的口中……」趙氏說到此，用手撫着肚皮，恐怖的道：「妾身想，牠已落入肚內了。」

劉鑰一聽，勾起了幕幕往事，他登時亦爲之目瞪口呆。

自這一晚後，趙氏便發覺已懷了身孕。

劉鑰又驚又喜，喜的是劉家中年得子，若是男丁，便不致斷了香燈，承繼有人。驚的卻是此事來得委實奇特，所懷之人必定與白鶴山上的那事有極大淵源，日後此子不知會給劉家帶來是禍是福。

但事到如今，劉鑰亦無計可施，唯有聽天由命了。

趙氏十月懷胎，到第二年八月初八，便一朝分娩，誕下一個白胖的男娃娃。

這男娃娃的長相非常奇特，眉濃長而幾乎及耳廓，臉長而方正，眼珠烱烱，雖是娃娃，亦令人望而生敬。

但這男娃娃甫一降世，便不哭不笑，眉尖緊皺，竟似滿懷心事。

趙氏道：「幸好是個男孩，相公呵，替他起個名字吧。」

劉鑰中年得子，先是一陣狂喜，

但隨即憶起種種怪事，卻又驚奇又擔心，未知這男丁日後會替劉家帶來的是禍是福。驀地，劉鑰想起樹皮上那位「賴布衣」留下的偈語——「伯溫扶乩逐元蠻」，心中更感疑慮。

這般轉念，劉鑰心事重重的道：「無論如何，好歹也是劉家的基脈，他就名『基』吧！」

趙氏一聽，喜道：「好啊，劉基，劉家一脈的基業，相公起的好名字，但相公是讀書人，也該替基兒取個別字。」

劉鑰歎了口氣，知不可迴避，便道：「此子姓劉名基，字伯溫吧。」

劉鑰話聲剛落，剛出世的男娃竟似聽懂了，黑眼珠定定的凝注着父親，神情嚴肅，就似已然懂事的老人精。

從此，這位奇特的男娃就叫劉基，字伯溫了。

劉伯溫的降世，並沒有給劉家帶來多大的歡樂。劉鑰的腦中永遠抹不去樹皮偈語的陰影，他深知此事必定有所應驗，但是在甚麼時候發生，其給劉家帶來的是禍是福，劉鑰就不知道了。

但這是劉家的唯一男丁，劉鑰就算如何驚疑，亦不忍心失了這點唯一的血脈，而趙氏更視他若珠寶，悉心撫育。

很快，劉伯溫便已屆入學的年齡了。

一天，劉鑰帶着劉伯溫到當時有名的一位大儒鄭復初處求學。

鄭復初收學生異常嚴格，等閒之人物拒之門外，就算出多少薪俸亦決不答應。因此劉鑰心下亦有點惴惴不安，唯恐鄭復初不肯收自己的兒子。

劉鑰領劉伯溫走到鄭復初的面前，劉鑰向鄭復初拜見了，正欲說明求學之意。

鄭復初卻不答劉鑰的客套話，雙目凝注劉伯溫，久久沒有言語。

劉鑰心下更覺不安，暗道莫非鄭先生已然瞧出此子有何兇險，爲免惹禍上身，他必定不肯答應收授了。

就在劉鑰驚疑間，鄭復初忽然輕聲道：「天地氤氳！伯溫，下一句是甚麼？」

劉伯溫略一思索，便把小頭兒一昂道：「回老師，下一句是萬物化醇。」

鄭復初眼神一亮，又道：「天地玄黃。」

劉伯溫立刻接道：「宇宙洪荒。」

鄭復初道：「何謂宇？又何謂宙？」

劉伯溫朗朗道：「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鄭復初不禁撫掌向劉鑰歎道：「君祖德厚，此子他日必光大君之門庭矣，六歲娃兒，竟能牢記易經五典，當眞不世奇材。」

自此，劉伯溫便在鄭復初的門下求學了。

鄭復初除了教授一些爲日後應試的必備課程外，他自己對於天文、地理亦異常偏愛，因此劉伯溫大合他的心意。

劉伯溫隨鄭復初研讀了八年，到他十四歲那年，正好是元朝三年一度的年試之期。

這天，鄭復初特地把劉伯溫的父親劉鑰邀來，鄭而重之的道：「非常抱歉，君之子在下已委實無能教授矣。」

劉鑰自劉伯溫隨鄭復初求學以來，因心中的陰影到底難以抹去，故此只望兒子能漸而化去戾氣，便是上上大吉，於兒子的學業上便沒多大留意。這時一聽鄭復初之言，大吃一驚，忙道：「是因小兒桀戾難教麼？」

鄭復初搖頭道：「非也，非也，斷非此意也。」

劉鑰又忙道：「莫非小兒犯下甚麼大逆不道之事？」

鄭復初又搖頭道：「伯溫處事大有分寸，如何會犯不道之事？」

劉鑰歎了口氣，道：「那必定是小兒愚魯，難以教授矣。」

鄭復初亦歎了口氣，道：「劉兄欲知爲甚麼，便請自行考驗伯溫便了。」

劉鑰一聽，心中大爲驚奇，他雖是秀才，但亦深知鄭復初的學問猶勝自己十倍，既然連他亦感難以教授，那伯溫的學問，豈非連鄭先生亦比下去了麼？那還得了？須知他只是十四歲的大娃娃啊！劉鑰暗道若其如此，溫兒豈非是令人驚駭的神童？

這般轉念，劉鑰便把兒子叫到面前，他決定傾自己所學來難倒兒子，因爲他隱隱覺得，兒子越是神奇，日後給劉家帶來的兇險便越大！他只盼他有點學問，能自我謀生計便足夠了。劉鑰盯着劉伯溫，忽然吟道：「如月之恒。」

劉伯溫不加思索隨口接道：「如日之升。」

劉鑰道：「典出何處？」

劉伯溫道：「詩經，小雅章天保篇。」

劉鑰眨了眨眼，又道：「我有迷魂招不得，下句是甚麼？典出何處？」

劉伯溫微笑道：「雄鷄一聲天下白，乃唐人李賀的『致酒行』。」

劉鑰心中大震，暗道基兒記憶力果然驚人！但未知領悟力如何？於是思想着要難倒他，忽然，一縷朝陽從東面窗戶射入，便若有所思的脫口道：「初日！詠志。」

劉伯溫更不遲疑，頭一仰便朗聲道：「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兇星與殘月。」

劉鑰一聽，半晌作聲不得，他心道基兒此志豈非已隱隱有「伯溫扶乩逐元蠻」之意了麼？這還了得？他不敢再挑動兒子的興頭了，唯與鄭復初相視苦笑而矣。

* * *

劉鑰雖然擔憂，但做父親的，斷不會耽誤了兒子的前途。因此當他知道劉伯溫已足有赴京試的條件，便立刻答應讓兒子上京應試。劉鑰心道俗話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若基兒從文而不武，那兇險便可以減到最小了。

劉伯溫拜別了他的啓蒙先生鄭復初，臨走，劉伯溫有點不捨，手執鄭復初的衣袖，道：「先生尚有甚麼敎我？」

鄭復初亦有點難過，他想了想，才道：「爲人但求上無愧於天，下無負於地，便是吾等處世之道矣。」

劉伯溫決然點頭道：「是，伯溫謹記先生敎誨。」

劉伯溫隨父親返回青田，打點行裝，又預備聘顧一位照應，人選也已確定了，是鎮中一位姓方的行商，與劉家份屬表親，剛好有事要赴大都，正好托他沿路照料。

誰知在劉伯溫動身前二天的晚上，劉伯溫的娘親趙氏忽然病了，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時寒時熱，偶爾清醒，又說不出是甚麼地方辛苦。

劉鑰與趙氏是患難夫妻，非常恩愛，當下連請了數位郎中回來診治，但接連來了三位，均難以診斷病症。

劉鑰急壞了，四處打聽，最後終於把一位姓馬的郎中請了回來。據聞此人專醫奇難雜症，手到病除，甚爲靈驗。

姓馬的郎中在趙氏病床前面仔細把脈，好一會，才抬起頭來，輕輕的歎了口氣。

劉鑰忙趨前道：「馬先生，拙荊怎的了？」

馬郎中搖頭歎道：「夫人脈理紊亂，毫無形跡，而且遊走不定，忽停忽走，忽快忽慢，教人如何判斷？這委實是在下數十年未見的奇症。」

劉鑰一聽，額上冷汗直冒，但猶帶僥倖的道：「馬先生雖一時難以斷症，但想必會有甚麼妙藥，好歹先救拙荊一救，在下感激不盡。」

馬郎中苦笑道：「慚愧！慚愧！在下連症狀亦診斷不出，卻如何下藥？劉老爺只好另請高明了。」

劉鑰驚急道：「方圓一百里內的所有郎中，在下已請遍了，如何另請高明？」

馬郎中歎了口氣，道：「在下委實抱歉，既然連症狀也瞧不出，是決計不敢下藥的了。」

劉鑰又驚又痛，不禁軟軟的跌坐在椅上，腦裏昏昏沉沉的，沒了主意。

這時，守候一旁的劉伯溫忽然作聲道：「請問馬先生，若知道症狀，先生便能下藥麼？」

馬郎中驚疑的點點頭道：「若知道症狀，自然可以試下方藥，但夫人脈理紊亂，昏昏沉沉，口不能言，卻如何能夠診斷？須知醫道中望、聞、問、切，那是缺一不可的。」

劉伯溫輕聲道：「那好，等我試試好麼？」

劉伯溫說罷，也不待馬郎中答應，便走到娘親的床前，默默地俯視娘親一會，然後退了開一尺，盤膝坐在床前，右手搭在娘親的左腕，左手向馬郎中伸了過去，輕聲道：「馬先生，我已可以代娘親言症矣，請先生隨意發問。」

馬郎中又驚又奇，無奈只好半信半疑的伸出右手搭在劉伯溫的左腕，依脈理仔細把脈。

一會後，馬郎中便輕聲道：「夫人全身感覺如何？」

趙氏不言不動，依然昏昏沉沉，但劉伯溫卻忽然接口道：「娘親說，她但覺全身痛楚，或左或右，或裏或表，如刀錐所刺。」

馬郎中一聽，臉上登時現出驚喜，顯然他在劉伯溫導引的趙氏脈象，竟與劉伯溫代傳的症狀有所吻合了。

馬郎中心頭一振，立刻又凝神把脈，道：「夫人食慾如何？」

劉伯溫道：「娘親道喉咽如鯁，食如噎，繞臍四周而退，因此食不知味，更無丁點食慾也。」

馬郎中又道：「夫人自覺心內是冷是熱？」

劉伯溫道：「忽冷忽熱，熱時無處不惡，寒時沉沉默默，不知其所苦……」

馬郎中默默的沉思了好一會，忽然擊掌歎道：「可矣，夫人所言症狀，竟與公子所代傳脈象相同，這委實敎人不可思議。」

劉伯溫緩緩站了起來，道：「然則馬先生已可診斷娘親的症狀了麼？」

馬郎中驚奇的連連點頭道：「是極，是極，在下曾聽吾祖言及，江浙一帶，有種病症稱爲屍鬼之注，所患者病情變幻，竟至三十六及九十九種，大略使人寒熱，沉沉默默，不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沉漸滯，若延之數年，後禍及旁入，乃至滅門，此乃百年少見的首惡之症也……」

劉鑰心中驚惶，一直由得劉伯溫施爲，因爲他根本就沒了任何主意。但這時一聽馬郎中之言，登時嚇得心膽俱裂，失魂落魄的道：「馬先生！就憑小兒胡亂施爲，便可斷症麼？這豈非視同兒戲？」

馬郎中微笑道：「不然，君曾聽說懸線診脈的故事麼？在下雖無此驚天本事，但於脈理症狀是否吻和，卻敢自負斷無差錯，天下任何事物可作假，但人之脈理卻是決計假裝不來的，由此可以足證，貴公子施爲斷非兒戲，委實是一種驚人的神奇本領。」

劉鑰把劉伯溫扯到身前，急道：「基兒，你老實告知爲父，你方才是否確實聽到娘親的心聲？此事關乎汝娘的生命，萬萬不可胡鬧。」

劉伯溫斷然的點頭道：「爹爹放心，孩兒所說，句句皆出自娘親的肺腑，絕無半句虛言也。」

劉鑰道：「娘親一直昏迷，根本沒說過一句話，你如何可以聽到她說的話？」

劉伯溫道：「孩兒也不知道爲甚麼，但孩兒只要凝神貫注於某人身上，便可與對方的心意相通。方才孩兒正是用此法與娘親心意互通交流的。」

劉鑰一聽，登時作聲不得。他深知此子出處奇特，這時他既然這般說，顯見並無虛言了，但立刻劉鑰更覺驚惶，因爲若基兒所施爲無誤，那馬郎中所斷的症狀自然是千眞萬確了，這種百年難見的首惡之症，卻如何救治？只怕娘子是死定的了。

劉伯溫雖年僅十四歲，但處事非常鎮靜。他見父親驚惶失惜，便走到馬郎中身邊，輕聲道：「馬先生既已斷出症狀，想必便有好藥以對症了？」

馬郎中苦笑沉吟道：「實不相瞞，在下雖蒙公子奇能相助，瞧出病症，但解救下藥，却絕無把握，而且人命關天，萬一下錯方藥，那在下便成了殺人庸醫了。」

劉伯溫緩緩道：「小子有聞，天下行醫者皆父母心也，爲父爲母者豈會坑害兒女？劉家豈會怪馬先生你？」

馬郎中依然沉吟不語。劉伯溫以目向父親示意，劉鑰忙道：「基兒所言甚是，馬先生只管下藥，拙荊是生是死，在下自行擔承好了。」

馬郎中歎了口氣，終於道：「唉，事到如今，也只好勉强一試了。」

劉鑰道：「好，好，死馬當活馬醫便了。」

劉伯溫卻輕聲對父親道：「爹爹放心，據孩兒所知，娘親斷非短夭之命，只要渡過這場災劫，孩兒擔保娘親有鶴壽松年。」

劉鑰見兒子突然又說出這等術家之言，驚道：「你難道連陰陽術數亦知悉麼？」

劉伯溫微笑道：「孩兒不敢瞞爹爹，這種本領，孩兒是從鄭先生處學回的，據孩兒觀之，鄭先生的五行術數已達出神入化之境地矣。」

劉鑰一聽，登時又作聲不得，心道這又是「伯溫扶乩逐元鑾」的故事了，豈料鄭復初與這事竟扯到一線，這當眞是避無可避。

馬郎中這時取出筆墨，在紙上飛快的寫了一方。其方寫道：「取桑樹白皮，曝干，燒爲灰，得一斗許，著甑中蒸，令氣泄便下，以釜中湯三、四斗，淋之又淋，凡三度，極濃止，澄清取二斗，以漬小豆二斗，一宿，曝干，干復漬，灰汁盡止，乃濕蒸令熟。更以羊肉及鹿肉作羹，進此豆飯，初食一升，至二升，至飽乃止。」

劉鑰接過藥方，迅速讀了一遍，忙道：「此方所列各物份量如何？須備若干？」

馬郎中道：「實不相瞞，此方乃在下曾祖所傳，從未用過，更無從知道最終份量。」

劉鑰一聽，大急道：「既無份量，卻如何入藥？」

馬郎中歎了口氣，苦笑道：「此方百年來夫人首試，吉凶禍福只怕得由天定矣，在下委實難以定判。」

劉鑰又作聲不得，重又像跌進一盤冰水裏面。

劉伯溫忽然接口道：「那請敎馬先生，若此方靈驗，卻有甚麼朕兆？」

馬郎中道：「此點吾祖倒有論及，只道若有效者，病人自覺體內疼癢淫淫，然後大復。」

劉伯溫點點頭，謝道：「如此，多謝馬先生，爹爹憂傷過度，有失禮之處，請馬先生諒宥，日後再容拜謝。」

馬郎中見劉伯溫小小年紀，處事甚有法度，不禁點頭道：「好，好，公子小小年紀，便能從容面對危難，委實令人佩服，在下先行告辭，改日再來診視令母。但公子亦請放心，令母雖然病重，但短期之內尚無生命之憂，那方藥好歹試試便了，劉家能出公子般人材，委實是劉家的福氣。」

馬郎中說罷，收了診金，便先行告辭走了。

劉伯溫把馬郎中送走，回來時，見父親仍在呆呆的發怔，便把他扶回椅子裏，安慰道：「爹爹放心，娘親的生命，包在孩兒身上便了。」

劉鑰見劉伯溫如此孝順，又處事鎮靜，竟把自己亦比下去了，心中又悲又喜，道：「難得基兒一片孝心，但你的學業要緊，莫因娘親的病耽了前程，你只管準備上京應試，娘親的病，爲父自會料理。」

劉伯溫知父親方寸已然大亂，他如何放心上京應試，便決然道：「不，爹爹，娘親的病一日未復，孩兒決計不會赴京應試。」

劉鑰道：「基兒不爲自己的前程功名着想麼？」

劉伯溫慨然道：「功名於孩兒眼中，垂手可得，但娘親生命只得一次，娘親的病未復，孩兒決計不想功名之事。」

劉鑰見兒子心意已決，深知不可勉强，而且亦不忍拂逆了他的一片孝心，便只好暫時按捺住不說此事，先打點藥方所需的各物，救人再算。

藥方中的各物，桑樹白皮、小豆、羊肉等倒易找，但所需的鹿肉卻大費周折。

因爲青田鎮附近百里，均無以獵爲生者，而且附近亦無深山野嶺，如何有野鹿等出沒？因此休道新鮮的大量鹿肉，就連一片乾製的鹿肉乾亦極爲少見。

劉鑰到處奔走，又托人出重資收買，一連忙了三日三夜，竟連一丁點鹿肉的影兒也瞧不見。

以桑樹白皮汁漬的小豆倒炮製好

了，羊肉也預備了幾十斤，但主藥之一的鹿肉卻毫無着落，趙氏的病也日見沉重。

劉鑰急得長吁短歎，但又毫無辦法。

劉伯溫問父親道：「爹爹知道甚麼地方有野鹿生息麼？」

劉鑰道：「鹿於北地多見，江浙一帶是絕無僅有的。」

劉伯溫聽了，點點頭便沒再說甚麼。第二天一早，劉伯溫便忽然不見了。

劉鑰急壞了，四出尋找，但毫無蹤影，最後，卻在劉伯溫的書房中發現一張字條，字條上面龍飛鳳舞的疾書道：「北行一報三春暉，但教娘壽與天齊，休道迴天苦無力，萬難誓攜鮮鹿歸。」

劉鑰一看，登時作聲不得，他委實難以想像，一個十四歲的小兒，爲了救娘親的生命，竟不遠千里赴北地求藥，休道他一個大娃娃，就算成年人出遠門北地，也非要仔細打點準備一切才敢動行。

但劉伯溫卻說走就走，這時，他大概已遠在幾十里之外了，欲追尋阻截那是決計辦不到的了，這等勇氣和孝心，當眞令劉鑰這位做父親的驚奇萬分。

劉鑰無計可施，只好立刻把那位姓方的表親請來，千懇萬求道：「仕心兄啊仕心兄，如今小弟一家的生命便須拜托你了，若基兒萬一出了事，一但拙荊無望，就連劉家唯一血脈也斷掉了。」

表兄姓方名仕心，方仕心知道事情始末後，慨然道：「難得伯溫侄兒如此孝心，愚兄立即動身北上，希望趕上他，沿途照應便了。」

方仕心當下不敢遲緩，立刻返家打點北上去了。

* * *

這時，劉伯溫卻已在距青田百里外的仙居鎮了。

劉伯溫雖年紀尚幼，但處事甚有法度，他雖然從未遠離家門，但深知出門遠行缺了銀兩那是寸步難行的，因此早就把爲他上京準備的盤川攜在身上。

他處事從容鎮靜，根本不似一位年僅十四的大娃娃，因此途人不敢怠慢輕侮，他非常聰明，先僱了一架馬車，到一個地方，打探好路徑，再僱另一架馬車前行，因此別人很難發覺他的行踪，神不知鬼不覺的，他已安然抵達仙居鎮。

這時已是傍晚時份，劉伯溫又累又餓，便決定先歇宿一宵，再行趕路。

他大模大樣的走到一家客店，客店掛出一塊橫匾曰「聚仙樓」。劉伯溫心中暗笑道：「聚仙樓，難道前來歇宿的人便皆成了仙麼？」

他向櫃枱後面的掌櫃走去，鎮靜的道：「老板，在下要一間客房。」

掌櫃抬起眼來，原來卻是一位笑口吟吟的老板，老板微笑着盯了劉伯溫一眼，道：「小客官，你知道聚仙樓歇宿一晚需多少銀兩麼？你付得起？」

劉伯溫道：「多少？」

老板微笑道：「也不太多，三兩銀而矣，上等客店，這算便宜的了。」

劉伯溫點了點頭，他也沒多想，便解下包袱，在裏面取出四兩銀，推到老板面前，道：「這是四兩，店租加一頓飯，足夠了吧？」

老板瞥一眼劉伯溫脹鼓鼓的包袱，臉上的笑容登時更歡愉了，眉開眼笑道：「夠！夠之極了！原來是一位公子爺，在下失敬了。」老板說着，又把那四兩銀推還劉伯溫：「敝店規矩，照例是離店結賬，公子爺只管放心住下去，待走時一併結賬便了。」

那老板接而高聲叫道：「丁小二，帶這位公子爺上西廂客房，切記好好招呼。」

丁小二答應一聲，滿臉含笑，把劉伯溫引上二樓的西廂客房。然後又飛快的送茶送水，道：「公子爺請先用茶洗臉，待會便有晚飯送來了。」

劉伯溫謝了丁小二，便解下包袱，小心的墊在床上的被下面。然後洗臉，坐下來喝茶，一會有人拍門，原來是晚飯送來了，送飯的人竟是那老板自己。

劉伯溫站起來，向老板道謝。老板道：「不必謝，不必謝，在下唯恐小二哥粗心大意，侍候不週，這便自行送飯來了！公子爺需要甚麼，只管吩咐！呵呵！」

劉伯溫見老板甚是熱誠，便趁機向他打探道：「請教老板，此地可有新鮮的鹿肉兒吃？」

老板一聽，略微一怔，似乎意料不到劉伯溫會有此一問，但隨又笑道：「公子爺說笑了，此地平原地域，如何會有此山珍海味？公子爺是久走江湖的麼？便知道新鮮鹿肉兒好吃？可憐在下虛渡了數十載，連味道也沒聞過呢！」

劉伯溫笑笑道：「並非是我吃，而是拿來救人用的。」當下他便把娘親病重之事說了。

老板一聽，登時滿臉含笑，讚道：「好啊！不想你小小年紀，便有這般孝心勇氣，此地委實沒有新鮮鹿肉兒，但在下聽說距此地三百里的秦嶺地域，常有鹿羣出沒，若湊巧碰上，休說三幾斤，便捉一隻回去，也並非難事。」

劉伯溫點點頭，把老板的話記在心內，默默的思索。老板見劉伯溫不動筷，便連忙笑道：「公子爺請用膳啊，莫非你嫌菜做得不好？公子爺若不吃完，在下無論如何不會安心的。」

劉伯溫見老板如此熱誠，他畢竟只是一位十四歲的娃娃，便不忍推卻，在老板的相陪下，吃起晚飯來了。

這頓飯倒也飯熱菜香，劉伯溫暗道就算在家裏也沒吃過這般美味的菜色，因此眨眼功夫，便把四菜一湯都吃光了。

老板瞧着，呵呵地笑了，似因劉伯溫欣賞菜色而歡欣無限。

飯後，老板再閒扯幾句，便告辭道：「好了，在下也不打擾公子爺休息，就此告辭，公子爺只管安心歇息，在下一切均替公子爺打點好了。」

老板說罷，滿臉笑容歡欣無限的走了。

劉伯溫心中暗笑道：「甚麼公子爺？小子不外多了幾兩銀便了，莫非便因此賺了這公子爺麼？哎喲！怎的腦袋有點昏眩？」

劉伯溫忽然吃了一驚，正欲往下思索時，卻無論如何也難以運轉腦袋，因爲他眼前的一切已開始旋轉，終於他軟軟的跌倒在地上，呼呼的昏睡過去了。

往下發生的事，劉伯溫根本就無從知道了，因爲這時他只覺自己已飄飄然的來到一座聳山峻嶺，綿延廣闊，無邊無際，山嶺中雲霧飄渺，如幻如仙。

忽然，劉伯溫但覺自己穿行在崇山峻嶺間，天上的太陽猶如一輪圓盤，上面有無數金色的文字，閃閃發光，刺人眼目。他心中一驚，不知那是甚麼東西，但隨即又心道如此峻嶺，爲甚麼無野鹿出現？

就在此時，劉伯溫眼前忽然出現一羣鹿羣，鹿羣中跳出兩隻强壯的雄鹿，緩緩的接近，雙方均如痴如醉，如癲如狂，眼露兇光。兩頭雄鹿甫一接近，便拚死劇鬥，無休無止，直至其中一頭雄鹿不支倒地，另一頭雄鹿渾身血跡斑斑，卻甚爲得意，揚首長嘯，牠後面的幾十隻母鹿全部俯伏在地，似在向這位得勝的夫君拜賀。

然後，雄鹿便在一羣母鹿的簇擁之下，紛紛揚長而去，剩下山地上的那隻雄鹿在垂死呻吟。

劉伯溫忽然悟道，這豈非如人類中的雄者相爭美女麼？看來，爲女性爭鬥，這是歷久相傳的了。

這般一想，劉伯溫忽然就想起娘親的病，娘親是女性，他自己是否又在爲女性而鬥爭？劉伯溫不禁好笑，笑自己太痴了，他眼見那隻雄鹿已失去任何抵抗能力，心中一喜，暗道爲甚麼不趁此時上前把牠逮住，帶回家去，便可救活娘親了。

這般轉念，劉伯溫立刻撲上前去，卻撲了個空，他大吃一驚，忙睜眼一瞧，原來自己依然躺在客房的地上，但此時已是天色微亮了。

劉伯溫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自己爲甚麼竟這麼糊塗，躺在地上睡着了，但這時天色已亮，心想趁早準備一下，天一放亮便可出發上那大山便了。劉伯溫這時斷定，老板所說的那座大山附近，必然可以買到新鮮的鹿肉。

劉伯溫爬起身來，雖覺渾身依然有點發軟，但幸而並無大礙。他走到床前，打算取出包袱，便準備下去結賬上路。

但一摸之下，他的心突突的一跳！因爲被下的包袱不見了！劉伯溫大急，連忙一手掀起被子，把全床都搜遍了，那包袱竟已不翼而飛，劉伯溫不禁怔住了。

就在此時，忽聽門外有脚步聲輕輕走近，接而又傳來丁小二的聲音道：「他尚未交店租，萬一被他悄悄溜走了，卻到那裏尋他？這會兒是店中最安靜的時候，他若要溜走啊，那就最合時不過了，偏掌櫃又說不必照例先收房租，這豈非便宜了這小子麼？」

老板的聲音道：「呵呵，不打緊，不打緊，你若知道他是有錢的公子爺，你就不會擔心短了這區區三兩銀了，怕甚麼？我等先去歇息，待天亮時再找他結賬便了。」

兩人說罷，竟走遠了。

劉伯溫卻嚇出一身冷汗，暗道若在此時進來收賬啊，那就完了，包袱已失，所有銀兩都沒了，哪兒有錢結賬？若告到官府，必定是詐騙的重罪，我這一坐牢不打緊，娘親的生命就沒得救了。

劉伯溫這般轉念，登時慌了，心道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那丁小二不是說過此時是溜走的好時機麼？說不得亦只好行此險着了。

劉伯溫當下不管三七廿一，悄悄的開了房門，四下一瞧，果然靜悄悄的。他悄悄的溜到樓下，櫃面門口處竟也空無一人，劉伯溫不敢遲疑，三幾步便竄了出去。

劉伯溫擦過櫃面時，情不自禁往裏面溜了一眼，他唯恐那老板躲在後面，但卻見櫃枱上放了一錠銀，估約莫是三幾兩，劉伯溫咬了咬牙，一手便把那銀子抓往懷裏，然後弄開店門，如飛的跑了出去。

幸而神不知鬼不覺，一切都平安無事，劉伯溫才鬆了一口氣，但想到自己不但白住了一晚，還順手牽羊偷了老板的幾兩銀，他就不禁苦笑道：「老板啊老板！小子並非存心賴賬做賊，委實是情非不得矣，你若怪的，便怪那狠心的偷銀賊罷了。」

劉伯溫自怨自艾的走遠了，劉伯溫若知道聚仙樓那老板此時的笑容，他只怕就沒有半點的內疚了。

出門尋鹿　屢遇奇緣

劉伯溫直到天大亮，才走出仙居鎮，因爲他這時連僱馬車的錢也不夠了，況且他還知道要留着吃飯塡肚子，直到此時，劉伯溫才知道銀兩在這世上的可貴。

劉伯溫這一路向北，白天走路，不熟路徑就向人打探，晚上他也不敢

在任何客店歇宿，因爲他自知再也付不起渡宿費了。

肚子餓了，劉伯溫便在路邊的小檔買點心喝茶了事，走累了，隨便躺在屋宇廟角歇歇再走。

這般一直走了三日三夜，終於抵達距青田幾百里外的白鶴鎮。

劉伯溫這時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活脫脫的乞丐模樣。

但說也奇怪，他自踏入白鶴鎮，疲憊的身心便突然心神一震，就如久旱之人，喝進了一口甘露。

劉伯溫向鎮中最熱鬧的街道走去，街上的人看見他是一名乞丐，也沒怎麼理會他，他也懶得理會別人。

但走着走着，忽然有人輕輕的拍了他一下肩頭，劉伯溫吃驚的扭頭一看，原來是一位托砵化緣的遊方和尚。

劉伯溫奇道：「大師，你拍我怎的？」

遊方和尚微笑道：「小施主，你怎的弄致如此田地？」

劉伯溫失笑道：「我這是乞丐模樣，但大師你也差不多啊，彼此彼此罷了！」

遊方和尚點點頭，道：「不錯，不錯！小施主果然甚有慧根，稍點即明，天下間富即貧，貧即富，一衆人等皆彼此同根生也！就如小施主吧，今日乞丐模樣，又焉知他日常伴君王？不是不應，時辰未到而矣。」

劉伯溫心中暗笑道：「這大和尚竟也來道陰陽五行術數，他豈知碰上的是一位陰陽學家的高徒？這般相人氣色隨口亂道之言，我比你弄得還好呢！」

遊方和尚緩緩的隨在劉伯溫後面，雖然劉伯溫沒理他，他也不以爲意，依然不緊不慢的跟隨在後面。

就這般的一直走了大半天，劉伯溫肚子餓了，便向路邊的小茶檔走去。

他剛坐下，那遊方和尚便也落在他的身旁。劉伯溫又好氣又好笑，便道：「大師啊大師，小子明擺着這副乞丐模樣，銀兩自然不多，你就算要化緣，也只好另謀高就啦！」

遊方和尚微笑目注劉伯溫，也不言語。

劉伯溫苦笑道：「好！好！小子只能吃二塊饅頭加一碗菜，大師想必也餓了，你的化緣砵中又空空如也，便照樣多叫一份給大師便了！」劉伯溫生性豪爽，也不待遊方和尚答話，果然就喊了四個饅頭和兩碗菜。

劉伯溫餓急了，抓起饅頭就大嚼起來。遊方和尚也不客氣，倒比劉伯溫吃得更快，劉伯溫吃了半個，他已把其餘的三個饅頭吃光了。

劉伯溫又驚又奇，怔怔的瞪着遊方和尚道：「大師便這般老實不客氣麼？」

遊方和尚笑道：「小施主說請客，貧僧自然就不好推辭了。」

劉伯溫道：「但也不該喧賓奪主，把小子的一份也吃了啊！」

遊方和尚大笑道：「普天下僧道本是一家，既然如此，還分甚麼喧賓奪主？」

劉伯溫失笑道：「大師啊，你的話只怕說錯了一半。」

遊方和尚微笑道：「貧僧如何說錯了一半？」

劉伯溫笑道：「大師是和尚，自稱僧，那是不錯的，但小子是凡夫俗子，就算目下成了乞丐模樣，也還是凡夫俗子，如何是與大師一家的道士？這一半啊，豈非說錯了。」

遊方和尚微微一笑，道：「錯不了，錯不了！小施主日後必定是一位道士，而且是一位驚天動地的得道眞人，再說小施主現下情形，不過是犯了人算的小災劫而已！不打緊，不打緊，避過了這場小災劫，小施主便身登龍門，與仙道有緣了。」

劉伯溫笑道：「小子遭盜賊光顧，把所帶的銀兩悉數盜去，才落到如此地步，並非遭人暗算也。」

遊方和尚定定的目注劉伯溫一會，搖頭道：「不對，不對，小施主晦氣直犯錢財宮，但所行路線隱而且晦，當主遭小人暗算，而非強搶，貧僧的師傅所傳秘術，相人吉凶禍福是決計不會錯的。」

劉伯溫笑道：「不是大師錯，難道小子身受之亦會錯麼？」

遊方和尚道：「小施主入世未深，初涉江湖，未知世途兇險奸詐，自然瞧不出內裏的機關暗算了，貧僧不妨問你，你沿途碰上何人？又於何時銀兩被盜？你只要如實道來，貧僧便可替你破解謎團。」

劉伯溫暗道：瞧這和尚有點眼力，姑且說罷，看他如何判斷。劉伯溫於是便把聚仙樓借宿、包袱被盜的經過一一說了。

遊方和尚仔細的聽畢，沉吟半晌，忽然以手擊掌道：「哎呀！小施主被那奸掌櫃騙了。」

劉伯溫奇道：「小子不但欠了他的房租，還順手把他幾兩銀取了，大師還說他騙了小子？」

遊方和尚笑道：「他自然把你騙了，貧僧問你，小施主是否吃了那頓飯後便立刻眼睏欲睡？是否第二天醒來便不見了包袱？是否你的銀兩曾在那老板面前露過眼？是否你溜走時店中空無一人，然後你才可以安然逃走？」

劉伯溫驚道：「大師怎麼知道得這般詳盡？小子方才並沒說這些細節啊！」

遊方和尚微笑道：「此乃黑道中詐騙的勾當，貧僧如何不知？那老板見財起心，又欺你少年不懂世務，便先以蒙汗藥令你昏睡，再入內把你的包袱整個盜了，然後第二天又故意說話來嚇唬你，等你心驚而溜逃！那老板

便平白多了近百兩銀了，倒是這人尚算有點良心，故意在櫃枱上留下幾兩銀給你作路費，等你回家再取銀兩上路。」

劉伯溫仔細一想，不禁點頭歎道：「是極！是極！小子果然上了那老板的惡當了，但此時卻如何是好？」

遊方和尚道：「事到如今，還有甚麼法子？他幹得天衣無縫，就算告到官府，定罪的還是小施主你，因爲你不但欠了他的房租，還偷了他放在櫃面的銀兩。」

劉伯溫想了想，便苦笑道：「大師所言不錯，此事委實令人難以置信，官家如何肯入那老板的罪？只好自認晦氣罷了，但大師你好眼力啊，怎的把小子這災劫事先便瞧穿了？」

遊方和尚微笑道：「實不相瞞，貧僧俗家姓名姓彭名瑩玉，那相人禍福災劫術，是跟貧僧的師傅學的，但據貧僧所察，小施主於此道日後的成就有如朗月，貧僧與小施主相比，不過微末之光罷了。」

當下劉伯溫與彭瑩玉和尚細叙，原來彭瑩玉雖外貌老成，但其實亦只有十八歲，袁州人氏，自幼父母雙亡，在寺中長大，隨一位方丈習武，偶爾也學點相人吉凶禍福之術，今番周遊各地，乃奉了師傅方丈之命行事。

劉伯溫道：「彭大師所幹何事？」

彭瑩玉道：「請恕貧僧暫時不便明說，日後劉施主自然洞若觀火了，劉施主也不必稱我彭大師，若你願意，便喊我一聲彭大哥便了。」

劉伯溫笑道：「爲甚麼？彭大哥不是彭大師麼？」

彭瑩玉道：「彭某雖是僧人出身，但我師傅說，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只要心中有佛，便是我佛中人，彼此既有緣相會，還分甚麼俗世與僧人。」

劉伯溫喜道：「好啊，小子在家僅得一人，早想有個大哥叫叫了，小子便叫你彭大哥便是。」

彭瑩玉亦喜道：「好！彭大哥有你這位小弟，那是彭大哥的天大福氣，彭大哥反正也無急事，就與你一道獵鹿救娘親生命便了。」

劉伯溫尚是孩子心性，一聽有人作伴，便大喜道：「多謝彭大哥，但小弟僅剩三兩銀，只怕要連累彭大哥你餓肚子了。」

彭瑩玉大笑道：「放心，放心，銀兩之事，彭大哥自有主意！總不會教我兄弟二人餓肚皮便了。」

這天晚上，彭瑩玉和劉伯溫在村野的一處廟宇歇息，彭瑩玉待劉伯溫熟睡了，便一躍而起，展起輕功，疾如箭矢般的向百里外的仙居鎮掠去。

到天色微明，劉伯溫醒來，卻發覺彭大哥已安坐他的身旁，彭大哥的手上多了一個包袱，劉伯溫仔細一看，原來竟是自己在仙居鎮聚仙樓失落的那個包袱。

劉伯溫大奇道：「彭大哥，這包袱怎的到了你的手中？」

彭瑩玉微笑道：「彭大哥與小兄弟相聚，總要有個見面禮，如今這包袱物歸原主，小兄弟請查察裏面可少了甚麼東西？」

劉伯溫又驚又奇，便果然把包袱拆開了，仔細點算一下，劉伯溫就大叫道：「好啊，不但物歸原主，而且尚多了三十兩銀，彭大哥這是會變戲法麼？」

彭瑩玉大笑道：「聚仙樓那老板用鬼計詐騙，彭大哥就不會來個暗取麼？彭某來了興頭，便乾脆再敲詐他一筆了，好教那老板偷鷄不着蝕把米，狠狠的給他一個教訓。」

劉伯溫又好笑又好氣，忙道：「不問而取是爲賊也，小弟是決計不敢做的。」

彭瑩玉苦笑道：「小兄弟你身上的夫子氣太重了，憑你這般心腸在江湖行走，只怕不出百里便餓死街頭了，成大事者不拘小節，況且那老板使詐在先，如此這般，不過是以牙還牙罷了。」

劉伯溫暗道彭大哥說的亦有道理，試想如果自己當眞被人害得餓死街頭，那不但自己負了爹娘養育、先生教誨，而且連娘親的生命也送掉了。

劉伯溫這般一想，登時豁然而悟，他轉嗔爲喜道：「彭大哥，是小弟錯怪了，但聚仙樓距此地百里，彭大哥竟可在短短半晚便來回奔走麼？」

彭瑩玉大笑道：「這有甚麼稀奇？實不相瞞，若彭某全力施展啊，二、三百里半晚亦可以來回，可惜小兄弟並非學武之人，不然彭大哥傳授你三幾招功夫，也免得你日後受人欺負，不說這些了，我等這便上路，先入鎮中飽吃一頓，再上山捉鹿便了。」

當下劉伯溫和彭瑩玉先到附近的小鎮，飽吃了一頓。彭瑩玉雖是僧人，但於酒肉卻也不戒，待人又豪爽熱情，劉伯溫與他甚覺投契，他暗道這次出門，能結識這麼一位大哥，就算更辛苦也是值得的了。

兩人出了小鎮，彭瑩玉便對劉伯溫道：「此地西行十里，便是天台山，山上常年雲霧繚繞，羣獸出沒，想必不會缺了三幾頭肥鹿，但天台天台，怕死不來，是指其險峻，山上百物變幻無常，小兄弟敢上去麼？」

劉伯溫大笑道：「彭大哥敢上，小弟如何不敢？況且彭大哥是爲小弟犯險，若小弟反而退縮，豈非豬狗不如麼？」

彭瑩玉微笑點頭，道：「好！那彭大哥便領你上天台捉肥鹿便了。」

彭瑩玉領着劉伯溫，向西急行十里，果然不遠處已聳起一座峻嶺，綿延廣闊，數峯併列，山上雲霧飄渺，如入仙境。

彭瑩玉道：「小兄弟上山之時，切記莫離開大哥半步，否則彭大哥難護你周全。」

劉伯溫躍躍欲試道：「小弟依大哥吩咐便了，上啊，猶豫甚麼！」

彭瑩玉點點頭，領劉伯溫繞到山勢較緩的一面，開始向上面攀爬。

兩人頂風向上而攀，山路越來越窄，僅容一人行走，山路傾斜陡立，雜草、勾藤叢生，掀人衣帽。山風從上而下，猶如猛獸吼叫，向人直撲。

劉伯溫緊隨彭瑩玉後面，彭瑩玉怕他一個失足滾下去，那就骨頭都跌碎了，便要劉伯溫死命扯住他的雙脚，彭瑩玉上一步，雙脚就把劉伯溫帶上一步。

劉伯溫是平生第一次歷練，雖然有彭瑩玉扶持，但也冷汗直冒，脚兒發軟。

彭瑩玉扭頭微笑道：「小兄弟怕不怕？越上便越發兇險了。」

劉伯溫苦笑道：「小弟平生第一次爬山，不怕那是假的，但爲救娘親生命，就算再苦，遲早也要上去的。」

彭瑩玉點點頭，暗道師傅所言果然不假，他老人家道十四年前夜觀天象，忽見有白鶴聚於青田山地域，當主出一異人，因此吩咐彭某南下青田，沿途留意十四歲的少年人。劉兄弟形貌相格不但與師傅他所言相近，而且他雖然出身書香門弟，但意志甚堅，無往不前，此正是成大事者必備的條件，看來今番不枉師傅一番苦心了。

彭瑩玉這般轉念，更着意維護劉伯溫的安全。彭瑩玉暗道，爲成大事，彭某就算粉身碎骨，亦須保存這一代異人。

山路迴旋而上，從一個峯巒轉上另一個更高的峯巒，上下盤折，看似無路，到近了卻又勉强可行，兩人再向上攀爬了一會，抬頭望去，前面便是天台山的主峯了。

說也奇怪，轉到此處，山風忽然全消，突見一枝古木，立於一座寺廟之畔。

寺廟前面，卻是一大片森森古林，向兩面延伸，無邊無際。

劉伯溫道：「彭大哥，前面既有寺廟，想必有大哥的佛門子弟，正好進去拜見，求他指點野鹿出沒之處，也省了一番尋覓的功夫。」

彭瑩玉見劉伯溫處事甚有主見，便點點頭，依着他的主意。

兩人走進森森古林，古林雖長而不寬，彭瑩玉久走山野，所以很快就穿林而出。

寺廟果然就聳立在兩人面前，兩人向寺廟走近時，忽然，劉伯溫眼前一花，他定睛一看，原來是一位白衣女娃從寺廟裏面閃了出來。

白衣女娃笑嘻嘻的盯着劉伯溫和彭瑩玉，忽然輕輕唱道：「尋鹿救母動孝心，有緣終須會知音；鴻雁老去孤峯頂，日月風清卻難尋。」

劉伯溫聽了，心中一動，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小妹妹，你這是說我麼？」

白衣女娃哈哈笑道：「大哥哥，非也！非也！是大師伯伯教我唱的，我就唱了！」

彭瑩玉心中奇怪，這寺廟之中如何會有孩子？而且是一位年僅八歲的女娃娃？於是便道：「那你的大師伯伯呢，小妹妹？」

白衣女娃瞪了彭瑩玉一眼，道：「小妹妹不跟你說話。」

彭瑩玉奇道：「爲甚麼不跟我說話？」

白衣女娃道：「你的打扮似和尚模樣，但卻兇得很！大師伯伯曾吩咐我，碰上表裏不一的人，千萬莫跟他說心內話！」

彭瑩玉笑道：「好！好！你不跟兇人說，就向你那位大哥哥說吧！他問你，你的大師伯伯往哪兒去了？」

白衣女娃毫無機心，天眞爛漫，見彭瑩玉這般說，便哈哈一笑，向劉伯溫道：「大哥哥，我只告訴你一個人知，大師伯伯他雲遊去了！」她說是只告知劉伯溫一人知道，但她的聲音卻大得很，只怕一里內的人都聽得一清二楚。

彭瑩玉知道這是佛門中人不見客的遁辭，便不再作聲，以便靜觀其變。

白衣女娃卻向劉伯溫道：「大哥哥，你上來作甚？山上猛獸常出沒，危險得很啊！」

劉伯溫笑道：「小妹妹不怕，我做大哥哥的還怕麼？況且大哥哥上來正是想捉野獸的！」

白衣女娃笑道：「大哥哥欲捉野獸，那好玩極了！大師伯伯一個人就可以令羣虎伏下，但不知大哥哥你想捉甚麼野獸？」

劉伯溫道：「大哥哥沒你大師伯伯的本事，不敢捉虎，只捉一頭野鹿就算了。小妹妹知道甚麼地方有鹿捉麼？」

白衣女娃一聽，拍手叫道：「那好啊，我領你捉鹿去也！」

白衣女娃說罷，跑過來執住劉伯溫的手，便道：「大哥哥，走吧！」

劉伯溫望了望彭瑩玉，彭瑩玉暗道諒這小女娃也玩不出甚麼花樣，便點點頭，示意劉伯溫隨白衣女娃前去。他自己爲防不測，也隨後跟上前去。

* * *

白衣女娃領着劉伯溫，轉到寺廟的後面，不遠處聳起一座形似五指的山峯。

白衣女娃一直向那五指峯走去，又搶先攀爬。她雖然小小年紀，但身手敏捷，就連劉伯溫這大男娃亦給比下去了。

彭瑩玉在後面瞧着，不禁暗暗點頭道：「這女娃輕功根底已甚成氣候，足證她的大師伯伯必是一位不世奇人！這倒要仔細留意了！」彭瑩玉不敢

怠慢，緊緊的跟隨於後。

白衣女娃引領着登上五指峯峯頂，她居然臉不紅氣不喘，一臉輕鬆天眞的甜笑，光這身內力和輕功，就已令人吃驚了。

因爲就連彭瑩玉亦略見微汗，劉伯溫更不在話下，早已氣喘吁吁了。

劉伯溫對白衣女娃不禁又羨慕、又佩服，好一會他才回過氣來。舉目一看，但見五指峯高踞於天台頂端，五個尖峯攢聚一起，形如五指擎天。

於五指峯峯頂，眞有一覽羣山小的感慨，但見四周山巒洞壁小如泥丸，峯頂白雲飛繞，輕風飄拂，彷彿直通九天，一派磅礴的氣勢，山頂縱橫幾十里，奇石突出，古木參天，森森密林，時聞狠嚎虎吼，震人心魄。

彭瑩玉奇道：「小妹妹，這峯上竟有鹿兒出沒麼？」

白衣女娃哈哈一笑，瞟了彭瑩玉一眼，她似乎不太討厭彭瑩玉了，道：「這是大師伯伯吩咐下的，所以我就帶你們上來啦！」

彭瑩玉一聽，登時作聲不得，心道那「大師伯伯」果然是隱在寺中，卻支派這鬼女娃出來引我等入他預先佈下的圈套！彭瑩玉這般轉念，便欲向白衣女娃掠去，以便執住她，萬一時用作脫身的人質。

就在此時，只見白衣女娃的手掌一拍，已凌空躍起的彭瑩玉突見四周升起一團煙雲，把他與劉伯溫和白衣女娃分隔開了。彭瑩玉大吃一驚，暗道果然是個圈套！但這時識破，卻已太遲，一任彭瑩玉輕功超卓，卻萬難衝出煙雲的籠罩！

這時劉伯溫見煙雲過處，突然不見了彭大哥，急得大叫道：「彭大哥！小弟在這邊啊！」

白衣女娃哈哈一笑，道：「大哥哥不必叫他了，你就叫到天黑，你那彭大哥也不會出來了！」

劉伯溫驚道：「爲甚麼？莫非是你算計他麼？」

白衣女娃笑道：「不是我，不是我，是大師伯伯的甚麼八……圖！但八甚麼圖啊？我可記不清楚了！」

劉伯溫又好笑又好氣，道：「莫非是八陣圖麼？」

白衣女娃一聽，高興地拍掌叫道：「不錯！不錯！大師伯伯說這是八陣圖！他還說他曾經用此陣把十八個强盜困住七日七夜，直到强盜發誓以後再不敢踏足天台山半步，才把他們放了……但大哥哥你也識得這八陣圖麼？」

劉伯溫苦笑道：「我所知的只是名稱而已，如何有此本事識破？」

白衣女娃笑道：「那你向大師伯伯學啊！他懂得的東西法寶可多極了！那十八名大强盜也伏在地上稱他做爺爺！這是我親眼見着的！」

劉伯溫道：「你那大師伯伯用陣法困住彭大哥，不知是甚麼用意？他或許把我們當作强盜了！他如何肯教我？況且我還要拿鹿肉回去救娘親，哪有時間去學？」

白衣女娃一聽，點了點頭，很正經的道：「你眞好，你有娘親，我則連娘親的姓名也不知道！我這就帶你去捉鹿，等你快點回去救活你娘親！走啊！」

但劉伯溫不動，白衣女娃奇道：「大哥哥不是說要捉鹿麼？怎麼不走啊？」

劉伯溫道：「彭大哥被你大師伯伯的陣法困住，我不放心啊！」

白衣女娃笑道：「放心，放心，大師伯伯說，此陣是吉是凶，全看其心腸好壞而定，若是好人入陣，不但無害反而有益，但若是壞人入陣，那就凶險得很了，你那彭大哥是好人還是壞人？」

劉伯溫道：「我也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但我只知道他爲了我的安危而不顧自己的生死。」

白衣女娃笑道：「那你彭大哥必定是好人了，因爲大師伯伯說，能夠捨己爲人的人，都是大大的好人。大哥哥放心，彭大哥必然沒甚兇險！」

劉伯溫暗道：此時也無法子了，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便了。於是只好跟着白衣女娃向前走去，希望盡快捉到鹿兒，彭大哥就可以安然出陣。

白衣女娃領着劉伯溫，一直向密林深處走去。越往裏面走，劉伯溫便越覺驚心，但覺寒風陣陣，刺人肌膚。

忽然，在林地的一座高台上，有一羣鹿出現了，團團的圍住高台，兩頭雄鹿衝了出來，先是虎虎對峙，然後一衝而前，激烈的角鬥起來，這時的情形，一如劉伯溫夢中所見。

劉伯溫又驚又喜，悄聲對白衣女娃道：「小妹妹！你瞧着，待會必有一頭雄鹿倒下，另一頭就不顧而去了！」

果然，一會後，兩頭雄鹿的劇鬥便分出了勝負，其中一頭倒地呻吟，另一頭得勝昂首嘶鳴。然後，羣鹿向得勝的雄鹿伏下表示臣服，雄鹿得意洋洋的率着羣雌鹿呼嘯而去。

白衣女娃一見拍手，叫道：「好啊！大哥哥你果然算準了，趁鹿兒倒地不起，正好上前割鹿肉去也！」

劉伯溫驚喜的點點頭，抽出一把小刀，走上前去，欲割鹿肉。

就在這時，他身後的白衣女娃卻驚叫一聲，劉伯溫扭頭一看，白衣女娃已跌坐在山地上，按着她的右脚，一條青色的毒蛇如閃電般在她的脚下竄走了。

劉伯溫一見，大吃一驚，他連忙掉頭跑回白衣女娃的身邊，蹲下身去，察看她的傷勢。只見她的右脚跟處已紅腫起來，上面留有一個三角毒蛇牙痕，顯然咬她的是一條毒性速發的青竹蛇！

在青竹蛇的毒牙下，極少有人能

支撐一個時辰以上！劉伯溫隨鄭復初讀書時，於醫道亦很愛好，因此蛇毒自然難不倒他。

劉伯溫想也沒想，便俯下身去，以嘴貼住白衣女娃的右足，用力吮了一口，然後張嘴一吐，一口瘀黑的毒血噴了出來。劉伯溫一連吮了數口，女娃腳上的紅腫才漸漸消褪。

然後劉伯溫飛快的解開他背上的包袱，在裏面取出一瓶藥丸，倒了六顆出來，扔進嘴裏嚼碎了，吐出藥末敷貼在女娃的傷口上面，又仔細的攤勻，又在自己的衣袖上撕下一條布條，替女娃包紮好了。

劉伯溫此時才鬆了口氣，軟軟的趺坐在地上，呼呼的喘氣。為了救女娃，他委實太緊張了。

白衣女娃晶亮的眼珠瞪着劉伯溫，好像瞧着一頭怪物，許久沒有作聲，但她的眼睛卻一閃一閃的，那是淚水的閃光。

劉伯溫忙道：「你還痛麼，小妹妹？」

白衣女娃搖了搖頭。劉伯溫道：「不痛，為甚麼你要哭了？」

白衣女娃扭轉頭去，眼睛望着遠方，輕輕的道：「大哥哥，我知你待我好，但你並非是天台山上的人，很快就會離開了！可惜我又沒有娘親，我知道，娘親一定會像大哥哥一樣待我好的……」白衣女娃歎了口氣，在這片刻間，她似乎成熟多了。

劉伯溫同情的點了點頭，想起自己的娘親，他就跳了起來，但抬頭一看，高台上的那頭負傷倒地的雄鹿，卻已失去了影踪。想來必定是喘息過後，恢復了體力，就悄悄的溜走了。

劉伯溫歎了口氣，暗道夢中所見雖然類似，但為了救女娃的生命，卻失去了割鹿肉的機會，娘親的生命多半是凶險得很了。

白衣女娃這時也站起來了，她雖然仍有點痛，但並不厲害，比剛才舒服多了。她一瘸一瘸的走到劉伯溫身邊，道：「大哥哥，你為了救我，失去割鹿肉的機會，我賠你鹿肉好麼？」

劉伯溫苦笑道：「你此時行動不便，如何陪我去捉鹿？就算真的再碰上活鹿，大哥哥也沒有本事去割牠的肉！」

白衣女娃哈哈一笑，不知為甚麼，她很快又高興起來了，道：「我帶你去見一個人，你見到他，學一點本領，自然就可以自己捉活鹿了！不然，你就算碰上活鹿，也無法捉到牠！」

劉伯溫暗道這女娃說的竟大有道理，想自己一時衝動，便上山來捉鹿，但那時有彭大哥照應，捉鹿自然並非難事，若剩下自己一個，只怕是鹿捉我，而非我捉鹿了！看來在江湖行走，除了讀書，學點本領也是好的！

劉伯溫畢竟還是大娃娃，他這一轉念，便高興的點點頭，道：「那好啊！你快點帶我去，等學點本領，馬上來捉鹿！」他並不知道，能夠捉鹿的本領絕非一時片刻可以學到，因為鹿在逃命及反抗時，就連熊和狼都奈何不了牠，例如強壯的駝鹿一腳可以踹斷一棵小樹，牠逃跑時，四腿一縱，可以跳過三丈的河面，就連江湖上的一等一高手亦自歎不如。

白衣女娃似乎知道，但她故意不說，不知是她不忍傷了劉伯溫的興致，還是希望藉此把他留在山上。

白衣女娃笑着點點頭，執着劉伯溫的手就走，她原來是一直穿出密林，向寺廟走去。

這時，劉伯溫才有閒仔細端詳這座寺廟。但見寺門橫匾上書三個金漆大字道：「靈機寺」，在山門前面，挺立了數株巍峨的古松。進了寺中，正面便是大雄寶殿，四周的金剛殿、經堂、鐘樓、鼓樓等一應俱全，但可惜的是空蕩蕩的，和尚不見，香客也絕無影踪。

白衣女娃領着劉伯溫走進大雄寶殿，劉伯溫見佛座上，盤坐了三尊佛像，但無一是劉伯溫認識的，他雖然年紀小，但對於佛道卻所知甚詳，但眼前的佛像，他竟然無法叫出名字。

劉伯溫不便向白衣女娃發問，因為他知道問她亦是白費力氣，若他不知道的，這八歲娃娃如何能夠回答？

白衣女娃卻沒留意劉伯溫的迷惑神情，她進入了大雄寶殿，四下一望，便哈哈一笑，高聲叫道：「大師伯伯，你要見的人，我依你的話，終於把他帶來了……你快出來呀，大師伯伯！」

劉伯溫心中一驚，暗道原來一切均是女娃的「大師伯伯」安排好的！方才所碰到的一切雖然有驚無險，但也令人手足無措，不知此人往下還有甚麼古怪圈套伏下？這般轉念，劉伯溫心中對這位迄未露面的「大師伯伯」不禁又驚又佩又疑，戒備的瞪大了眼珠。

就在此時，在大雄寶殿的深處突然傳出一陣蒼勁的吟頌聲音：「天道地道滙人道，三元迴環合九宮，四萬五千乾坤事，靈機寺內報君知……小施主，你終於來了麼？」

話音甫落，隨即飄出一團灰影，原來是一位身披灰色佛袍的高僧，紅光滿面，長鬚飄拂，只見他足不沾地，猶如脚底踏雲，悄沒聲息，眨眼便飄到劉伯溫的面前。

劉伯溫又驚又佩，只好向高僧拱手道：「敢問大師尊號？如何認識小子？」

高僧微微一笑，道：「慚愧！慚愧……」

劉伯溫又好氣又好笑，道：「我等被大師作弄，慚愧的該是我等，大師又何來慚愧？」

高僧啊啊一笑，道：「老衲法號慚愧，如何不道慚愧？況且與小施主他日的成就相比，老衲委實慚愧，這就叫過去、現在、未來皆慚愧也！」

劉伯溫大笑道：「大師何來這許多慚愧？大師若道慚愧，小子只好說該死了！」

慚愧大師微微一怔，道：「小施主為甚麼心中忿忿？」

劉伯溫微怒道：「大師把我的彭大哥困住，此刻不知生死，天下豈有這等迎客之道？」

慚愧大師聞言，微笑道：「小施主心腸不但仁，而且義，好，好，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當真乃可造之材！小施主放心，你那彭大哥雖暫困老衲陣中，但無害有益，待會你便知道了！」

劉伯溫正欲答話，白衣女娃卻已搶着道：「大師伯伯，你要見的大哥哥可好啦！大師伯伯千萬莫為難他！他急着要捉一頭鹿，回家去救他的娘親，大師伯伯快教他捉鹿的本領吧！教啊，大師伯伯！」

慚愧大師似乎極喜歡這位白衣女娃，他一聽女娃之言，便以手撫女娃的小頭，啊啊笑道：「你有了大哥哥，便拚命袒護他，不要大師伯伯了麼？捉鹿的本領有甚麼好？大師伯伯要教他的，是逐鹿的本領！」

白衣女娃奇道：「甚麼叫逐鹿的本領？」

慚愧大師微笑道：「捉鹿的本領乃微末之光，逐鹿的本領卻光如日月，小施主，你說學那宗本領好呢？」

劉伯溫一怔，道：「光如日月的本領，想必是好的，但微末的捉鹿本領我也要學，因為我若捉不到鹿兒，我娘親就會因此而死！所以若要我二者擇一，小子只好選捉鹿的本事了！」

慚愧大師一聽，連連點頭，微笑道：「小施主不因日月的光輝而追逐，不因微末之光而拋棄，意志堅毅，老衲總算沒走漏了眼！」

白衣女娃見慚愧大師遇上劉伯溫，便似乎喜昏了頭，當下大急道：「大師伯伯，大哥哥的娘親病危，他急着回去救娘親啦！」

慚愧大師轉向劉伯溫，正容道：「小施主必定甚感奇怪，為甚麼老衲預先會知道你上這天台山來也，實不相瞞，小施主自離青田鎮家，老衲便在暗中跟隨了！」

劉伯溫一聽，驚道：「大師何以知道我在青田鎮？為甚麼要苦苦跟隨我？」

慚愧大師道：「有許多事，小施主目下尚未能參透，因此說出來你也未必相信，但老衲相信，小施主日後所知的，必包含天地萬物，乾坤宇宙！這就是老衲要跟隨小施主的原因了！」

劉伯溫一聽，又驚又奇，忙道：「大師必定說錯了，凡人如何可以上知乾坤宇宙，下悉天下萬物？我的老師曾教導小子，天機不可預測，更不可洩漏，若如大師所言，老師的說話豈非錯了麼？」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你老師所言，乃於人道而言論，那自然不錯，但小施主可知，人道之上尚有天道，人道之下尚有地道？若能把握天道、人道、地道，三元九宮合一，那乾坤宇宙、天地萬物，也就任你縱橫馳騁！更何足道捉一頭鹿兒的微末本領？」

白衣女娃哈哈一笑，拍手道：「好啊！若大哥哥學了這本領啊，就可以領着我周遊天地了！」

慚愧大師微笑不語。劉伯溫奇道：「大師所說的，莫非便是逐鹿的本領麼？」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不錯！若你學會了，小施主他日便可以縱橫於天地，拯百姓黎民於水火，與羣雄競逐中原！你願意學麼？」

劉伯溫心想這等天大本領自然是好的，便點點頭道：「如此先多謝大師厚意！但無論如何小子要先救娘親生命，至於逐鹿中原的本領麼，只好日後再說，希望大師成全！」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難得小施主如此孝心，老衲新近自創了一套小把戲，正好先救你娘親的生命。」

劉伯溫一聽，大喜道：「大師還懂醫道麼？那好極了，這就請大師下山去醫娘親便了！」

慚愧大師微笑道：「老衲這套小把戲，不必出門，千里之外亦可生效。」

劉伯溫驚得目瞪口呆，道：「大師你……你竟可以遙隔千里，在此替我娘親醫病？大師不是說笑吧？」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老衲所言句句屬實。小施主只須把你娘親病徵詳說出來，並把你家的位置方向一一繪出，老衲便可以發功了！」

劉伯溫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好一會，他回過神，終於把娘親的病徵一一說了，又把他家居的位置、方向在地上繪了出來。

慚愧大師沉吟半晌，便恍然道：「依你所說徵狀，你娘親必染了屍鬼之主徵。但患此病之人，多半昏迷不醒，極難診斷，小施主如何能瞧出病徵？」

劉伯溫便把自己當時代母傳脈的事，向慚愧大師說了。

慚愧大師一聽，臉上登時添了欣慰，他一手執住劉伯溫的腕脈，把握了一會，不禁微笑道：「好！好！小施主果然大有來歷，竟身負此等心意互通的異能，如此，日後修研天機心法，想必就事半功倍矣！但這事稍後再說，老衲先替你娘親醫治！」

慚愧大師說罷，便盤膝而坐，面對西面，默默運功。

忽然，慚愧大師的身子如裝了轉盤，竟似陀螺般的旋轉起來，從西至北，又從北至南，又從南至東，最後面向劉伯溫家居的方向，驀地停了下來。

慚愧大師微閉雙目，氣運丹田，待到丹田氣足，腰腹微脹，便猛然收腹，把丹田之氣猛地一提，全數貫於雙目，意守雙睛。待蓄得精滿氣足，慚愧大師突然雙目一睜，突地射出兩股強大氣流，直向千里之外的劉伯溫家居方向射去！氣流所及，竟有嘯嘯的破空尖叫。

劉伯溫親眼目睹這等絕世神功，早驚得目瞪口呆，再也說不出話來。

約莫半個時辰後，慚愧大師忽然微一張嘴，輕聲道：「老衲已然觸及你家景物矣……好，那必定是你爹爹，面貌短圓，兩撇短鬍，正守在你娘親房中，急得長吁短歎……」

白衣女娃這時悄悄的抄起劉伯溫的手掌，在掌心上面用小指頭寫道：「那是你爹爹麼？」

劉伯溫此時已差點驚叫起來，因為他爹爹與他的面貌絕異，而且新近才蓄了兩撇鬍子！劉伯溫茫然的握着女娃的掌心，答道：「是極！是極！大師就有如站在爹爹面前……天！這是甚麼本領？」

此時，慚愧大師卻又輕聲道：「你娘親依然躺在床上，面頰潮紅，病情雖沉重，但尚無生命之虞！好，正好趁此時發功動穴！」

慚愧大師頓了一頓，雙手猛收於胸腹，似在藉此催發眞氣，然後他輕輕念道：「……心陽上亢、心跳氣急，心腎不齊，當以黑紫意念貫於青靈、少海、神門少陰心經；神疲力倦、腰酸腿痛、上逆下陷，當以中黃意念貫於隱白、大都、太白足太陰脾經……好！你娘親已領悟老衲意守念生除百病的運氣心法了！她只要每日運行自練一周天，不出三日，便可康復無恙矣！」

慚愧大師唸罷，肚腹收縮，攝氣回丹田，然後沉喝一聲，雙眉隨即垂下，抱元守一，運氣調息。好一會，慚愧大師才發聲道：「小施主放心，你娘親已無大礙矣！」

白衣女娃喜道：「好啊！那豈不是連捉鹿割肉的功夫也省去了麼？」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以鹿肉、羊肉輔然桑漬小豆進食，不過是民間相傳醫治屍鬼之注的秘方之一，但若論根治，則須以提氣護根基為本旨，老衲此法，正是導其自療之法，助其意念凝聚於滯阻氣脈，再以遙功助其通暢，氣血一旦通暢，則百病便全消了！」

劉伯溫這時已被弄得幾近迷痴，他喃喃的道：「大師啊大師！你是神仙？活佛？竟可以在千里之外如目睹小子家境，更可以神功療我娘親之病？」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小施主不信？」

劉伯溫苦笑道：「不是不信，但委實過於神奇了，請大師指點。」

慚愧大師想了想，便決然道：「好！小施主與老衲有緣，老衲就破例讓你速速印證便了！」慚愧大師說罷，便突然一掌抵在劉伯溫的背上，輕聲道：「小施主身軀眞有可與人心意相通的異能，與老衲的千里發功正好有異曲同工之妙！老衲此時便助你把意念傳送千里，與你娘親心意相通便了！」

劉伯溫突覺背心一熱，一股渾厚的熱流已然從他背上注入，淙淙直注丹田，然後再鼓其澎湃，突然向上一衝，直抵腦門，他不禁一陣昏眩！

就在此時，他彷佛已與娘親在夢中相會了。劉伯溫見娘親依然躺在床上，便連忙趨前去，急道：「娘親怎麼了？」娘親忽地睜開眼皮，向劉伯溫點頭微笑道：「基兒回來了麼？娘親方才似覺有熱流衝入體內，左衝右撞，上竄下跳，正感驚惶，忽覺身上的痛苦已大為減輕了！那熱流奔流的路逕娘親已然熟記，想必依此法子運行三數次，便可復原了！」

劉伯溫喜道：「如此，孩兒就放心了……娘親，娘親！你在哪兒？」

劉伯溫正欣喜間，忽然不見了娘親的踪影，急得大叫起來。

「阿彌陀佛！小施主既已知娘親無恙，尚如此依戀不捨麼？」

劉伯溫耳邊忽然響起慚愧大師的警號，心頭一震，便清醒過來，發覺自己依然在這大雄寶殿內。

「小施主，如何了？你娘親好麼？」慚愧大師微笑的目注劉伯溫道。

劉伯溫驚疑的連連眨眼，他委實不敢相信，世間竟有慚愧大師這等不世高人！他不由萬分佩服，噗的跪在慚愧大師面前，道：「小子劉伯溫，謝過大師相救娘親之恩！」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劉小施主快起來，老衲與你有緣，這是舉手之勞罷了，不必如此禮重！」

但劉伯溫依然不肯起來，拜求道：「請大師教伯溫這等救人本領！不然，伯溫便不起來！」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老衲教你的並非是救一人的本領，小施主要學，便學濟天下救萬民的驚天本領吧！」

慚愧大師說着，以手輕輕一托，劉伯溫便身不由己的浮了起來，重新站定了。他忙道：「何為濟天下救萬民的本領？」

慚愧大師微笑不答，卻轉向白衣女娃道：「英兒！你持此白旗，出去五指峯峯頂，豎於彭施主被困之處的南面，他自然就會出來了！然後你把他領到知客堂，好好招待，就說劉小施主等會再出來與他會合。」

慚愧大師說着，在身上摸出一枝白色小令旗，遞到白衣女娃英兒的小手上。英兒答應一聲，哈哈的笑着，疾奔而出。

劉伯溫怔怔的望着白衣女娃疾奔的背影，暗歎道：「一切皆不可思議！就拿這小妹妹的身手腳力論之，江湖

上有等自稱一等一的高手，就自歎弗如了！」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走啊！老衲這就帶小施主到一處地方，但是否成事，那就得看小施主的慧根如何了！」

劉伯溫此時已對慚愧大師無限拜服，果然跟隨慚愧大師而去。

慚愧大師領着劉伯溫步出大雄寶殿，穿過長廊，再轉出殿外，原來已是寺廟的西面，但見羣峯併峙，白雲繚繞，古木參天，白鶴、花鹿隨意走動，恍如迷幻仙景。

此時，劉伯溫對鹿兒已不大感興趣了，因為他知道娘親的病已不必用鹿肉去救治，因此他的心思反而急着欲睹那甚麼「逐鹿中原」的驚天本領。

就在此時，慚愧大師忽然輕聲對劉伯溫道：「小施主仔細了，老衲這便帶你上高峯，你若害怕，便只管閉上眼睛！」

慚愧大師說罷，果然以右手輕挾劉伯溫的腰身，隨即雙足一頓，人如箭矢，向前面的羣峯飛射。

劉伯溫但覺耳邊風聲嘯嘯，身子卻越升越高，漸而身周白雲擦身而過，心中不禁暗道：「若在此時掉下去，只怕連骨頭也摔碎了！」但挾着他飛縱的慚愧大師卻一派從容，也不見他如何用力，便人如飛猿，貼壁攀峯而上。

突然，慚愧大師的腳步一頓，停了下來。

劉伯溫舉目一看，但見前面數壁併立，層層疊疊，一壁高於一壁，猶如數面巨大石屏風，頂天立地，豎排於峯頂。石壁四周，雲霧繚繞，恍如天上仙景。

劉伯溫目瞪口呆道：「莫非這是天台山上的仙景麼？但怎的如此迷幻？」

慚愧大師把劉伯溫放下，略作歇息，微微一笑道：「不識石壁眞面目，只緣身在石壁中。小施主，你欲知石壁的眞面目麼？」

劉伯溫道：「如此勝景，小子想看之極，但石壁最矮者亦高達百丈，平滑如鏡，卻如何攀越？若要上去啊，只除非是飛鳥矣！」

慚愧大師微笑道：「有心者事竟成，小施主若要上去，便自然能上去了！」

劉伯溫一聽，躍躍欲試道：「那好啊，請大師教我飛越山峯的功夫，小子自然便能上去了！」

慚愧大師苦笑道：「這等功夫豈是片刻之間可以學成？就算絕頂聰明的高手，要練成這等本領，亦需三五年苦練！小施主並非武林中人，自不必學這等功夫！」

慚愧大師說罷，從身上抖出一根軟索，目注劉伯溫道：「老衲只可助你攀登，但能否攀上去，便全憑你的意志和定力了！」

慚愧大師驀地轉身，向石壁掠去，身如壁虎，竟貼壁升高了三丈有餘。慚愧大師抖落軟索，垂到下面，發聲道：「小施主！你手執軟索，雙腳用力踢壁，且看是否可以如願攀越！」

劉伯溫咬一咬牙，果然走上前去，貼近石壁，雙手緊執垂索，雙腳拚命一踏石壁，身子便突然凌空。

慚愧大師趁機向上竄高一丈，劉伯溫果然便被扯高一丈。然後他依言用力踢壁，身子凌空，又升高了一丈，眨眼間，他已被帶上五十丈高的石壁半腰了。

此時軟索扯着劉伯溫，晃晃盪盪，渾無着力之處，劉伯溫心神一陣浮盪，忍不住向下面一望，但見下面已被雲霧罩住，白茫茫一片，猶如置身幻景虛空。

劉伯溫不由一陣心慌意亂，意亂則身動，手扯的軟索便更劇烈的晃盪。劉伯溫驚惶不已，眼看手足發軟，垂索也幾乎把握不住了！他若一鬆手，十個劉伯溫也完了。

「心搖生艱難，風勁百花殘！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阿彌陀佛！」

突然，上面的慚愧大師警號絲絲入耳，劉伯溫頓覺精神一振，咬牙按捺浮盪心神，垂下的軟索竟然就穩了一點，沒有晃動得那般厲害。劉伯溫發狠道：「如今不上不下半天吊，上亦難下更難，那就上吧！」

劉伯溫死命抓緊軟索，雙足狠命一踏石壁，當他再度凌空時，他的身子又被扯高了一丈。就這般的飛縱而上，劉伯溫已升上百丈石壁了。

* * *

上面的雲霧越發濃密，慚愧大師的身影亦隱去了，劉伯溫但覺軟索仍然在向上提升，也不知何處是終點，那處是盡頭。劉伯溫自己亦知道，這時已絕無退路，上則生，下則死。在這短短片刻間，劉伯溫竟於生死間豁然悟道：「無死則無生，無生亦無死，生與死全在一念之間而矣！」

劉伯溫此時對生死忽然便看淡了，他的心神就越發踏實，手足亦更易於發力，因而上升的速度就更快。

劉伯溫雙足一踏，再度凌空時，突覺軟索一緊，一股猛烈的力度把他向上拋起，劉伯溫吃驚間，他的身子已然降下，穩穩的落在石壁頂端之上。

「恭喜小施主！地道之險已然大步闖過矣！」慚愧大師此時就站在劉伯溫面前，輕輕的微笑道。

劉伯溫雖然不明白何謂「地道之險」，但既已安然升上石壁，總是令人高興，他躍躍欲試，道：「我此時但覺渾身發熱，若再攀越石壁，正好趁其時也！」

慚愧大師微笑道：「地道之險既已闖過，地險也就不再存在矣！此刻小施主面對的，卻是天道之險了！」

劉伯溫豁然悟道：「莫非這便是人

道、天道、地道三元之險麼?但九宮卻又是甚麼路數?」

慚愧大師一聽，喜道：「好啊!小施主一理通百理明，竟可以融滙貫通了!三元九宮即天地人四萬五千年之氣運大數，小施主若能參破玄機，則上下四萬五千年世事皆可了然於胸矣!」

劉伯溫猛吃一驚，暗道世上竟有人可以預知上下四萬五千年世事麼?這豈非成了大羅金仙?這是決計不可能的事!

慚愧大師目注劉伯溫，微笑道：「小施主甚感疑惑，是麼?」

劉伯溫點點頭，坦然道：「大師所言玄妙之極，委實令人難以置信!」

慚愧大師一聽，不但不怒，反而臉有喜色，道：「小施主之疑，正如當年老衲之惑，當時恩師帶老衲上石壁時，亦曾說過三元九宮之數，老衲亦道委實教人難出置信!豈料八十年後，小施主又重覆老衲當年之語了!」

劉伯溫驚道：「大師八十年前便已知悉此驚天動地大玄機麼?大師豈非已知悉四萬五千年世事?」

慚愧大師苦笑道：「慚愧!慚愧!老衲雖然面壁八十年，於內裏玄機到底難以參破，否則，老衲亦不必於世上苦苦追尋八十年了!」

劉伯溫道：「慚愧大師追尋甚麼?」

慚愧大師微笑道：「老衲追尋一位可以參透玄機之奇人，眨眼便已八十年了!」

劉伯溫道：「莫非英兒妹妹是其中之一麼?她可曾上過石壁?」

慚愧大師搖頭道：「非也，英兒另有來歷。她姓紫名雲英，她的父母家人被元人殺光了，湊巧老衲路過，見地上躺了一位二歲嬰兒，老衲不忍，便把女嬰抱返寺中，眨眼已六年了!英兒並非三元九宮玄機中人，因此老衲教她的只是一些自衛防身的微末本領。」

劉伯溫道：「那大師尋到理想人選了麼?」

慚愧大師微笑道：「今時今日，或許尋着了!」

劉伯溫亦替他高興，道：「那恭喜大師啊!這人是誰?」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劉伯溫心中一震，點着自己的鼻子道：「大師這是說小子麼?」

慚愧大師微笑道：「不錯!正是小施主你!苦苦追尋八十年，今日或許可以如願矣!」

劉伯溫驚道：「小子連三元九宮是甚麼東西亦不知道，竟會是我麼?」

慚愧大師道：「知道者自然知道，不知者苦苦追索亦自徒勞。就如老衲，雖經恩師指點，但面壁八十年，竟一無所睹!據聞曾有幸目睹一、二的，天下唯唐朝的一位奇人薛三公而矣!但連薛三公亦無緣目睹全部，因此他只能算入流，距三元九宮之數尚遙遙無期，此人逝去後，便再無人能與壁上天機相觸了!」

劉伯溫一聽，不禁目瞪口呆道：「唐朝距今已六百餘年，六百年來竟無一人參透，而小子竟可以參透?大師莫非是說笑了?」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小施主且抬頭一看，老衲便知端詳矣!」

劉伯溫一聽，禁不住好奇心起，果然抬頭向石壁之上凝目一瞧，但見這座石壁豎於腳踏的石壁之上，方圓近九丈，石壁通體呈蔚藍，平滑如一面巨大銅鏡。劉伯溫暗道石壁竟呈蔚藍，又光滑如鏡，果然奇特，但僅此而矣，豈有他哉?

慚愧大師目灼灼的凝注劉伯溫，留意着他絲微的反應和表情。

但見劉伯溫凝目而注，臉上一片迷惑神色。慚愧大師的心登時往下一沉，暗道莫非他一無所見麼?

但忽爾又見劉伯溫面露驚疑，似乎已有所見，接而手足微動，恍似依照所見而演練!

慚愧大師大喜，忙沉聲道：「小施主已有所見麼?」

只見劉伯溫驚疑的喃喃道：「咦?怎麼石壁上面，竟有人像?人像且在晃動!好不令人吃驚!」

慚愧大師忙道：「小施主不必着慌，你此時所見，正是三元九宮的奧秘!但所見的，務必牢記於心，記得多少便算多少!千萬莫等閒視之!小施主怎的了?」慚愧大師忽然驚叫了一聲。

只見劉伯溫目注石壁，雙手忽作交叉抱圈狀，演練不已，身子卻搖搖欲墮，似乎不勝負荷!慚愧大師暗道不好，小施主定力功力皆異常脆弱，乍然目睹玄機，大有走火入魔之危象!慚愧大師這般轉念，更不敢絲毫猶豫，疾速伸出右手，抵在劉伯溫背上，以自身超凡的功力，源源不絕的導入劉伯溫的體內。

慚愧大師的內力已臻化境，劉伯溫一旦承納，頓覺周身發熱，面頰潮紅，神智卻因此立復清明。

但見他雙手交叉作抱圈狀，連綿不斷，嘴裏喃喃的唸道：「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環，周而復始!」稍一頓，又目注石壁唸道：「自從盤古迄希夷，虎鬥龍爭事正奇，悟得循環眞諦在，試於唐後論元機!」

慚愧大師一聽，登時喜上眉稍，暗道：「劉小施主果然是天機道中之人!他所唸的，正是當日恩師所傳授的起首數句偈語，恩師奔道，他亦是承受於太師傅口中龍傳，他自己就無緣目睹矣!老衲枉自修身八十載，面壁八十年，竟然及不上劉小施主的天緣巧合!」

慚愧大師這般轉念，便越發催激內力，決心以自己八十載的修爲，以

劉夫人見兒子無恙歸來，喜極而泣。

助劉伯溫參透天機秘事。

但見劉伯溫驚咦一聲，似乎又已見到石壁上第二幅圖形文字，只聽他輕輕道：「怎的忽然又變成滿滿一碟塔形梨子?……咦?」又道：「纍纍碩果，莫明其數，一果一仁，即新即故?」接道：「萬物土中生，二九先成實，一統定中原，陰盛陽先竭……這是甚麼意思?」

劉伯溫搖頭晃腦，目注石壁，俯仰沉吟，這時他的心神已與石壁所見的物事融滙成一體境界了。

慚愧大師又驚又喜，他不敢驚動劉伯溫，只在心內叫道：「劉伯溫啊劉伯溫!此時就全憑你的緣份了!你但能夠記得多少，你的天機大道便是成就多少!」

劉伯溫這時根本已忘了慚愧大師就在他後面，且在用畢生的修爲助他成事，但見他目注石壁，手足依樣演練，眨眼間，竟已連續演練了三十九幅圖形!

就在此時，劉伯溫的身形忽然一滯，身法演練便驀地停下，身子再度搖搖欲墮，且比前次更爲猛烈!

慚愧大師深知劉伯溫此時已到生死玄關，中隔一道鴻溝，跨得過便是天機大師，跨不過便是死路一條!就算不死，亦必猶如修練絕世武功心法之走火入魔，非瘋即癲，無可救搦!慚愧大師暗歎口氣，暗道：罷罷罷，拚將老僧這一身臭皮囊拋掉，也了卻本門七百年的秘傳心願罷了!

慚愧大師猛一咬牙，凝聚全身功力，聚於丹田，然後猛一收腹，眞力從丹田催發貫於雙臂，然後猛按於劉伯溫的靈台穴上。劉伯溫只覺渾身如遭電殛，登時精神大振，頓復清明。但當時劉伯溫並不知道，慚愧大師爲助他成功，已把八十年的功力的大半，注入他的體內了!這等胸懷，日後令劉伯溫感慨不已。

劉伯溫甫復清明，石壁上面登時又現圖形文字，但見三個娃娃，手執風車，正在遊戲。又顯文字道：一口東來氣太驕，腳下無履首無毛，若逢木子冰霜渙，生我者猴死我雕!

劉伯溫心中大奇，這圖形似是指天下有三人遊戲，其中成敗得失隱含其中，但三者之中誰勝誰敗?此時應是何年何時?卻一時之間無法參透。

幸而此時劉伯溫體內已平添了絕頂高手一甲子的修爲，單就內力而言，在江湖上已罕逢敵手，因此他的定力亦因而大增，既知不能參透，便不去苦苦追纏，因而避過了傷神吐血的厄運。

慚愧大師這時已作聲不得，因爲他的內力已損耗過巨，到這時他只能奮力支撐，保持不斷催送眞氣。

劉伯溫往下又接連演練了十八幅圖形和文字，到第五十九幅圖形文字顯現時，劉伯溫忽然滿臉含笑，作了一個道士行禮的手勢，道：「無城無府

，無爾無我，天下一家，治臻大化！」又道：「一人為大世界福，手執籤筒拔去竹，紅黃黑白不分明，東西南北盡和睦！」

劉伯溫唱罷，竟盤膝坐下，雙目低垂，手收於胸，一派得道全真的模樣。

慚愧大師知道劉伯溫的天機大道終於大成，他鬆了口氣，便再也支持不住，軟軟趺坐在地上，運氣調息。

高人指引　窺破玄機

好一會，劉伯溫方從疑幻疑真中清醒過來，不禁失聲叫道：「大師！我這是怎的了？莫非是白日作夢麼？」

慚愧大師回過氣來，不禁苦笑道：「然則小施主記得夢中所見景象麼？」

劉伯溫想了想，便驚道：「夢中幻象，歷歷在目，且隨想隨發，隨心所欲！這是怎的了？大師！」

慚愧大師微笑道：「好！好！施主的天機大道已然大成，日後再加歷練，便可以融滙貫通，三元九宮，上下四萬五千年，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當其時，施主便是當世天機大師了！可喜！可喜！」

劉伯溫一聽，略一沉吟，便豁然而悟，道：「莫非石壁所現，便是大師所稱的天機心法麼？」

慚愧大師點點頭，滿面含笑道：「施主果然已入其道，略一點撥，便即豁然而通矣！不錯，石壁所現，的確便是天機大道的無上心法！此石壁又叫幻影壁，乃吾門自隋初相傳至今，據說是當時一位姓李名淳風的奇人，把其所觀察的上下四萬五千年天象，以無上法力融於石壁之內，以供後人研習。可惜千百年來，僅吾門太祖薛三公略窺一、二，其餘則無一人可以知悉，能盡窺其全豹的，天下唯劉施主你一人而矣！當眞乃不世奇緣！老衲亦終於遂了吾門之百餘年的一宗宏願……哎！」

慚愧大師說到此處，忽然呻吟一聲，身子竟然搖搖欲墮。劉伯溫一見大急，忙趨前欲加相扶，豈料他情急之下，竟平空把慚愧大師托起丈高！

劉伯溫呆住了，托着慚愧大師在半空也忘了放下，他委實不敢想像，自己為甚麼好像平添了千斤力氣！「大師！大師！這是怎麼了？我竟有這般力氣把大師平托起來麼？」

慚愧大師微微苦笑，坦然道：「劉施主已然把老衲如娃娃般托在半空，這還有假麼？實不相瞞，老衲八十載內力修為，為助施主抗御心魔，已把一半輸入施主體內了！」

劉伯溫驚道：「大師失了這一半功力會怎樣？」

慚愧大師苦笑道：「也沒甚麼，在武林中，若是年輕小子，重新苦練，或可恢復功力。」

劉伯溫驚道：「但如大師這般垂老高人又將如何？」

慚愧大師坦然道：「那便早登極樂也。」

劉伯溫一聽，登時冷汗直冒，道：「這如何教小子心安？大師若因此有甚麼不測，這是小子的罪過了。」

慚愧大師微笑道：「阿彌陀佛，劉施主不必介意，老衲為遂本門之百年宏願，早將生死置諸度外矣。況且劉施主日後必能以天機大道濟世救民，能以老衲一命，換取衆生安樂，這是老衲的福氣。」

劉伯溫不禁仰天歎道：「大師胸懷，可鑑日月，劉某人僅在大師面前發誓，日後必遵大師宏旨，以造福世人。」

慚愧大師大喜道：「阿彌陀佛，劉施主存有此念，老衲心願足矣！但劉施主目下雖然內力大增，身負天機大法，但於逐鹿中原、自衞防身尚嫌不足，老衲趁此時一併傳授三招招式，施主若能領會貫通，便足可馳騁江湖矣。」

劉伯溫初涉江湖，但亦目睹彭大哥和慚愧大師絕頂武功，深知在江湖行走，人心險詐，若無法自保，那是寸步難行，便連忙向慚愧大師拜謝了。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老衲這三招招式，乃專為劉施主而創，天下間亦唯有劉施主可以發其驚人威力。」

劉伯溫奇道：「請大師指教。」

慚愧大師當下微微一笑，突然一指豎起，指向青天白雲，雙眉低垂，雙目微閉，恍似老僧入定，又似神遊太虛。

慚愧大師輕聲道：「此乃第一招，名妙演天機，心法云頂天立地，翱翔宇宙，若勤加苦練而達九成火候，則天下武學、天地萬物皆為你所有了。」

劉伯溫聳然動容，不敢作聲，凝神默記。

慚愧大師微笑一下，招式突變，但見一指化二，二化四，四化八，包羅萬有，漫天指影，驚天動地。

＊　＊　＊

就在此時，慚愧大師身手步法突變，頭微仰口微張，盤膝趺坐，氣收丹田，然後收腹閉嘴，隨即吐氣長嘯，初如湖清霜鏡曉，楚水清若空；接而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繼而吼聲吹地轉，高浪就天浮；最後濤白雪山來，噴薄如風雷。

其時，聲震四野風雲變色，突地嘯吼沉落，天地死寂。

劉伯溫站於慚愧大師身邊雖然置身嘯吼圈外，但也目睹其中的威烈。

只見慚愧大師續道：「此乃第二招，名曰氣吞宇宙，心法云：闔其門，氣深藏；風雲會，天際翔。施主依此心法，以內力為根基，日夕修練，當可達收發自如，遙相感應，不刄而退萬軍的至高境界。」

劉伯溫默默點頭，潛心領會。

慚愧大師眼見劉伯溫不但身負天機大道的慧根，於武學一道，悟性亦奇高，不禁大為欣慰，暗道可惜此子並非佛門中人，不然，老衲能有此傳人，則雖立死亦無憾矣！但又轉念道，佛道本是一家，當代全眞道人張三丰，豈非出自佛門？此子日後以天機眞人面世，亦是我佛的一脈淵源。

慚愧大師這般轉念，心中登時釋然。他略一沉吟，姿式又突變，右手變掌朝上一揚，橫架於頭頂。起手式一過，隨即掌化烟雲，把他渾身上下團團護住，當眞潑水難入，滴水難進，漸而身化旋風，激盪山石，飛撲而起，加入旋圈，滾滾向前，越來越大，最後，煙雲旋風飛石舖天蓋地，猶如無堅不摧的龍捲烈風，騰升直上九霄。

劉伯溫直瞧得驚心動魄，暗道世上竟有如此威力的武學招式，若非親眼目睹，就算聽聞，劉某亦必以為乃痴人說夢矣。

「劉施主，你可瞧清了麼？」

就在劉伯溫驚詫莫名時，忽聽耳邊一聲輕喚，眼前威烈奇景已突然消逝，慚愧大師猶如天降神兵，穩穩的立在他面前，含笑目注。

劉伯溫肅然道：「小子瞧清了。」

慚愧大師微笑點頭，道：「這是第三招，亦即最後一招，名為挪移乾坤，心法云：剛而柔，雷風興；靜而動，終有停；日月天，光長照，四時變，萬物情，於其道，天下成。於此時也，乾坤皆可挪移，然則縱橫天下，何患無成！劉施主，你記得了麼？」

劉伯溫默默的想了一會，忽然道：「記得了……但又忘了一點。」

慚愧大師一聽，臉現喜悅，一會又道：「好！如今還記得多少？」

劉伯溫不答，手足模仿，似在演練，忽然亦微笑道：「大師，我已忘了一半了。」

慚愧大師一聽，大喜道：「可矣！劉施主果然悟性奇高，竟然片刻間領略武學中以心御招的至高境界，雖只有一半，但亦難能可貴了，日後再進一步，老衲就不必替施主你擔心了。」

劉伯溫知慚愧大師已有相別之意，他歎了口氣，忽然噗的跪下叩頭道：「大師為了伯溫，嘔心瀝血，此情可比父母，請受伯溫一拜，今後當以師禮侍奉大師。」

慚愧大師見不但為本門遂了三百年的宏願，而且能有劉伯溫以師傅禮之，雖非徒實情如徒，心懷大慰，但覺自己所付出的大有所值，不禁喜得聲音微顫，忙伸手一托，把劉伯溫輕輕扶起，慰道：「劉施主非佛門中人，他日必成一代天機大師，佛道本為一家，日後但能念師出佛門，宏揚道旨佛法，老衲於願足矣！更不必過份着跡於形相，耿耿於懷。」

劉伯溫連連點頭。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天機峯幻影壁前，諸事已了，老衲從此卸下重責，當眞可喜可賀，這便回去，與你的彭大哥會合，下山去了。」

劉伯溫點點頭，忽然想起上來時的艱險，忙道：「再次要勞煩大師提携下峯，如何心安？」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道：「劉施主如今身負佛道兩門精義，百丈峭壁，當可視如平地，還用得着老衲徒費力麼？」

慚愧大師說罷，又輕聲道：「劉施主只需以一口眞氣聚於胸腹，便大可一躍而下矣！」

慚愧大師與劉伯溫的右手相握，劉伯溫依言收腹運氣，仗着有慚愧大師在身邊護持，咬緊牙根，與慚愧大師一道，從天機峯幻影壁上一躍而下，竟如飛鳥，穩穩然降於百丈壁下。

劉伯溫這時又驚又喜，暗道自己初涉江湖，便疊遇奇緣，當眞玄妙，日後倒需着實留意了。

劉伯溫與慚愧大師疾奔回寺，此時他內力充沛，雖尚嫌幼嫩，但穩穩然已可與慚愧大師並駕齊驅了，慚愧大師甚感欣慰，滿臉含笑，暗道一番苦心總算沒有白費。

來時艱難回時易，眨眼間，劉伯溫與慚愧大師已雙雙掠回靈光廟。

慚愧大師把劉伯溫引入知客堂，卻見彭大哥正在裏面，與那位白衣女娃英兒嘻哈說笑。這那像怒目相向的仇家？倒似一對頑皮的兄妹，劉伯溫一見，正欲開口招呼。

慚愧大師已微笑道：「彭師侄別來無恙？」

彭瑩玉猛地抬頭，凝注慚愧大師，好一會才恍然道：「大師莫非便是師伯慚愧大師麼？小侄彭瑩玉叩見師伯。」彭瑩玉連忙拜倒。

慚愧大師呵呵一笑，伸手扶起彭瑩玉，道：「師弟無悔近來可好？」

彭瑩玉道：「師傅他老人家很好！師傅與師伯一別十五載，小侄奉師傅之命尋訪師伯，豈料卻在靈光寺與師伯相逢。」

白衣女娃紫雲英眼見兩人竟是師伯師侄，先是驚奇的直眨眼，這時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好啊，師伯與師侄相遇，見面禮卻是變幻多端的八陣圖。」

慚愧大師以指輕輕一扣英兒的腦殼，笑道：「小妮子欲抽大師伯的痛脚麼？但雖是誤闖陣中，於彭師侄卻有益無害，不信，你問問你的彭大哥便了。」

「是這樣麼？彭大哥？」紫雲英扭頭問彭瑩玉道，她以為劉伯溫既稱彭瑩玉為彭大哥，她也大可這般稱呼。

彭瑩玉已知紫雲英是慚愧大師收養的孤兒，非徒亦徒，因此算得上是他的小師妹，聞言便一笑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紫雲英哈哈笑道：「是，那便罷了

，若不是啊，英兒替你揪大師伯伯的長鬍子。」

彭瑩玉呵呵笑道：「師伯所言不錯，彭大哥誤困陣中，起初但見周遭雲霧，不辨東西南北，也不見了小師妹和劉兄弟，正着急間，便感眞氣暴脹，幾欲破體而洩，彭大哥大驚，連忙安攝心神，不再胡思亂想，不作任何反抗，反而盤膝坐下調衲眞氣，但感周遭雲霧緩緩入腹，再化成體內眞氣，在片刻之間，彭大哥的內力大增，猶勝苦練三載的功夫，小師妹你說，這是否有益無害？」

紫雲英驚喜道：「那好啊，大師伯伯不若把英兒也困入陣中三年五載，豈非勝過每日要英兒苦練麼？」

慚愧大師呵呵笑道：「彭師侄內功根基深厚，且心性堅毅，定力十足，入陣後方可化險爲夷，無害增益；但若內力不夠，心性浮盪，則勢必因眞氣暴脹破腹而亡！英兒你尚敢擅入陣中麼？」

紫雲英吐舌道：「若是要腹破而亡啊，便殺了英兒也不敢進去了。」

劉伯溫走近彭瑩玉身邊，輕聲道：「彭大哥全然無恙，小弟便放心了。」

劉伯溫聲音雖低，但絲絲眞氣已隨聲音而發，彭瑩玉但感耳膜微痛，深知這是以眞氣傳聲(亦即傳音入密)的絕頂功夫，雖然僅具三成火候，但已令人吃驚了，忙道：「劉兄弟的內力，片刻間怎地如此精進？莫非有甚麼天大奇緣麼？」

劉伯溫苦笑道：「一切全虧了慚愧大師他老人家罷了。」

慚愧大師目注劉伯溫，滿臉含笑，道：「不外是劉施主一場奇緣，老衲因勢利導，以遂本門一段六百年宏願罷了，劉施主根基深種，不日便應開花結果了。」

彭瑩玉憑師門絕學，已知劉伯溫的際遇非同小可，如今再聽師伯慚愧大師印證，心中再無疑惑，大喜道：「請師伯指教，劉兄弟日後的行程該如何？」

慚愧大師目注劉伯溫一會，忽然微微一笑道：「滿園春色鬥新粧，意似爭妍奪國香，到底是誰居魁首，榴枝艷冠百花場。」

彭瑩玉不解道：「師伯此言，似隱含元朝中魁爲官之言，但劉兄弟豈是輔元朝的人材？」

慚愧大師微微一笑，道：「彭師侄不必爲劉兄弟操心矣，因爲他日後的成就驚天動地，老衲等人亦萬難望其項背，一切他自會善自處之，此處不宜久留，彭師侄可與劉施主下山矣。」

彭瑩玉道：「師伯日後行踪如何？」

慚愧大師道：「飄忽無定，老衲心願已了，一切皆了無牽掛矣，只是……」他欲言又止。

紫雲英見劉伯溫和彭瑩玉要走了，心中不捨，眼圈早就紅了，只是強忍住不敢作聲。

劉伯溫心想師伯行踪不定，紫雲英留在靈光寺也委實孤苦可憐，心中不忍，便向慚愧大師道：「伯溫家中只得小子一人，若大師認可，伯溫便把英妹帶返家中，爹爹和娘親想必高興極了，不知大師意下如何？」

慚愧大師一聽，大喜道：「老衲心願已了，只有這事未可了斷，老衲正有此意，既然劉施主樂意收容，老衲高興極了。」

紫雲英一聽，又驚又喜，又有點不捨，她挨到慚愧大師身邊，仰着小臉道：「大師伯伯不要英兒了麼？我跟了哥哥去，日後誰教英兒學功夫？」

慚愧大師與紫雲英相處六載，早已情同爺孫，這時亦有點不捨，但情知她並非佛門中人，一個女娃兒留在佛寺豈非滑稽之極？因此無奈地歎了口氣，道：「你是女孩兒家，又非佛門根基，不可長留佛寺，劉施主願意帶你返家，是你天大的福氣，不必難過了，大師伯伯有空定會前來看望你，你的武學根基已然深紮，日後只要勤加苦練，足可行走江湖矣！況且劉施主他日必成一代文武英才，你在他身邊，當可獲益不淺。」

紫雲英甚懂事，見慚愧大師這麼說，便跪下向他叩頭，道：「英兒就此拜別大師伯伯，但望大師伯伯常來看望英兒。」

慚愧大師伸手一托，扶起紫雲英，轉身向劉伯溫道：「如此，英兒便拜托劉施主矣。」

劉伯溫忙道：「大師放心，伯溫當以兄妹之情待英妹便了。」

當下劉伯溫、彭瑩玉向慚愧大師殷殷作別，携同紫雲英一道下山而去。

此時劉伯溫已比上山時內力大增，因此已不必要彭大哥的扶持，反而在紫雲英後面，着意護衞。

紫雲英哈哈笑道：「劉大哥不必理我，你自己小心好了。」

彭瑩玉呵呵笑道：「小師妹，你劉大哥今非昔比，與上山時已判若兩人矣。」

果然，上山時費了大半天時間，但下山時卻只需一個時辰。

三人下了天台山，劉伯溫問彭瑩玉道：「若彭大哥無甚急事，便與小弟一道返青田鎭，彭大哥意下如何？」

彭瑩玉想了想，便欣然答允道：「好，彭大哥亦不放心你二人孤身上路，便先送你二人返家再算吧。」

紫雲英忽然哈哈一笑，道：「彭大哥，英兒與你算不算是兄妹？與劉大哥又算不算？」

彭瑩玉聞言微笑道：「你與慚愧大師伯有半師之情，自然是我的小師妹啦，但劉大哥，則只能稱一聲義兄也。」

彭瑩玉說罷，目注劉伯溫，微笑

道：「我倒有個主意，若劉兄弟不介意，我等三人便結成義兄妹，以便日後也有個照應。」

劉伯溫一聽，大喜道：「能與彭大哥結成兄弟，此實劉某之願。」

三人性情相投，說結拜，也就立即在山下，向着天台山方向跪下了。紫雲英年少，不大明白結義是甚麼意思，但見二人跪下，想必是認眞的了，便也跟着跪了下來。

彭瑩玉領着劉伯溫和紫雲英，先拜了天，再拜了山，又拜了地，彭瑩玉先認眞的誓道：「四方神明諒鑒：彭瑩玉今日與劉伯溫、紫雲英結爲異姓兄妹，從此三人同甘共苦，同創大業！若違此誓，有如此石！」彭瑩玉說罷，手起掌落，把一塊大石劈成兩截。

劉伯溫亦誓道：「劉伯溫今日與彭瑩玉、紫雲英結爲異姓兄妹，日後當同患難共富貴，若違此誓，天地不容。」

紫雲英見兩位大哥哥如此認眞嚴肅，她自覺不能胡鬧，便也接口道：「英兒不知說甚麼話，但日後定聽兩位大哥哥的話。」

當下三人依足規矩，叙了年庚，分了排次，彭瑩玉最大，自然是大哥了，二哥是劉伯溫，紫雲英最小，自然只有做三妹的份兒。

三人結的異姓兄妹，雖有點草率，但彭瑩玉和劉伯溫對此卻非常認眞，甚至連紫雲英亦隱隱覺得，自此之後，三人便要同甘苦共患難了。

劉伯溫這時已脫胎換骨，他胸懷天機大法，雖然尚需艱苦歷練方能大成，但於身邊小事小物却已洞若觀火，尋常的江湖角色技倆，也休想瞞得了他的雙眼。而且他不但內力大增，且已承受了慚愧大師以畢生絕學滙成的三式絕招，雖尚欠火候，但在江湖上已罕有敵手，再加上有江湖老手彭瑩玉的全力照應，沿途再無風險。

不出數日，三人便已返抵青田鎭劉伯溫府第。

* * *

距家門尚有十數丈，劉伯溫遠遠便看見有一位婦人佇立門前，翹首而望。

劉伯溫一見，心中一陣激盪，連忙疾奔上前，大聲叫道：「娘親，娘親，你無恙了麼？溫兒回來了。」

翹首而望的婦人果然便是劉伯溫的娘親劉夫人趙氏，趙氏自患了那「屍鬼之注」奇症，表面昏迷不醒，但內心時昏時醒，醒時便自感自己時日無多，所放不下的便是劉伯溫，但苦於不能開口說話。劉伯溫在她病重時代她傳脈導引，她是知道的，劉伯溫爲了醫她的病，偷偷出走，不惜千里涉險替她尋找藥引，她亦知道，只是焦急萬分，卻不能開口說話。

劉伯溫出走後三日，趙氏便忽覺有人以灼熱的氣流注入她的體內，刺激她周身的穴位，她依着熱流的導引舒動手脚，反覆自療了三日，竟然不藥而癒。

劉伯溫的爹爹劉鑰樂壞了，他以爲必定是神靈顯聖了，但趙氏告訴他，溫兒曾在夢中與她相見，令劉鑰更斷認，必定是溫兒孝感動天，派了神靈下來救治。這時他早就跑去廟宇，上香還願去了。

但趙氏卻隱隱感到，自己的大難不死，全憑溫兒的孝心，不知感動了何方高人，以莫大法力令她起死回生，因此她更牽掛劉伯溫的安危，每日必於午後佇立門前翹望，直到日薄西山，意料一天將過，溫兒不可能回還了，才難過的走回屋內。

這時趙氏一聽竟是愛兒劉伯溫的呼喚，她的心頭猛地一震，連忙轉頭一望，又不放心，再揉揉眼睛，才敢斷認，果然是兒子回來了。

劉伯溫這時已搶到娘親的身前，猶如娃娃般偎入娘親的懷裏，連聲道：「娘親，娘親，你好麼？溫兒回來了。」

趙氏一手把劉伯溫緊緊抱住，喜得雙目淚流，一疊連聲的道：「溫兒，溫兒！你可讓娘親擔心死了，溫兒若有甚麼不測，教娘親如何對得住劉家的祖先？天可憐見，溫兒終於平安無恙。」

劉伯溫母子相見，一派溫馨感人，彭瑩玉久歷江湖，於兒女私情已然看得甚淡，倒也不覺甚麼，但紫雲英的眼圈早就一紅，竟幽幽的在彭瑩玉身邊道：「劉大哥他眞幸福，可憐英兒連娘親是甚麼模樣也不知道。」

彭瑩玉微笑道：「三妹不必傷感，你既與二弟是結拜兄妹，他的娘親便是你的娘親了。」

紫雲英道：「不知道她是否喜歡英兒……」

這時，劉伯溫已轉過頭來，向彭瑩玉、紫雲英道：「這位是我的娘親。」他又告訴娘親道：「他們是溫兒在天台山結拜的兄妹，彭瑩玉大哥，紫雲英妹妹。」

彭瑩玉走上前，向趙氏拜道：「彭瑩玉拜見義母。」這時彭瑩玉已改了俗家打扮，因此便不以僧人自稱。

趙氏一聽，喜道：「劉兄弟不必多禮，溫兒有你這位大哥，沿途必蒙照應不少，義母這兒先謝過了。」

紫雲英這時緩緩的走上來，乖巧的向趙氏跪下叩頭道：「英兒拜見義母。」

趙氏連忙伸手把紫雲英扶起，見她模樣端莊俏麗，聰明伶俐，歡喜得把她摟在懷裏，殷殷詢問她的身世，再也不肯放開，就連劉伯溫也不理會了。

劉伯溫領着彭瑩玉走進劉家廳堂，趙氏拖着紫雲英的小手，再也不肯放開。

一會後，劉伯溫的爹爹也回來

了。父子相見，自有一番言語相詢，劉伯溫把經過略略說了，劉鑰這才不得不信趙氏的病，竟是世外高人在千里之外，以神功治癒。

彭瑩玉和紫雲英這時也過來拜見義父，劉鑰倒也十分喜悅，連聲慰勉。

這時趙氏對劉鑰道：「妾身打算把英兒收爲女兒，相公以爲怎樣？」

劉鑰大笑道：「英兒既與溫兒結拜爲異姓兄妹，她自然就是我的女兒啦。」

紫雲英一聽，便走過去，向劉鑰跪拜道：「英兒向爹爹請安。」

劉鑰大喜，一手扶起，連聲道：「好！好！劉家添了一位女兒了，英兒，你日後便留在家裏，爹爹親自教你讀書寫字便了。」

趙氏把紫雲英摟進懷裏，緊張的道：「相公教英兒讀書寫字，自是好的，但不准你動輒拿戒尺打她。」

劉伯溫與彭瑩玉相視而笑，劉伯溫悄聲對彭瑩玉道：「爹娘平白添了一位寶貝女兒，喜昏了頭，大哥先到小弟房裏安頓下來。」彭瑩玉微笑點頭，他見劉家待紫雲英如己出，心中替她歡喜還來不及，如何會有怪意？

誰知劉鑰耳靈，劉伯溫的話卻聽到了，忙接口道：「劉某喜昏了頭，連招呼彭兄弟也忘了，彭兄弟千萬別介意，來到這裏就如在自己家一樣啦，溫兒，你先帶彭大哥到澡堂沐浴休息，待晚上再好好痛飲一頓，以賀闔家平安團聚。」

彭瑩玉在劉伯溫家裏過了半個月的安逸生活，卻再也呆不住了，他向劉伯溫告辭道：「大哥奉師傅之命，行走江湖，實難再住下去了，大哥打算明天一早就動身上路。」

劉伯溫知彭瑩玉的性格，如何挽留亦是徒勞，便道：「大哥此行何日返回？小弟十分歡迎大哥的到來。」

彭瑩玉微微一笑，道：「三妹暫時安頓下來，二弟亦應趁此時機苦練所學，大哥此行行踪無定，二弟不必牽掛。況且二弟的天機大法行將有成，屆時天地宇宙皆在二弟指掌把握之中，大哥的行踪，又豈能瞞過二弟的耳目？一切但望善自珍重。」

當下，彭瑩玉又過去與劉鑰、趙氏拜辭了，又向紫雲英慰勉了幾句，劉鑰恐怕彭瑩玉路上缺少盤川，便包了五十兩銀，硬要彭瑩玉帶在身邊應用。

第二天一早，彭瑩玉就與劉伯溫等作別，上路離開了青田鎮。

這時劉伯溫因娘親的病，已誤了今年的朝試，只好等第二年再說了。

趁這段空閒時間，劉伯溫每日讀書之餘，便跑去劉家屋後五里的玉山，偷偷的演練他的天機大法，以及慚愧大師傳授的「天機三式」絕招。紫雲英則由劉鑰親自教讀，學業亦突飛猛進，短短半年時光，竟把三年失學的時間全數補回。趙氏待紫雲英猶勝自家親生女兒，有時就連劉伯溫亦覺好氣，暗道英妹莫要被娘親忍不住含在嘴裏了。

匆匆又過了數月時光。

這時已是深秋天氣，蕭蕭秋風，掃除了萬千殘枝敗葉，就如北宋被金人滅了，南宋又被元兵所佔。時至今日，漢室子民，受元人野蠻殘酷統治已是第八十個年頭了。

元人的殘酷，老百姓因而受盡慘酷的劫難。物極必反，元人的倒行逆施，終於激起老百姓的猛烈反抗，特別是被壓到最底層，猶如活着死囚的漢人，更站在反抗的最前面。

陳州人胡閏兒在信陽起義，反抗元朝，在四川合州大足縣，有自號「南朝趙王」的韓林兒法師起兵。在穎州，有劉福通打起「反元復宋」的旗號，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舉兵起義，自號「香軍」。

國難將臨，怪事亦頻生。有人傳出卦兆，道：「彌勒佛下凡轉世，作人間的明王」。在沿海地區的漁民，又發現大批死魚，魚肚內有白布，白布上有字，上寫：「元滅明興」。有人更說，他在山上，聽到天上有厲嘯聲傳了下來道：「明興！明興！」一時間，種種怪兆不脛而飛，迅速傳遍各地，天下震動。

這時，劉伯溫在青田亦風聞了種種怪誕的異兆。

劉伯溫的天機大法自經日夜艱苦演練，已達四成火候，因此他於乾坤異象的把握，普天下已少有人企及了。劉伯溫把種種傳說異兆仔細思索一遍，他心中忽然一動，腦際便浮出一幅圖像。

這幅圖像乃地上一棵巨樹，樹頂有兩個圓圈夾件左右，樹上更有一曲尺勾掛枝上。

圖像下面又有文字道：「唯日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生，其色曰赤。」又有文字頌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

劉伯溫此時目睹天下將亂，身歷其境，他以天機大道的心法仔細端研，心中恍然而悟，暗道：「讖道唯日與月，圖像樹頂懸兩圈，亦即日月併列，這豈非一個明字麼？如此看來，民間所傳異兆，謂彌勒佛下凡轉世，作人間的明王，便非荒誕之言矣。」

稍頓，又沉思道：「然則作這明王之人又是誰？讖道應運而生，其色曰赤，赤者朱也，應運而生作明王之人，必定是一位姓朱的人氏！但此人現在何處？是否已降臨人世，卻不得而知了。」

劉伯溫苦思了三日三夜，但於應運而生的地點卻苦思不明所然。因爲這時劉伯溫的天機大道尚只有四成火候，因此於天機預演上，便不能不陷入疑惑難明。

但天機心法一經預演，便一發難收，除非功力超卓、定力充沛之士，方能於關鍵時刻收放自如，否則，便必定陷於苦苦追索，耗盡心血，至死方休。這與武學上苦練神功時的走火入魔是同一道理。

劉伯溫這時的內力已非比尋常，因此定力已然大勝常人，但在預演天機時，依然不能收放自如，隨時會有走火入魔，苦苦追索，耗盡心血而亡的危機。

劉伯溫苦思了三日三夜，但於「應運明王」出於何處，卻到底弄不明白，越不明白，就越要追究，因此到了第四天的晚上，劉伯溫已感心血浮盪，幾乎不能按捺自制了。

劉伯溫深知此乃走火入魔的先兆，此時除非有一功力奇高之士助他收攝心神，否則便難逃心血耗盡的厄運，但此時普天下間已難以尋出這等高人了，因爲就連慚愧大師亦有所不能，因爲他已然把一半內力移於劉伯溫的體內，本身功力已有所不及了。

劉伯溫心內大感驚慌，但又無法壓止探索的慾望，而且他越驚慌，探索的慾望就越發强烈，再也無法抑止。

漸而，劉伯溫的手足已呈震動，嘴唇不能自抑的蠕動，其狀就似普通人患的羊癲瘋。

劉鑰和趙氏嚇壞了，張羅着要請大夫回來療治。劉伯溫苦笑道：「鄉間郎中如何醫治溫兒的病？爹娘不必爲此操心了。」

趙氏傷心道：「溫兒患的到底是甚麼症狀？娘親患病時你能代母傳脈，難道你便不能自療症狀麼？」

劉伯溫心道：「此乃預演天機大法走火入魔先兆，但其中事涉天機，萬萬不可輕於洩露，否則必遭橫禍，這內裏許多隱衷，卻如何告知娘親？須知不但輕洩天機者會招慘禍，就連輕聞天機的人亦必定不得善終，若溫兒告知你們啊，豈非害了爹娘生命麼？」

劉伯溫有口難言，唯有掩飾過去。劉鑰和趙氏卻知劉伯溫之病絕不尋常，兩人焦急萬分，商量明天一早，無論如何也要請郎中回來，瞧出究竟。

當晚趙氏輾轉難安睡，她實在放心不下，便悄悄走去劉伯溫的卧房探望，但劉伯溫的卧室已空空如也，劉伯溫已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趙氏大驚，忙告知劉鑰，張羅着要去尋找。

這時一直跟在趙氏身邊的紫雲英忽然一本正經的對趙氏道：「娘親放心，女兒擔保二哥必能逢凶化吉，平安無恙。」

趙氏奇道：「英兒，你如何知道？」

紫雲英道：「因爲英兒曾聽大師伯伯和劉大哥說，二哥日後成就非同小可，光輝有如天上朗月，既然如此，那二哥自然不會因爲小災小病被難倒啦。」

趙氏一聽，與劉鑰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均暗道：「但願如此吧，莫非這又是溫兒出生前的異兆故事麼？」

劉鑰和趙氏在家裏焦慮不安，這時劉伯溫卻獨自一人，上了屋後五里的玉山山峯。

原來，當晚劉伯溫正在卧室內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時，窗外忽然有一團渾身雪白的東西一閃而過。

劉伯溫大奇，他的好奇心本就極强，況且此時他被天機心法的難處苦纏，好奇心自然更加强烈。

他見有這等怪事，便疾奔而出，欲探個究竟。他悄悄的從家居後門出去，外面是一座花園。待他出了園門，依稀間，只見那團白影又如飛般在他面前一閃而過，然後直朝屋後的玉山方向滚滚而去。

劉伯溫見狀，便再也不肯放鬆，不顧一切的尾隨白影飛奔而去，決心探出究竟。這時他的內力已達江湖一流高手的境界，全力疾奔之下，當眞是風馳電掣，快如飛馬。

劉伯溫這一追，竟便追上了五里外的玉山山峯。玉山甚爲高峻，平日劉伯溫已以此峯爲修練的最佳場所。

這時於夜間追上玉山，卻另有一番情景，但見林木掩冉，山風呼號，令人神搖心蕩，但那白影卻失了影踪。

劉伯溫四處搜尋，突然，在高達十數丈的巨樹上，忽地掉下一包東西，「噗！」的一聲，落在劉伯溫的面前山地上。

劉伯溫定睛一看，原來竟是一個用山藤織成的網袋。劉伯溫心中更添驚奇，便一手把網袋拾起，解開網繩，探手入內，觸手處竟一片溫暖。

劉伯溫更爲驚奇，連忙抓住這塊溫暖的東西，掏出來一看，原來竟是一塊金光閃閃的圓石珠，體積不大，只有拳頭大小，但握在手裏，卻立感一陣溫熱直注心房，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 * *

說也奇怪，把這塊圓石珠握在手心，僅一會後，劉伯溫便覺心頭的煩燥感稍爲舒緩了，手足的震顫也減輕了點，嘴唇也沒蠕動得那麼不受抑制。

劉伯溫知道這必是圓石珠的功效，但爲甚麼小小一塊圓石珠竟會這般神奇，他卻百思不解。劉伯溫發覺藤網袋內尚有物件，他再次探手入內，這次掏出的，卻是一本比巴掌稍大的書，封面寫了三個墨字，叫「青烏序」。劉伯溫翻開內頁，只見上面用蠅頭小楷寫了密密麻麻的字，末頁又用一行較小的字體註道：賴太素布衣著。

劉伯溫一見，心中猛然一震，暗道：我曾聽鄭復初恩師提及，「賴太素又名布衣者」，乃百年前的一位尋龍大

俠，他的現世，曾令當時的江湖震動，乃風水堪輿學的一位不世奇材。其人淡薄功名，棄高官而不顧，卻以其所學濟世救貧，造福世人，因此世人又稱之為救難仙師，極受世人尊崇。

但這位尋龍大俠的堪輿術雖然出神入化，但行踪飄忽無定，神龍見首不見尾，據說已成金剛不壞身，可惜近年卻絕少現世，也不知其踪跡，更無文字留下。世人為搜求他的風水堪輿秘笈，曾不惜傾家蕩產萬金以求，但始終毫無形跡可尋。豈料在百年後的今時今日，竟在這玉山山峯上，獲得這部驚世奇書。

劉伯溫正沉吟間，忽然耳邊似覺有人輕輕吹了口氣，這口氣入耳但覺寒颯颯的，不大好受。

劉伯溫不禁微微一顫，暗道先是天降奇書怪石，接而有物在我耳邊吹氣，莫非是碰上山魁一類的鬼物麼？

劉伯溫正驚疑間，他的耳邊竟又響起了細如蚊哼的叫聲，道：「劉伯溫，你手上之青烏序，乃尋龍大俠賴太素所著，實乃太素公以畢生心血凝聚，集尋龍絕學之大成，可變禍為福，化險為夷，救貧致富，改獨為旺之絕世奇功，實可奪天地之造化。仁義者得之，可造福萬民，奸詐者得之，可遺禍百世。切望伯溫公慎存處之，用心鑽研，冀有大成，以助乾坤大變。慎之！慎之！你手上所執石珠，乃龍晶珠也，是太素公百年前尋獲龍脈凝化之珠，伯溫公細研青烏序秘術，自會明瞭內中奧秘。切記！切記……」

劉伯溫心中又驚又疑，忙道：「那尊駕是誰？為何會尋着伯溫承此奇書和奇珠？」

那聲音吱吱一笑，道：「此乃百年前吾與太素公於白鶴山上的一段淵源，伯溫公乃應運而生的紫微星和二十八宿之一也，承此書與珠，乃運勢之所然。吾乃南帝座前白猿使者是也，天機不可輕洩，慎之！慎之！」

劉伯溫忙道：「那紫微星現降於何處？」

那聲音笑道：「伯溫公乃一代天機大師，今日再承受尋龍大俠賴太素公的衣缽，一身兼具當世兩大絕學，尚怕於天機一道，不能洞若觀火麼？乾坤行將劇變，一切自會應現，伯溫公好自為之了。」

那聲音一頓，忽然又吱吱唱頌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吾去也。」話聲甫落，劉伯溫眼前白光一閃，竟已遠去。

劉伯溫不禁怔在原地，作聲不得。但見山月臨空，銀光如水，不知不覺間，已是子夜時份了。

劉伯溫返回家中，獨個躺在床上，三日三夜不睡不吃不動，有如中邪一般。

劉鑰和趙氏嚇壞了，不顧一切也請了郎中回來，但郎中無論如何亦診斷不出，劉伯溫所患是何病。但見劉伯溫雖然不睡不吃不動的躺在床上，但紅光滿面，渾似修仙悟道的仙人，哪有半點垂危的徵兆？

劉鑰和趙氏急得繞室亂走，卻已毫無主意了。

到第五天晚上，劉鑰和趙氏領着紫雲英又進來探視。劉鑰和趙氏在床前百般詢問，劉伯溫只是緊抿嘴唇，一言不發。

劉鑰與趙氏面面相覷，作聲不得。紫雲英見了，便走上前去，伏在床前，在劉伯溫的耳邊輕聲道：「二哥，雲英知你心內是清醒的，慚愧大師不是向二哥說過了麼？二哥他日洞悉天機，施乾轉坤，縱橫天下，無往而不勝。既然如此，二哥又何必急於苦思究竟於一時？」

紫雲英與劉伯溫耳語，聲音極輕微，在旁邊的劉鑰和趙氏一句也聽不到。但劉伯溫卻有了反應，但見他的眉心皺了一下，似在沉吟思索，忽然豁然而悟，臉上現出笑容，然後即在床上一躍而起，拍手唱道：「此生適逢乾坤轉，苦海茫茫欲尋船，船泊江東未啓航，且拾雄心遂塵緣。」

劉伯溫唱罷，又大笑三聲，精神立時康復，且比平日更見軒昂。

劉鑰和趙氏作聲不得，四目相視，皆在心內暗道：「不好，溫兒只怕是失心瘋了。」

紫雲英卻哈哈一笑，問道：「好啊，二哥平安無恙了，但二哥所說的塵緣，是甚麼東西？」

劉伯溫微微一笑，目注紫雲英，忽然道：「三妹亦是此道中人，他日自會知道，此刻不便明言。」

劉伯溫又轉向劉鑰，正正經經的道：「爹爹是否期待溫兒得一朝廷功名？」

劉鑰驚疑參半，苦笑道：「爭得功名，光大劉家門楣，自是好的，但溫兒切莫因此亂了心性，嚇煞爹娘了。」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爹爹放心，溫兒今日已脫胎換骨，對於自身吉凶禍福已可預料，豈會亂了心性，爹爹等着吧，今年朝試，溫兒便替爹爹掙一個功名回來便了。」

劉鑰一聽，心內也不知是喜還是驚。他心道：「溫兒若非天降奇緣，悟了仙道，便必定是與那慚愧大師相處久了，變得瘋瘋癲癲。」

但自此之後，劉伯溫每日苦讀，常常夜半窗燈猶明。劉鑰雖然不知道兒子私下所讀的是甚麼書籍，但偶爾考究他的四史五典，倒也對答如流，舉一反三，連劉鑰自己亦自歎不如，因此也就放下一半擔心。劉鑰暗道：「此子身世雖然奇特，但於四史五典如此精通，那就斷非庸材可比矣。」

紫雲英卻似乎窺知劉伯溫的秘密，常常在劉鑰考究他學問時掩嘴偷笑。

劉伯溫也沒留意紫雲英的動靜。

但在一天晚上，劉伯溫正偷偷研讀「青烏序」時，卻忽然聽到書房上面的瓦面有輕微響聲，此時劉伯溫的功力已非同小可，耳目也特別精靈，他凝神一望，便在上面的瓦縫隙中看見一隻閃動的小眼珠。

劉伯溫立刻便知道這是誰了，因為除了三妹雲英外，青田鎮內外一百里，決計不會有人身負如此絕佳的輕功。

劉伯溫卻不去點破，繼續讀他的「青烏序」。忽然卻輕輕歎了口氣，道：「可惜！可惜！三妹在劉家只有八年的時光……」

劉伯溫話音未落，書房外面的窗口便呼的飛進一位輕靈的小人兒，人未到，聲已傳來道：「……二哥，你竟要趕英兒走麼？」

劉伯溫大笑，右手一起，「天機三式」的第一式「妙演天機」略一施展，飛進來的小人兒便身不由己，被一股渾厚的力度扯吸着，跌坐在劉伯溫對面的椅子上面，這小人兒果然是劉伯溫的三妹紫雲英。

紫雲英又驚又氣，急道：「二哥你要懲罰我麼？」

劉伯溫大笑道：「誰教你偷偷探人隱秘？」

紫雲英奇道：「二哥方才用的是甚麼功夫？若說是大師伯伯所授，為甚麼雲英又沒見過？」

劉伯溫笑道：「三妹未見過的事可多着呢，何止這種功夫。」

紫雲英眨了眨眼，又急道：「二哥方才為甚麼說我只能留在你家八年？難道二哥竟能未卜先知麼？或者是二哥不喜歡雲英，要趕雲英走麼？」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二哥豈會不喜歡三妹你？但三妹生逢乾坤轉移之世，與紫微星有段奇緣，日後需歷千般艱苦，以輔紫微星成其大業，這便斷非區區劉家所能留住的了。」

紫雲英聽得直眨眼珠，不解的道：「二哥發甚麼瘋話？甚麼叫紫微星？為甚麼我要輔他成其大業？我在這兒過得很快活啊，為甚麼說要歷千辛萬苦？」

劉伯溫微笑道：「三妹日後自會明白，此時不問也吧。」

紫雲英眨了眨眼，道：「好，我就不問這個，但二哥你每晚偷偷讀的是甚麼寶書？難道也不可告知三妹麼？」

劉伯溫笑笑，道：「的確不可，但可以告知三妹，二哥讀了這本書，才知道三妹八年後要離開這兒，這本書教的就是如何知道世人吉凶禍福的玄機。三妹明白了麼？」

紫雲英似懂非懂道：「能夠知人吉凶禍福，這好極了，但這玄機與二哥參研的天機有甚不同？」

劉伯溫沉吟不語，暗道三妹原來亦是應運中人，則略露端倪亦未嘗不可。便微微一笑，道：「當今天下行將大亂，世人浩劫在即，預知此乾坤演變的道理，便叫天機。而玄機則是預測世人之吉凶禍福，教人趨吉避凶的道理。因此天機亦即天道，玄機亦即人道，兩者若精於一，則已足可縱橫江湖矣。」

紫雲英吐舌道：「然則二哥天機、玄機皆精，豈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乎？」她一急之下，竟把劉鑰教她的詩文亦脫口而出了。

劉伯溫一聽，又好笑又好氣，他知道紫雲英目下尚處混沌初開之時，便多說她也決計不會明瞭，便笑笑道：「天機、玄機之道，二哥只是略為涉獵，何敢道精？三妹但知道便了，不必向爹娘提及，以免他們操心憂慮。」

紫雲英答應了，而且事實上她也不明白甚麼，如何告知義父和義母？她也極信賴她的二哥，二哥要她不說，她如何會洩露半句？

因此，劉伯溫苦研天機、玄機大道的事，劉鑰和趙氏皆被蒙在鼓裏。劉鑰還以為兒子必定是為了應不久的朝試，而攻讀五典四書了。

劉鑰哪兒知道，劉伯溫精研了尋龍大俠賴布衣的「青烏序」秘笈後，他本是此道中人，根基深種，經這連番奇遇，於風水堪輿的玄機人道，竟也突飛猛進，悟透其中的奧秘。劉伯溫此時已領悟，他在玉山峯上獲得的那顆圓石珠，原來卻是驚天龍脈凝聚的龍晶珠，承受之人，他日富貴前程無可限量，且甚至一發而為帝皇，但他亦深知，能夠承受此珠的人，萬中無一，福薄之人，貿然受之，必遭夭折，甚至橫死。而承受此珠之人，必與乾坤轉移有直接牽連，因此，劉伯溫決定務須先謀定然後方可動之。

匆匆又過了三個月，已是來年的秋試之期了。劉鑰一早便為兒子遠赴大都朝試而準備。他為了聘人伴劉伯溫上路，忙了幾日，但依然尋不着一位合適的人選。不是年紀太輕，處事不夠慎重，便是年太老邁，不宜在路上照應。

這般忙了數日，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劉鑰咬咬牙，便決定自己伴劉伯溫上大都應試。但趙氏道：「天下間那有爹爹伴兒子上京朝試的道理？相公若硬來，只怕於朝廷規矩不合適吧。」

劉鑰知道由自己伴兒上京應試是決計行不通了，但一時之間又聘不到合適的人選，距劉伯溫上京之期卻只有一日了，劉鑰急得沒了主意。

這時，紫雲英忽然走到劉鑰面前，一本正經的道：「義父，就由英兒伴二哥上大都，好麼？」

劉鑰苦笑道：「英兒連自己也照應不來，如何照應你二哥？」

趙氏亦忙勸阻道：「英兒不可頑皮，你小小年紀，如何敢面對路上的風險？若萬一有甚麼差錯，娘親如何心安？」

紫雲英哈哈一笑，忽然向上一竄

，竟跳上了高達二丈許的大廳橫樑上面了。

趙氏驚得目瞪口呆，忙道：「英兒快下來，莫要不小心掉下來摔壞了。」

劉伯溫這時剛好在書房走出來，見狀便呵呵大笑道：「娘親放心，三妹自幼便隨天台慚愧大師學藝，武功根基深厚，她的輕功功夫啊，只怕連靈貓亦退避三舍！她如何會掉下來摔壞了？」

趙氏依然急道：「但女娃兒膽子小，上這高處總是危險的！英兒快快下來，免娘親擔心你。」

紫雲英在樑上格格嬌笑，道：「義父你替英兒評個公道，英兒這等功夫，是否伴得二哥上京？」

劉鑰又驚又喜，道：「英兒讀書聰慧，舉一反三，雖僅一年，已勝於常人三年歲月。原來於武學上亦有上佳功夫，當眞文武雙全，可喜可賀！憑此便足以伴你二哥上京有餘了，可惜年紀太幼，如何受得了旅途之苦？」

紫雲英笑道：「英兒於武學上有餘，於年齡上不足，義父啊，這豈非可以扯長補不足麼？義父你道是也不是？」

劉鑰不禁莞爾一笑，暗道英兒憑這等身手，普通的小偷小摸之輩只怕也近不了身了，但她只有九歲，這般年齡千里赴中都，也委實太小了。一時間他雖然有點心動，但到底甚難決斷。無奈只好向趙氏示意，看看她如何打算。

趙氏想了想，便道：「英兒你先下來，你與溫兒義氣相投，倒也是一對好伴兒，若溫兒認可，娘親便准你一道上京便了！」

紫雲英一聽，猶如閃電般的便跳了下來，竄到趙氏身前，嬌聲的笑着道：「多謝娘親！」

趙氏笑道：「你多謝我什麼？我只是說，若溫兒同意再作打算。」趙氏意料劉伯溫必不會答應的，她這麼說，只是先把紫雲英哄下來。

豈料劉伯溫卻微笑道：「三妹不過是欲趁此機會上大都玩玩罷了！既然她願意，二哥便帶她一道上路，也好有個伴兒。」

劉鑰眼見紫雲英有這般好身手，就算在鄉間請個腳伕，也未必及得上她，況且她與劉伯溫脾性相投，在路上互相照應，也總勝於孤身上路。因此他心內倒有大半同意了。趙氏後來亦改變了主意，同意紫雲英與劉伯溫一道赴京。原來趙氏忽然有個一廂情願的想法，她暗道若溫兒與英兒他日結成一對，英兒一定是一位好媳婦兒！既然如此，也好趁機讓他們二人有更多時候好好相處。

因此，劉鑰和趙氏後來竟一致同意，由紫雲英伴劉伯溫上京，但唯一的條件是紫雲英必須女扮男裝，權充劉伯溫伴讀的書僮。

紫雲英哈哈嬌笑，立刻便答應了。劉伯溫也沒異議，因此此事便決定下來了。

* * *

第二天一早，紫雲英果然便由趙氏親手裝扮，扮成一個書僮模樣，走了出來。

這時劉伯溫正與劉鑰話別，劉鑰叮囑着劉伯溫在朝試時應注意的事項，劉伯溫微笑着唯唯答應着，但一見紫雲英和娘親走出來，劉伯溫眼前便一亮，暗道三妹扮作書僮，果然別有風采！

但見紫雲英衣飾非常稱身，頭上挽起了兩個書僮小髻，身穿男童服，臉如滿月，白裏透紅，好一位英俊的小書僮！

劉伯溫一見，呵呵笑道：「三妹這身打扮，便把萬千眞書僮也比下去了！」

紫雲英哈哈一笑，搖擺着向劉伯溫走過來，向劉伯溫一揖道：「劉公子請上路啦！」

劉鑰和趙氏均不禁莞爾一笑。

眼看該是出門上路的時份了。劉鑰滿臉希冀的叮囑道：「溫兒此行赴京應試，務需以大業為重，搏得個功名回來，替劉家光大門楣！切記！切記！」

劉伯溫微笑着答應了。

趙氏卻殷殷囑咐道：「溫兒啊，功名大業雖然要緊，但切勿過於着意，千萬謹記莫太過操勞耗神，也不要執着，成敗得失命中註定，那是强求不來的。只要你與英兒能平安歸來，娘親就心滿意足了！」

劉伯溫也微笑着答應了。臨出門，劉伯溫忽然呵呵一笑，唱道：「此行北去路悠長，欲求功名苦斷腸，焉知乾坤轉移日，白鶴騰空任飛翔……」

劉伯溫唱罷，即與紫雲英一道出門而去。

趙氏內心不捨，眼圈一紅，淚水忍不住就掉了下來。

劉鑰的耳畔卻迴响着劉伯溫臨去之言，不禁目瞪口呆，暗道溫兒此言，分明已暗示他此行必取功名，但其志並不在此，只有乾坤移轉之日，才是他大展鴻圖之時，而乾坤轉移豈非隱喻天下即將劇變麼？那時溫兒才大展鴻圖，豈非要公然作反、反叛朝廷？這一推斷，劉鑰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對於劉伯溫上京應試是否取得功名一事反而瞧淡了，因為他暗道就算兒子取得功名，也說不定是福還是禍！

放棄仕途　尋覓天子

劉伯溫與紫雲英作伴，沿途北上。劉伯溫越往北走，心情就越加沉重，因為沿途所見，入目皆一片荒涼，時值大荒之年，老百姓紛紛逃荒，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元朝更不時派大軍下四鄉搶糧燒殺奸淫擄掠，令萬

千饑寒交迫的老百姓百上加斤、苦上加霜。

劉伯溫的臉色越來越難看了，這時就算紫雲英想盡辦法，也再難逗出他半點笑容。

半個月後，劉伯溫與紫雲英已抵達大都城外的咸陽古道。

咸陽古道是進入大都的必經之途。沿路只見逃難的男男女女，扶老攜幼，從四面八方滙聚於此，又向四面八方各自散去，也不知何處是家，何處是可以活命的安樂窩。不時更見元兵騎隊，呼嘯而來，向那些逃難的老百姓劫殺搶掠。

劉伯溫不禁搖頭歎道：「國如舟，民如水，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如這般魚肉荼毒百姓，元人的氣運豈能長久！這個朝試，不應也罷了！」劉伯溫的心中已萌罷試的念頭。

紫雲英卻道：「二哥若不赴大都應試，教三妹如何向義父交代？」在路上的所見所聞，竟連紫雲英亦成熟了許多。

劉伯溫苦笑道：「國家已然如斯殘破，二哥尚有甚麼心思應試？不如歸去也吧……」

就在此時，一羣逃荒的男女正由北向南奔跑，突地有一隊元人騎兵衝來，把逃難的老百姓截住了，逃難的老百姓驚得登時不知所措。

元兵眼見這羣老百姓當中有數名婦人，略有姿色，均哈哈大笑，一名粗壯的元兵在馬上跳了下來，用刀指着其中一位婦人，逼她當衆脫衣，眼看要當衆把她凌辱。

這無疑是逼這婦人去死，婦人誓死不從。

元兵被激怒了，把刀突向婦人身邊的五歲男娃脖子一架，道：「如若不從，先殺你的兒子！再剝你的衣服！」

婦人自知已勢難倖免，為了救兒，只好含羞忍辱，開始緩解衣衫。

整隊元兵皆哈哈狂笑。

劉伯溫見狀，不禁怒火中燒，如何按捺得住？他也顧不得自身的安危了，跑上前去，向元兵戟指痛罵道：「你等家中難道沒有妻子兒女麼？若有人強逼你等妻子兒女當衆脫衣，你等卻又如何？」

元兵一聽，不但不理會，反而哈哈大笑。劉伯溫正不明所以，突然後面又有一隊驃騎策馬而至，其中一人，瞧他模樣，似是元朝大將，甚有氣勢。他騎在馬上，原本不打算理會眼前之事，但見劉伯溫年紀輕輕，竟有這般勇氣，他的說話又甚為有趣，便縱馬上前，對劉伯溫道：「你這娃娃有所不知，我等蒙古上族，妻子兒子皆可供諸同好，當衆脫件衣服，這算得什麼？娃娃休要强出頭，不怕死麼？」

這元人大將以為他這麼一喝，劉伯溫必定嚇得轉身就逃，然後他就會感到很失望了。

豈料劉伯溫一聽，卻巍然不動，他沉吟片刻，忽又大聲道：「民族風氣相異，這也難怪，但請問大將軍，你元朝南下競逐，所為何事？如何競逐？」

元將哈哈大笑道：「吾世祖忽必烈遺下宏願，誓要全取大宋江山，我等便是為此而來，你多問怎的？」

劉伯溫道：「既有定江山之志，為何不審時度勢，善察民情，善體民意？卻這等欺凌弱小？設若民情共憤，你等打下江山又有何用？江山需靠百姓擁護，百姓離心，江山也就傾覆！難道連如此顯淺道理亦不懂麼？」

元將一聽，先是因劉伯溫的敢於頂撞而大怒，但隨後回心一想，卻突地轉怒為喜，竟跳下馬來，走到劉伯溫面前，呵呵大笑道：「實不相瞞，吾乃當今兵馬大元帥帖木兒是也！你這孩子，似乎於治國之道甚有見地，可否向本帥細談？」

劉伯溫沉吟不答。

帖木兒又呵呵大笑道：「口說無用，你若能在本帥面前，露一手眞本事，本帥就放這羣賤民離去如何？」

劉伯溫一聽，心中暗道這元朝兵馬大元帥，心胸似較寬闊，但於言語間卻足證極之賤視我大漢子民，若不能令其懾服，只怕這羣逃難百姓便危矣！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咬咬牙，決心以新近才研習的賴布衣「青烏序」驚世玄機，懾服眼前這位元朝兵馬大元帥帖木兒。

劉伯溫目注帖木兒一會，忽然輕聲道：「將軍膝下必定無兒，唯一幸者，尚有一位螟蛉之子承繼將軍的帥位！」

帖木兒一聽，登時面色一變，怒道：「娃兒！你必定是漢人潛入我帥府的奸細！」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為甚麼有此懷疑？」

帖木兒又驚又怒道：「本帥膝下無兒之事，外人根本不知，目下所收養的義子王保保乃本帥自幼所養，外人只知他是本帥的親生兒子，你小小年紀，如何會盡知本帥的隱秘家事？不是奸細還是什麼？」

劉伯溫微笑道：「將軍亦道我小小年紀，那如何會是奸細？」

帖木兒一聽，定睛望着劉伯溫一會，忽然轉怒為奇，忙道：「不錯！本帥亦信你斷無此膽量！因為你若潛伏本帥府中，連半個時辰也難以隱藏！但你為甚麼竟會一口道破本帥二十年深隱的私秘？」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這簡單之極，因為據草民觀之，將軍三陽枯黑又色昏，口撮如囊入中軍，世代單傳今斷絕，再無男丁承香燈。因此可以斷定，將軍必是無香燈之緣。」

帖木兒聽得直眨眼，又忙道：「你如何又知道本帥有一養子在位？」

劉伯溫微笑道：「將軍三陽枯黑昏

暗，本是剋盡香燈之象，但尚幸印堂有一紅線直達人中，當主有半子之緣。據此，便可知將軍之隱秘矣！」

帖木兒一聽，不因劉伯溫揭破了他的私事而動怒，反而手執劉伯溫的手，大喜道：「好！小兄弟果然有兩手本事，本帥喜歡的正是此等人材！小兄弟若肯隨本帥返大都帥府，本帥便立刻把衆百姓放了！」

劉伯溫一聽，登時作聲不得，暗道眼看元人氣數將盡，元朝的都試不應也罷了！但如今瞧這帖木兒，卻大有將帥之材，元朝若有這等人輔助，如何能在短期傾覆？這其中當眞疑惑難解！這般轉念，劉伯溫便萌趁機入大都細察元人氣運的念頭。

劉伯溫向帖木兒點點頭，道：「將軍帶我返帥府作甚麼？」

帖木兒大笑道：「小兄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正好替本帥參謀行軍佈陣！」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答應道：「好，我就隨將軍去吧！但這班逃難老百姓，將軍如何處置？」

帖木兒大笑道：「本帥並非食言之人，小兄弟既然答應跟隨本帥，他們自然就可以離去了！」帖木兒道罷，果然向那隊騎兵把手一揮。

那隊騎兵立刻把路讓開了，任由逃難百姓離去。

衆人呼的逃跑了，但那拖着兒子逃難，幾乎當衆被辱的婦人，卻匆匆走到劉伯溫面前，噗的跪了下來，連叩了幾個响頭，然後拖着孩子便欲離去。

劉伯溫見她是孤兒寡婦，心中大爲同情，便在懷裏取出一把銀兩，塞在婦人的手上，輕聲道：「大嬸快帶孩子向南逃走，逃得越遠越好！」

那婦人望着劉伯溫，眼圈一紅，淚水掉了一串，她一把拖過孩子，扶他跪下，向劉伯溫叩頭。那孩子倒也懂事，知道劉伯溫是救了他和娘親的大恩人，小嘴兒直叫道：「小徐達多謝大哥哥……」

劉伯溫心頭一酸，幾乎亦陪着掉淚。他雙手把娃兒小徐達抱了起來，仔細一瞧，心中一動，暗道此子似乎大有來歷，日後必定是一位不世將才！但在帖木兒面前，又不敢明說，只好道：「徐大嬸，在下姓劉名基，家住江浙青田鎭，徐大嬸若無處容身，便請逕直南下，到小子家暫時棲身。」劉伯溫說罷，在包袱中取出紙筆，疾書了數行，然後遞給徐大嬸，道：「徐大嬸持此面呈我家爹娘，他們必定會樂意收容。」

徐大嬸感動得連多謝的話也說不出來，她向劉伯溫連連叩頭，然後抱起小徐達，急急的向南走了。

劉伯溫目送徐大嬸和徐達遠去，心中只擔心她母子半路會出事，半晌沒作聲。

帖木兒奇道：「本帥既已把衆難民放了，小兄弟爲甚麼尚悶悶不樂？莫非後悔答應跟隨本帥麼？」

劉伯溫搖搖頭，道：「劉某答應了的事，便決計不會更改，只擔心這徐大嬸在路上的安危而矣！」

帖木兒一聽，呵呵一笑，道：「這有何難？本帥就好人做到底，保證她母子安然抵達你家便了！」

帖木兒說罷，便向騎兵隊中的將領猛一揮手，一名將領模樣的驃騎立刻躍了出來。帖木兒道：「你下去通傳各州府衙，但見到有劉基署名的信函之人，立即護送離境，違令者斬！」

那驃騎一聲遵命，立刻策馬揚鞭去了。

帖木兒呵呵笑道：「劉兄弟，如今可以安心上路了麼？」

劉伯溫沉吟不語，暗道這帖木兒有將帥風度，不比其他元人殘暴不仁，且重諾守信，求材若渴，若元朝多幾個帖木兒這般人材，那乾坤逆轉之兆便不可異議了。看來百足之蟲，雖死而不殭，倒要着實查探其中的底蘊內幕。

劉伯溫沉吟間，紫雲英卻心直口快，叫道：「那好啊！二……公子！你反正欲赴大都朝試，正好與這大元帥同路！」

帖木兒一聽，這才發覺劉伯溫還帶着一位書僮，大喜道：「劉兄弟既欲上大都赴朝試，那好極了！這便上路吧！劉兄弟可在本帥府安頓下來，再去應朝試不遲。或者乾脆就由本帥出面舉薦你弄個官兒做算了，也不必去赴那什麼朝試！」

紫雲英一聽，卻大叫道：「這不可以！」

帖木兒奇道：「爲什麼不可以？難道本帥不能替你家公子弄個官兒做做麼？」

紫雲英笑道：「我家公子不稀罕這等飛來功名，他必定要憑自己眞材實學取勝呢！」

帖木兒一聽，呵呵大笑，道：「好！好！你說得是極了！本帥必定讓你家公子有機會憑眞本事取功名便了！」

帖木兒把手一揮，命令騎隊騰出兩匹馬來，又下令道：「扶他二人上馬趕路！」

元兵遵命欲來相扶，紫雲英哈哈一笑，道：「用不着他來相扶！」但見她向馬後退後一丈，然後貓腰向上一竄，身兒突升丈許，穩穩的降落於馬背上面！

衆元兵均驚讚的嘯叫一聲。那馬兒受驚，猛然向前一竄，前腿一矮，後腿一挺，竟要硬生生把紫雲英拋掉！

紫雲英被這突然一拋，身子凌空飛出！她顯然是頭一次騎上馬背，突然碰上此等蒙古烈馬，很有點手足無措。元兵看見，連忙欲跑前制住烈馬，以免烈馬把紫雲英一腳踏死了。

就在此時，身在半空的紫雲英卻怒叫一聲道：「你這死馬！作死麼……」話聲未落，她就在半空突然一個蜻蜓點水，右足輕輕一踏烈馬的頭部，身子卻已藉勢彈起，穩穩的重新騎回馬背上面！烈馬仰首長嘯，似是向紫雲英表示臣服了，然後放開四蹄，風馳電掣般穩穩的向前飛奔起來。在前面傳來紫雲英一陣哈哈的得意笑聲。

帖木兒又驚又喜，道：「劉兄弟果然大有來頭，就連身邊的書僮，亦有如此絕頂馴馬功夫！」

劉伯溫微笑不語，心內卻暗笑道：「三妹那是什麼馴馬功夫？她這是破天荒第一遭騎上馬背！但憑她那身輕功啊，休道尋常烈馬，只怕老鷹她也敢騎上去呢！」

劉伯溫翻身躍上馬背，與帖木兒一道，追上前去，後面那隊元兵亦隨即奔馳跟進。

* * *

劉伯溫隨帖木兒的衛隊向大都奔馳，不多久便見一座赫赫有名的都城聳立在眼前，這便是元朝的都城大都城。

大都城亦即今日的北京城前身，元朝之前，是金國的中都，元兵滅金後改爲大都。經近百年兩代的營建，到劉伯溫首進大都時，已甚見規模了。整座大都城呈四方形，城墻高聳達五丈之巨，遠望猶如一頭灰色的龐大怪獸蹲伏在羣山的簇擁之中。

劉伯溫在馬上縱目一瞧，心中便暗道：「大都果然甚有氣象，羣山聳護，正是虎踞龍盤的格局！但不知爲何元朝氣數竟如此不濟？」他心中疑惑，但這話是絕對不敢宣之於口的。

帖木兒在衆衛隊的簇擁下走近城門，城門早已大開，兩排士兵肅然挺立以迎。帖木兒與劉伯溫並肩說笑策馬而入，對兩旁挺立的元兵根本不屑一顧。

劉伯溫暗道：「看來元人處世之道最重實力，就算對自己的族人亦是如此，這與漢人力主的寬容爲政又截然不同了！」

進了大都外城，劉伯溫但見街上行人商賈摩肩擦踵，兩旁店鋪林立，如此繁盛，在當世之中只怕絕無僅有。劉伯溫感慨的道：「難怪昔日馬可勃羅曾加盛讚道：『大都之城，商賈百物雲集，世界莫能與之比也。』，如今看來，果不虛言！」

帖木兒喜道：「好啊，劉兄弟小小年紀，便知道吾世祖忽必烈與馬可勃羅的對答之言！劉兄弟果然大有學問！」

劉伯溫微笑不語，他心中暗道：帖木兒這位元廷兵馬大元帥，若知道劉某心存棄之卻先知之，只怕便不會如此稱讚了！但這話也是決計不能說出口的。

大隊人馬進了城北，向城中而進。城中便是皇宮所在的內城，內城宮殿環繞在太液池的四周。湖泊東岸，爲皇帝使用的「大內」，亦即今日故宮的前身所在。西岸北部是興聖宮，南部是福隆宮，據帖木兒道，興聖宮現由太后居住，太子則在隆福宮。

內城皇宮富麗堂皇，皇宮內更有太液池、萬壽山、小島瀛洲等皇室休停之所，山頂上又有廣寒殿，島上有儀天殿，山石玲瓏，松柏隆郁，甚有氣派。

帖木兒見劉伯溫凝神向皇宮細看，便微笑道：「劉小兄弟欲一睹皇宮風采麼？」

劉伯溫笑笑，道：「適逢其會，不過隨便看看罷了！」

劉伯溫並不知道，帖木兒這話原來另有深意，直到三天後，帖木兒忽然提出要領劉伯溫進皇宮，劉伯溫才知道帖木兒眞正的用意。

當日劉伯溫隨帖木兒進了大元帥府。帖木兒果然並無兒女，只有一位養子名王保保，帖木兒把劉伯溫向王保保引見了。

王保保其時亦年僅二十歲，原是一位孤兒，自小由帖木兒收養，外人均以爲他便是帖木兒的親生兒子，王保保長得甚是氣宇軒昂。

但劉伯溫見面時，與王保保相叙幾句後，心中便暗道：「此人眉黑而粗短，猶如掃把，野心極大，可惜胸襟遠遜帖木兒，他日成就也必定不能善始善終！」

王保保見帖木兒對劉伯溫甚爲看重，表面不得不應付幾句，但內心卻甚爲嫉忌，唯恐劉伯溫日久奪了他的尊寵。劉伯溫早就察知王保保的心意，因此心內暗笑，但也不去理會。

這樣在帖木兒的大元帥府過了二日，第三天的早上，帖木兒忽然匆匆趕來劉伯溫的客館，對劉伯溫道：「皇上欲召見劉兄弟你了！請立刻準備隨本帥進皇宮見駕！」

劉伯溫一聽，驚喜參半，暗道這元朝皇帝會見劉某，不知是甚麼緣故？是吉是凶？有道見君如見虎，何況此乃是視漢人爲賤民的元朝君皇！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正好趁機就近查勘元人皇室一脈的乾坤氣運！若錯失了這良機，以後欲接近元朝皇帝，便難如登天了。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向帖木兒道：「皇上爲什麼會召見劉某這等草民？」

帖木兒呵呵一笑道：「劉兄弟有未事先知之能，本帥向皇上力薦，皇上自然就肯召見了！劉兄弟見皇上時，務請小心謹慎，因爲皇上並不如本帥一般，可以隨意言談。」

劉伯溫微笑着答應了。紫雲英在一旁忽然道：「大將軍，劉公子進宮見皇帝，難道小書僮便沒份兒麼？」

劉伯溫沉吟不語，暗道此行兇險重重，我一人承之便了，三妹尚年幼

無知，豈能令她貿然犯險？

豈料劉伯溫尚未及發話制止，帖本兒已哈哈道：「你這娃兒，駙馬功夫厲害極了，皇上見了必是歡喜，本帥就准你隨劉兄弟進宮見駕便了！」

帖木兒這一說，劉伯溫便作聲不得了，因爲事出突然，紫雲英一心欲進皇宮湊熱鬧，帖木兒又答應了，此時他若加阻攔，憑紫雲英的性子必定糾纏不休，糾纏中若露出破綻，只怕立刻便有殺身之禍，劉伯溫已知這大元帥府中，能人高手雲集，若帖木兒有心加害，任你三頭六臂也難倖免。

劉伯溫無奈，只好語帶雙關的道：「你欲跟隨進宮見駕，須依我之言而行，不准頑皮，知道麼？」

紫雲英連忙笑着拚命的點頭答應了。

於是，劉伯溫和紫雲英由帖木兒領着，向內城皇宮而來，到了內城皇宮門外，帖木兒的衛隊亦要退下，改由皇宮內的禁衛軍護送，實際上亦即嚴密監視，皇宮這個規矩，就連身爲元朝兵馬大元師的帖木兒亦不能例外。

因宮禁森嚴，又恐怕劉伯溫等不懂禮儀，帖木兒便要劉伯溫在大內偏殿耀武樓見駕。

劉伯溫心道：「反正已然來了，那就聽帖木兒的，他怎麼說，劉某就怎麼做，見到皇上見機行事，不令帖木兒爲難也就是了。」

劉伯溫和紫雲英跟隨帖木兒直抵耀武樓，元朝皇帝元順帝帖睦爾正高座在耀武樓的龍座上。他的身前左右，各站了四對精光四射的大內錦衣衛。

帖木兒先上前向帖睦爾參拜了，元人的朝儀倒也簡單，不必行三跪九叩的大禮。

帖睦爾年方四十，但已在位十八年了。他的帝號曰順，世稱元順帝。

元順帝向帖木兒擺擺手，道：「帖元帥免禮！元帥道有一位異能之士，能未事先知，便是這位小漢民麼？」

帖木兒一聽，連忙向劉伯溫示意，劉伯溫到此境地，也不敢大意，便走上前去，依帖木兒之禮，向元順帝俯身一拜，道：「草民劉基參見皇上，願皇上萬歲，萬萬歲。」

元順帝見劉伯溫甚懂元朝宮廷禮儀，心內先就喜歡了幾分，難得的咧嘴一笑，和聲道：「劉基，你是讀書人麼？爲甚麼竟能未卜先知？你若有眞本事，朕自然會酌情賜封！」

劉伯溫聽這皇帝的口氣不喜不怒，便抬起頭，大膽的凝視了元順帝一會，只見他顴骨高聳，臉龐瘦削，眼圈昏黑，心內便一動，暗道：「這元順帝必是一位極好女色的荒淫皇帝！顴骨高聳，當主其帝位牢固，短期之內只怕尚難搖動。但其臉龐瘦削，必因好色宣淫過度，令其帝氣亦削去大半了！再加其眼圈昏黑，處事必然昏庸，皇帝昏庸，奸惡必然當道，上樑不正下樑歪，看來這元朝勢將傾覆了！」

劉伯溫心中這般轉念，但這是決計不能說的，否則便是欺君死罪，累及九族當誅，然則又如何令這皇帝略爲懾服？劉伯溫不禁左右爲難了。

恰在此時，耀武樓外，忽然傳來一陣呱呱的烏鴉叫聲，樓外上空，現出一對烏鴉，呱呱叫着，直向南面的隆福宮撲騰而去。

元順帝對鬼神一道甚爲迷信，一見這種罕有的怪兆，立時驚得手心冷汗直冒，忙道：「劉先生既能未卜先知，可知方才鴉叫是主吉兇禍福？」

劉伯溫凝神一想，忽然歎道：「草民斗膽直言，方才異兆，當與皇室一脈有關，若劉基所料不差，只怕當今的皇太子危矣！」

劉伯溫此言甫出，元順帝尚未有所表示，帖木兒先就臉色一變，暗道劉兄弟危矣！因爲帖木兒知道，皇上膝下僅得太子一點血脈，皇上視之如自家生命，如今劉伯溫竟在皇上面前，直道太子兇危，萬一不確，這明擺着是一條欺君滅族的彌天死罪！不但劉伯溫難以倖免，自己身爲舉薦人，只怕亦難辭其咎！

帖木兒內心驚惶，元順帝的臉色果然變得難看之極，他的手足浮動，向劉伯溫怒視，久久不動，帖木兒深知元順帝的脾性，這通常是他大發雷霆，下旨殺人的先兆！

這時連紫雲英亦瞧出兇險來了，她眼見劉伯溫此言一出，帖木兒大元帥先就臉色大變，甚覺驚惶，而那皇帝老兒又臉色黑沉如墨，瞪着劉伯溫久久不語，四周的錦衣衛雙手亦已按到佩劍上面了！

但劉伯溫此時依然輕鬆自如，靜靜的停在原地，微笑不語。

元順帝果然氣壞了！他掙扎了一會，才擠出一句話來，伸手一指劉伯溫，尖聲道：「你！你！你斗膽！竟敢咒朕太子兇危矣？你可知道就憑這話，朕就可以殺你一千次！」

劉伯溫臉色不變，從容鎭靜的微笑道：「草民只是依斷直言，若能知兇兆而及早補救，或許尚可消弭部份兇兆，若再延遲，只怕迴天無力矣！望皇上諒察！」

元順帝從未見過有人竟敢在他面前進此惡言犯顏，就算他的大元帥亦斷斷不敢，豈料劉伯溫一個漢人賤物，竟敢公然犯顏，直道不違，且尚敢於抗辯，元順帝怒極反笑。他忽然回心一想，暗道此人既如此鎭定，莫非當眞事有不測兇險？

元順帝這般一想，登時額上冷汗直冒，他不敢冒險了，便向那些錦衣衛擺擺手，道：「速上隆福宮，探視太子！快！去！」

當下二名錦衣衛飛奔出去。

耀武樓上一時間陷入一片死寂，誰也不敢作聲，就連元順帝亦不敢，

因爲他左右爲難，心內極欲立斬劉伯溫，以洩心頭之恨，但又恐怕萬一太子眞的有甚麼兇險，到時要求劉伯溫施救那就錯斬救星了！

帖木兒也不敢，因爲他的心內矛盾極了，他身爲元朝大臣，自然不欲見到因太子出事，令元順帝因此精神崩潰，但又怕太子若無事，劉伯溫當然必死無疑，就連自己亦難倖免。

君臣草民中，唯有劉伯溫依然鎭靜如斯，臉上的笑容竟然依舊，就有如泰山上的青松，雖驚雷陣陣，依然巍然不動。

一會後，在衆人的心急如焚中，那二名錦衣衛竟如飛的跑了回來，向元順帝稟報道：「……萬幸！萬幸！皇上！當眞萬幸……」

元順帝心急如焚，正等着太子的消息，眼見兩名錦衣衛急昏了頭，不知所云，登時大怒道：「該死的奴才！甚麼萬幸！萬幸！太子的情形到底怎樣了？」

兩名錦衣衛嚇得噗的跪下，叩頭奏道：「是！是！奴才該死……委實是喜昏頭了！方才奴才奉皇上之命，緊急趕去隆福宮探視太子，只見太子正與一羣宮女玩耍，不愼失足掉到太液池裏！」

元順帝一聽，大驚失色道：「太子後來怎樣了？可有生命之虞？」

錦衣衛道：「幸而奴才及時趕到，跳進太液池，把太子救了上來！太子雖受了驚嚇，但經太醫診視，幸無大礙了！」

元順帝半晌作聲不得，好一會，才突然驚醒似的怒道：「傳朕旨意，把與太子玩戲的那班宮女斬了！你二人救太子有功，朕自會重賞！去吧！」

兩名錦衣衛謝了恩，爬起來就欲前去傳旨斬人。劉伯溫一見，暗吃一驚，他意料不到元順帝的心胸竟然如此狹窄，不忍因此送了無辜宮女的生命，便冒險向元順帝求情道：「皇上息怒！太子逢兇化吉，正宜積福以賀，若斬宮女，則未免再招血光之災，尚望皇上三思！」

劉伯溫這般一說，元順帝不能不信了，他把手一擺，恨恨的道：「若非這位劉先生求情，定殺無赦！此事就此算了，傳朕旨意下去，以後太子再出差遲，再難輕恕！」

元順帝恨恨的發了一會脾氣，才忽然想起劉伯溫仍站在他面前，使轉怒爲喜，道：「劉先生果然未卜先知，這等本事，好教朕渴慕！但朕尚有疑難之事，請劉先生不吝賜告。」元順帝的口氣竟然變得甚爲委婉。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皇上有甚麼疑難之處？」

元順帝歎了口氣，道：「想吾世祖忽必烈當年開國立元，何等威武英烈，當眞是一代天驕，萬世雄主！但傳至朕手，卻日見多事，烽煙四起，未知朕大元的氣運又將如何了？」

元順帝此言甫出，不但帖木兒震驚，就連劉伯溫自己亦暗自心驚膽跳，暗道元朝若無氣運，已屆乾坤逆轉之期，目下雖尚可勉强撐持，但依天機圖第二十七象所示，元滅明起，已勢所必然！但這些卻如何可以明言？不說元朝當敗，自己決計不能逆天行事，就算眞的有心直說，你皇帝老子亦必定不會相信，反而招來殺身滅族之禍！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微微一笑，道：「此乃天機大道，草民所學微末而已，如何能於參透？但略有所聞，謹供皇上參詳便了！」

元順帝道：「好！劉先生便說這略有所聞於朕知道吧！」

劉伯溫想了想，便緩緩的道：「一氣化生，陰陽定位，日月重光，星斗復還，元始一氣，包羅萬象，三元會聚，再生聖人，周而復始，萬世不移。」

元順帝一聽，大喜道：「好啊！原來我大元氣運萬世不移！劉先生果然好眼力！」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皇上之言甚是，但世事多變，陰陽不定，國家氣運，事涉乾坤，豈能參透？皇上只可以爲草民胡說亂道便了！」

元順帝卻喜容滿面，道：「劉先生有未卜先知之能，所斷自然不錯，朕聽先生一席話，非常高興，劉先生欲朕賞賜你甚麼？功名利祿皆可隨意抉選也！」

劉伯溫本爲爭取功名而來應試，這時眼見功名富貴已垂手可得，卻微微一笑，婉辭道：「謝皇上恩典！但草民本意乃上京朝試，欲憑所學以取功名，望皇上恩准草民先行依規矩應試，再行定奪。」

元順帝一聽，大笑道：「朕依你就是！」元順帝心道：「屆時朕一聲旨下，還怕你不乖乖爲朝廷效力麼！」

當下劉伯溫謝了恩，即離宮而去。

* * *

劉伯溫與紫雲英出了皇宮，返回帖木兒的大元帥府，帖木兒見劉伯溫甚得皇上歡心，對他更爲深信不移，任由他在大元帥府中自由出入，不加絲毫防範。

這般在大元帥府中過了三日，第三天的晚上，劉伯溫悄悄吩咐紫雲英收拾行裝。到夜深時，劉伯溫便與紫雲英越窗而出，躍上瓦頂，展開輕功，如飛般溜出了大元帥府，又連夜出了大都城。劉伯溫身上帶有帖木兒特許通行的令牌，休道守城門的元兵不敢阻攔，就連朝中的大官，等閒也不敢惹他。

出了大都城，劉伯溫緊携紫雲英的手向前飛掠，一晚之中，二人竟奔馳了近百里路，幸而紫雲英輕功根基深厚，尚可勉强支持，劉伯溫內力深厚，此時他的身上，已有絕頂高手近

甲子的功力，尋常江湖角色已萬難企及。

到天色微明，二人終於沿咸陽古道，奔馳到一個小鎮上，紫雲英忽然停了下來，她說停就停，死活也不肯再向前走一步了。

劉伯溫無奈，只好入鎮中僱了一輛馬車出來。紫雲英見了馬車，卻哈哈一笑，飛身一躍，不待劉伯溫招呼，已跳入車廂裏面。

劉伯溫吩咐馬車伕一直向南而行，卻沒說出目的地。馬車伕眼見劉伯溫身上銀両充足，料想不致虧欠了車資，也就少管他上哪兒去，只管駕着馬車向南面一路奔馳。

紫雲英躺在馬車座上，歎道：「二哥！這坐馬車的滋味，比騎馬要舒服呢！」

劉伯溫又好氣又好笑，道：「三妹莫非怕辛苦了麼？」

紫雲英笑道：「我既然扮成書僮模樣，能夠請得起書僮的人，自然不比那些窮秀才，假如終日步行，逢頭垢面，讓人瞧了，你這公子面上好看麼！」

劉伯溫知紫雲英是想着法子舒服一下，不禁莞爾一笑，卻沒再說話，他要趁這段時候，仔細思索一下他往下的行程。

紫雲英見劉伯溫久久悶聲不响，到底忍不住了，便鼓着小嘴道：「二哥莫非惱了三妹？若如此，三妹不坐馬車走路便是，二哥犯不着如此把嘴巴封住了！」

劉伯溫不禁微笑道：「三妹誤會二哥的意思了！二哥如何會惱三妹你？其實在思想往下的行程罷了！」

紫雲英見劉伯溫並非惱她，她立刻又高興了，哈哈的一笑道：「這有甚麼好思索的？自然是返青田劉家，免娘親她擔心呵！只是不知二哥如何向你爹爹交代？義父可是作夢也盼着你爭個功名回去呢！」

劉伯溫卻搖搖頭道：「此行並非返家，二哥已決定，先行把一宗大事了斷再說！三妹若想回去，待到江浙邊界，二哥先送你回去便是了。」

紫雲英眨了眨眼，不置可否，卻好奇的問道：「二哥到底有甚麼大事？竟比取功名更加重要？」

劉伯溫微微一笑，心道三妹日後亦是應運之人，便略爲洩露想必並無大礙，便把身掛的包袱取了下來，在包袱裏面取出一塊圓石珠，這竟便是那塊驚天動地的龍晶珠！

劉伯溫把龍晶珠放在紫雲英的掌心上，要她把手掌合攏了，然後微笑不語，凝注紫雲英的動靜反應。

紫雲英甫觸石珠，便覺手心一暖，待她手掌合攏，緊握石珠時，一股熱流便突地從她的手心傳入，深深直射向心房，她但覺心頭一熱，隨即熱血沸騰，孩童的嬌憨立時逝去，代之而起的是一臉濟世救民、闖大業成大事的成年英雌氣概！

這時，在紫雲英的心中，女孩兒家常有的溫柔、兒女私情心態，全被一腔激情取代，她但覺心頭熱血澎湃，此時休道返劉家重過安逸日子了，就算與她逝去的爺娘重逢亦提不起興趣，一心只欲立刻便躍馬揮劍，把殘暴的元皇帝的頭顱斬掉……但又苦於不能作聲，她的臉蛋因而憋得通紅了！

劉伯溫眼見紫雲英的臉容霎間劇變，由白轉青，又由青轉爲血紅，心中猛吃一驚，暗道龍晶珠雖然乃龍脈凝聚的不世奇珍，但其功效務須潛移默化，方有奇功，爲甚麼三妹甫一接觸，便起如斯强烈反應？這當眞奇之怪極！

劉伯溫深知此時若不加誘導，三妹便不免陷入走火入魔的險境，但也不能逐然把她掌心的龍晶珠收回，這必定令她立時氣血凝結，一命嗚乎，這便有如燒紅的鐵條驟然浸進凍水，人的肉體如何可以承受如此劇變的冷熱？

劉伯溫心念電轉，立刻以掌心抵於紫雲英的背上，以其渾厚的內力助她渲洩體內千鈞的熱力，一面輕聲示警道：「收攝心神，暫歸淡靜，來日方長，濁者變淸！潛移默化，方有大成！」

就在此時，紫雲英忽然失聲叫道：「……殺呀！元蠻子這般可恨，爲甚麼不讓我殺個痛快？是了二哥！三妹並非姓紫，而是姓馬！躍馬揮劍的馬……娘親！娘親！你便不理女兒去了麼……」

「娘親」二字出口，紫雲英的氣息便漸復平靜。劉伯溫見狀，便騰出左手，取去紫雲英右掌心的龍晶珠，右掌依然抵住紫雲英的背心，緩緩輸入眞力。

好一會，紫雲英才吁了口熱氣，清醒過來，驚叫道：「二哥！方才是怎的了？怎地這石珠剛放在三妹掌上，便覺熱氣攻心，熱血沸騰，有口難言，不能自己？但後來忽然再有熱氣從背後衝入，抵御原先掌心傳進的熱流，三妹這才逐漸平靜，卻就在此時，忽見娘親站在三妹面前……」

劉伯溫一聽，深知此乃龍脈的異兆，忙道：「你娘親對你說甚麼？」

紫雲英道：「那是一位婦人，相貌猶如三妹，因此三妹知必是娘親無疑！只聽娘親對三妹喃喃的說道：『雲英，娘親被元兵殺害時，你只得兩歲，你出生時，娘親忽然夢見紫氣東來，便於玉珮上刻下『紫雲英』三字，以應夢兆，幸虧慚愧大師把你撫養成人，但大師無法獲知你的姓氏，便錯把玉珮上的刻字當作你的名字了！其實你本姓馬，乃濠州鍾離縣馬家人氏……雲英之名甚有見地，你不必再行改動，日後便叫馬雲英吧！英兒他日前程無可限量，必應紫氣東來之兆

，宜好自爲之矣……』娘親說罷，倏然便失了踪影！好不教三妹難受。」

劉伯溫一聽，半晌作聲不得，暗道三妹果然是應運之人，大有來頭，紫氣乃其應運之兆，如此看來，三妹日後與紫微帝星必有一段極深淵源！這倒要小心在意了！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微微一笑，道：「三妹不必難過，一切乃運數已然註定。你夢見娘親，當非虛妄，因你所持石珠，便是龍脈凝聚的龍晶珠，此珠非同小可，與三妹亦大有淵源，故此甫一觸及，便促發你血脈相承，與令先母相見。」

紫雲英驚疑道：「然則娘親所言，三妹本姓馬，乃濠州鍾離縣馬家人氏，就非虛言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斷非虛言！但紫字乃三妹應運之兆，因此三妹姓紫姓馬皆各得其宜也，也不必過於介意！」

因此，紫雲英又稱馬雲英，或者合稱馬紫雲英，馬雲英是她日後備極尊榮時的正式姓氏。

紫雲英歎了口氣，道：「龍晶珠的威力果然非同小可，莫非這便是二哥要幹的大事麼？」

劉伯溫微笑點頭，卻不作聲。

紫雲英又奇道：「龍晶珠既有如此威力，若日夕近之，當眞驚天動地！二哥不如就留作己用吧！何必巴巴拿去送人，令這人白叼了這天大的洪福！」

劉伯溫微笑搖頭，道：「龍晶珠威力固然驚人，但等閒之人卻萬萬近不得，否則，輕者立招災禍，重者立即大亡。二哥亦並非承衲龍晶珠之人，如何敢冒這個風險？」

紫雲英哈哈笑道：「那雲英爲甚麼近之卻平安無恙？」

劉伯溫微微一笑，目注紫雲英，道：「三妹方才幾乎熱氣攻心，走火入魔，若非二哥在你身邊以內力助你抵御，三妹必定發瘋而亡！後來平安無恙，這是三妹與龍晶珠有一段淵源之故。」

紫雲英更奇，追問道：「二哥近日說話怎地吞吞吐吐的？到底雲英與它有甚麼緣份？二哥你快說啊！」

劉伯溫苦笑道：「世事有非不爲，而不能也；說話亦非不說，實不能說，此乃二哥自研習天機大法後的無奈，希望三妹諒我。總之日後三妹自然明白就是了！」

紫雲英最怕瞧見劉伯溫這等苦兮兮的面孔，見狀便哈哈一笑，道：「算了！算了！三妹不問便是了，二哥不必死了人似的苦口苦臉！」稍頓，她卻又忍不住問道：「三妹之事不能說，別的事總可以了吧？那二哥打算把這龍晶珠送給誰？可切莫白白便宜了那等壞蛋和傻子！」

劉伯溫微笑道：「這也不能說，因爲就連二哥也不知道，一切只好隨機應變，見機行事便了！」

劉伯溫這話倒非故意隱瞞，事實上，他此時對行將到來的乾坤大轉移天機大事，尚有許多不明之處，只能實地歷練，隨機探索。

馬車晝行夜宿，向南奔馳了一日一夜，前面數里已可見一座浩瀚大湖橫在眼前，原來已抵江浙與濠州交界的太湖了。

劉伯溫忽然決定把馬車退了，改爲步行，向前面的小鎮走去。

紫雲英已隱隱感到，今時今日的二哥，已非初上天台山的二哥哥了，當時除了年紀比她長幾歲外，若論武學陣法的根基，她比二哥哥着實勝了一截。但時至今日，二哥哥連番奇遇，早已脫胎換骨，變得令人幾乎難以捉摸。但有一點紫雲英斷認大哥哥還絲毫沒變的，就是他那寬厚仁義的心腸。因此紫雲英知道自己不可再在他面前過份胡鬧，他能讓她跟隨他四處闖蕩，紫雲英就感心滿意足了。

劉伯溫見紫雲英坐不成馬車，卻絕無異議的向前急走，喜道：「三妹忽然如此勤快麼？」

紫雲英扭頭哈哈笑道：「這叫賤力得人敬，賤人得人憎，三妹不想被二哥討厭趕走，便只好勤快趕路了！」

劉伯溫不禁莞爾一笑，心中暗道：「二哥並非故意有馬車不坐，實是已抵深隱天機的地域，若坐在馬車，卻如何實地查勘？這是無奈中的無奈。」

紫雲英自此之後果然絕口不吵要坐馬車，反而催着劉伯溫趕路。事實上，紫雲英的內力已甚厚，三幾百里路在她來說，並非甚麼可怕的事兒。兩人在茶館吃了一頓，劉伯溫就欲上路，紫雲英却向茶館掌櫃要了一個紙袋，把桌上吃剩的點心一古腦兒全倒了進去，然後挽在手裏，向劉伯溫道：「二哥！走吧！」

茶館掌櫃讚道：「好啊！小兄弟也懂得知慳識儉了！」

紫雲英一本正經的道：「這叫飽時得來餓時用也！況且若見過北方那些逃難的饑民，還敢浪費一口食糧麼！」

掌櫃歎了口氣，亦點點頭，苦笑道：「是極！是極！北方大饑荒，這場災難看來此地也勢將難免了。」

劉伯溫悶聲不响，低頭向前面的太湖急走。紫雲英也不敢與他說笑了，只默默的跟在他後面。這兩位少年男女，在這個乾坤大轉移的時勢，竟也成熟起來了。

劉伯溫和紫雲英擦過太湖邊，但見此處上山外有山，湖中有湖，山巒重疊連綿，甚爲壯麗奪目。

但劉伯溫却絕不停步，在湖畔一條三叉路向人打探了往濠州的路徑，便決然的向濠州方向走去。

紫雲英忍不住道：「二哥素來喜歡山水，但路經太湖竟然不屑一顧麼？」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江山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山河壯麗，但在元

人鐵蹄下，已然不堪殘破！」

紫雲英一聽，知道劉伯溫的感觸又來了，登時便不敢作聲，免挑起劉伯溫更多的愁緒，只是跟着他急急的趕路。

＊　＊　＊

劉伯溫和紫雲英晝行夜宿，在路上過了大半個月，兩人抵達濠州宿縣境時，已是秋深八月時節了。

此時濠州剛剛經歷了一場大旱，老百姓寸土不收，偏偏元朝官府還時常派兵下鄉燒殺搶掠，老百姓簡直已活不下去了。

劉伯溫和紫雲英沿路所見，數不清的難民、饑民，拋家棄園，身穿百結鶉衣，手提瓦罐荊籃，背負稚子弱小，如蟻聚蜂集，滙成長達千里的求乞隊伍，從北向南流動，漫無目的，無休無止，艱難的逃避着死神的追逐。

餓鷹在他們的頭上盤旋，淒厲的嘯叫，時刻窺準有誰不支倒地，便猛撲下來撕肉塡肚皮。就連死屍也成了狠羣的獵物，這一大羣人，每日倒下一大片，但立刻又有一大羣人補了進來。

難民所經之處，先食盡草木，草木食盡後，便用石塊、木棍攻擊豪門大戶的高牆深院，攻不進去，便丟下累累屍骸，向新的地域撲去。如攻進去了，便暫且棲息，吃盡了一切可食之物，又再向其他地域發起進攻。

難民流向濠州，濠州的百姓也早就成了難民。田地寸土失收，官府橫徵暴斂，農民把草根野菜樹皮吃光，就去掘觀音土塡肚皮，吃了觀音土必定狂脹而死，但人餓急了，能夠暫時一飽也好過慢慢餓死。

逐漸地，便連樹皮、草根、野菜也吃光了，那萬萬千千的飢民，簡直有如一羣餓急了的蝗蟲，把天下間所有帶點綠色的東西都吃光了！吃光了綠色的東西，便向自己的同類下手了，黑店中竟然標出了人肉的價錢！

老瘦男女每斤十錢，肥壯者十五錢，婦人少女稱爲「美羊」，每斤二十錢，小兒可以連骨吃，稱爲「肥羊」，每斤價高三十錢！

這一晚，劉伯溫與紫雲英因趕路而誤了投宿，路經宿縣楊家村時，已是晚上二更時份了。

劉伯溫見前面一家草屋透出一點燈光，便向草屋走去，打算胡亂借宿一宵。

劉伯溫輕扣草門，久久不聞應聲。他心中奇怪，暗道有燈怎的却沒人响應？便用力推開屋門，走了進去。

裏面黑漆漆的，渾無人聲，劉伯溫向有燈光透出的地方走去，走近時，劉伯溫和紫雲英均嚇了一跳。

只見屋內有兩條大漢，雖瘦得皮包骨頭，却手執一柄牛耳刀，要向躺在床上的裸體女人切下去！

劉伯溫眼看此等情景，那裏按捺得住？他立刻大叫道：「誰敢當衆殺人？」

兩名大漢嚇了一跳，其中一個轉身望了劉伯溫一眼，又看看床上的裸體女人，忽把牛耳刀一扔，掩面痛哭道：「孩子娘呀！你……你叫我怎生下得了手啊……」

劉伯溫驚怒交集，連忙走上前去，瞥了床上的裸體女人一眼，發覺原來這女人已然死去了，但看模樣似乎才死去不多久。

「這是怎的了？」劉伯溫喃喃的道。

這時，另外一名漢子，與劉伯溫對視一眼，便走了過來，向劉伯溫一拱手道：「這位兄弟，請了！這等事不理也罷！」

劉伯溫道：「這床上的婦人，莫非是他妻子？他剛把妻子殺了，欲拿來作甚麼？」

這漢子長歎一聲，淚如雨下，泣道：「他是我大哥，她是我嫂子……」他伸手指了指床上的女屍，又道：「大哥還有兩個孩子，我等一家人，已餓了七日七夜了！嫂子眼見一家人便要活生生餓死，便向大哥道，不如把她宰了吃，也可以捱得一時。大哥如何肯幹？誰知嫂子竟偷偷自殺，臨死時，三番數次要大哥在她死時，便把她宰了吃……但這教人如何下得了手呀！雖說嫂子已然死去！」說到此，他早哭得失了聲音。

這時，大概是外面的吵聲驚醒了屋內的小孩，只見一前一後兩個男女娃軟軟的爬了出來。那女娃娃只有六、七歲，瘦得皮包骨頭，她一看床上的娘親，又瞧見地上的牛耳刀，忽然撲到先前執刀的那大漢身邊，哀叫道：「爹爹……不要殺娘親……你把我殺了，吃我吧，莫要吃娘親……」

那漢子一手把孩子抱在懷裏，哪兒還作得了聲。

劉伯溫這時那裏還抑制得住，他的淚水已的掉下一串，他把包袱解了開來，取出裏面剩下的大半銀兩，輕輕的往桌上一放，便默默無言的退了出來。紫雲英伸手抹了把眼淚，把平日積存的點心乾糧全部扔在桌子上，逃跑似的跟着劉伯溫衝了出來。

在死沉沉的夜色中走着，劉伯溫顯得魂不守舍，跌跌撞撞的，忽然又停了下來，仰頭望着茫茫的夜空，忽地把脚一跺，恨恨的道：「元韃子啊元韃子！但教我劉伯溫在世，斷不容汝再魚肉百姓！」

紫雲英一聽，道：「二哥，你這是欲作反了麼？」

劉伯溫道：「你說元韃子該不該反？」

紫雲英咬牙道：「元人可惡，壞透了！自然該反！但今日就反了麼？」

劉伯溫搖頭苦笑，道：「尚非其時也！因此一切務須謹慎行事，切勿輕洩，否則，二哥的大事未成，只怕便人頭落地了！」

紫雲英吐吐舌頭道：「那我明白了，二哥近日所幹之事，原來就是爲了這個反字！但元人既然這般可惡，爲甚麼還不能立刻反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目下乾坤大轉移已露朕兆，但尚非劇變之時，此時二哥做的，正是順天機行事，促發乾坤的大轉移罷了！」

劉伯溫和紫雲英從濠州宿縣輾轉南下，一路明查暗訪，但終無所獲。

劉伯溫心道：「據天機所示，紫微星既已降世，龍晶珠當助其成事，但爲甚麼沿路所見，盡皆平庸之輩，除那娃娃徐達乃應運之人外，其他竟一無所見？莫非紫微星不在濠州地域麼？但天機圖明明隱示『江東岸上光明起』，劉某這一路所經，全是江東地域，却竟然毫無發現，莫非劉某所判錯了麼？」

劉伯溫百思莫解，滿腦疑團。但這等疑念，天下根本就無人能替他解答，因爲普天下亦僅得劉伯溫一人有緣習得天機大法。

劉伯溫一連幾日悶悶不樂，默默不語。紫雲英千方百計欲逗他開心，都只是白費力氣。

這一晚，劉伯溫與紫雲英在一座大山脚下的村鎮落脚，兩人在一戶鄉間大戶胡亂投宿一宵。紫雲英白天走得累了，這時一靠上床，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呼呼的便睡着了。

劉伯溫在外間床上却輾轉反側，再難入睡，眼睜睜的等着天明趕路。

到半夜時份，劉伯溫耳邊彷彿有人輕聲呼叫道：「伯溫！且隨吾來……」

劉伯溫一驚躍起，推窗四周一瞧，秋夜寂寂，更無一人，劉伯溫又驚又奇，暗道此時此地誰識得他的名號？莫非是那帖木兒大元帥派人追捕他上大都麼？想到此，劉伯溫心頭更驚，他倒並非擔心帖木兒會追殺他，而是此時此刻，他決計不能離開濠州地域半步，以免誤了天機大事。

就在劉伯溫驚疑間，耳邊又响起那輕聲道：「伯溫！速携龍晶珠隨吾來也！」

劉伯溫一聽，心中一動，猛然憶起他當日承接「青烏序」和龍晶珠之事，暗道莫非是南帝座前使者又來示警麼？

這般轉念，他便不敢猶疑了，把內藏龍晶珠的包袱掛在背上，從窗中躍了出去。

劉伯溫朝四下一望，夜色沉沉，人影全無，但那聲音却在前面依稀傳了過來。劉伯溫咬了咬牙，便朝着那聲音的方向疾奔而去。

這一跑，劉伯溫竟然跑上了一座大山，山高近百丈，山上月色迷濛，奇險莫測。

劉伯溫攀上山峯，但見山下一片黑沉，猶如死寂。他正不知如何是好，耳邊忽又响起那如蚊細唱的聲音，道：「吾道中人，首戒心浮氣燥。汝根骨奇佳，假以時日，成就無可限量，當把吾道宏旨發揚光大！現下汝且凝神閉目，面向西面，自有警兆示現！」

劉伯溫一聽，方才所說，盡是「青烏序」上的要旨，心頭一震，脫口喊道：「你……你莫非是賴……恩師麼？」

但四野寂靜，毫無回應。劉伯溫無奈，只好依言面向西面盤膝而坐，屏息以待。

但好一會依然毫無聲息，劉伯溫心道莫非方才聽錯了麼？

就在此時，在西面山下約莫十里之處，突有一團紅光衝天而起，紅光直達半空，但已無力再升，其勢已盡，冉冉落下。隨即，又有一團青光衝天而起，但在半途，亦徐徐降下，如此反覆升降，奇詭萬千。

劉伯溫瞧得呆了，他深知「紅光」乃王者之光，而「青光」却隱含殺氣，怎的同出一處？而且「紅光」一出，當直衝九霄，爲何却半途降下？莫非這王氣之光尚未成事麼？

劉伯溫驚疑間，耳畔忽又响起那如蚊細唱的聲音道：「速將龍晶珠正面迎向發光之處！」

劉伯溫聞言，不敢怠慢，當即把龍晶珠取出，以其正面迎向發光之處。

就在此時，西面的「紅光」、「青光」竟同時飛起，疾如電閃，向劉伯溫這面飛來，光彩繚繞，轉瞬射達山峯之上，然後猛地一沉，向劉伯溫手持的龍晶珠降下，盤旋環繞，隱隱有吞吸之狀……但霎間後，「叮噹」一聲脆响，青光、紅光又倏然隱去了。

「伯溫！汝瞧清了紫光升起之處了麼？」那如蚊細唱忽又响了起來。

劉伯溫忙道：「伯溫瞧見了！莫非紅光起處，便是王氣所在麼？」

「汝身負天機、玄機大法，一切自可判斷！」如蚊細唱聲音道。

劉伯溫道：「然則爲甚麼又有青光殺氣射上？此與紫光豈非有所碰撞麼？」

如蚊細唱聲音似乎吱吱一笑，道：「伯溫何太執着？須知當此乾坤大轉移，殺伐必盛，若無青光殺氣，紅光豈能一衝九霄？但汝須隨機應變，抑青揚紫，盡其所能，消弭其衝天殺氣！切記！切記！」

劉伯溫一怔，又忙道：「然則青紅之光爲何升而復降？按天機所示，紫微已然降世，爲甚不見紫光示現？」

如蚊細唱聲道：「汝何其痴哉！吾道中首戒心浮氣燥，二戒固執因循，首重隨機應變，融滙貫通，方有望大成，汝務須緊記了，青光乃主殺氣，當此乾坤轉移，無青則無王；紅光自乃王氣之光，青紅合滙，豈非紫光麼！所缺者，龍脈之氣也，因此青紅光皆欲吞吸龍脈之珠，亦是其升而復

降的原因所在。汝西行必有奇遇，愼之！愼之……」

劉伯溫一聽，連忙肅然謹記，末了又知其欲逝去，忙道：「能否示知尊神名號，以便伯溫日夕崇敬！」

如蚊細唱本已漸逝，但忽然又响了起來，道：「溫兒太痴矣！汝日後雖有大成，但所遭兇險奇多，此因汝心性過於寬厚之故。名號姓氏盡皆身外之物，又何必牽掛崇拜……」如蚊細唱聲漸遠，忽又傳來一陣歌吟道：「……賴學百年甫現身，布衣濟世救萬民；誰道青鳥不入閣？憑此且覓紫微人……」一下如金鈴般的輕响，如蚊細唱聲倏然逝去。

山峯四野，重又跌入沉寂。

劉伯溫又驚又喜，心道自己苦思終不得其解的天機奧秘，豈料此神輕輕數語便盡釋疑團！但到底是甚麼尊神，竟有如斯法力？他心性本聰慧絕頂，如今靈台清明，心中甫動，立刻豁然而悟，暗道：「……賴學百年甫現身，布衣濟世救萬民！這分明隱示賴布衣三字！原來並非神祇，竟是賴恩師現身示警。」

劉伯溫連忙翻身拜倒在地，謝道：「多謝賴恩師指點迷津！弟子劉伯溫僅代萬千百姓叩謝！」

此乃尋龍大俠賴布衣在隱身一百年後，再次在濠州現身，指點劉伯溫乾坤大轉移的傳說，此事至今在濠州一帶，還爲世人津津樂道。

劉伯溫經此指引，心中已然豁悟，他連夜返回宿處時，已然成竹在胸了。

＊　＊　＊

第二天一早，紫雲英醒來走出裏間，只見劉伯溫盤膝坐於床上運功，他聽聞脚步聲，便驀地睜開眼來，雖然一夜沒睡，依然精光四射，神氣十足。

紫雲英一見，喜道：「好啊！二哥竟如慚愧大師伯伯一樣，可以打坐代睡覺了！」

劉伯溫笑而不語，一躍跳下床來。梳洗畢，在借宿的大戶家中胡亂吃了一頓早飯，便告辭上路，一直向西面走去。

紫雲英見這時劉伯溫臉上愁容一洗而空，代之而浮現的是滿臉焦切，不禁奇道：「二哥！你心中的疑難，難道經一夜便跑走了麼？」

劉伯溫微笑點頭道：「的確跑走了，但那是高人指點之功勞！」

紫雲英更奇道：「二哥昨晚並未出門啊！三妹怎的不見這高人進來？這高人到底是誰？」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這位高人驚天動地，世人景仰，其名號字字萬金，就算說出來，三妹亦不會相信，不說也罷！」

紫雲英一聽，哈哈一笑，道：「你不說，我便不知道麼，這位高人姓賴名布衣，名號尋龍大俠！是也不是？」

劉伯溫奇道：「三妹怎會知道？」

紫雲英笑道：「我怎會不知？因爲二哥的寶貝書『青烏序』上，便有『尋龍大俠賴布衣』數字！」

劉伯溫這才知道紫雲英原來早就窺看過「青烏序」，據此而推測他所見的高人便是賴布衣。劉伯溫不禁在心內歎了口氣，暗道賴恩師神龍見首不見尾，就連劉伯溫亦無緣目睹仙容，你教我如何告知你這位高人到底是誰？

劉伯溫笑笑，不置可否，只道：「三妹快走，今日必得再趕十里路。」

紫雲英明知再問下去也沒結果，便乾脆不問，放開脚步向前疾奔，劉伯溫笑笑，也不說甚麼，微一提氣，趕了上去。

劉伯溫二人向西面急趕了十里，終於抵達一處鄉村地方，但見滿目荒凉，心道這兒的老百姓想必也不會好過了。

劉伯溫向村人打探，知道這裏是濠州鍾離縣太平鄉，鄉中有三大姓，一姓沐、一姓劉、一姓朱。沐姓人較爲富有，劉姓人中規中矩，朱姓人則赤貧如水。另外尚有湯、馬、鄧等外來雜姓人。

劉伯溫一聽，登時心中一動，暗道三妹先母現身示警之時，曾說三妹的祖家便是這個濠州鍾離縣！但不知這太平鄉中的馬姓人，是否與三妹有何淵源？而且三妹有紫氣先兆，必與紫微星有所牽連，如今一者已現，這倒要仔細在意了。

劉伯溫心中動念，但並不點破。他與紫雲英在鄉中四處逛蕩，趁機察訪。他發覺此鄉中沐姓一族，智計雙全，但不免流於奸詐；劉姓一族則忠厚老實，但智計不足；朱姓一族，人窮志不窮，不乏氣質甚佳之人，但却未免因被人賤視而致偏激狹隘。但三姓之中，似乎均無乾坤大轉移氣運中人。

劉伯溫與紫雲英在鄉中東逛西遊，見鄉民雖仍在勉强支撑，但人心已惶惶不安，唯恐難民隊伍流經此處洗劫，那鄉中便無一可以倖免了，因此誰也沒心神去理會這對行踪不定的小兄弟，倒是有一位叫湯和的放牛娃，跟在劉伯溫和紫雲英後面，隨處亂跑。湯和年方八歲，見劉伯溫臉孔長得長長的甚爲奇特，便稱他做「長臉哥哥」，但紫雲英因模樣太過俊俏，如女娃一般，湯和便不敢亂叫，只會在她面前嘻嘻傻笑。紫雲英作男童打扮，自也不說甚麼，每見湯和望着她傻笑，就向他扮個鬼臉，想把他嚇跑。但湯和一見，却反而笑得更响，跟得也更緊了。

劉伯溫有湯和帶引，隨處逛遊，倒也十分方便，因此他也捨不得讓湯和離開，有吃的便分多一份給他。漸漸地劉伯溫便與湯和熟落了。在湯和口中，亦知道這鄉中不少事情。他得

知這鄉中的保長姓劉，待人甚爲得體，鄉人皆甚爲尊敬，這段時候，鄉中有頭有面的人，全聚到劉姓保長家中，商量如何抵御外來難民的洗劫。

劉伯溫正思索着如何去拜訪這劉姓保長，這天傍晚，湯和却跑來對劉伯溫神秘的道：「長臉大哥，我領你去拜見我的哥哥，你去麼？」

劉伯溫見湯和說得神神秘秘的，便笑問道：「小兄弟神神秘秘的，究竟他是誰？說來聽聽。」

湯和道：「他啊，叫朱興宗，待兄弟可好啦！他大我四歲，因此我叫他做大哥！」

劉伯溫笑笑道：「小兄弟是娃娃，他大你四歲，亦是十二歲的娃娃，有甚麼好看的？」

湯和一聽，便鼓起腮子，怒道：「好啊！你瞧不起我大哥！大事不好，將來要殺頭的！」

小娃娃竟說出這等兇巴巴的話，劉伯溫不禁一驚，故意氣他道：「小鬼頭胡說八道！瞧你小不丁點，別人一捏你脖子，你就完了，還說要殺人的頭麼！」

湯和一聽，却挺認眞的道：「你不信？我大哥說，他做了個夢，將來要做大事！他還說，他首先要做的，便是殺元韃子……」

劉伯溫見湯和竟說出這等作反的話，臉色一變，往四周一瞧，見四下無人，才定下心來，暗道他那個大哥，志夠大，膽也夠大了，且又姓朱，但不知其根基如何？是否那應運之人？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笑笑道：「好！小兄弟，你帶我去見你大哥便了！」

湯和一聽劉伯溫肯去見他的大哥，高興得大跳，道：「好啊！長臉哥哥，你跟我來也！」湯和一蹦一跳的，搶先帶路而去。

湯和領着劉伯溫，往太平鄉西面走去，走了二里多路，前面現出一間草屋，草屋已甚爲破舊了。湯和一指道：「大哥便住在哪兒！待我叫他出來見你。」湯和說罷，便以手指塞口，打了一個口哨。

這似乎是小傢伙們呼喚的訊號，因爲草屋裏亦傳出同樣一聲口哨，草屋的後面林地，便跑出一位年方十二歲的大娃娃，大娃娃邁開大步，四平八穩的向這面走來，一面甚有氣度的開口叫道：「三弟，是你麼？二弟怎不見來……咦，他倆人是誰？」

湯和不待大哥走近，便搶着發話道：「他是外鄉來的長臉哥哥，懂許多事呢，小弟便把他領來見大哥你了！」待大哥走近，湯和又向劉伯溫和紫雲英道：「他便是我的大哥朱興宗！還有一位二哥沐英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劉伯溫朝朱興宗仔細一瞧，但見他雙眼烱烱有神，雙耳特長，耳珠豐厚而光潤，兩手垂而可以過膝，更奇的是，他的面頰左紅右青，忽隱忽現……劉伯溫一見，心內突然一跳，暗道此人隱隱已有帝王兆局，且更集青紅光於一身，莫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麼？這倒要仔細了！

劉伯溫轉頭欲招呼紫雲英上前，以便觀察她與朱興宗的反應，誰知紫雲英此時已與朱興宗四目相對，兩人失神似的互相凝視。朱興宗左右面頰的青紅光此時更爲顯著，紫雲英的臉上亦現出一陣淡淡的紫氣！

劉伯溫一見，心中又驚又喜，暗道果然甚有文章了！

劉伯溫和紫雲英朱興宗相見了，劉伯溫有意與朱興宗細談起來。原來這朱興宗在家排行第四，上面還有三位大哥。父親朱世珍，母親沐氏，世代赤貧。朱興宗說，他又名朱元璋，因爲據說他的娘親夢呑圓日而生他，且因生子曰「弄璋」，因此便給他起了個別號「元璋」。他今年十二歲了，但因家貧，僅讀三年書，碰上飢荒歲月，便不得不停學了。

朱興宗因家貧，常遭人白眼，自小便野性和放任。他與同鄉的娃娃混得很熟，衆娃娃也很聽他的話，其中有一個叫沐英的娃娃，更與朱興宗和湯和聚在一起，燒香叩頭，結成異姓兄弟，朱興宗年紀最大，隱隱然便成了衆小伙伴的領袖大哥。

劉伯溫雖然已瞧出朱興宗身具異象，但是否乾坤大轉移的領袖，他尚未敢遂下判斷。於是便故意旁敲側擊，考究朱興宗的根基。但見他雖讀書不多，但聰慧過人，常能舉一反三，見解獨到，大有領袖羣雄之風度。

劉伯溫心中又驚又喜，便對朱興宗說：「朱兄弟明天一早，約集你的三弟和湯兄弟，前去村後密林好嗎？長臉哥哥有一樣寶貝給你們瞧也。」

朱興宗點頭答應了，臨走，卻目注紫雲英道：「明日紫兄弟也去密林麼？」

紫雲英哈哈一笑，道：「我大哥去，小弟自然便去了。」

第二天一早，朝陽升起剛好半丈時，朱興宗果然便領着他的二弟沐英、三弟湯和趕來村後密林赴約。

劉伯溫指着地上一處土堆，道：「寶貝便在下面，誰能挖出它，這寶貝就屬誰。」

朱興宗、沐英、湯和這三個小傢伙一聽，二話沒說，馬上伏地，依言用手挖了起來。

但僅挖了幾下，湯和就突然哎喲一聲，彎腰抱腹叫起來，原來他的肚子忽然痛得非常厲害，但他停手不挖，肚子便不痛了。湯和試了兩次，便哇哇大叫道：「我不挖了，再挖下去，肚子便要炸開了，挖到寶貝也沒用。」

劉伯溫沉吟不語。

一會後，沐英也頭痛起來，他的性子似乎甚有韌性，雖然頭痛得冷汗

直冒，仍然拚命的用手去挖，但最後也終於不得不停下來，因爲這時不但頭痛得厲害，連手足也抽搐起來，根本就無法再挖下去。

但朱興宗竟毫無異樣，照樣深挖下去，他的手指頭擦破了，鮮血流了出來，但他連叫也沒叫一聲，依然往下挖土不息。

劉伯溫在一旁瞧着，他不由暗暗點頭歎道：「命數，命數，此子果然大有來路。」

「長臉哥哥，便是這寶貝麼？」

就在此時，朱興宗已在深坑之中，捧起劉伯溫預先深藏的龍晶珠，朱興宗的手指鮮血直冒，鮮血滴到龍晶珠上，更見鮮艷奪目。

劉伯溫一見，心中突突一跳，暗道這豈非便是「血脈相滙龍晶珠」之象麼？

劉伯溫此時再沒半點猶豫了，連忙對朱興宗道：「朱兄弟，快告訴我你家的祖墓位於何處？」

朱興宗捧着龍晶珠，有點迷惑的道：「我家的祖父便葬在西山坡下，前面有三棵松樹之處，但與這寶貝有甚麼關係？」

劉伯溫要朱興宗立刻領着他上他的祖墳，一面道：「興宗是否很想長大了殺元韃子？」

朱興宗咬牙點頭道：「是啊，因爲我的二哥被元兵拉去當民工，被殺死了，我一定要替二哥報仇。」

劉伯溫道：「你欲大報仇，還是小報仇？」

朱興宗奇道：「甚麼叫大報復？甚麼叫小報復？」

劉伯溫微笑道：「小報復容易，你長大了，也去殺一個元兵，就算已替你二哥報仇了，但若是大報仇啊，那便需聯合千千萬萬如你一般，對元兵有仇恨的人，拿起刀槍，把所有的元兵都殺個淸光，這才叫大報仇。」

朱興宗道：「若把元兵都殺光了，那朝廷豈非就完了麼？那好極了，我一家人，還有二弟、三弟他們許許多多的人，就不必受元人殘害了，那我就大報仇好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朱兄弟若要大報仇，那就聽我的話做便了。」

說話間，朱興宗已領着劉伯溫和紫雲英、沐英和湯和來到西山坡下，指着三棵松樹後面的土墳道：「劉大哥，那便是小弟的祖父葬身之處。」

此時，劉伯溫於尋龍堪輿大法上已甚具根基，他舉目一看，但見到朱家祖墳座落在大山坡下，倒略有氣勢，乃藉大山的氣脈；但餘則平平無奇，更兼地土枯脊，水氣奇缺。劉伯溫不禁暗暗點頭道：「如此格局，僅可保一家平安，此乃沾了大山氣脈之福；但水氣奇缺，地土枯脊，必然窮困不堪，絕無發展機會，若處此墓穴，其後人必一千年也難有甚麼驚人之舉。」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轉身向朱興宗道：「朱兄弟手上的寶貝，只能深藏於土，方有妙用。如將之置於你家祖墳裏面，你家日後便必然有好日子過了，朱兄弟以爲如何？」

朱興宗大喜道：「那自然好啊，就聽劉大哥的話便了。」

劉伯溫便吩咐朱興宗趕快去拿一些鋤鏟等物前來。沐英和湯和卻自告奮勇，飛快的跑回家去，偷偷的拿了工具跑來。

劉伯溫幫着，把墳墓挖開了一個洞，然後用青布把龍晶珠包了，從洞口投進墓裏，又重新塡好泥土。

當一切弄妥時，已是當日午時時份了。

幸而一切順利，劉伯溫暗鬆了口氣，暗道：「朱興宗雖乃應運之人，但其性過於偏執，將來一旦君臨天下，只怕一變而爲嗜殺，如今把龍晶珠放於其祖宗身畔，當可潛移默化，導入龍脈，或可消其血脈之戾氣矣。」

劉伯溫用心良苦，於引導乾坤大轉移天機演變時，爲求天下百姓好過，處處力求盡善盡美，才不惜耗盡心力，順勢而導引，否則，他就把龍晶珠留在朱興宗身邊，亦一樣可以助其成事，卻已大失潛移默化之功了。不過，劉伯溫雖然用心良苦，但此時他的天機心法尚未達大成，因此有許多突發變故，卻非他所能預知，亦因此令他日後歷盡人世的兇險。

過了幾天，劉伯溫便與朱興宗、湯和、沐英等小伙伴告辭。臨行，劉伯溫對朱興宗道：「朱兄弟，你根基深厚，日後前程必然驚天動地，但尚欠修德一條，因此在十八歲前，切勿輕舉妄動，宜靜待其變，你好自爲之了。」

朱興宗道：「何時才可重見劉大哥你？」

劉伯溫想了想，道：「五年之後，必是聚首相遇，屆時或可共闖大業，但此事切勿輕洩，就算家中父母亦然，否則只恐有不測之變，朱兄弟記住了。」

劉伯溫說罷，即與紫雲英離去，紫雲英似乎心有不捨，頻頻回頭向朱興宗等人揮手告別，但終於也走遠了。

* * *

劉伯溫見一番心願已了，心中登時輕鬆不少，這時，他才明白，爲甚麼慚愧大師如此傾盡心力助他成事，因爲他一般亦是爲了遂結他深藏幾十年的心願。

紫雲英眼見劉伯溫臉上已現笑容，便敢頑皮了。她盯着劉伯溫，哈哈一笑，道：「二哥，爲甚麼不請朱兄弟他們一道返家作客？」

劉伯溫微笑道：「爲甚麼要請他們返家？」

紫雲英道：「若把朱兄弟接返家啊，你不就可以日夕觀察他的運數了麼？」

劉伯溫搖頭道：「不然，朱兄弟若要承衲龍氣，萬萬不可遠離，二哥若把他接返家中啊，便失了潛移默化之功，這並非助他，而是害他矣！」劉伯溫一頓，又沉吟道：「按劉某推算，乾坤大轉移行將劇變，我等重逢之日只怕亦不遠矣。」

紫雲英道：「太平鄉若被難民流到，洗劫一空，朱大哥他們只怕亦難倖免，二哥爲甚麼不留下來助太平鄉人抵御難民？」

劉伯溫苦笑道：「難民乃活不下去的百姓，若非走投無路，誰願拋棄家園到處流浪？難民與太平鄉人同是黎民百姓，你敎二哥相助哪一面？」

紫雲英道：「但若被難民洗劫太平鄉，朱兄弟或有不測，二哥一番心血豈非白費了麼？」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劉某行事，但求順勢而矣，至於朱兄弟等人的運數，亦與乾坤氣運連成一體，只怕再難逆轉了。」

紫雲英聽劉伯溫越說越深奧難懂，便乾脆不問，反正劉伯溫說的她根本就莫名其妙。

劉伯溫眼見心願已了，便欲先行返家，他牽掛着那名徐達的娃娃，不知他兩母子是否已安抵青田劉家。

劉伯溫急於趕回家去，便打算折便路而走，他向當地人打探，知道從鍾離縣往東南一百里外，便是全彬縣，從全彬縣再走二十里，便是長江水路，若從水路乘船返浙江青田，那就便捷快得多了。

劉伯溫打探淸楚，便毫不猶豫的向東南方向趕路，劉伯溫決定了要做的事，他是決計不會半途而廢的。

劉伯溫兄妹二人，日夜兼程趕路，幸而兄妹二人內力均甚深厚，區區百里路，於他兩人並非甚麼難事。

兩日後，劉伯溫和紫雲英便已抵達一處山嶺綿延的地方，向路人一打聽，原來此地已是全彬縣境了。

紫雲英一聽，便大喜道：「好啊，二哥，快快趕路。」

劉伯溫笑道：「三妹起初捨不得離開太平鄉，這會卻急着趕路作甚麼？」

紫雲英笑道：「捨不得離開也離開了，還想它幹甚麼？但此地再向南走，便是長江，快點趕去長江渡口，就快點可以坐船啦！」紫雲英心直口快，她心中怎麼想也就坦白說出來。

劉伯溫這時卻忽然停住了脚步，他凝望着路旁五里外的一座大山，微笑道：「二哥知道，濠州全彬附近有一座大山名叫神山，山上據說有一位神仙道人，活了八百年了，目下還有人在神山曾見過他的踪跡，三妹難道不想上去看看麼？」

紫雲英半信半疑，眨着眼皮道：「若眞的有甚麼仙道人住在山上啊，那可比坐船好玩得多，但這神仙道人八百歲了，二哥你比我大不了多少，你如何知道這個故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也沒甚麼，只因爲二哥忽然想起一首唐詩而已。」

紫雲英奇道：「一首唐詩怎的便有神山道人？二哥莫要騙三妹麼！反正義父必定知道，回去一問義父便淸楚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三妹不必問義父，你要聽，二哥便唸給你聽好了，那是唐朝御史韋應物寫道：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 空山，何處尋行跡……」

「咦？三妹你向那面跑作甚麼？」

原來紫雲英一聽，拔腿就朝那神山跑去，一面扭頭笑道：「那山上既眞有神仙道人，又可以澗底取薪，煮石爲食，乖乖，我若求得他敎會這個以白石當飯的仙術，傳給世人，百姓就不必挨餓了，走啊，二哥，猶豫甚麼？」

劉伯溫莞爾一笑，果然放開脚步，追了上去。

兩人輕功甚佳，上這神山倒不甚費事，但上了山嶺，卻就寸步難移了，因爲山上濃雲密霧，猶如絲網，立刻就把二人罩住，面對面也瞧不清楚對方的模樣，山上懸崖峭壁甚多，萬一踩錯了一步，那便是死路一條，因爲任你再好的輕功，跌下千丈峭壁，一般難出倖免。

劉伯溫眼見上山正是上午，上了山便立刻變了黑夜似的，不禁又驚又奇，忙對紫雲英道：「三妹千萬不要亂動，否則，掉落峭壁懸崖，那就必死無疑，你緊拉着二哥的左手，切記不要離開半步。」

兩人手携着手，劉伯溫先用左脚往前探路，證明是踏實了，才敢往前邁進一步。

紫雲英急得直叫道：「這般走法，便從今年走到明年，也難尋着那甚麼神山道人的影踪了。」

劉伯溫乍逢這等險境，心中也沒了主意，他苦笑道：「如今莫說要尋人，就能夠安然下山，已算天大幸事了。」

就在此時，在漫山濃霧中，虎狼的吼嘯也响起來了，那吼聲由遠而近，滾滾而來，霎間，劉伯溫和紫雲英便感到千萬猛獸在四周伺伏。

紫雲英早就嚇得手足發軟，連說話也不清楚了：「二哥，啊！看來我等非要死在這山上不可了……這千萬頭猛獸啊，只怕就連慚愧大師伯伯也被牠們吃了。」紫雲英斷認慚愧大師的武功，當世已無人可及，每逢絕境自然就想起慚愧大師，但若連他亦無法倖免，在紫雲英的心中，那就的確必死無疑了。

劉伯溫苦笑道：「三妹不必氣餒，但走一步算一步便了。」

紫雲英驚道：「四周皆有猛獸伺伏，卻向那兒走？這豈非當眞送羊入虎

口麼?」

劉伯溫歎了口氣，道:「走，或許還有一線生機，不走，那不是活活餓死在這山頭，便是成了猛獸的點心，三妹你道走也不走?」

紫雲英無奈道:「那……走啊!但這分明是送羊入虎口也。」

劉伯溫苦笑道:「並非送羊入虎口，而是死裏逃生，我等降生世上，斷斷不可自毀求生慾望，否則若先氣餒，那就連僅有的生機也斷送掉了。」

紫雲英無奈，只好死命抓住劉伯溫的手，劉伯溫向前踏進一步，她也就跟進一步，劉伯溫也奇怪，千不揀萬不揀，專揀猛獸吼聲最响的方向走。

紫雲英嚇得臉色也變了，她喃喃的道:「二哥啊二哥，你這是自尋死路麼?」

劉伯溫笑笑道:「虎狼吼叫，吼聲越大，就說明牠也心怯，不過藉聲音來嚇唬人而矣!反而沉默不叫的，最爲兇險，因爲牠已然胸有成竹，自負必能取勝，因此故意沉默，好等人上前，這就正中牠的奸計了。」

紫雲英又驚又奇，又好笑又好氣，道:「這時候二哥還有心思說笑麼……但你這是甚麼大法，倒好像指揮千軍萬馬對陣撕殺似的。」

劉伯溫微笑不語，依然向猛獸吼聲最响的方向邁進，這時他反而變得非常鎮靜，面對萬千猛獸，身陷絕境，他倒如閒庭信步似的。

但說也奇怪，劉伯溫和紫雲英稍一接近吼聲最响的地方，那吼聲卻又遠去了點，就有如猛獸也被劉伯溫的勇氣嚇怯了似的。

就這般兩人一直朝吼聲最响的地方走去，漸漸地，濃霧消散了一點，隔三丈內，也依稀可以瞧見前面的事物了。

但劉伯溫忽然停下脚步，因爲他猛然發覺，前面不到二丈處，竟裂開了一個黑沉陰森的石洞!石洞是垂直向下的，人若掉進去，那就生死不卜了。

這時，猛獸的吼聲卻又在前面响起來，劉伯溫心中一動，暗道猛獸的出現殊不尋常，倒像受人指使，把我等引來此地似的，但能夠指揮猛獸的人，豈非已入仙道了麼?

紫雲英眼見劉伯溫的法子果然有效，她的膽也壯了，又見劉伯溫停下脚步，便連忙急叫道:「走啊，二哥，二哥的法子果然好得很，虎狼也怕了你也。」

劉伯溫沉吟不語，正欲告知紫雲英他心中的疑惑，就在此時，黑洞內竟然呼的躍出一頭猛虎。

猛虎猶如懂人性，牠大概知道劉伯溫難對付，牠躍出來時，避開前面的劉伯溫，在半空中一個轉身，竟向後面的紫雲英撲去。

劉伯溫大吃一驚，他這時也來不及細想，無論如何，先救紫雲英再說，他怒叫一聲，人隨聲起，「天機三式」中的第二式「氣吞宇宙」立地施展出來，登時驚天動地，就如飛龍凌空撲下，要活生生吞掉猛虎。

猛虎似乎知道厲害，牠猛地躺倒，向紫雲英滾去，張口便咬住了紫雲英的腰帶，如此，牠不但避開了劉伯溫的雷霆一擊，而且逼劉伯溫不得不收招，因爲紫雲英已陷虎口之下，劉伯溫就算把猛虎斃了，紫雲英也勢難倖免。

劉伯溫不禁微一怔，他委實料不到猛虎竟也會使如此妙着。

劉伯溫略一遲疑，猛虎咬着紫雲英的腰帶，凌空而起，竟向黑洞躍去。

劉伯溫一見，心頭大震，他深知紫雲英若被猛虎叨進黑洞，那就連骨頭也沒剩了，他咬牙躍起，欲在黑洞前面先把猛虎攔住，再設法撲救。豈料猛虎身在半空，竟趁劉伯溫後起其勢稍弱時，突然向劉伯溫的頭頂一沉，劉伯溫甫遇大敵，經驗尚淺，被猛虎的屁股一壓，他再也收攝不住，一脚踏空，竟掉進黑洞去了。

劉伯溫耳邊只聽見呼呼風聲，身子向下飛墜，洞壁四周光溜溜的，根本無從借力，他不禁歎了口氣，悲叫道:「罷了!劉某壯志未酬，先陷死地，可憐三妹枉有紫氣之兆，卻也先喪虎口，倒是二哥萬萬不該帶你上來，竟爾白送了你的生命。」

忽爾又轉念道:「子曰苛政猛於虎，三妹命喪虎口，你便如此悲傷，那喪於苛政的萬千百姓卻又如何?不錯，這苛政斷斷不能容它存在下去了，劉某不能就此喪生。」

這般轉念，他的求生意志又轉而激越，情緒也因此立地鎮靜下來，他猛吸口氣，貫於丹田，胸腹陡脹，人就立增升浮力，下墜的力度也就大爲減輕了，這內功心法說時容易，但許多高手驟逢此變，均會心膽俱裂，精神崩潰，失去鬥志，便任何逃生的本領也施展不出來了。

劉伯溫沿洞壁緩緩沉下，不知道過了多久，劉伯溫忽覺下面有氣流反彈上來，他猛然醒覺，這是即抵底部的先兆，便馬上凌空翻身，施展凌空虛渡的絕頂輕功，終於緩緩降落黑洞底部。

劉伯溫往四面一瞧，但覺洞底比洞口還要寬闊，三面黑漆，僅有一面透出些微光線。

劉伯溫毫不遲疑，便向透出光線的那面掠去，到近前一看，光線原來卻是從一個小洞口透出來的，小洞口寬僅半尺，勉强可容人頭探進，但身子卻是萬萬不能。

劉伯溫心道目下已陷絕境，唯一的逃生之門便是這個小小洞口了，洞口既然可以探頭進去，只得拚力一擠，身子或許過得去。

劉伯溫當下也不及細思，俯身伏下，先探頭進洞口，然後猛然向前一擠，身子果然擠進了一半，但卻立刻被洞壁卡住，無法再往前擠進半點。

劉伯溫此時也不由一陣驚惶，暗道若這般被卡死了，欲進不能，欲退不得，豈非活生生被夾成屍乾麼!這滋味那會好受?早知如此，不如任由跌死罷了，但他眞的便如此命喪麼?

劉伯溫忽然又極不甘心了。

他咬一咬牙，眞氣貫於全身，他的意念一旦集中於求生向前，身子便陡然暴長，身子暴長，體積便縮細了，他的意念再貫於手脚，往前拚命一擠，身子竟向前滑進了一尺，劉伯溫大喜，連忙依此法子，以意念激發內力，身子竟然可以隨意伸縮暴長，很快，他又再向前滑進了數丈!劉伯溫在絕境中，誤打誤撞，竟然領悟出內功以意念激發的最高境界，達此境界的武林高手，當世之中已絕無僅有。

劉伯溫又向前滑進了三丈，他忽然發覺，前面的光線變得刺眼，原來竟是陽光從出口處射了進來。

劉伯溫大喜，奮力一擠，他的身子就有如出膛的炮彈，激射出去，他凌空一個翻身，穩穩的降了下來，舉目一看，原來這兒別有洞天幻景。

但見古木參天，溪流橫貫，地上遍佈白石，白石之上，白鹿、白鶴或蹲或坐，竟渾然是一個白色的世界。

忽然，溪流中忽喇的一聲响，一位白袍老人從水底躍了出來，白袍上面滴水不沾，他的雙手卻捧着一桶溪水。

白袍老人捧着溪水，飄行到一個類似石鍋的器皿前面，雙手一揚，溪水便飛到白石鍋下面，呼的騰起烘烘的白色火焰。

白袍老人向旁邊的白鹿、白鶴猛一招手，白鹿、白鶴便叨着白石，一塊一塊的扔進白石鍋裏面，一會後，白袍老人便從鍋裏抓起一塊碗口大小的白石，送到嘴邊，咯咯咯的大嚼起來。

* * *

劉伯溫隱在樹後，白袍老人的動靜一一落入他的眼中，心頭不禁一動，暗道瞧這情形，他莫非便是「神山道人」麼?

這般轉念，他便從樹後轉了出來，向白袍老人走過去，一面走，一面輕聲吟道:「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白袍老人正大嚼石頭，聞聲便扭過頭來，望着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娃兒，我早知你會來了，但你竟然認識我六百年前的一位故友，那卻是奇怪得很啊，娃兒，你能告知我，你爲甚麼認識他的?」

劉伯溫笑笑，道:「老伯伯!我告訴你容易，但老伯伯得先告訴我你是誰，可以麼?」

白袍老人又呵呵一笑道:「我便是老伯伯，你都叫了，還問甚麼?你怎知我便是老伯伯?」事實上，白袍老人的臉色紅光閃閃，就連一條皺紋也不見，就算說他只有四十歲，那也會有人相信。

劉伯溫微笑道:「那不算!因爲我早就知道老伯伯年已八百六十歲了!這不是老伯伯還算甚麼?」

白袍老人盯着劉伯溫嘻嘻一笑，狀甚歡躍，道:「你這娃娃果然大有意思!我老人家欲扮後生也不成啦!好，我就告知你吧，我叫白石老人，你該回我的話啦!」

劉伯溫一聽，暗道原來神山道人只是世間誤傳，就拿此地遍地白石，他又以白石爲食，稱他做白石老人那是半點不錯的了!劉伯溫這般轉念，便坦然道:「不敢相瞞白石老人，其實小子哪裏認識你的故人唐朝韋應物，我不過是認識他的『寄全椒山中道士』那首詩罷了!」

白石老人一聽，哈哈怪笑道:「好啊!姓韋的那小子竟把我稱作道士，怪道世人皆誤稱我爲神山道人了!倒是你這娃娃可愛得很，知便知，不知便不知，不似目下世人那般虛僞!好!你既然能夠抵此境界，想必甚有根基，你欲知甚麼，現在可以隨便問了!」

劉伯溫微笑道:「問甚麼都可以麼?」

白石老人道:「甚麼都可以!但只能問三次!超過三次，我就不會說話了!」

劉伯溫暗道這白石老人古怪得很，他既答應甚麼都可以問，卻又只准許問三次，這不是故意考我的智慧麼?但有一事是非問不可的!

劉伯溫不假思索，便忙道:「我的伙伴如何了?」

白石老人呵呵一笑道:「那女娃娃麼?她很安全，卻另有奇緣!這便是我能回答你的。好，這是第一次了!」

劉伯溫暗暗皺眉道:這分明已暗示我，是他一手佈下的奇局，如此三妹可保無恙。但她目下在何處?將有甚麼遭遇?他這樣佈下奇局的用意是甚麼?便決計不可知了，因爲要弄清這些，已大大超過三次機會了!但他又極不放心紫雲英的安危，忍不住又衝口而出道:「她雖然安全，但我與她何日才可重逢?老人家爲何要佈下這個奇局?」

白石老人微笑道:「這是兩個問題了!你打算一下子用完三次機會麼?」

劉伯溫暗道是啊，若只問三妹的事，那至關重要的就沒機會問了，他咬咬牙，無奈道:「那好吧，老人家請回答第一個疑問!」

白石老人點點頭，笑笑道:「人生何處不相逢?相逢之日戰火中;紫星一顆高空照，運勢於今尚矇矓!」

劉伯溫一聽，他的慧根深厚，登時豁然而悟，暗道白石老人此話分明已露天機，如此說，他弄我下來此地分明另有深意，既然如此，三妹便不致有甚大碍了!

劉伯溫這一豁悟，登時神清氣爽，他微一沉吟，便斷然的第三次問道:「然則請問白石老人，乾坤大轉移之事，端的如何了?」

劉伯溫此言甫出，白石老人亦為之聳然動容，他怔了怔，才嘻嘻怪笑道:「你這娃娃，怎的問起這驚天動地的大事來了?你以為我白石老人是如來佛祖、原始天尊麼?」

劉伯溫微笑道:「非也!我知你是白石老人，活了八百六十歲，年紀大了，自然見多識廣，而我對此事又有未明之處，便這第三個問題啊，無奈便道出來了!」

白石老人呵呵一笑，道:「為甚麼你不問別的?例如你將來的前程大事?又或者如何可求大富大貴?如何可以搏取一官半職?這可是你最後一次發問的機會了，錯過了自身大事，偏追究這等天下大事，你不覺得可惜麼?」

劉伯溫大笑道:「功名富貴於我猶如糞土而已!我若有心取之，早就垂手可得矣!不問，不問，問的便是乾坤之事。莫非你老人家也不知道麼?」

白石老人哈哈怪笑，道:「誰敢說我不知道?但知道的人都要歷盡千辛萬苦，你不害怕麼?」

劉伯溫決然道:「但能窮究乾坤大轉移奧秘，以救萬民於水深火熱，劉伯溫雖面對千辛萬苦亦心甘情願!」

白石老人臉上終於變得凝重了，他的臉色一沉，肅然道:「好!我知你便是劉伯溫!你在太平鄉妙佈眞龍局之事我亦早有察覺，因此才差遣白虎，引你進來。你果然能夠安然而進，由此足證你不但身負天機、玄機心法，且武學精進，正是我白石老人極欲一見的人選!」

白石老人一頓，往前面一塊巨石一指道:「你站上去，凝神屏氣，自然便可一窺天象之奧秘矣!」

劉伯溫不敢怠慢，當即飛身向巨石上掠去，白石老人身子一搖，後發先至，先一步已穩立於巨石上面。

劉伯溫暗暗咋舌道:「白石老人這分明是御氣飛行之術，他的功夫，顯然又遠勝於慚愧大師了!」

白石老人忽然厲聲道:「你準備好了麼?你須切記，待會所見一切，萬萬不可向人輕洩，否則必遭天譴!知道麼?好!去!」白石老人突出一掌拍在劉伯溫的背上。

劉伯溫但覺背上有一股極强大的熱流激射而入，他的心登時一振，一種向上探究的意念主宰了他身上的一切!

在迷忽間，劉伯溫但覺身體搖搖向上飛升，眨眼間，已距地面幾十丈之遙。又聽得腳下的奇巖怪石、森森古木似閃電般的向後向下移走，這種風馳電掣的氣勢，乃劉伯溫首次碰上，他饒是膽大包天，這時也不禁冷汗直冒，但又根本無法控制去勢，唯有閉起雙目，任由身體向上飛掠。

這般過了好一會，劉伯溫但覺自己已停了下來。他驚奇的睜開眼皮，登時嚇了一跳，原來這時他竟已處身在雲氣中，白絮棉花般的白雲，不時在他身周掠過。劉伯溫試試邁開雙腳，但覺軟軟的，如踏棉絮，渾無着力之處。他俯視腳下，但見奇巖怪石，峭立千仞，絕壁危壑，心道:「如若失足掉下去，那就必死無疑了!」

劉伯溫伸手抹了把冷汗，抬頭望去，卻見滿天星斗，且近在咫尺，在眉目間隱掩閃爍，有的猶如蓬蓬中的蓮子，大者猶如一個盆，小者好像一隻碗，更小者恍似鷄蛋，熠熠生輝，光華燦爛!

劉伯溫忽地醒悟，暗道此時此地，若要仰觀星象，堪輿天機，推算國家興衰盛亡，當眞是絕妙的去處，普天下只怕再沒有任何地方可與之比擬了!

這般一轉念，劉伯溫便不再胡思亂想，集中意念於星象之上。

但見北面帝星方位，排列七星，其狀猶如白虎，其勢威猛，兇兇烈烈，張牙舞爪，似欲擇人而噬!光華卻甚熾烈。

劉伯溫心中一動，暗道元朝歷代帝星，原來皆是白虎星臨世，怪道如此暴烈殘忍!但為甚麼天機二十七圖卻隱示元朝帝星將滅，按理其帝星光華必然黯淡，目下卻反而如此璀璨?莫非其氣數尚未敗絕麼?

這般轉念時，忽見西南方向，騰地衝起一團紫光，射向星斗，一顆大如盆口的星斗突然射出紫光，光華灼灼，耀眼生輝。

劉伯溫一見，心中突然一跳，暗道這便是紫微星臨世生輝之兆了!但如此便有兩座帝星照射，天下難免慘酷殺伐，但若非如此，卻又無法動搖白虎帝星!且誰勝誰負，根本未見分曉……劉伯溫正暗自驚疑。

就在此時，忽見白虎帝星猛地射出一道金光，直向紫微星射去。紫微星亦立地放出紫光，迎向金光!星空中，兩道光華，一金一紫，互相猛烈碰撞，嘯殺之聲乍起，震人心魄，猶如鬼哭神嚎!

劉伯溫不禁搖頭歎道:「天象如此，天下百姓難逃一場慘酷兵災之劫矣!但若非如此，卻又萬難撼落白虎帝星，黎民百姓一般要受元人殘暴荷政!這當眞是進亦難、退亦難，春風無力百花殘矣!」

就在此時，紫微星忽然變暗，紫光頓斂縮一尺;白虎帝星光華暴熾，金光陡增，向紫微星逼進一尺!如此一進一退，白虎帝星的光華越發璀璨

，紫微星卻越發黯淡，漸而竟被白虎帝星的金光逼到不足三尺!紫微星立時搖擺晃動，光華隱晦，閃爍不定!

劉伯溫猛吃一驚，暗道莫非帝星慘鬥，天下血流成河，但白虎帝星終能剋滅紫微星，黎民百姓枉死萬萬千千，到頭來仍要忍受元朝的暴政麼?哎!若如此，天下危矣!

就在劉伯溫歎息時，突然，與兩帝星相隔的一星，大如碗口，光華暴熾，騰地爆出一團藍光，破空劃過，嘯嘯有聲，射向正在肆虐的白虎帝星金光，一藍一金，兩光相碰撞擊，其聲鏗鏘不絕於耳!略一會，紫微星光華突一轉而盛，紫光飛射而出，昂首吐舌，猛然向白虎帝星金光撲去，猶如紫龍騰空，把白虎帝星射來的金光全數吞滅!跟着一陣猶如金鼓鳴聲响起，一切重又歸於沉寂!

劉伯溫不禁瞧得呆了……驚疑之間，劉伯溫忽覺身子已如失控，風馳電掣的向下飛墜!再一會，他自覺已降回地面，便連忙睜眼一看，發覺自己依然站於巨石上面，白石老人赫然站在面前，向自己凝目注視微笑!

* * *

「天象已然目睹，乾坤大轉移運勢，你該明白了!」但聽白石老人微微一笑，隨又肅然說道。

劉伯溫驚疑參半，沉吟着道:「大端已詳，細節未釋，尚有勞白石老人指點!」

白石老人略一點頭，道:「於大端之處，你明白甚麼?」

劉伯溫道:「元朝帝君乃白虎星臨世，因此暴烈殘酷，天下百姓受盡荼毒!目下紫微星已現，當主新帝星現世，但必經慘酷拚殺，方有作為，天下因而刀光將起，殺伐勢將難免!幸而終能剋滅白虎帝星，天下幸能重復太平!」

白石老人一聽，不禁微笑點頭，道:「好!既於大端處有此悟力，天下亦無人所能比擬矣!但於細節末流，尚有甚麼迷惑之處?」

劉伯溫沉吟道:「伯溫方才目睹紫微與白虎劇鬥之時，白虎勢盛，紫微竟不敵而隱晦，搖晃欲墜!幸而此時忽有中隔一星，射出藍光，撞向白虎帝星，紫微因此才得以重熾紫光，一舉剋滅白虎金光!但這中隔一星到底是何朕兆，伯溫便百思莫解了!」

白石老人目注劉伯溫，微笑不語，忽然又道:「那中隔一星便即天機星是也!白虎帝星氣勢尚盛，紫微星光華尚不足將其剋滅，唯有天機星一旦發出光輝，方能剋制白虎星輝，屆其時，紫微星便可大放光明，一舉剋滅白虎星矣!你明白了麼?」

劉伯溫點點頭，又道:「然則天機星到底是誰?」

白石老人呵呵而笑，目注劉伯溫，道:「此尚非其明白之時也，一旦明白，便是紫微星大放光明之時!你只須記住這點，日後自會明了。」白石老人一頓，忽爾又微微一笑，道:「橫看成嶺側成峯，九宮三元亦朦朧，不識自身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局中!」

劉伯溫一聽，心中一動，似懂非懂，但到底難以明白，便不再問了。他聽白石老人忽然道出「九宮三元」四字，心中突然一跳，暗道這豈非暗示那幻影壁上的天機圖麼?眼前放着這一位半仙半人的高士，倒千萬莫錯失了探究的機會!

劉伯溫這般轉念，便連忙趁熱問道:「白石老人提起九宮三元，伯溫倒有幾處不甚明白，老人家可否再行解答?」

白石老人呵呵一笑道:「我平生最多只回答三個疑難，但碰上你，早就破了此例矣!好人做到底，你就只管發問吧!」

劉伯溫道:「伯溫見天機圖第二十七幅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又道:惟日與月，下民之枉，應運而生，其色曰赤。其圖則有日月懸於樹頂，樹上勾掛曲尺。伯溫已然推知，此乃目下乾坤大轉移之兆，但有數點尚未明白，請白石老人教我。」

白石老人道:「有甚不明，你且道來。」

劉伯溫道:「此圖雖已隱兆紫微帝星臨世，但日後以何者為其國號?」

白石老人微微一笑，道:「惟日與月，乃一個『明』字，樹頂懸日月，合起來亦是『明』字，江東岸上光明起，意即光從明起，『明』重現三次，然則新朝國號，你尚不明白麼!」

劉伯溫點點頭，他已領悟，日後新朝國號，便取一個「明」字了。他又續問道:「然則談空說偈有眞王一句主何朕兆?」

白石老人道:「紫微帝星全憑天機星扶助，否則不足成其大業，談空說偈，妙演天機，此乃天機星的專長，因此，亦就是說，只有天機星談空說偈，才有眞王出現!」

劉伯溫眼見白石老人又說到天機星的身上，不知其所指何人，但明知他是決計不肯洩露的了，無奈只好道:「那伯溫明白了!但白虎星到底於何時殞落?」

白石老人微笑道:「你於天象中看見白虎星是甚麼形狀?」

劉伯溫道:「乃七星排列成白虎之狀!」

白石老人大笑道:「七星排列成白虎，豈非七帝之數麼!」

劉伯溫豁然悟道:「那伯溫明白了，當今朝廷，自元世祖起恰恰是第七位皇帝，亦就是說，當今皇帝乃元朝最後一脈!」

白石老人微笑道:「你領悟性奇高，果然大有來頭!尚有甚麼疑問，便速速問了!」

劉伯溫此時已對天機圖第二十七幅豁然領悟，由此而徹悟出破解天機圖奧秘的天機心法，天機圖奧秘的破解，他自信已足可勝任了，便不再發問。他知道白石老人行將消逝，心中不捨，便衝口而出道：「今日一聚，不知何日重逢？」

白石老人大笑道：「你明白天機星是誰之日，便是你我相逢之時！吾道中人，切戒兒女私情，但你偏偏極重情義，因此日後兇險重重，切記步步為營便了！」

白石老人說罷，突地向遠處的一頭白鶴一招手，白鶴便似通靈，撲騰飛至，伏在巨石上面。白石老人猛地一推劉伯溫，劉伯溫便身不由己，跨上了鶴背，白鶴呱呱而鳴。白石老人卻喝一聲道：「去！」

白鶴隨即騰空而起，白石老人大笑道：「鶴兒啊鶴兒，汝呱呱吵叫甚麼？他但從何處來，汝便送他往何處去便了……」

白石老人的話音未落，白鶴背負着劉伯溫已然飛遠了。

白鶴在半空中大展翅膀，方圓竟及丈許，鼓起的氣浪，足以乘載一人重量有餘。

劉伯溫穩坐於白鶴背上，眨眼間便升上神山的頂峯，向下俯望，原來下面是一座深不見底的峽谷。劉伯溫歎了口氣，暗道白石老人神龍見首不見尾，今後只怕極難相見了！

忽爾又暗道，劉某人疊有奇遇，但自始至終無不與乾坤大轉移運勢有直接牽連，莫非劉某註定非得涉身其中了麼？

劉伯溫歎了口氣，但見下面的山野大地忽然停住不動，原來白鶴這時只是原地鼓動翅膀，卻不移動，似在等候劉伯溫的主意。

劉伯溫暗暗驚奇，便輕撫白鶴的白頸，道：「能帶我去與紫雲英三妹處重逢麼？」

白鶴不動，依然原地鼓動翅膀。

劉伯溫知白鶴這是表示不能違背白石老人的旨意，他與紫雲英雖有相逢之日，但決非在短期之時！

劉伯溫無奈，又輕撫白鶴，道：「既然如此，你定必知我從何處來，好！那便載我往何處去吧！」

白鶴一聽，呱呱的叫了一聲，表示領命，然後一個廻旋，向東南方向疾飛而去。劉伯溫但見腳下的山野大地、長江大川，如飛般向後掠移，眨眼間便已過了浩瀚的長江流域。

下面的景物，入目已有點熟悉，原來已入了浙江地域。又一會後，家鄉景物歷歷在目，原來已是青田縣境了。

白鶴忽地在一座山峯上面廻旋，呱呱的歡叫。劉伯溫向下一看，原來那是據聞祖父墓穴的白鶴山了。劉伯溫心中一動，輕拍白鶴的背道：「白鶴啊白鶴，莫非你已有靈有性，竟如此歡喜，知道這是白鶴山上歸白鶴麼？」

白鶴一聽，又呱呱的歡叫連聲，然後猛地向下一沉，眨眼間便降落在白鶴山上，伏在山地上，顯然是示意劉伯溫下來了。

劉伯溫從白鶴背上跨下來，他很感激白鶴的載送，但又不知如何表示，便走到白鶴的前面，摟着白鶴的長頸，親了親，輕聲道：「有勞你了，白鶴兒！你可以回去了！」

白鶴張嘴咬住劉伯溫的衣袖，似乎捨不得與他分開。劉伯溫又驚又喜，便輕聲道：「鶴兄啊鶴兄！我也捨不得離開你，但我有大事要做，總不能終日伴着你啊！你若願意，歡迎你隨時飛來與我相聚！」

白鶴一聽，呱呱歡叫，然後竟把頭連點了三點，隨即騰空而起，眨眼已飛遠，大概是回去向白石老人覆命去了。

劉伯溫目送白鶴遠去，心中有點惆悵，暗道我若能似白鶴，海闊天空任我飛便好了！

劉伯溫在白鶴山上遊了一會，他聽爹爹說過，他祖父劉濠的遺體是葬在白鶴山上，一棵巨樹的洞穴之內的。劉伯溫從未見過祖父，此時忽然極欲見他老人家的一面，就算能在祖父的墳前拜祭一下也是好的。

劉伯溫於是四處尋覓，但白鶴山上參天古木隨處可見，要在其中尋出有洞穴的樹木談何容易？劉伯溫四處尋覓，還是毫無發現，他歎了口氣，無奈只好下山去了。

白鶴山距劉伯溫家僅五里，劉伯溫片刻的飛掠，便已抵達家門前了。

他忽然看見一位年方五歲的男娃娃，正在地上用竹枝寫字。劉伯溫心中一動，便悄悄走到男娃的背後一瞧，只是男娃先在地上用竹枝寫了「徐達」二字，又在旁邊接着寫了「彭瑩玉、劉伯溫、紫雲英」等三個名字，然後喃喃的自言自語道：「我聽義母道，我有三位義兄姐，但我又不知他們在何處，大哥、二哥、三姐，你們甚麼時候來看徐達啊！」

劉伯溫一聽，知道男娃便是千里迢迢前來投靠劉家的徐達母子，心道準是爹娘甚喜徐達，便自作主張把他收為義子了！他心中一熱，便一把摟住徐達，悄聲道：「四弟！瞧，二哥不是回來看你了麼！」

徐達一聽，拚命扭轉身來，一見果然是曾救過他和娘親的劉伯溫，登時喜得一跳老高，拍着手掌向大門口衝去，一面大叫道：「義父！義母！娘親！劉伯溫……二哥！他回來了！」

劉伯溫與父親劉鑰、娘親趙氏、徐大嬸徐氏見了面，三幾言不到，趙氏便急道：「你三妹呢？怎不見她回來？莫非有甚麼兇險？」

劉伯溫歎了口氣，把此行的事略略說了。

劉鑰初見兒子空手而回，十分失望，但未了卻歎了口氣道：「命數！命數！命數如此，乎復何言！」說罷，他就不再理會劉伯溫的功名大事了。

劉伯溫安慰娘親道：「三妹果然大有來頭，伯溫已然斷定，她絕非夭折之命，娘親放心便了！」

趙氏見兒子雖然平安回來，但少了她視為心肝寶貝的紫雲英，心情難過，又見劉伯溫此次回來後，竟已判若兩人，出言處處隱露要機，但又令人不明所以，心中益發苦悶，便也沉默少語了。

劉伯溫又向徐氏問了一下路上的情形，知道爹娘待她母子甚好，便放心的點點頭，返回他的書房裏面。

一連數日，劉伯溫除了三餐出來與各人見面外，其餘時間便把自己關在書房裏，誰也不見。

到第四天，他忽然把徐達邀到他的書房，手把手的教他讀書識字，又教他洞悉天下大事的陰陽術數，更進而傳授徐達如何研習「孫子兵法」。

每有空閒，劉伯溫便帶着徐達一道，上白鶴山去，不知他教授徐達甚麼。但每次徐達回來時，均手損腳腫，似乎是練功去了。趙氏見了心疼，便責怪兒子劉伯溫過於嚴厲急進，把徐達這位義子累壞了。

劉伯溫微笑不語。徐達卻挺起小胸膛，一本正經的向趙氏道：「不！義母，徐達不怕累！二哥說，人欲成其大事，必先勞其筋骨！」徐達誓要跟着二哥幹大事！」

趙氏不禁苦笑搖頭道：「罷了！罷了！溫兒把一班幹大事的小子弄回來了！」

這般又過了四年多，眼看第五個年頭也將至。此時天下已烽煙四起，戰亂頻頻。劉家所在的青田縣雖暫時平靜，但已有難民湧入，老百姓人心惶惶，唯恐朝不保夕。

劉鑰也知大勢不妙，但又苦思無計。忽然想起劉伯溫似早有預見今日的情形，便向兒子請教應變之法。

劉伯溫沉吟了好一會，才道：「目下有上中下三策！」

劉鑰忙道：「何為上策？」

劉伯溫道：「聯合鄉親，以求自保！」

劉鑰道：「何為中策？」

劉伯溫道：「廣積糧，以備荒！」

劉鑰道：「何為下策？」

劉伯溫歎了口氣，苦笑道：「遁跡深山，不問世事。」

劉鑰奇道：「遁跡深山可避兵災，不問世事可保頭顱，溫兒為甚麼卻道是下策？」

劉伯溫苦笑道：「乾坤行將劇變，天下之大，只怕已沒有一處容身的安樂土矣！爹爹宜早作決斷，不然便太遲了！」

劉鑰被劉伯溫說得心驚膽戰，但大勢已露端倪，他已不得不信了！

這般又過了月餘。這天一早，徐達忽然跑來向趙氏和劉鑰道：「義父義母！不好了！二哥他不見了！」

劉鑰和趙氏一聽，大吃一驚，連忙隨徐達奔到劉伯溫的書房，劉伯溫果然已失了影踪。

趙氏想了想，急忙提着徐達的手道：「你這小鬼頭！必定知道二哥的行踪！說，二哥到底上那兒去了？」

徐達一聽，連忙擺手搖頭，道：「不知道！不知道！二哥說行踪勿洩也！二哥又說日後他再回來帶我出去！」

劉鑰一聽，已然明白，便對徐達道：「那好，不問便了！但二哥臨走，必定有信物給你啊！」

徐達想了想，便點點頭，道：「二哥說，待他走後三個時辰，方可開啟他留下的錦囊！如今已是三個時辰，錦囊可以拆開了！」

徐達說罷，果然在身上摸出一封錦囊，輕輕的拆開，但見內有一幅字條，劉伯溫龍飛鳳舞的寫道：「悄然離走莫悲傷，此行西去路悠長；有緣千里來相會，誓逐元蠻復漢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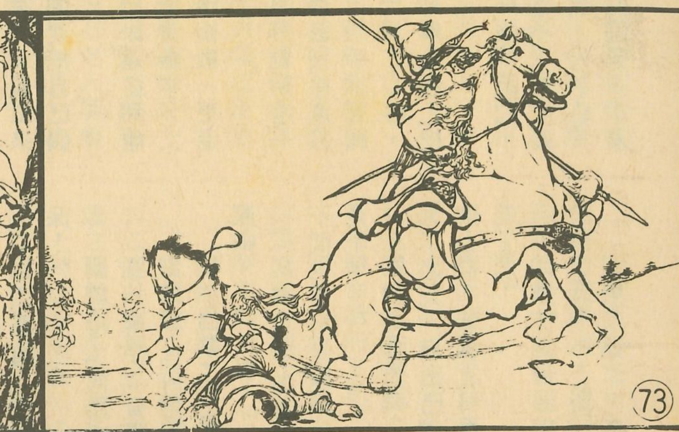
劉鑰和趙氏一見，登時作聲不得，好一會，劉鑰才安慰趙氏道：「溫兒生時奇，去時奇，日後必定更古怪稀奇！他雖生作劉家兒郎，但實為一代奇人，不可思議，我等凡夫俗子，又豈能參透他的行踪奧秘？可惜甚麼？由他去吧！」劉鑰說罷，與趙氏一道，走出去了。

（本故事已完，請留意故事之二「九宮天龍」刊出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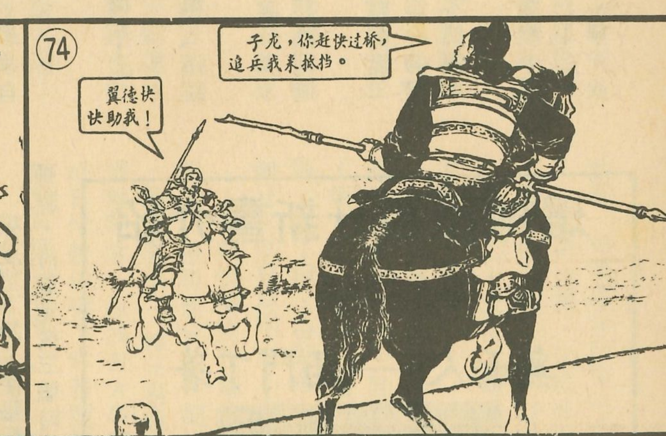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二十

長坂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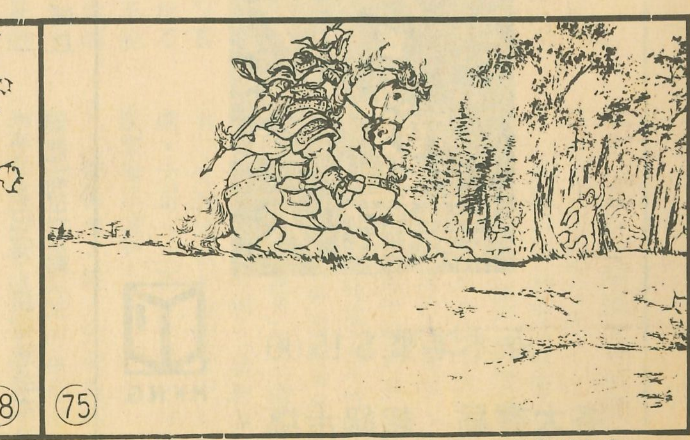
徐正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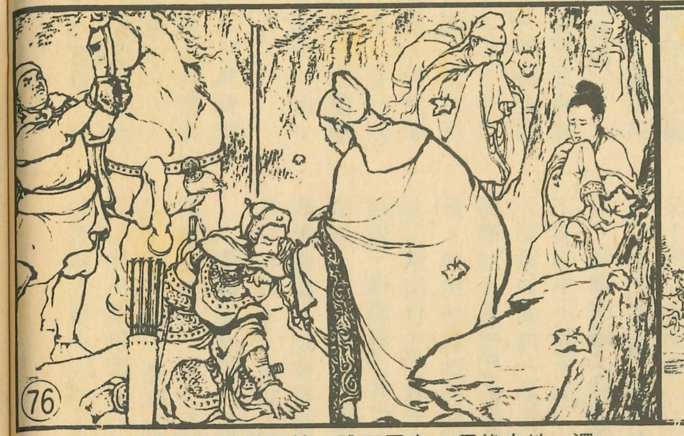
73　只一砍，把鍾紳帶盔連腦，砍去一半，落馬而死。趙雲脫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文聘又引軍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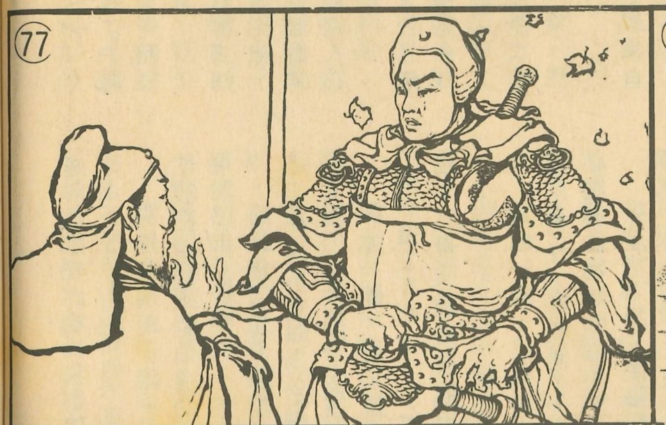
74　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依舊手持蛇矛，立馬橋上，忙大叫求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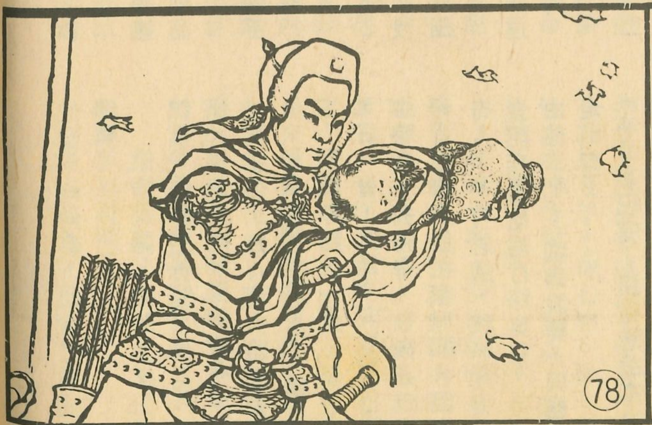
75　趙雲縱馬過橋，急行二十餘里，只見劉備和衆人正在樹林下面歇息。



76　趙雲到了劉備跟前，跳下馬來，拜伏在地，還沒有開口，不禁淚水直湧。劉備見趙雲血滿征袍，也頓時哭泣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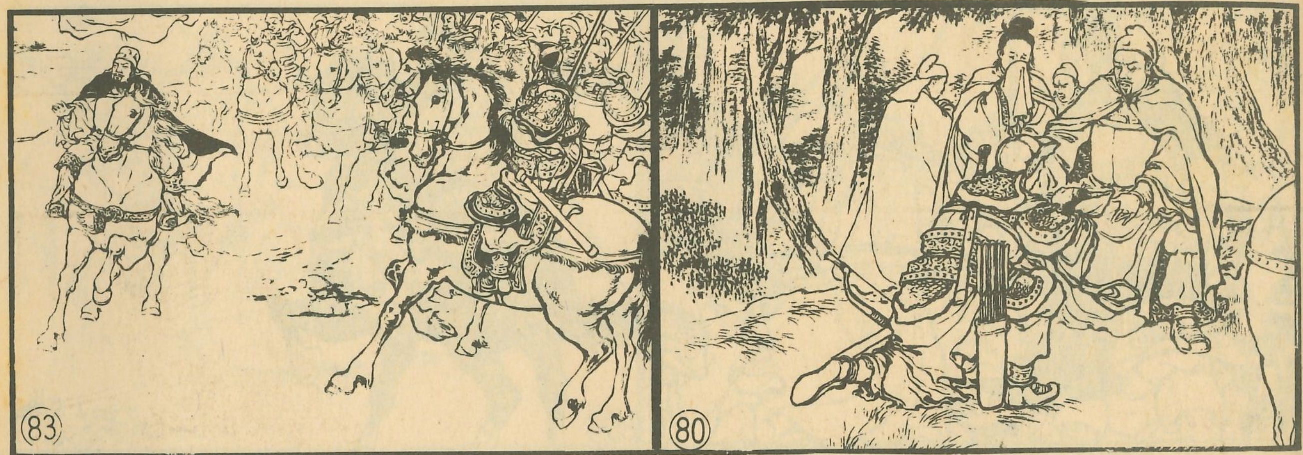
77　趙雲喘息着報告劉備：「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已投井而死，只得推墻掩井，懷抱小主人，身突重圍而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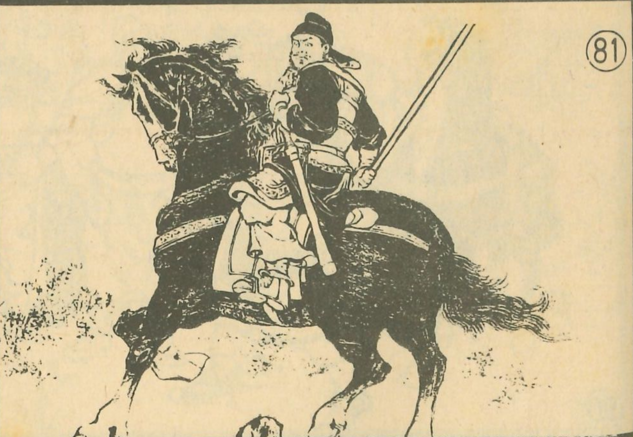
78　說着，解開勒甲絛，却見阿斗正睡着未醒，便雙手捧了遞給劉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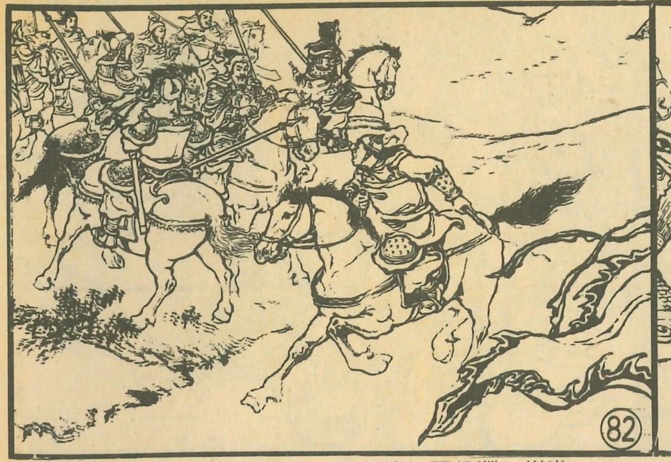
79　劉備接過阿斗，感慨萬分，突然雙手一放，將阿斗擲在地上。



80　趙雲大受感動，忙自地上抱起阿斗，拜伏劉備跟前，垂淚道：「趙雲萬死，難報主公知遇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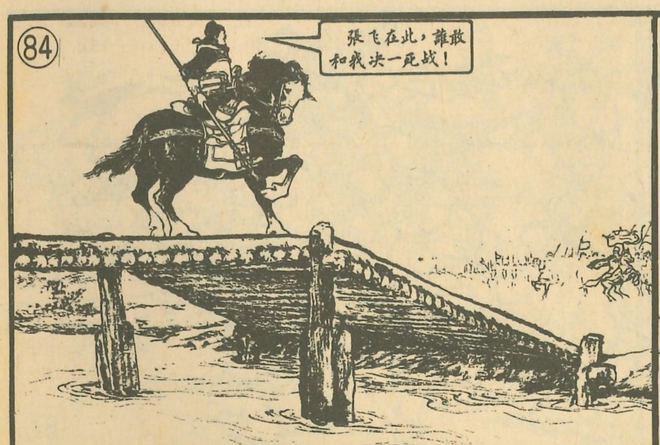


81　却說文聘引軍追到長坂橋，見趙雲過橋而去，張飛却倒豎虎鬚，圓睁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勒住馬頭，不敢近前。



82　這時，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一齊趕到，見了這般情形，也怕是孔明使的計策，都不敢近前，只是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

83　曹操聞報，急乘馬趕來，察看虛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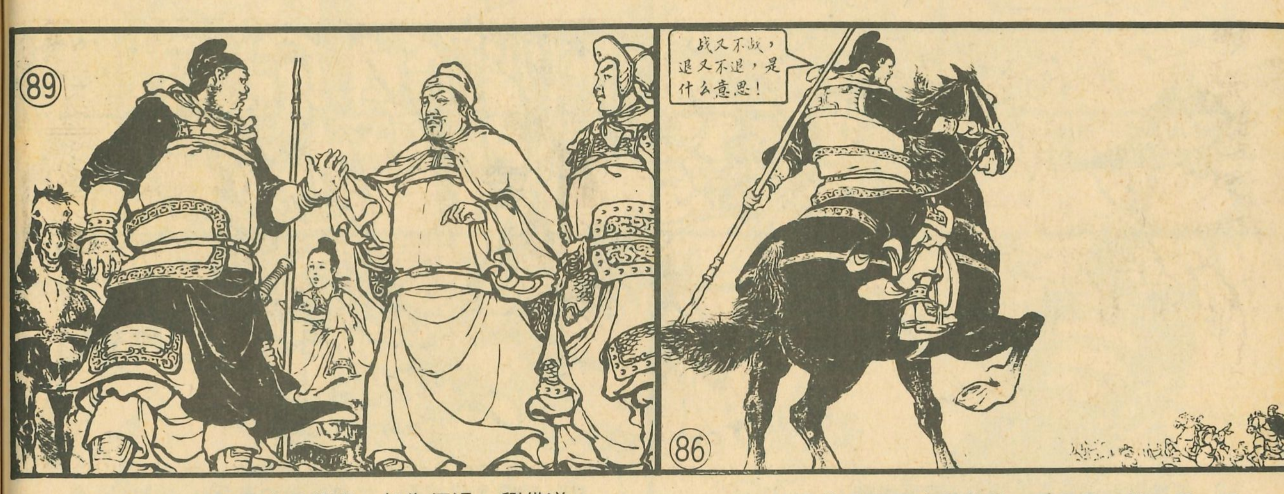


84　張飛隱隱見曹軍陣中，一簇人馬擁着青羅傘蓋而來，料是曹操親來察看動靜，索性厲聲大喝，故意搦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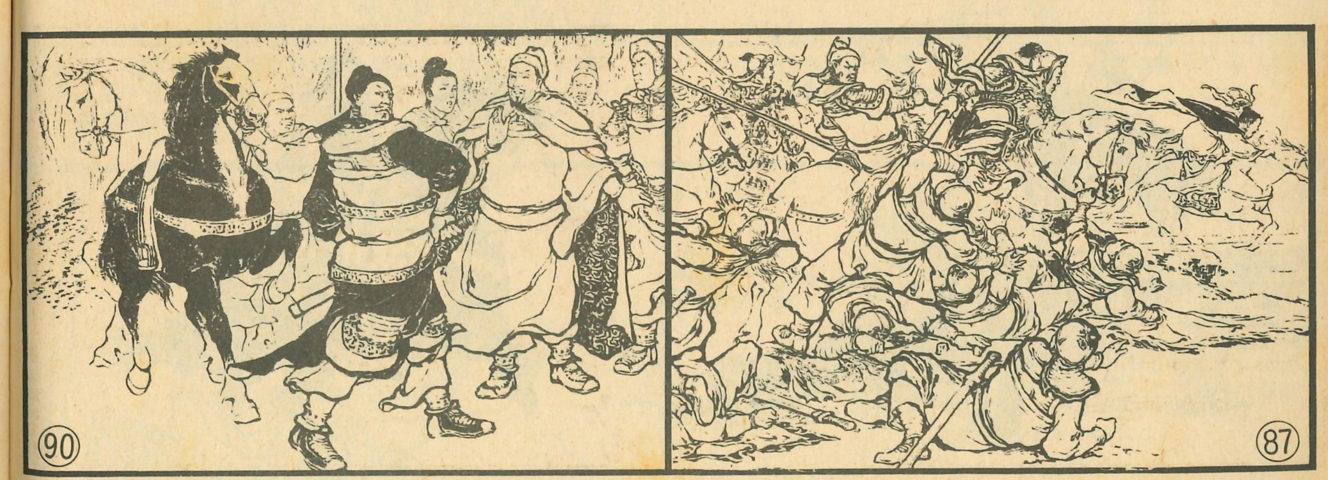
85　張飛聲如巨雷，曹軍聽了，個個嚇得兩腿發抖。曹操也暗暗膽怯，回顧左右，傳令不可輕敵。

88　張飛見曹軍一湧而退，立刻叫手下二十幾個騎兵解去馬尾上的樹枝，並下令把長坂橋拆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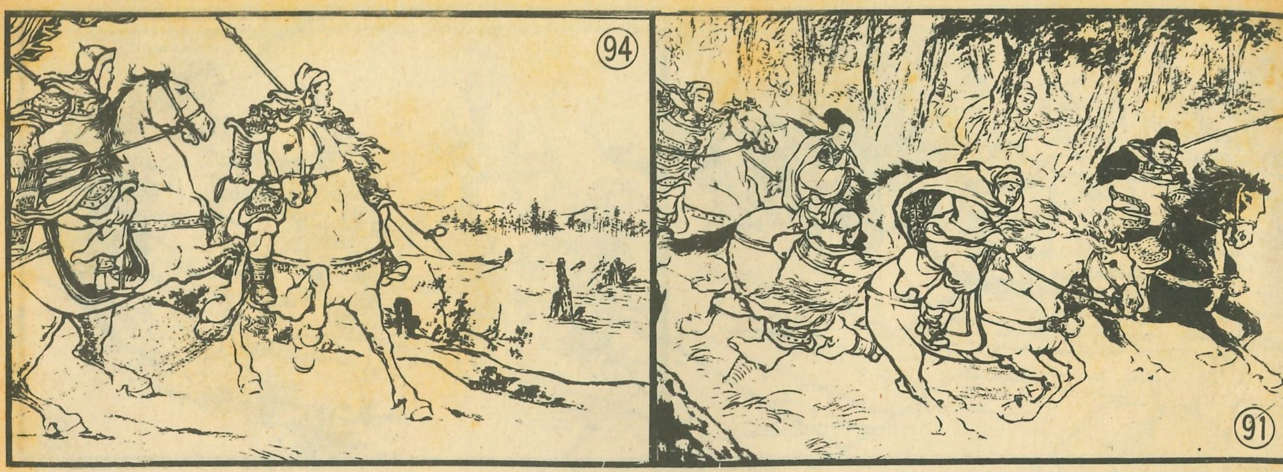
86　張飛望見曹軍陣脚移動，又猛喝一聲，這一喝比前兩聲更加威猛，竟把曹操身邊的夏侯杰，嚇得肝膽破碎，一個觔斗，跌下馬來。

89　然後，他回馬來見劉備，報告經過。劉備道：「你勇是很勇的了，可惜想得不周到。」張飛搞不懂，忙問是甚麼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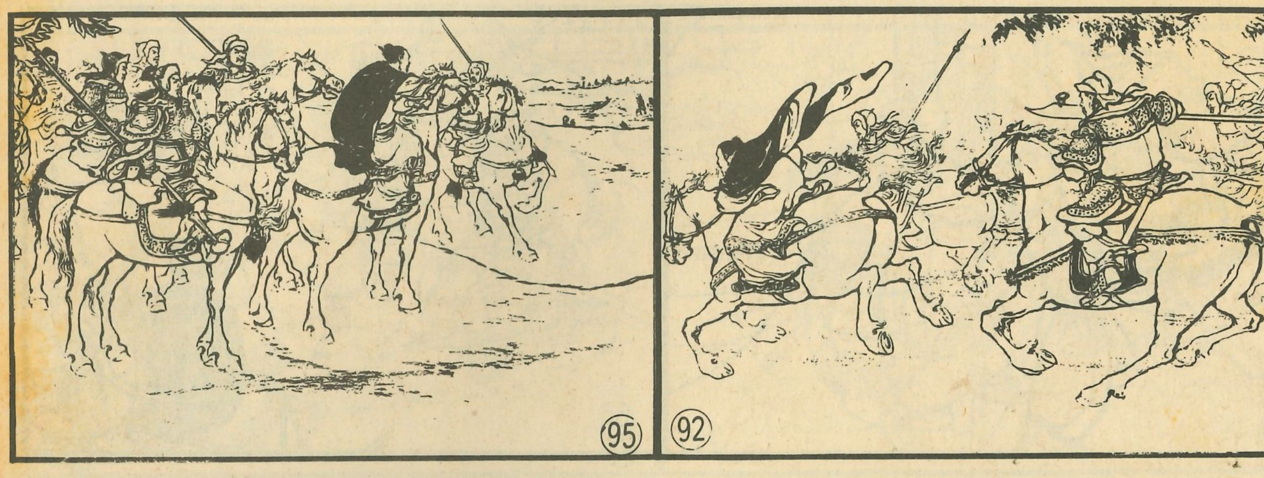
87　曹操回馬便走，衆軍將一齊跟着向西奔進。一時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死傷無數。

90　劉備道：「曹操是很有智謀的，如不拆橋，他怕有埋伏，不敢進兵；現在把橋拆了，他料我兵少害怕，必來追趕。」張飛聽了，仍然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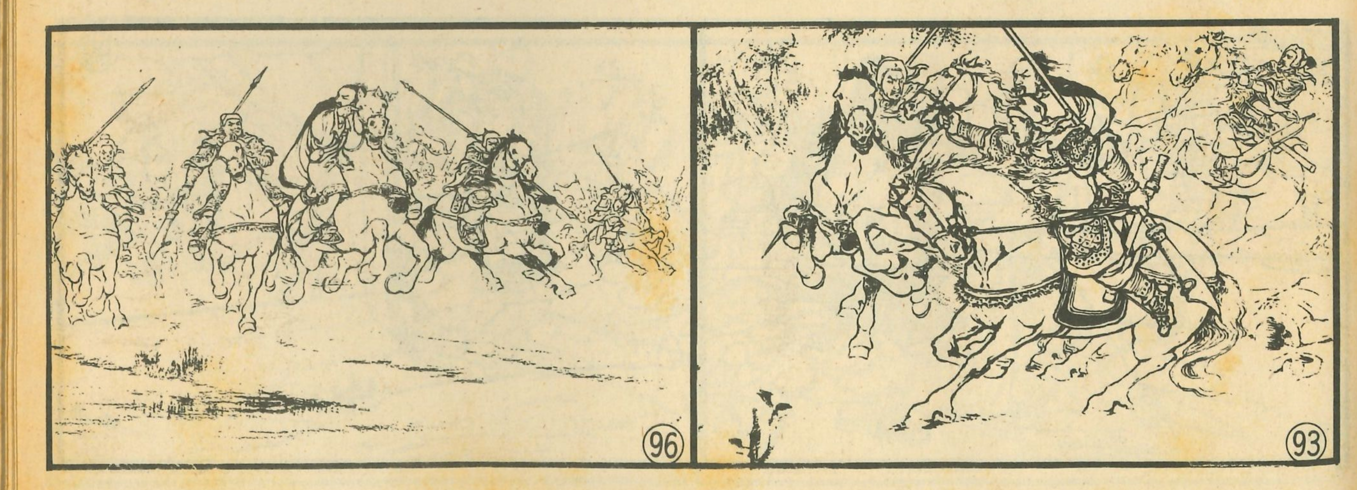
91　劉備知道曹軍勢大，架橋過河是很便當的，便即刻起身，從小路投漢津，望沔陽路而走。

94　張遼、許褚重到長坂橋探看時，見橋已拆去，張飛也失了踪迹。



92　再說曹操驟馬狂奔，冠簪脫落，披頭散髮，模樣十分狼狽。

95　兩將回報曹操，曹操斷定張飛斷橋而去，必是心怯，傳令立刻搭橋，火速引兵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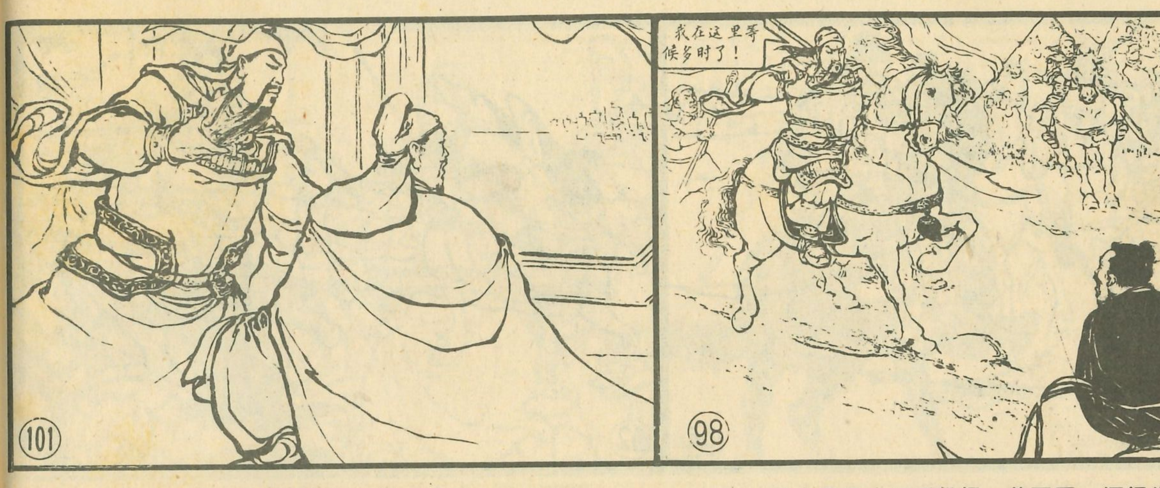


93　張遼、許褚趕上，將曹操的馬繮拉住，曹操還是倉惶失措，只管喘氣。待了好一會，曹操神色稍定，便令張遼、許褚再到長坂橋察看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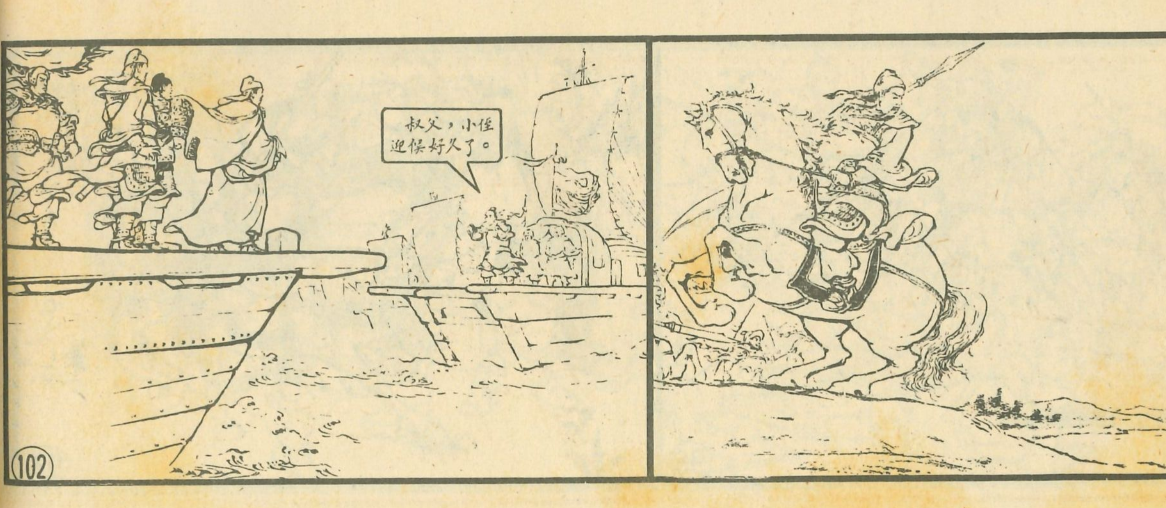
96　曹操催動軍馬挺進，將近漢津，遠見劉備一行在前面疾馳。曹操大喜，教衆將努力向前，定要捉住劉備。



97　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勇追趕。忽然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當頭一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座下赤兔馬，正是關雲長！



98　原來雲長去江夏借得一萬軍馬，探得當陽長坂正在大戰，奉孔明之命，特地從這裡截出。曹操一見雲長，嚇傷了膽，慌忙下令大軍速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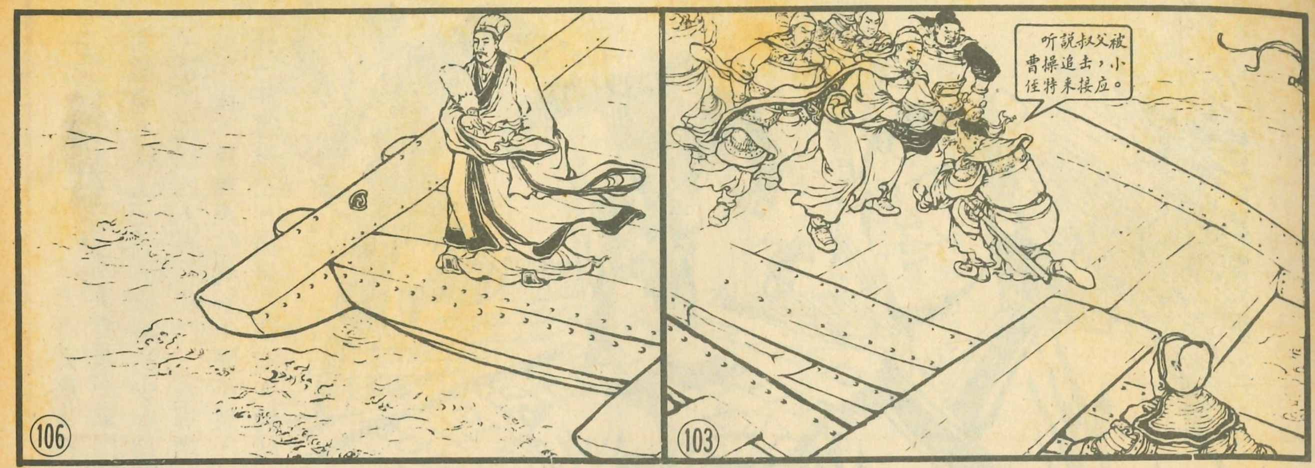
99　雲長追了十多里，才回軍找着劉備，保護衆人一同向漢津行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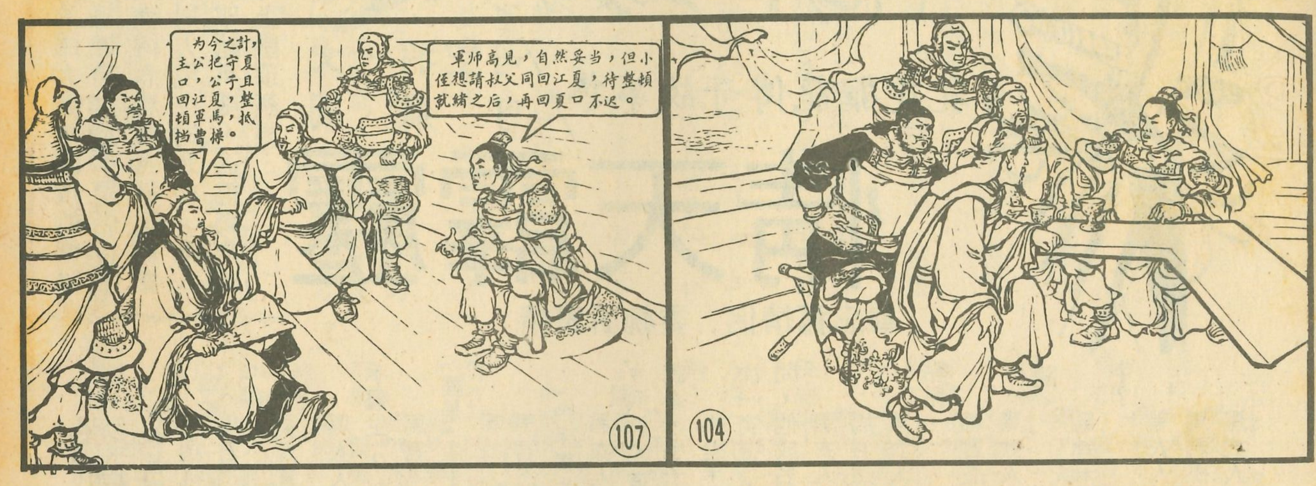
100 到了漢津口，已有船隻伺候，雲長先請劉備和甘夫人、阿斗等上船坐定，然後讓人馬一齊上了船隻。

101 劉備正向雲長訴說被困經過，突然江南岸戰鼓大鳴，推窗一看，只見許多船隻，順風揚帆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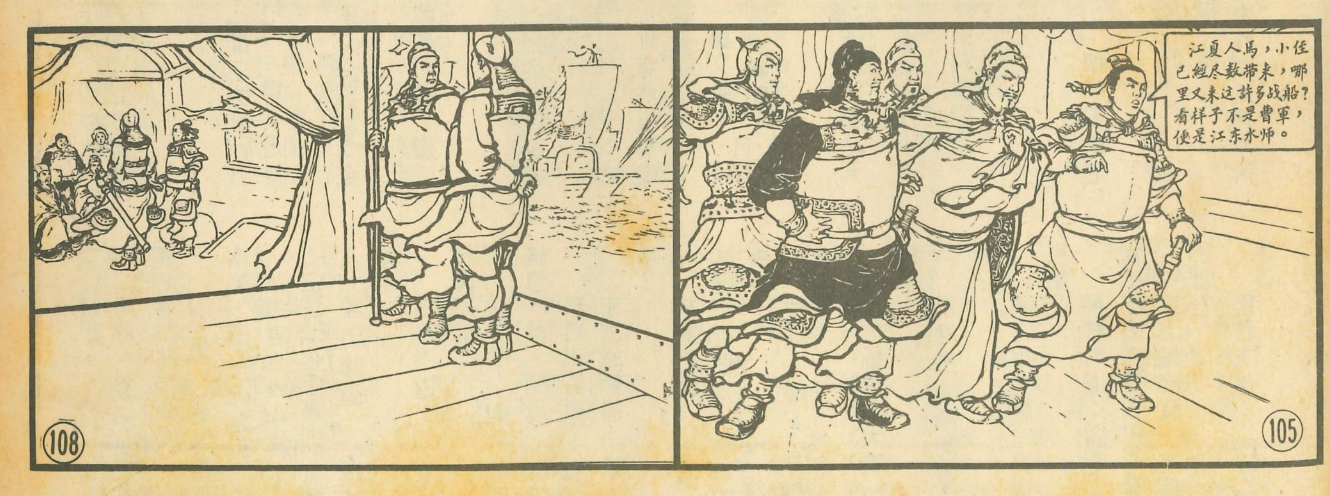
102 劉備吃驚不小，來船漸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大聲向這邊招呼。



103 劉備一看，正是劉琦，心中大喜。不一會，兩船靠攏，劉琦過船拜見劉備。



104 劉備和劉琦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叔侄兩個，忙着互訴情況。



105 忽見江面西南角上戰船一字兒擺開，飛也似的駛來。劉琦見了，大驚失色。

106 劉備也是驚惶，細看時，只見對面船頭站着一人，身穿道服，手執羽扇，原來是孔明來了！

107 兩船並攏，孔明過這邊船上來。孔明一到，劉備大爲寬心，於是同坐艙中，商議破曹之策。

108 當下決定：教雲長領五千兵守夏口，孔明、劉備、劉琦等同去江夏，整頓戰船，訓練士兵，抵禦曹操。

（本段完）

上文提要：二十年前被少林、武當掌門及兩大高手圍攻的黑道高手馬君杰重出江湖後，往開封尋找當年愛侶谷中蘭途中，救了一名被迫婚的少女趙英魂，趙英魂得悉馬君杰欲邀約當年圍攻他的四人再行決鬥，遂提議他先行試探對方現今的武功，兩人分手後，馬君杰往尋谷中蘭不果，欲赴洛陽探望趙英魂，途經鄭州時在一旅客投宿，發覺屋頂有人埋伏，於是飄身上屋頂察視……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情天霹靂

難忘舊情侶　委婉訴衷情

馬君杰突然掠身上屋，黑衣人一見，似乎甚感意外地一愕，注目問道：「你是甚麼人？」

語調沉寒，森冷如刀。

馬君杰冷冷地道：「閣下來此找我，竟然不知我是甚麼人，豈不是笑話？」

黑衣人目光電射道：「你就是『金手書生』？」

馬君杰神情不由微微一怔，道：「誰是『金手書生』？」

黑衣人道：「你不是？」

馬君杰搖搖頭道：「我從未聽說過『金手書生』是何許人也？」

黑衣人忽然嘿嘿地一笑，道：「當今武林黑道第一高手，你竟然沒有聽說過，小子，你眞是孤陋寡聞了！」

馬君杰雙眉微微一揚又垂下，淡淡一笑道：「也許是我孤陋寡聞了，請問，他成名多久了？」

黑衣人道：「一年多了。」

馬君杰道：「有多大年紀？」

黑衣人冷冷的道：「看來比你少一點兒。」

馬君杰道：「二十六、七歲？」

黑衣人 冷冷的道：「二十二、三之間。」

馬君杰凝目問道：「他叫甚麼名字？」

黑衣人道：「他叫陶子琰。」

馬君杰又問道：「閣下呢？」

黑衣人答道：「老夫外號武林人稱『天殘指』。」

馬君杰道：「閣下就是二十年前威震雲貴的東方雄？」

「不錯。」東方雄點首傲然地嘿嘿冷笑，道：「你聽說過老夫的名號？」

馬君杰口中輕「嗯」了一聲，問道：「你找『金手書生』有何事？」

東方雄道：「老夫要和他較量較量。」

馬君杰道：「只是較量，沒有一點仇隙過節？」

「沒有，」東方雄微一搖頭，目光倏忽一凝，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馬君杰答道：「我就是我！」

東方雄雙眉一挑，道：「你沒有名字？」

馬君杰道：「有是有，只是我不想和閣下交朋友，所以不想告訴閣下，再見！」

話落，轉身抬脚，就要下屋而去。

東方雄突然大喝一聲，叫道：「站住！」

馬君杰冷冷的道：「閣下有何見教？」

東方雄嘿嘿一笑道：「你這就想下去麼？」

馬君杰道：「閣下既然不是找我，我不下去在這裡做甚麼？」

東方雄冷聲一笑道：「那你爲何要上來？」

馬君杰道：「因爲閣下正站在我的屋頂上，我以爲閣下是來找我的，我不得不上來看看。」

東方雄森冷的一笑，道：「你說的雖然有理，不過，老夫現在已改變了心意。」

馬君杰冷冷道：「閣下改變了甚麼心意？」

東方雄道：「找你！」

「找我？」馬君杰雙眉微揚之後又垂下，凝目問道：「爲甚麼？」

東方雄冷冷地道：「老夫要找你就是要找你，不需要問爲甚麼。」

馬君杰冷然道：「閣下倒是霸道得很。」

東方雄嘿嘿一笑，道：「老夫生性向來如此。」

馬君杰倏然一笑，道：「東方閣下，你我無仇無怨，素昧平生，你要找我，多少總該有個理由才對。」

東方雄道：「你一定要理由，就是你不該輕視老夫！」

馬君杰道：「我怎麼樣輕視你東方閣下了？」

東方雄道：「就憑你那一句不想和老夫交朋友，不肯告訴老夫姓名，已經很夠了。」

馬君杰淡淡地道：「閣下想和我交朋友？」

東方雄道：「不一定要交朋友，但你必須報出你的姓名和師承。」

馬君杰道：「不報不行嗎？」

東方雄道：「你應該懂得這個『必須』那兩個字的眞正意思。」

馬君杰道：「不報又怎麼樣？」

東方雄嘿嘿一笑，道：「不報，你就別想能夠下得屋去。」

馬君杰道：「你要用强？」

東方雄道：「老夫要你躺在屋頂上涼快涼快！」

馬君杰冷冷地道：「東方雄，我警告你，你最好別惹我！」

東方雄道：「老夫偏要惹你，怎麼樣？」

馬君杰雙眉一揚道：「東方雄，你別以爲『天殘指』是天下無敵，但是却奈何我不得。」

東方雄陰森地一笑，說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也不怕夜風閃了你的舌頭。」

馬君杰神色冷漠地道：「你要是不信，出手試試就知道了！」

東方雄雙目突射煞芒地道：「好！老夫就試試你有多大的氣候。」

話落，倏然抬手一指點向馬君杰的眉心。

「天殘指」爲歹毒罕絕當代武林的功夫，馬君杰此次重入江湖，雖然身懷罕世奇絕的武學功力，對這種指力可也不敢輕視。

他身形一側，脚下突然向前跨上一大步，右掌突出，斜戳東方雄腕脈。

他側身，跨步出掌，奇快如電！

東方雄心頭不由倏忽一凜，喝道：「小子，你身手果然不差！」

喝聲中，電疾縮腕變招，一根中指疾向馬君杰右腕脈門劃去。

馬君杰口中一聲冷笑，掌招易截爲拍，直拍東方雄肩膊！

東方雄衹得側肩避掌，再度變招還攻。

於是，這兩個——一個是二十年前黑道第一高手，一個是威震雲貴一帶二十多年的梟雄，展開了一場武林罕見的龍虎生死搏鬥。

雙方招式全是以快制快，詭異奇快絕倫！

這時，正有兩對眼睛隱身兩處地方灼灼窺視，全神凝注二人動手的形勢！

那兩雙眼睛的主人，內心都充滿了驚奇詭異！

他們都在暗忖：「這白衣人是誰？一身所學功力竟如此的高絕……」

轉眼工夫，馬君杰與東方雄已激鬥了十招以上。

突然雙方人影一合即分。

馬君杰身形凝立不動，東方雄却帶着一聲嘯叫，劃空飛射而去！

倏地，馬君杰感到一陣頭昏，他正想提氣飄身下屋，但却張口噴出一口鮮血，眼前一陣發黑，身形一晃，「噗通」一聲倒在屋頂上，立刻昏迷了過去。

一紫一白兩條身形電射掠出，正是隱身兩處地方窺視着的兩雙眼睛的主人。

穿紫衣的那人比穿白衣的那人身形略快，他先一步落在屋上，立即一俯身抱起馬君杰的身子，直朝店外掠去。

白衣人一見，心中不由一急，連忙提氣掠身攔住紫衣人的去路，喝道：「閣下，你站住！」

紫衣人輕功雖比白衣人略高，但他雙手却抱住個人，就不如白衣人了。

因此，紫衣人只得停住身形，冷冷地問道：「閣下有何見教？」

白衣人抬手一指昏迷中的馬君杰，問道：「閣下和他是朋友？」

紫衣人答道：「不是，你認識他？」

白衣人道：「也不認識，閣下要將他帶往何處去？」

紫衣人道：「這與你有關？」

白衣人淡淡地道：「這雖然與我無關，但目前的情形不同。」

紫衣人問道：「目前的情形怎麼樣不同？」

白衣人道：「他受了傷，人正在昏迷中，我不能不管。」

紫衣人道：「閣下之意可是怕我乘人之危，對他有所不利？」

白衣人道：「對此，我不願意妄說，也不認爲閣下是那種人，不過，我請閣下先放他下來，讓我先療好他的傷勢。」

紫衣人突然冷笑一聲，道：「先療好他的傷勢？閣下說得似乎倒很簡單容易。」

白衣人雙眉微揚，冷然道：「閣下不願意？」

紫衣人突然凝目問道：「閣下能夠解毒嗎？」

白衣人不禁愕然一怔，道：「解毒？解什麼毒？」

紫衣人道：「天殘之毒！」

白衣人心中暗暗一驚，道：「他中了毒了？」

紫衣人冷哼一聲道：「你能解得天殘之毒麼？」

白衣人搖搖頭道：「閣下能解？」

紫衣人道：「閣下應該明白，我要是不能解，就不會帶他走了。」

白衣人眉鋒微微的皺了一皺，沉吟地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紫衣人雙目一凝地道：「閣下可就是最近一年來，名震當今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金手書生』麼？」

白衣人點頭道：「不錯，在下正是陶子琰。」

紫衣人目中突然閃過一絲異采，說道：「陶閣下，你如果想和他交朋友，便請於半個月以後到析城山來看他好了。」

入耳「析城山」三個字，「金手書生」陶子琰心中不由又是微微一驚，道：「閣下是析城山……」

紫衣人忽然輕聲一笑道：「閣下別問了，到了析城山之後，你就知道了。」

話落，掠身竟自陶子琰身旁飛縱而去，却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

從那股淡淡的幽香中，陶子琰心中明白了，人也不禁呆住了。

他呆呆怔立在屋頂上，心裡在暗想：「析城山『紫衣雙燕』姊妹，當代武林奇女子，美艷絕倫，蓋世無雙，不知她是姊姊還是妹妹……」

* * *

這是一間佈置陳設華麗的卧房，房內瀰漫着淡淡的幽香。

檀木床，床上紅綾綉花緞被，圖案綉的是鸞鳳和鳴，綉花枕兒成雙，枕上的圖案綉的是一雙鴛鴦。

水紅色的薄紗帳，兩邊的帳鈎兒是玉製的，光是這對玉帳鈎兒，怕不就價值黃金千兩。

這間房，誰都能看得出是姑娘家的香閨。

但是，這是誰家姑娘的香閨？

馬君杰就是躺在這張檀木床上，身上蓋着那綉着「鸞鳳和鳴」的紅綾緞被，頭兒枕在那幽香陣陣的鴛鴦枕兒上。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馬君杰眨動了一下眼皮，醒過來了。

他緩緩的睜開眼睛，當他看清楚了房間內的佈置陳設時，他心中不禁充滿了驚奇，詫異與迷惑。

他想起身下床，但是却失敗了，他渾身酸軟無力，左肩隱隱作痛，根本連動都不能動，遑論下床來。

他心內在暗想：「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會躺在這裡？」

他回想起昨夜的情形——昨夜，他和「天殘指」東方雄的那一場決鬥，他低估了東方雄所學功力，他實在太大意了。

他清楚地記得，東方雄挨了他一指，帶着一聲厲叫飛掠而去，他自己也挨了東方雄一指。

那一指雖然突破了他的護身罩氣，擊中他的肩膊，但是並非要害部位，照理應該是無關大礙的，然而他却莫明其妙的頭昏昏，兩眼發黑，忍不住吐出一口鮮血，旋即倒在屋上昏迷過去。

他想到這裡，立刻費力地抬起一隻右手，伸過去撫摸那隱隱作痛的左肩。

左肩上，包紮得厚厚的，敷着療傷的藥物。

他心裡不禁又在想：「這是什麼地方？是什麼人救了我？是這間房間的主人？看這房間的佈置陳設，顯然是女子的香閨，但是，她是位姑娘還是位婦人呢？」

他正在暗想之間，房門忽然被輕輕的推開了。

他側臉朝房門口望過去，推門進來的是兩名長髮披肩，模樣兒嬌俏，年約十六七歲的綠衣少女，手上各捧着一個紅漆盤子。

一個盤子裡放着一隻瓷瓶和一個布包，另一個盤子裡放着一隻碗大的瓷盅，上面蓋着蓋子，不知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兩名綠衣少女一見馬君杰睜着眼睛望着她們，嬌臉上同時現露出欣喜笑容。

一個年紀看來略大些的綠衣少女甜笑地說道：「相公您醒過來了？」

馬君杰點頭含笑說道：「謝謝兩位姑娘救了我！」

兩名綠衣少女將手裡的紅漆木盤放在床頭的大櫃上，那年紀略大些的一個望着馬君杰嬌媚的一笑，說道：「相公請別這樣客氣，救你的可不是我們，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能耐。」

「姑娘太客氣了。」馬君杰道：「請問姑娘，救我的是那一位？」

年紀略小的綠衣少女接口道：「是我們的小姐。」

「哦……」馬君杰眨眨眼睛道：「那麼兩位姑娘是？」

年紀略小的綠衣少女道：「我叫小青，她叫小玉，是侍候我們小姐的侍婢。」

馬君杰口中又「哦」了一聲，沉吟地道：「請問兩位姑娘，這兒是什麼地方？」

小青道：「這是我們小姐的房間。」

馬君杰道：「小青姑娘，這兒是鄭

州的什麼地方？」

小青忽然「噗嗤」一笑，道：「這兒不是鄭州，是『析城山』。」

馬君杰神情不由愕然一呆，道：「這兒是析城山？那麼我豈不是已經昏迷了好幾天了？」

小玉說道：「這個我們就不清楚了，不過，我們小姐昨夜將相公帶回來時，相公就一直昏迷着，直到現在已經差不多半個對時了。」

「哦……」馬君杰道：「這麼說，我起碼已經昏迷了三個多對時了，可是……這有點奇怪了。」

小玉問道：「什麼奇怪？」

馬君杰道：「我只是左肩受了傷，怎麼竟會昏迷這麼久？」

小玉道：「聽我們小姐說，相公是中了毒。」

馬君杰心中倏然一震，道：「我中了毒？」

突然房門口人影一閃，走進來一位黛眉、美目、檀口，年約二十二、三歲，美艷照人的紫衣少女。

小青與小玉一見，連忙同聲說道：「小姐您回來了。」

紫衣少女朝小玉小青微一點頭，立即望着馬君杰含笑問道：「相公醒來多久了？」

馬君杰道：「多謝姑娘相救，剛醒來一會兒。」

紫衣少女關懷地道：「相公試着運氣過沒有？」

馬君杰搖搖頭答道：「還沒有。」

紫衣少女道：「相公先運氣試試看，真氣是不是暢通？」

馬君杰沒有說話，立即暗暗提吸一口真氣，默默運行全身。

紫衣少女靜靜地站立床前，美目灼灼地凝視着他的臉色神情。

片刻工夫之間，馬君杰的真氣已在體內運行了一遍，輕吁一聲，睜開了眼睛。

紫衣少女關切的問道：「相公覺得怎麼樣？」

馬君杰道：「並無什麼不暢現象，只是感覺渾身酸軟無力得很。」

紫衣少女甜蜜的一笑道：「那不要緊，只要調養數天就好了。」

馬君杰雙目忽然一凝，道：「姑娘，聽說我是中了毒，是麼？」

紫衣少女微微點頭，說道：「相公是中了東方雄近十年來練成的『天殘之毒』。」

馬君杰道：「姑娘，這『天殘之毒』很厲害麼？」

紫衣少女輕聲道：「聽說凡是中了天殘之毒的人，絕難活過三天。」

馬君杰道：「姑娘有『天殘之毒』的解藥？」

紫衣少女微微搖頭道：「我並沒有天殘之毒的解藥，不過，我有一份能解百毒的丹方。」

「哦……」馬君杰眨眨眼睛，道：「多謝姑娘替我解毒救了我的命，俗語有云：『大恩不敢言謝』，姑娘，我也不說什麼了。」

紫衣少女嫣然一笑道：「相公本來就不該說什麼，連這些話都不該說的。」

馬君杰笑了一笑道：「請問姑娘上姓芳名？」

紫衣少女道：「我叫梅絳雪，相公高姓大名？」

馬君杰本想隨便說個假姓名的，但是心念電轉之間，却覺似乎有點兒不妥，不應該欺騙一個救命恩人，於是他便實活實說道：「我名馬君杰。」

梅絳雪美目倏然一睜，道：「相公大名馬君杰？君是君子之君，杰是豪杰的杰？」

「不錯，」馬君杰點頭道：「姑娘也聽說過我的名字？」

梅絳雪道：「我聽說過這個名字，不過不是相公，那是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黑道第一高手，外號人稱『玉手追魂』，他與相公同名同姓。」

馬君杰微微一笑道：「姑娘，我就是他了，就是那個黑道第一高手『玉手追魂』。」

梅絳雪愕然一怔，狐疑地道：「相公就是他？」

馬君杰道：「姑娘可是不相信？」

梅絳雪笑道：「相公別開玩笑了，他早在二十年前被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和『翻天掌』金風池及『神劍手』趙北川四人聯手圍攻，由巫山神女峯峯頂打落江心，葬身江底了。」

馬君杰笑笑道：「那雖然是事實，但是我的確實實在在是那個馬君杰，也確實未曾葬身江底。」

梅絳雪搖着頭道：「算了，相公是那個馬君杰也好，不是那個馬君杰也好，那都無關緊要，最要緊是相公該吃藥換藥了。」話鋒一頓，轉向小玉說：「小玉，把藥拿過來，先給馬相公吃過藥後，再替他換藥。」

小玉答應着，從紅漆木盤裡拿起那隻瓷盅，雙手捧起來走到床邊。

梅絳雪竟親自動手，俯身扶起馬君杰的身子倚靠在床欄坐好。

她俯身抱扶馬君杰的身子，不但是陣陣幽香立時往馬君杰的鼻孔裡鑽，而且是香氣微聞。

馬君杰心裡不禁有點兒激盪不安地說：「謝謝姑娘。」

梅絳雪朝他嫣然一笑，道：「別謝了，我也不喜歡聽這種字眼。」

她人本生得十分美艷，這嫣然一笑，更增無限嫵媚。

馬君杰心中不由暗暗一蕩。

梅絳雪自小玉手中接過瓷盅，掀開蓋子，送到馬君杰的嘴邊，說道：「已經不燙了，快喝吧。」

馬君杰費力起抬地雙手，道：「姑娘，讓我自己來好了！」

梅絳雪道：「喝吧！別費力！藥汁倒翻了可是件麻煩的事情。」

馬君杰自己心裡也很明白，他雙

手雖然能勉强抬起來，但是乏而無力得很，不一定能捧得起這一盅藥汁。

於是，他祇好躺着不動，說了聲：「謝謝姑娘。」

梅絳雪立即嬌嗔道：「你的謝謝可眞多，下次你再要說一個謝字，我就不理睬你了。」

馬君杰那蒼白的臉孔不由微微一紅，訕訕地笑了一笑，沒有再說話，張開口將瓷盅裡的藥汁喝了下去。

梅絳雪將瓷盅遞給小玉，立即叫小青將放着瓷瓶和布包的那隻紅漆木盤捧了過來，親手替馬君杰的左肩傷處換藥包紮。

馬君杰沒有再開口說一個「謝」字，因爲他心裡明白，此時最好是甚麼話也不要說，不說比說還好，否則必定又會惹來一頓嬌嗔！

換好藥，扶着馬君杰躺下之後，梅絳雪才含笑說道：「相公，你好好的休息吧。」

話罷，轉過嬌軀，舉步姍姍的往外走去。

馬君杰突然喊叫道：「梅姑娘，請等一等。」

梅絳雪停步回身，美目眨動的問道：「甚麼事？」

馬君杰微一猶疑道：「我想請姑娘替我換一個房間。」

梅絳雪不由一怔，道：「可是這間房不好？」

馬君杰搖頭道：「不是。」

梅絳雪問道：「那是爲甚麼？」

馬君杰道：「聽說這間房是姑娘的房間？」

梅絳雪美目微凝，道：「因爲是我的房間，所以相公才要換過一間？」

馬君杰答道：「是的，我不能佔用姑娘的房間。」

梅絳雪眨眨眼睛，道：「可是因爲我是姑娘家？」

馬君杰點點頭道：「是的，姑娘，這是禮。」

梅絳雪道：「這雖然是禮，但却是俗禮，你我都是武林兒女，是不該講那些俗禮。」

馬君杰道：「但姑娘應該明白，人言可畏，那會壞了姑娘的名節。」

梅絳雪道：「我不在乎。」

馬君杰眉鋒不由暗暗一皺，道：「姑娘雖然不在乎，可是……」

梅絳雪突然插口道：「可是你在乎，是麼？」

馬君杰搖搖頭道：「姑娘，話不是這麼說。」

梅絳雪雙眉微揚的道：「不是這麼說，該怎麼說？」話聲一落又起，美目凝注地道：「告訴我，你在想甚麼？」

馬君杰心中暗暗的吸了一口氣，說道：「姑娘都能不在乎，我一個大男人在乎甚麼，我只是爲姑娘……」

梅絳雪又截口道：「你既然也不在乎，那就別說甚麼好了，你身子還未復原，必須養息，還是省點兒精神好好的養息吧。」

美目含情地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擰身走出了房間。

那一眼，馬君杰看得懂，心頭不禁爲之一震，也有點激盪，他怔住了。

小玉和小青捧着紅漆木盤，悄悄地出了房間，並輕輕地帶上房門。

馬君杰靜靜地躺在床上，瞪着兩隻眼睛望着床頂出神。

* * *

十天後。

在梅絳雪細心的照顧及調理之下，馬君杰的身體功力終於完全復原了。

十天來，梅絳雪這個名震當今武林的奇女子、美絕塵寰的「紫衣雙燕」的大姊，已經深深地陷入了情網，深深地愛上了馬君杰。

人非木石，孰能無情？

馬君杰不是寡情無義的人，對於梅絳雪這份情愛，他不是不願意接受，而是不能接受。

因爲，他心目中有着一個抹不開的倩影——谷中蘭。

谷中蘭是他二十年前的戀人，他怎能忘情負她呢？

因此，他祇好硬起心腸對梅絳雪歉疚於心，讓梅絳雪失望。

從梅絳雪口中，她已經探出了昔年聯手圍攻他的四人中，仍然是以少林掌門大方禪師的功力最高最深。

第十一天的午後，也是馬君杰身體功力完全恢復的第二天的午後。

馬君杰向梅絳雪提出了辭意，語氣婉轉地說道：「雪妹，從我受傷中毒開始，這些日子以來，承蒙妳照顧我，使我逃過了一次死劫，我心中除了感激之外，眞不知該向妳說些甚麼才好。」

梅絳雪眨動眼睛，含情脈脈地笑道：「杰哥，那就甚麼也別說好了。」

馬君杰道：「但是有一句話我却不能不說。」

梅絳雪雙目微凝道：「甚麼話？」

馬君杰道：「雪妹，我必須要向妳說再見了。」

「再見？」梅絳雪嬌面微微一變：「你要走了？」

馬君杰點點頭道：「是的，雪妹，我要走了。」

梅絳雪道：「甚麼時候走？」

馬君杰道：「我想今天就走。」

梅絳雪道：「打算去那裡？」

馬君杰道：「先到洛陽看望一個人，然後再去少林。」

梅絳雪道：「你去少林寺做甚麼？」

馬君杰道：「去找大方禪師。」

梅絳雪道：「你和他是朋友？」

馬君杰搖搖頭道：「不是，我要試試他這二十年來功力增進了多少，並請他邀約妙一道長和翻天掌金風池以及神劍手趙北川，讓他們四人仍在巫

山神女峯峯頂上再聯手與我一搏。」

梅絳雪雙目圓睜，心頭震駭不已地道：「杰哥，你……」

馬君杰神色平靜地一笑道：「雪妹，二十年前巫山神女峯上那一場搏戰，我雖然負傷跌落江心，但我並沒有死去。」

梅絳雪雙目凝注地道：「這麼說，你眞的是那位『玉手追魂』了？」

馬君杰點點頭，伸出他那十指根根如玉般白晰修長的玉手，說道：「雪妹，我當年外號人稱『玉手追魂』，妳看我這雙手就知不假了。」

梅絳雪望望他的雙手，眨眨雙眼，道：「杰哥，你已經決定仍讓他們四個聯手，仍然以一對四？」

馬君杰點點頭說道：「並且也要將他們一個個全都打落江心。」

梅絳雪黛眉皺了皺道：「杰哥，這件事情你應該三思而行。」

馬君杰道：「雪妹，我已經九思過了。」

梅絳雪默然了刹那，道：「杰哥，過幾天再走，好不好？」

馬君杰道：「爲甚麼要過幾天再走呢？」

梅絳雪道：「第一，我妹妹過一二天就要回來了，你應該讓她見見你；第二，有個人想和你交個朋友，我已經替你約了他，兩三天之內，他定會來拜訪你。」

馬君杰道：「是甚麼人？」

梅絳雪道：「就是東方雄要鬥那個被稱爲當今黑道第一高手的『金手書生』陶子琰。」

馬君杰道：「雪妹和他是朋友？」

梅絳雪搖搖頭道：「我和他只是緣僅一面。」

馬君杰道：「他認識我？」

梅絳雪道：「他好像不知道杰哥是甚麼人。」

語鋒微頓了一頓，接着便將那夜他中毒昏倒後，「金手書生」和她先後現身的經過說了一遍。

馬君杰默然沉思了稍頃，說道：「雪妹，我看我還是今天走了算了。」

梅絳雪道：「你不想和我妹妹及『金手書生』他們見面麼？」

馬君杰搖搖頭道：「我看不成了，以後有的是機會。」

梅絳雪雙目凝望着他，黛眉微皺，輕咬着朱唇沉默了片刻，忽然一點頭道：「好吧，我進去收拾交代一下，我們一起走好了。」

馬君杰神情一怔，道：「妳要和我一起去？」

梅絳雪輕「嗯」了一聲，道：「陪你去洛陽，再陪你去少林寺。」

馬君杰劍眉微微一皺，道：「妳去做甚麼？」

梅絳雪道：「去開開眼界，看看當今武林第一大派的威風。」

馬君杰雙目突然一凝，說道：「雪妹，你這是眞話？」

梅絳雪嬌嗔道：「我這不是眞話，是甚麼話？」

馬君杰微微一笑，道：「我不以爲雪妹陪我去少林的意思眞的只是爲了開開眼界。」

梅絳雪道：「那麼，你以爲我是甚麼意思？」

馬君杰道：「雪妹是不放心，怕我人單勢孤，吃少林和尚的虧。」

梅絳雪眨眨雙目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問我。」

馬君杰道：「因爲我不希望雪妹妳去。」

梅絳雪道：「爲甚麼？」

馬君杰答道：「因爲這是我個人的私怨，我不希望有外人加入。」

梅絳雪黛眉揚了一揚道：「杰哥，你應該明白我的心意。」

馬君杰點點頭道：「我明白，雪妹，我很感激。」

梅絳雪道：「我不要你感激，我要的是你的感情。」

這話出自一個女兒家的口，實在夠大膽，也夠令人心弦震盪的。

馬君杰心中暗吸了一口氣，說道：「雪妹，妳要原諒我，我有苦衷。」

梅絳雪雙目一凝，問道：「你有甚麼苦衷？」

馬君杰又暗吸了一口氣，反問道：「雪妹，妳有聽說過我的往事麼？」

梅絳雪答道：「聽說過一些。」

馬君杰道：「也聽說過我有一位紅顏知己不？」

梅絳雪雙眼一凝，道：「可是那位昔年名滿開封，人稱雍華絕代無雙的谷中蘭姑娘麼？」

馬君杰點點頭道：「不錯，我和她早訂鴛盟，原本決定在巫山赴約之後，我就退出江湖，和她找一處地方隱居，過那幸福安樂日子。」

梅絳雪默然微一沉思道：「那沒有關係，我願意認她作姊姊，和她共同相處，除非她心胸狹窄不能容我。」語聲一頓，又道：「我想，她決不會是個心胸狹小而不能容人之人。」

馬君杰不由皺眉，道：「雪妹，妳這是何苦？」

梅絳雪飛快的接口道：「杰哥，你應該明白，女兒家對一個『情』字最痴，也最認眞，自從那夜我將你帶回來時起，我就把整份的情感、整個的心交給了你，要不然，我不會讓你躺在我的床上，更不會不避男女之嫌親手侍奉湯藥，替你換藥療傷。」

這些話都是實情。

對於梅絳雪的心意、情意，馬君杰心裡早已明白，只是爲了谷中蘭愧疚於終身。

梅絳雪話鋒一頓又起，問道：「杰哥，蘭姊她住在甚麼地方？」

馬君杰答道：「原本是住在開封，現在已經不是住在那兒了。」

梅絳雪道：「杰哥，你已經去過開封找過她？」

馬君杰點點頭道：「去過了，但她已經搬了家。」

梅絳雪道：「可知道她搬到甚麼地方去？」

馬君杰搖搖頭道：「不知道。」

梅絳雪道：「現在住在那兒的人也不知道？」

馬君杰道：「也不知道。」

梅絳雪默然沉思了剎那，問道：「你要找她麼？」

馬君杰答道：「當然要找她，那怕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

梅絳雪眨眨雙眼，又道：「杰哥，有個問題你想到沒有？」

馬君杰立即問道：「甚麼問題？」

梅絳雪略一猶疑的道：「時隔二十年，她可能已嫁了人了。」

馬君杰道：「我想那是不可能的。」

梅絳雪道：「萬一可能呢？」

馬君杰道：「縱然已經嫁了人，我仍然要找到她。」

梅絳雪道：「她既然已經嫁了人，你還找她做甚麼？找到她又有甚麼用呢？」

馬君杰道：「我要和她見上一面，告訴她，二十年來，我並未忘記她，仍然愛她。」

梅絳雪道：「杰哥，她已是嫁了人，你最好是別和她見面。」

馬君杰道：「為甚麼？」

梅絳雪道：「你和她見面會害了她，會使她心情失去安寧，毀了她的幸福。」

馬君杰心中暗中想了一想，覺得梅絳雪的話不錯，很有道理。

於是，他點點頭的道：「雪妹，我答應妳，如果她已經嫁了人，我就不和她見面，不過，她生活得並不幸福快樂的話，那得除外。」

梅絳雪點點頭，表示同意地說：「杰哥，我手下的人不少，找尋蘭姊的事情，我一定盡力，我會派人分往各地去打探尋訪她的下落踪跡。」

馬君杰內心頗為感激的道：「謝謝雪妹。」

梅絳雪甜美地一笑道：「我不要你道謝，祇要你答應讓我陪你一起去少林寺就可以了。」

馬君杰劍眉一皺，道：「雪妹，妳何苦……」

梅絳雪道：「別再說何苦不何苦了，你不答應也沒關係，你走你的好了，反正我自己有脚，往少林寺的路我也認得如何走。」

這話的意思也很明顯，如果馬君杰讓堅持不答應該她同往，她就自己去。

馬君杰不由深深的皺起兩道劍眉，默然無語了。

梅絳雪見他默然不語，也不說話，一雙眼睛却靜靜的凝視着他。

剎時，空氣顯得有點窒息似的悶起來，令人有着難受的感覺。

終於，馬君杰有點無可奈何的吁了口氣，說道：「好吧，我答應妳，但是我有條件。」

梅絳雪問道：「你有甚麼條件，你說好了，我一定會答應你的。」

馬君杰道：「到了少林寺之後，妳只能站在一旁作壁上之觀，不得開口多話，也不得和少林寺中的和尚發生衝突及動武。」

梅絳雪點點頭道：「可以，不過，少林寺裡的和尚如果蠻不講理，恃衆欺負你，那得另作別論。」

馬君杰想了想，便道：「眞要是那樣，那就由妳放手作那不平則鳴之舉便是。」

梅絳雪嫣然一笑道：「好！我們就這樣協定，我進去略收拾交代一下，我們就走。」

話落，立即轉身似一陣風的往後走了進去。

望着梅絳雪那美好無限的背影，馬君杰心中不禁泛起了一陣子激動。

後面，梅絳雪還有另一間房，也是梅絳雪發施號令的密室。

因為她把房間讓給了馬君杰養傷，這間密室就成了她的臨時香閨。

她進入臨時香閨之後，立即召進總管牛在田，交代了一些事情。

牛在田領命去後，她就立刻換過衣服，手裡拿着一把軟劍走了出來。

她仍然是一身紫衣，不過是改穿了男裝，腰間也多了把佩劍。

她改穿男裝，神情却顯得十分瀟洒而俊逸，儼然翩翩佳公子。

馬君杰和她相處了十多天，這正是第一次見她穿着男裝，看得目光不由怔然一直。

梅絳雪却朝他嫣然一笑，說道：「我出外時，多數改穿男裝，這樣在路上比較方便些。」

說着把手中的軟劍遞給馬君杰，又道：「帶着這個以防萬一，也許會用得着它。」

馬君杰略猶豫了一下，隨即伸手接過軟劍，一撩長衫，將軟劍圍在腰間。

梅絳雪又朝他笑了笑道：「好了，我們走吧。」

話落，舉步在前瀟洒地往外面走了出去。

馬君杰連忙邁開大步跟上。

大門外面，兩位五旬開外的老者，牽着四匹關外健馬在等候着。

馬君杰皺眉的看着，梅絳雪不待馬君杰開口，已經開口指着那二人介紹道：「他姓程名天眞，他叫葛天民，是本山四大護山神君中的兩位。」語音一頓，轉向，程、葛二人說：「二位神君請見過馬大俠。」

程天眞與葛天民連忙向馬君杰抱拳拱手道：「老朽見過馬大俠。」

馬君杰拱手還禮道：「不敢當，二位神君請少禮。」目光凝望着梅絳雪問道：「雪妹，二位神君也和我們同行麼？」

梅絳雪點點頭道：「你放心好了，他二位祇是保護我的人。」

馬君杰皺着雙眉道：「這有甚麼不同？」

梅絳雪微微一笑道：「這當然不同，二位神君是保護我的人，只要沒有人欺負我，只要我不和人動手，他二位自也不會和人動手。」

馬君杰深深的看了梅絳雪一眼，沒有再說甚麼。

梅絳雪說罷，立即由程天眞手裡接過一條韁繩遞給馬君杰，笑說道：「我們走吧。」

話落，人已騰身躍上另一匹馬上，抖韁縱騎飛馳奔向山外而去。

馬君杰祇好與程、葛二神各自掠身上馬，抖韁隨後追了上去。

* * *

這兒是洛陽城西一條後街，後街雖然不夠闊，但却很齊整，環境也很清靜。

馬君杰、梅絳雪、程天眞、葛天民四人四騎蹄聲「得得」，在這條後街緩緩的走着。

在一座朱紅大漆門前，馬君杰忽然一勒馬韁停了下來。

梅絳雪立即勒馬停住，問道：「是這兒？」

馬君杰微微點頭道：「大概就是這兒了。」

說罷，飄身下了馬背，望着那關閉的兩扇朱漆大門，他略為猶豫一下，隨即邁開大步，抬手拍門。

門內傳出了一個女人的聲音問：「誰呀？」

馬君杰立即應道：「我是來找趙英魂姑娘的。」

「哦！」

門開了，是一位中年青衣婦人。

青衣婦人一見馬君杰，神情突然一愕，臉露驚奇之色，吶吶地說道：「請問您是……」

馬君杰神色也是一愕，旋即目射奇采道：「是妳，秀珍。」

秀珍滿臉驚喜道：「你果然是馬少爺。」

馬君杰心胸不由一陣激盪，點頭急問道：「小姐呢？」

秀珍一望馬君杰身後的梅絳雪與程、葛等三人，問道：「他們幾位是少爺的朋友麼？」

馬君杰點點頭道：「秀珍，小姐現在甚麼地方？快告訴我。」

秀珍神色忽然一黯，道：「說來話長，少爺請先和你的朋友進屋裡坐，我再告訴少爺好了。」

從秀珍那忽地一黯的神情，馬君杰心中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連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回首朝梅絳雪及程葛二位神君招了招手，便跨步往裡面走去。

突然，屋裡傳出了一聲甜美喜悅的嬌喊：「大哥，你來了！」（未完．二）

上文提要：艾芙闖軍營截止特穆爾發出的屠殺命令，便轉回芙蓉城，看看韃子兵有沒有入西川，因中途疲累過甚，得瘋和尚邀請妙玄仙姑爲她闢室安睡，消除疲勞，才趕回蓉城，見衆豪列隊歡迎，知道自己此行奏效，城中安然無恙，便轉到青羊宮找文匡宋，床上雖然有人，但換了文匡宋的師傅巴鼻道人，他暗示願將奇門遁甲之術傳授……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艾芙被蒙在鼓中　老道暗地傳奇功

老道說：「螞蚱野小子……」

「呔！」她想說：「你這老道不叫螞蚱野小子行不行，但一想，這野小子是她要人家叫的，螞蚱可也是她稱呼人家師徒的，她聽來刺耳，人家可沒錯兒。

老道一怔！說：「野小子螞蚱，你怎麼啦？」

艾芙說：「沒甚麼，老道……」

「有屁就放吧。」老道一股正經，道：「我替你說出來，野小子螞蚱，我嚐過這滋味，有話說不出口，撇在心裡頭，可眞難受。」

艾芙可不是想說有屁就快放，但話到嘴邊，又忙嚥了下去。這可好，本是她要罵老道的，這麼從老道口中說出，倒成爲老道罵她了。

當眞是怒火三千丈，好一個該死的雜毛老道，她這番可是咬着嘴唇，可沒讓老道看到嘴唇的，老道又怎會曉得她想說有屁就放？好哇！這老道懂甚麼唇語，邪門蠱惑倒是眞。

她不咬嘴唇了，而是咬着牙！有生以來，何曾吃過這樣的虧，呸！不給你老道一點顏色瞧瞧，她也不是火鳳凰了。

艾芙臉兒紅得似胭脂深透，且暫把這口怨氣嚥下，道：「好吧，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老道可一點兒不惱，也不以爲忤，道：「這麼辦，我給你餵招，你守，我攻，咱們多演兩次，你就能把方位變化記住了，錯了，我就指點你。」

艾芙喜得怒放心花，當眞是天堂有路老道你不去，我鞭兒無情，你可撞入來，可不正是她想說，又不知怎麼開口的，老道蠱惑邪門，生怕他不上當，這番可好了，老道倒先說了出來。

忙一躍跳開，一掀衣襟，銀霞金光暴閃，鳳凰鞭已撤在手中。

她道：「老道，咱們可不是眞打眞鬥，點到爲止，你知啦，我一錯了方位，怕不被你打得頭腫臉青。」

老道說：「那是自然，我不過虛招佯攻，出招不會老，野小子螞蚱，你却可以出手不留情，便是你的鞭兒抽在我身上了，我老道也只怨我學藝不精，絕不怨你。」

艾芙的心花兒朵朵開，色舞眉兒飛，道：「老道，人老精，鬼老靈，當眞八十老娘，眞會倒綳孩兒麼，我初學乍練，連方位都沒搞清，那會抽得着你。」

老道說：「那敢情好，螞蚱野小子，我乾盡午中，其陽在南。」

艾芙一旋身，鞭兒珠簾倒捲，向老道虛點，却是乾生午中，轉坎旋離。

老道說：「好，好螞蚱，跳啦！」

老道脚下一爻，方位陡變，陰生坎中，極於子中，說：「坤盡東南，其陽在北。」

艾芙可樂壞了，說：「對對，老道，你轉換方位，說出來，我才知道怎麼生尅。」

那鞭兒可沒用老，忙坤盡子中，可就陰生午中了，可不是把老道誘得上了當，老道施艮轉巽，說：「螞蚱野小子呀！我可收不住了，你爲甚麼不跳。」他掌雖沒用力，袖尖可向艾芙拂到了。

艾芙大叫一聲，說：「老道，任你奸似鬼，可也吃了我的洗脚水，誰敎你奸詐蠱惑。」

轉震方，進兌位，再旋離轉坤，眨眨眼間，竟轉換出十六個方位來，那還有艾芙的人影，不，是無數個艾芙的身影，鳳凰鞭起風雷，只聽風聲虎虎，雷聲隱隱，叫道：「躺下啦！」

她可眞是手下留了情，又沒深仇大恨，只要給老道吃點苦頭，出出氣，不用鞭頭，鞭身纏着老道的腿，只那麼挫腕一抖，只聽啪了一聲，老道可不是跌出丈外，躺下啦。

怎麼，老道的脚蹬了兩蹬，竟不動彈了！

不，不會的，說甚麼也是武林三聖之一呀！竟會這麼不濟，何況她連五成功力也沒用上，不，不會死的。

忽然心中一動，醉菩提那賊和尚的當，她上得多了，那會不精，因此也不把鳳凰鞭收起來，加多了一份小心，這老道雜毛，可比賊滑和尚更蠱惑，別也是裝死，誘她上當吧？

她走了過去，離老道還有數尺遠，就站定了。

「喂！老道，你想裝死，可唬不倒我。」

仍然不動，挪近一步、又一步，她可是脚下相爻，只要老道一動彈，只要是裝死，她就跑，但老道仍然不動，她可有些兒着慌了，老道人家是無心無備，她可是有心故意，攻其無備，她這鳳凰鞭，除了當今三聖，眞可說罕有對手，老道不防着了她的道兒，那也不奇。

這麼一想，可就急了，三聖一元大會，人家可是正主兒，若死在她鞭下了，那還了得，再說，人家可是文匡宋的師傅，文匡宋可又有恩於她，何況人家今兒還好意傳授她八卦的方位變化，這豈不是恩將仇報？

這麼一想，如何不急，慌忙上前，一探老道脈息，這才鬆了一口氣，老道非但沒死，而且脈息平和，只是亂了些兒，那麼，準是適才跌出丈外，說甚麼年歲也大了，暈了過去而已，不用一時三刻，就會醒過來的。

她放了心，這才把鳳凰鞭纏回腰間，道：「老道：你休怨我手下無情，誰敎你作弄我，你也不打聽打聽，我火鳳凰可是好惹的，今天我是看在你徒兒面上，再說，說甚麼你也敎會我方位變化，生尅之妙玄，按理，該抽你幾鞭的，便饒了你吧。」

她轉身要走，那知剛半轉身，眼角兒似瞄着老道的腿忽然蹬了一下，嚇了她一跳，跳開。

但再看時，老道仍躺在地上，分明沒動彈。

是麼，她被該死的賊和尚戲弄得多了，疑心生暗鬼，不由她不心存警惕，是她自己嚇自己。

且說，說甚麼小心些好，有道小心駛得萬年船，不如把老道綁起來。

當下找來幾根草繩，對，這草繩只能在他醒來時，功力未復，才能綁得住他，功力復後，不用一時三刻，就會掙斷了，也沒深仇大恨，氣已出了，又何必要他性命，若綁得牢了，這裡可是三五天，也許十天半月也沒人來的，不死，也會把他餓死了。

她把老道手脚都綁了起來，邊道：「雜毛老道，今兒是敎訓你，瞧你還敢不敢作弄我，你會唇語，呸！今兒敎你瞧瞧我手語的厲害。」

看看，確實綁得牢了，便是雜毛老道醒得快，也不怕被他追上了。

拍拍手，忽然心中一樂，那老道被她四馬攢蹄綁起來，可不是像螞蚱，道：「雜毛，按理，你叫了我多少聲野小子螞蚱，我就該踢你幾脚的，我火鳳凰大人大量，踢你一脚就算數吧。」

猛可裡一脚踢出，踢得老道連滾帶翻，登時心頭可發毛了，按說踢得沒這麼重呀！慌忙一躍跳開。

那知老道不滾了，仍然沒動彈，才知又是自己嚇自己，却是走爲上着，這雜毛比起賊和尚來，可是加倍蠱惑，仍得小心，休被他騙了，何況辦正事要緊。

她寧可忍受這該死的雜毛老道作弄，爲甚麼？不是爲了要他指點八卦方位變化，又爲甚麼要練八卦生尅，不就是爲了破那風雨雷電四姨的劍陣，又爲甚麼要破劍陣，不就是要敎訓那耶律郡主。

豈僅是爲了替那小小子爺孫報仇，豈僅是爲了替文匡宋，爲江虹報仇，這耶律丫頭實是萬惡難赦，竟勾結特穆爾對西川用兵，若不是她奔波千里，退兵三路，川中會有多少生靈塗炭。

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也不理老道，急忙走了。

在走出視綫之前，她仍回頭望了一眼，那雜毛老道仍像一隻大螞蚱，像死去了一般。

她說：「老道呀！上一次當，可是敎了你一個乖，休怨我無情，這是自招的，哼！你也不打聽打聽，敢與我火鳳凰作對。」

那知她轉身還沒走得兩步，驀然脚下被絆了一下，幸是她輕功絕頂，未往前仆出，已躬身凌空一翻滾落在丈外。

那叢叢幽篁，極是濃密，幾乎撞入竹叢裡，總算她輕功實是了得，猛可裡一拍竹子變了方位，立即拳腿下落，但脚下的竹葉堆積，少說也有數

寸，落地脚下一軟，可眞又嚇了她一跳。

只有那反彈回來的竹枝在搖動，只有颯颯風聲，只有起伏如波的幽篁瑣語。

甚麼也沒有，是了，地上的落葉太厚了，竹葉掩蓋了地上的亂石，那有何奇，只怪自己一步一回頭去望老道，總覺得有點兒邪氣，巴鼻老道，武林三聖，怎會這麼輕易就被她放倒了。

原來是她自己小心過度，疑心生暗鬼，自己嚇自己，忙定了定神。

她已進入竹林中，已見不到老道了。走吧，快快離開竹叢，快快遠離竹林。

那知轉不得三兩叢修竹，啊呀！她跳了起來，騰翻躍後！

這番可不是脚下絆了甚麼，是甚麼在腿上抽了一下，像鞭子！哎唷！好痛！

落地，忘了脚上落葉堆積，落地脚下一軟，幾乎收勢不住，而且，腿上好痛，因是腿也一軟，那腿也跪了地。

是她心下疑心一起，越想越古怪，那巴鼻老道奇古的面相，也就在眼前浮現了，心下着慌，也就顧不得疼痛，也就慌忙躍起橫掠！可又忘了那叢叢濃密的修竹，相隔或密或疏，寬處也不逾丈，本來曠野已勁風撼竹，起伏搖曳，而且再加上她騰翻帶起來的勁風震撼，那起伏也更大了，而今心下着慌，竟又撞在一叢竹上，因力道大了，倒被反彈回來，她剛蜷身，斜翻，不料那叢被撞的竹枝，竟也反彈到了當頭壓下，較細較彎垂的，簡直是她身上拂打而來。身上又被抽打了幾下子。

只不過是驚駭多於疼痛，她有生以來，何曾這般狼狽，這般慌亂過，甚至在兩戰那風、雨、雷、電四姨，甚至在特穆爾軍營中，面對那麼多蒙古武士將佐，以及萬馬千軍之前，她也從慌亂狼狽過。

慌忙四下瞧，總算四下無人，否則，被人瞧見了，她火鳳凰豈不威風掃地。

她定了定心，是了，竹叢與竹叢之間，時有枯竹橫枝，橫亘其間，或高或低，而且細軟而韌，被絆打在腿上，只怨她自己不小心，倒庸人自擾了，巴鼻老道被細綁起來，而且連醒也不曾醒過來。

腿上有了鞭打的痕迹，而且兀自發痛，有些兒火辣辣的，自然也太重，倒還可以忍耐。

總之，這雜毛老道邪門，這竹林也邪門，快快離開才是上策。

現在，她加多一份小心了，那知走不得兩步，啪的一聲，她的腿上又被抽了一下子。這番可看見了，是一根其彎如弓的竹枝彈來的，但就有那麼邪門，是因脚下落葉太厚，脚下不着力麼，竟慢得一慢，便沒躲開，又抽在她腿上了！

她忍着痛，不再躍躍躲閃，邪門！

她登時毛骨悚然，分明無人，那根細竹怎會彈打而來呢？除非……有鬼！

邪門！她感到身上滲出了冷汗！

邪門老道，她越想越邪門，眞不信老道會甚麼唇語，但她心下想的，罵的，老道怎會全猜中了呢，何況暈了過去，被她綁起來了呀！

難道死了！邪門老道，變成了更邪惡的鬼？

腿上可不是多了一條鞭痕，不過是反彈的竹枝而已，竟像鞭子抽在腿上一樣！

眞邪，不由她不發毛。

慌忙向竹林外跑，前面現出了曠野天空，已到林邊了，再五七步，可就出了竹林。

那知，她剛舒了一口氣，啊呀！

艾芙魄散魂飛，前面，數步外，竹叢與竹叢之間，是甚麼人躺在地上！

是老道！是那邪門的雜毛老道！該死的老道！

艾芙只覺腦裡轟然一聲，不是該死，一定是已經死了！

那老道仍然四馬攢蹄，綁得原模樣，但竹林空場中被綁的老道，怎會移到林子邊上來了！

除非死了，邪門死老道陰魂不散。

艾芙嚇得魄散魂飛，回頭就跑，跑回那空場，但尚未跑出林子，又大叫一聲：「啊呀！」

忙不迭縮步，皆因老道仍四馬攢蹄，毫不動彈，仍然先前被綁之處！

嚇得艾芙再又回跑，這番可向另一方向，那知眼看快出林了，只差幾步就可出林了，且慢，且看清楚。

確確實實前面沒有老道的屍體，這才閉上眼睛，大大地的舒了一口氣。那料眼睛再睜開時，登時從頭涼到脚。

「婆婆呀！」艾芙大叫一聲，只覺腿已不聽使喚，直抖，而且軟弱得不能移動。

她從小就沒叫過媽，從小在啞婆婆身邊長大的，是以嚇得失魄亡魂，不自覺就大叫婆婆！

不料就在那麼一閉眼的工夫，只那麼一瞬工夫，面前又躺着老道屍體，仍然如故，仍然四馬攢蹄！

但說甚麼她也是火鳳凰，是不會輕易嚇得倒的，雖然心裡發毛，發慌，仍然猛吸一口氣，氣沉丹田，慌忙又回頭跑，不用說，那林中空場上，又有老道屍體在，忙轉向東面跑，只覺那叢叢修竹，像長了脚一樣，向她迎面擠壓而來，她仍能明白，不是竹叢向她壓來，而是她跑得太快了，脚下三爻兩旋，躲得一叢又一叢，眼看又見了曠野天空，又到林邊了！

「婆婆呀！」

只覺眼前一黑！若不是她慌忙抱着兩根粗逾兒臂的竹子，幾乎栽倒在地。

因爲，面前地上，駭然又橫着老道的屍體，一般兒的四馬攢蹄。

邪門老道的邪門陰魂不散，她再不懷疑了，明白她不論跑向何方，無論跑上多少個時辰，那不散的陰魂也永遠跟隨着她，休想出得這林子。

原來世間上，眞有鬼神，有不散的陰魂，罷了！先前還只是從頭冷到脚，現在，涼氣却在上升，上升，她像掉在冰窖裡。

她怕過誰來？是人，她誰也不怕，但邪門老道的邪門陰魂不散，可是鬼呀！

只覺雙膝一軟，堪堪要跪倒，忽然耳邊有個細細的聲音，說：「你上當啦！丫頭。」

甚麼！她心頭一震，軟了的膝蓋，登時又硬了。

「不，」那細細的聲音說：「跪下去，你假裝嚇壞了，假裝像見了老道的鬼魂。」

艾芙精神陡振，這是誰呢？她辨得出，是個女子的聲音。

上當啦！那麼，她不是見了鬼？好哇！你這該死的雜毛老道，你寃我！

一股怒氣直冲靈台，當眞，武林三聖，豈會這麼輕易死的，就那麼一跌，就會跌死的，好！

她可不露痕迹，假裝雙膝一軟，跪了下來。

耳畔的傳音繼續傳來，說：「這雜毛老道練成了乾坤大挪移，任你如何把他細綁得牢實，他也能眨眨眼，就挪出十數丈外，就是這麼回事。」

艾芙自是膽更壯了，又氣又怒，更令膽包天以外，嘿！要她裝假，那還不容易，那賊滑的瘋和尚，從小就教會她裝假玩意兒。

她說：「老道呀！我給你叩頭啦，塵歸塵，土歸土，雜毛老道該下地獄，那就乖乖的下地獄去吧，可別嚇我。」

「對對，」那傳音又在耳邊說道：「挪近些，出其不意，給他兩個嘴巴子。」

「閻王要你三更死，豈肯留得這雜毛到五更，老道，我可沒要你死，八成兒你壞事做得多了，名兒也改壞了，巴鼻老道自是要歸阿鼻地獄的，要算帳，你去找閻王爺吧，哀哉老道，痛哉雜毛，魂兮不遠，我叩個頭，送你一程吧。」

她跪前一步，可就在老道身邊了，那銀牙兒可也咬緊了，倏地一探臂，啪的就是一個嘴巴子！

啊呀！艾芙跳了起來。

叫痛的可不是老道，老道踪跡不見，是艾芙捧着手，痛得她的眼淚也在眼眶裡打起滾來，忙看時，才知她那一掌劈在一塊青石上，竟把一塊尺許大的青石也劈裂了。

只聽老道在她身後一聲呵呵，說：「我自傳她先天奇門遁甲，誰要你來多事，胡姬，出來吧，何必再躲躲藏藏。」

艾芙大吃一驚，連痛也忘了，甚麼？這是在傳她先天奇門遁甲，眼淚汪汪，驚喜得呆了。

她早聽師傅說過：天下之間，至妙至玄，近於神奇的上乘絕世武學，莫過於先天奇門遁甲了，簡直不可思議，無上至高，那是道家，不是道教，護道的絕妙功夫，可惜僅留下傳聞，失傳已數百年了。

只見一叢修竹後，轉出一人來，一個幪面女子，只露出一雙眼睛，道：「你嚇唬她，我可不依，誰教你傳功夫，不正正當當，眞是爲老不尊，老了也沒正經。」

艾芙那敢怠慢，任淚珠兒點點滴滴滾落下來，掛在腮邊，手痛得似火燒，也早忘了，忙把進入林中，脚下被絆，兩番腿上被打，她轉側竄掠的經過，想了一遍又一遍，默記在心。

只聽老道兀自打哈哈，說：「你知道甚麼，我這麼教她，折騰她，讓她吃點兒苦頭，保證她今生今世，遇到再强的敵手，她也能立於不敗之地，即使打不贏，亦可全身而退，强似你只知寵愛。」

只知寵愛？誰寵愛她了，打從有生以來算起，她只認識三個女人，小妹子江虹只有被她寵愛的，那當然不算，妙玄仙姑？只見過兩面，餘下的只有一個了，啊呀！難道是啞婆婆？

不不！這女子那是啞婆婆，雖然蒙了面，但啞婆婆身子多臃腫，這女子的身段又多輕盈，僅憑這一宗兒，便知絕不是了，那麼，這寵愛二字，從何說起？對了，巴鼻老道叫她胡姬，她更是第一遭兒聽說這名兒。

胡姬！難道她是胡人女子，眞好笑，豈不是更笑死人，她怎會認識胡人女子？

那女子轉身對她招手，道：「丫頭，你過來，快叩謝這雜毛老道，你今日得了巧宗兒，想來你也聽說過，甚麼是先天奇門遁甲，這可是曠世之緣。」

叩頭！呔！艾芙一躍跳開，淚珠兒還掛在腮邊，手不但痛，不但似火燒，而且腫了起來，這帳兒怎麼算，呔！何況這該死的老道雜毛……」

「是呀！我這雜毛老道還裝鬼嚇人，」老道笑呵呵，說：「螞蚱野小子，你瞧，我還會唇語，可不假吧。野小子螞蚱，適才可是把你嚇得魂飛魄散，魄散魂飛，這胡姬不講理，螞蚱野小子，你惱我這雜毛老道還來不及，倒教你向我叩頭。」

又一聲螞蚱野小子，不提唇語也罷了，提起更是惱上更惱，艾芙聽他

提說魂飛魄散，更是羞怒交加，這爛舌根的雜毛老道，今後必會逢人便說，說她嚇得魄散魂飛，她是火鳳凰呀！今後教她把臉往那兒放，呔！

可不是恨得臉兒紅，牙齒也快咬碎了，杏眼兒也圓睜起來。

該死的雜毛偏大笑呵呵，又說：

「胡姬，你見過芙蓉花兒帶雨沒有，我就是喜歡看，我說，螞蚱野小子呀！你惱，可惱在臉上就好，可千萬別跺腳兒，你那小腿兒上還痛不痛啊！你一跺腳，可就會痛上加痛了。」

芙蓉花兒帶雨？呵呵！可不是淚珠兒還掛在腮邊，竟又被老道取笑了。

狠狠地抹了一把，啊呀！差點兒又上了這雜毛老道的當，該死，她怎麼忘啦，老道就是存心惹她惱，說甚麼她越惱怒，越逗人喜愛。好哇！她就是偏不惱，就是不讓你這雜毛得意，不教你喜愛，嘻嘻。

嘻嘻！她想笑，惱在心頭，可實在笑不出來。

老道說：「胡姬呀！這螞蚱野小子別是被我嚇得靈魂兒還沒歸竅，要不就是瘋啦，不只怎麼淚珠兒也沒抹乾淨，又笑了啦。」

那胡姬也忍不住笑了，雖懞着臉，但滿眼都是笑意，說：「丫頭呀！你別再上他的當了，對這雜毛老道，有個法兒最靈，就是把耳朵塞起來。」

艾芙可沒塞耳朵，對！眼睛！胡姬這雙眼睛，她見過的，好熟，熟得像是天天見她，到底是誰呀？她滑步，挪移，想瞧清楚些。

那知這胡姬更快，連步兒也沒滑，便飄出數尺，而且轉過臉去了，顯是在躲她，不讓她挨近，也不讓她再瞧見她的眼睛。

艾芙心兒裡亂糟糟，又恨，又氣，又是喜，又更奇，當眞是苦辣酸甜，一股腦兒都上心頭，笑不出，氣也不能，說：「對！對！我把耳朵塞起來，雜毛老道，咱們是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水相連，」老道接口道：「有朝一日，趁我雜毛老道不小心，不防備，鞭兒纏着我的腿，跌我一丈八尺甚麼的！於是，不用說，螞蚱野小子，你又會嚇得魂飛魄散，魄散魂飛。」

艾芙氣得臉兒陣紅陣白，氣得差點兒哭出來，那淚珠兒已是滲出來了。

胡姬道：「老道，你正經些行不行，丫頭，若我是你，就去把這先天奇門遁甲演習兩遍。」

當眞，艾芙被她一言提醒，她正在想……

老道說：「對，等我把先天遁甲練熟了，再找你這雜毛算帳，野小子螞蚱，我替你說了，豈不省事。」

艾芙正這麼想，賭氣斜身一掠，眼不見，眼不寃，眼中也不噴火，胡姬說得不錯，已失傳了數百年的先天奇門遁甲，可眞是曠世之緣，得趕快多練兩遍。

她一轉背，就把老道及胡姬忘了，專心練起這奇門遁甲來，一遍又一遍，霧氣氤氳，從那竹叢間滾滾湧現，當眞奇妙之極，隨之是煙霞光閃爍，雲從腳底生，霞隨身流光，越是發現那奇玄絕妙，她也越更潛沉，若不是她生具異常稟賦，又那能獲得三聖垂青，獲得這曠古絕世的奇緣。

忘了老道，忘了胡姬，自也無惱也無嗔，靈台是一片空明。

現在，她明白了，她腳下被絆倒一下，兩番腿上像被鞭子抽了兩下，敢情是方位錯了，雜毛老道裝死，甚麼屍體阻路，是她錯了門戶，原來人家老道眞是傳她至妙奇玄的上乘功夫，先天奇門遁甲，聽來說來，好像玄之又玄，其實不過就是八卦方位至精微奧妙的無上變化。

她心領神會，默記在心，按順逆生尅之理，再練了兩遍，直到已能貫通融會，只要有阻礙，已能自生應變，這才停下來。

她非但毫無倦容，而且精神百倍。

啊唷！怎生天黑了，月兒彎彎已掛上竹梢頭，她竟也不知道，竟無所覺。

巴鼻老道和那胡姬呢？

想到巴鼻老道，她的臉兒就一陣紅，一陣白，人家老道豈僅好心好意，而且把這失傳了數百年的絕世至高無上，至精至微的武功傳授給她，眞可說是奇緣曠世，而她，竟開口就駡，而且跌了人家一跤不算，還把人家綑綁起來，雖然不是眞能纏人腿，跌人跤，不過是人家老道逗她耍樂，但總是自己任性，不安好心。

想想，如何不尷尬，腳下不踟躕。

但胡姬？胡姬端的是誰呀！好奇之心戰勝尷尬，從小寵她，這是從何說起了？

她悄悄地溜了回來，她聽到了話聲，而且見到了，巴鼻老道和胡姬都在那空場中，盤膝而坐，月兒彎彎，洒了一地幽光，任叢叢幽篁，在夜風中起伏如波，任那竹聲如濤，却都肅然趺坐。

艾芙慌忙一縮身，這胡姬顯然避着她，不讓她看出眞面目，最妙的法兒莫過於暗中觀察。

而且，巴鼻老道與胡姬肅然對坐，說的必也是嚴肅的話兒。其實，她對巴鼻老道何嘗不心存敬畏，不過是從小被醉菩提那瘋和尚寵壞了，她師傳南郭先生亦從沒對她嚴厲過，啞婆婆更從小把她當心肝寶貝兒，好吧，在這麼多人偎地寵愛之下長大起來的艾芙，又那會有甚麼尊卑禮俗。

但這一陣，此一刻，對巴鼻老道却又已敬畏有加，因爲她慚愧又感激，她竟也知道不應出去打岔。

而且，心生好奇，眞想聽聽他們說些甚麼。

「你問乾元亨利貞何解？」巴鼻老道一臉肅容，對胡姬說道：「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乾稟純陽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亨通，和諧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

艾芙不自覺，也躲在那竹叢後，趺坐下來，這不是在演易經麼，師傅說她年幼，總不對她演說的，她讀來又不明白，是以那願失去這大好機會，忙眞心誠意，肅然趺坐。

胡姬道：「這是說，乾，健也，君子應自强不息。」

「正是。」巴鼻老道說：「乾健，天之體也，以健爲用，連行不息，應化無窮，故聖人則之，法天之用。」

「初九，潛龍勿用，還請說道。」胡姬再請道。

巴鼻老道說：「位之始，故稱初，重陽，故稱九，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

「潛，隱也，龍下隱地，潛德不彰，是以君子韜光待時，未成眞行，故曰勿用。

「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德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你明白了麼？」

胡姬連連點頭，艾芙也在暗暗點頭。

隨聽那胡姬道：「聽你演說，這『九二，見龍在田』我亦有些明白了，二於三才爲地道，田在地之表，龍出潛離隱，故曰見龍在田。」

巴鼻老道說：「龍雖出潛，然德未施，猶未彰也。」

胡姬更把頭連點，道：「是則，九五，飛龍在天，我已懂了。」

巴鼻老道說：「五於三才爲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天下之所利見也。」

胡姬道：「紂王囚文王於羑里，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這『初九，潛龍勿用』，可即是指其時，被囚，潛德不能彰，君子韜光待其時，未成其行，故曰勿用。」

巴鼻老道人目中陡射精芒，道：「如此說，胡姬，你已得周易之奧秘了，文王周公以前，只有圖象，並無文字，卦辭，文王首作，周公作爻辭，文王被囚於羑里，始演六十四卦，着七八九六之爻，故後人稱之爲周易。」

胡姬道：「陽在九二，十二月之時，不正是文王於羑里被釋出困之時，陽氣將施，聖人將顯，故曰見龍在田，我如此理解，不知亦能成立麼？」

巴鼻老道人驀可裡拍了一下掌，道：「了不得，我所理解的，倒被你先說出來了。陽在九五，三月之時，亦即武王伐紂，正位之時也。故曰飛龍在天，胡姬胡姬，不料今日我得遇哲人。」

胡姬忙道：「老道，你可要令我汗顏了，我那配稱哲人。」

巴鼻老道人說：「不然，你不爲卦爻所惑，哲其經義，稱你爲哲人，實當之無愧，孔子五十學易，故曰五十而知天命。易者，聖人效天法地之書，人與天地通參，通天地人，始能謂『儒』，胡姬，你能以哲理演易，是通天地人了，其實更能稱大儒，胡姬！胡姬，你已近道了。」

「老道，你再說，我可得找個地縫兒鑽進去了。」胡姬說。

「不然，」巴鼻老道人說：「道者，統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而名，你不惑於卦爻，更不是與天地同參，而參天參地，參人，不是近道了麼，此即黃老之學，崆峒演之，黃帝執弟子之儀的『混沌』之學，老子李耳一脈相承，曰無，無以名之，名之曰『道』，今日何幸，得遇你這位道友。」

那巴鼻老道人站了起來，當眞是喜得像個孩兒一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艾芙也跳了起來，她可想到那晚在鶴鳴山聽那老仙翁演道，心道：「了不得，敢情『道』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但她可不是喜極而跳起來，而是一見巴鼻道人起了身，生怕那胡姬也會起身走了。

不料就在這瞬間，陡然起了一陣狂飈，本就新月一彎，並不明亮，霎時間，更走石飛沙，像在昏黑中，有無數支利箭向她射來。

艾芙大吃一驚，這是怎麼回事？慌忙滑步，旋身，躲入竹叢，但仍然被那箭矢射中了，可也被她接下了無數支在手。

敢情不是甚麼利箭，不過是狂飈捲起來的落葉，竹葉尖尖，昏黑中，可不是像利箭。

她心知不妙，慌忙撲出竹林，風已斂，葉已落，石不走，沙不揚，又復天朗朗，氣清清，冷月清輝洒滿地，場中清清冷冷，那還有胡姬和那雜毛巴鼻。

驀然之間，她怔住了！

難道，這一切一切，今日，今晚，所經歷的一切一切，皆是幻象？

不，她不在夢裡，不用咬唇兒，她腿上兀自疼痛，連摸也用不着，知道鞭痕猶新，巴鼻道人與胡姬演道，她固然記得清清楚楚，那先天奇門遁甲，又豈是假得了的，樁樁件件，皆在心頭。

她奔到場中，場中自然只有冷月，清輝在地，可瞧不出兩人趺坐過的痕迹來。

她撲向茅屋，雖是黑暗，但只要一凝神，便看得清清楚楚，塌倒的床已不是扶架起來了，但無人，退出來，飛登竹梢，陡然又一陣驚喜，她從未感到如此輕身過，竹叢起伏如波，她那俏生生的身子兒，也隨着那竹波

也起落，像在沉浮。

顧不得驚喜，蜻蜓三點水，還似飛燕掠波，咦！

她這才是更加驚喜了，胡姬！

那曠野小徑上，不就是胡姬！只有胡姬一人，在新月的幽光下，踽踽獨行，曠野夜風遒勁，只見她衣袂飄飄。

不錯，這原不過一陣功夫，也許以爲艾芙已失去了她的行踪，是以放慢了步子，獨個兒在月下慢慢走。

她才不管雜毛老道去了那裡，哼！誰教老道作弄她，戲耍她，敢情還有比賊和尚更壞，更作弄人的老道，即使傳了她絕世曠古的奇門功夫，休想感激他。

不過麼，且慢，這倒可以派上用場，前面不是胡姬，她一定弄明白，她端的誰？在她生命中，何曾出現過胡姬這樣的女子？老道的話豈是無因，這「寵她」兩字，是怎說呀！

不錯，正可試試這奇門遁甲，不用說，若眞神奇，那麼，跟得近些，也不怕她會發覺。

跟近些，她展開新學來的這先天奇門，初時還小心翼翼，生怕被她發覺了，三丈，更近些，不行，那道傍有行樹，時常錯眼間，就失去了她的踪跡，只不過一會又出現了，不過被樹木掩護了身形而已。

再近些，再跟得近些，膽兒也越更大了，哈！這奇門遁甲功夫眞奇妙，那胡姬偶然也會停下步來，她望甚麼，似又有些戀戀不捨。

初時，艾芙還眞嚇一大跳，也忙不迭施展奇門遁甲功夫，眞又比醉菩提的移位換形奇妙多了，那移位換形不過在近身，在一丈之內施展，倒是奇妙得很，而這奇門遁甲，却晃身已在丈外，只要窺定那胡姬的頭，不容她轉過頭來，她已先遁走。

妙極。眞奇妙極了，她也越更膽大了，幾乎緊跟在胡姬身後，相距不逾丈。

那是當然，胡姬也想不到她跟在身後，似乎也不急着走路。

現在，月下，曠野無人了，她爲何不取下面紗啊？

艾芙之所以跟得這麼近，就是以爲她必會取下面紗，但這胡姬却絕不想取下。

她究竟是誰啊！

這胡姬先前出現在那竹林中時，雖沒聽她笑過，但話聲可輕柔又平和，現在，艾芙一路跟來，倒見她數次停下步來嘆氣。

她有甚麼爲難，有甚麼令她憂心的事？

能夠用千里傳音的，天下能有幾人，武林除三聖外，可說屈指可數，慚愧，那宋匡！文公子也能，她竟也不能，她和那雜毛老道演易，連雜毛老道也佩服，武功之高，那是不容懷疑的了，那麼！她有何傷心的事呢？有甚麼不能解決的，令她恁地憂心的事。

艾芙好生失望，這胡姬顯然絕不想取下面紗。

其實，那不是面紗，面紗罩面，光亮處，仍可依稀可見容顏，但艾芙即使挨得很近了，始終見不到，甚至當胡姬停下來，仰面傷懷，在長嘆的時候。

不知怎麼，艾芙一見這胡姬，那親切感便油然而生，眞糊塗死她了，她的生命中，何曾出現過這樣的一位女子？

撲上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可不可以呢？

噢！現在，她已集武林三聖的絕世武學於一身，再加上啞婆婆的，若她突然撲出，撲上去，揭去她的面紗，那是一定能夠的。

但說來奇怪，她任性，偏不敢在這胡姬面前放肆。

忽然間，一片浮雲遮去了月光，本已新月不明，目前更陡然一暗，那知就在這一暗之頃，那胡姬又踪跡不見，也陡然在眼前消失了，像幽靈一樣。

這是甚麼地方？一片曠野，還透着荒涼，路邊荊棘叢生，叢叢灌木，也高與人齊，近處沒林子，只有疏落的樹木，這芙蓉城附近，她記不得曾來過這樣的地方。

這是在何處？

她想了想，那青羊宮在城郊外，那胡姬是偏向西北而行，這必是西北郊了。

她明白，胡姬必是已發現她跟踪在後，在這樣的地方，尤其是在暗淡的月光下，若胡姬是存心躲她，就休想能找得出她來。

辦法只有一個，她也立即隱去身形，處處灌木，叢叢荊棘，都能隱去她的身形，等吧，只有等待胡姬從隱藏處走出來。

她眞這麼辦了，但等呀等，始終不見她現身，忽然，在月光暗下去時，忽見左前面，似有微弱的燈光，那麼微微閃動了兩下。

原來有人家，凝神一看，原來是一座荒廢的破屋，只賸下斷壁頹垣，怎會有燈光呢？

莫非胡姬去了那裡，也除非去了那裡，她才會失去她的踪跡。

艾芙毫不遲疑，飛掠過去，只不過三五個起落，便已到達了，原來那座荒廢的農家莊院，半隱埋在樹叢及高與人頭的亂草中，遠看只像一座小丘。

她的血液在凝結了，她認得這地方，她來過的，只不過那晚星月暗淡，而且有濃霧，是以到了近處，才發現出來。那不是那頹垣的缺口麼？同樣，燈光從那破窗中露出，在乍暗還明。

啞婆婆，這就是那晚發現那啞婆

婆秘密的農莊，也就是霍爾王子長跪了一天一夜的地方。

她的血液眞是像凝結了，當然，那不過是陡然的感覺而已。

不，當然，胡姬那會是啞婆婆呢，這胡姬體態多輕盈．啞婆婆却奇醜臃腫，怎能把兩人連繫在一起呢。

既有燈光，她還等待甚麼，從那缺口飄身進去，就不由她不倒抽一口涼氣。

霍爾！可不又是那霍爾王子在屋中，只不過站在屋中，而不是跪在地上。

不，她第一眼見到的是何爲，透窗的夜風，吹拂得他衣袂飄飄，簡直撩拂在她心頭，第一眼，那瞬間，她心頭似是一震，而又是分不清楚的，更似蕩漾，因爲他穿的是那襲更令他倍覺瀟洒的白衣，令她永遠難忘，仍不時出現在她心中的白衣，但他可是在這破屋中，無論他穿着甚麼，他仍是霍爾王子。

這唯一的，從未有過的一遭兒，他不是該死的霍爾王子。

他是啞婆婆的兒子呀！是艾芙從小在她懷裡長大起來的啞婆婆的兒子，那麼從小愛她，疼她，寵她的啞婆婆的兒子呀！

這是第一遭兒，她沒有拉鞭，連想也沒想過去碰一下腰間的鳳凰鞭。想想只因傷了這霍爾王子，她幾乎釀成了多大的錯，是她令西川的人民免於一場生靈塗炭的大災難嗎？只要她稍稍冷靜些，她就知道，她只有汗顏的，是她幾乎釀成了這場大災難。

現在，她已知道，已明白，免西川人民於水深火熱的就是這霍爾。

而他更是啞婆婆的親生子呀！

他可是來會啞婆婆？不，來會他的親娘。

當然是的，不然，他來這裡做甚麼？

而那胡姬，巴鼻那雜毛老道說寵她的胡姬，來到這裡就失了踪，必是來這破屋了，難道眞是啞婆婆？胡姬就是啞婆婆？

她的眼前開始亮了起來，啞婆婆，啞婆婆不啞，這僅是她和醉菩提瘋和尚的秘密嗎，巴鼻老道是同一時代的人物，知道了，那有何奇，也就像今晚所見的一樣，啞婆婆就是胡姬，和巴鼻老道早有認識，那是一點兒也不奇怪的。

她爲何幪面？因爲她毀了自己的容顏，不願人見，更不願艾芙見到，令身子臃腫起來，那還不容易，秦嶺山高不勝寒，穿多兩件臃腫的衣服，長年穿着不就成了。

她艾芙駡過多少人是丫頭，江虹是人小鬼大的丫頭，耶律郡主是該死丫頭，而這胡姬，不是口口聲聲叫她丫頭嗎？叫起來多親切啊，只感到親切，毫不刺耳。

她早該想到的，哎呀！她眞蠢。

胡姬呢？不，啞婆婆呢？

她想得多，却不過是思維電閃，一瞬之間，啞婆婆在那裡？

但破屋中，只有燭光在搖曳。

「娘啊！」霍爾悽楚的聲音說道：「你就不願我多見你一面麼，娘，我來了多少遍了，守候了多少個夜晚，你就那麼狠心，不許我多見你一面麼。」

其聲也哀哀，他又跪在那晚所見的地方，那破屋中央的前方，不但地上長出了小草來，而且多瓦礫，他一定跪在那瓦礫上了。

那霍爾把埋在掌中的臉抬起來了，映着搖曳的燭光，也更清楚地見到他淚光瑩瑩，而且眞是顆顆珠淚，滴落下來，滴在他膝前的小草上，小草上的珠淚滾落下去，也像在同聲一哭。

艾芙的眼兒也不禁濕濕的，現在，她才知道，這霍爾王子原來也是個至情至性之人，聽他說來，自從那日他在這裡跪了一日一夜之後，也就是艾芙在窗外見到的，他也只不過見得他的親娘一面。

那麼，霍爾已來過多次了，日日夜夜，甚至守候到天明，他娘、啞婆婆，就從未見過了，而且任他如何哀求，她也不現身再和他相見。

艾芙好生感動，忘了他是霍爾王子，是和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韃子，也是元朝太子精吉木之子，現在，只是啞婆婆的親兒了。（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小羅遇到歐陽芳菲和常有慶，爲了脫身之計，小羅詐被葛三刀打死，騙過他們才能脫身，不久又被他們纏上，假小羅出現，代替了小羅打鬥，常有慶合歐陽芳菲之力亦無法打贏，只好認輸走了。小羅在酒樓被天機子等七人圍攻，得軟軟和小五子救走，原來是假小羅，她們不管，只要洩慾，眞小羅却在賭坊弄騙局，遇上了高手……



三期完短篇故事

揚子江・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三路人馬狙擊　一舉殲滅魔教

這張牌確是一張A，本是梅花A，如今却變成了方塊A。

四種花爲桃、杏、方、梅，也有排列爲桃、杏、梅、方的。

「天門」以爲絕對不是看錯，要全是梅花才是同花。

他忽然拍桌跳了起來。

這工夫「葛三刀」伸手去收拾一大堆的銀票。

「天門」忽然按住了「葛三刀」的手。茜茜大聲道：「怎麼？輸不起呀！」

「天門」大聲道：「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的底牌是一張梅花A，小羅一掀却變成了方塊A，這是個老千。」

小羅拍拍雙手，道：「各位看清，他這是血口噴人！」

小羅掀了牌之後，早已收回了手。

當然，在那一刹那，誰也不會去看他的手，而是看「天門」的牌。

因爲這張暗牌才是決定枱面上的全部賭資由誰獨得的關鍵。

此刻「天門」仍按着「葛三刀」的手，抽不回來。

這足以証明此人不是庸手。

小羅大爲惱火，道：「各位有沒有見過這種賴皮的人？」

觀衆中有些人抱不平，道：「男子漢大丈夫，來這一手可不大高明。」

小羅大聲道：「放開手！」抓起三四張牌往這人手上一丟，這人慘呼一聲，立刻收回手去，但手上却未受傷。

這人當然十分震驚，因爲這三張牌都擊中了他右手背上三個穴道，一是虎口處的「合谷穴」，一是腕處的「陽池穴」另一是小指與無名指之間邊沿處的「液門穴」。

雖然並未重擊，却使這隻手痲木不已。

他知道，動武的不成，玩牌也非敵手。

當下向四周的殺手一交眼色，五十餘人亮出了傢伙。

「葛三刀」此刻已收起了全部賭資。低聲道：「現在成不成？」

小羅點點頭，爲了儘快離開這賭坊，「葛三刀」抽冷奪了一個庸手的長劍，交給小羅使用。

小羅用劍更容易發揮威力。

賭客們一看，乖乖，原來賭場中人早已有了準備。

由此也可以看出，這三個小傢伙絕非等閑之輩。

要不，剛才只有三張紙牌怎麼會把「天門」的手擊得收回去。

賭客紛紛逃出，雙方動上了手。

這五十餘人之中，有五、七人身手不凡，自然不是賭場中的人。

由於玄陰教幫過賭場，小羅以爲「中原十二賭坊」是由玄陰教撐腰的，大致不會錯。

那麼這五、七個高手可能是玄陰

教中壇主以下人物。

此刻正是小羅左手上紅圈稍盛時刻，眞正是所向披靡，威風八面，人潮湧上在他的劍浪中再次湧退。

他不願傷及一些小嘍囉，只對那五、七人下煞手。

「葛三刀」和茜茜也沒閑着，五十餘人困住三人，似乎一點便宜也沾不上，而且五、七個高手還傷了兩個。

盞茶工夫之後，又來了三個，也不是庸手，只不過加上這三個，似乎也只能保持平手之局。

「葛三刀」和茜茜二人可不客氣，庸手們遭了殃。

大約折騰了半個時辰左右，忽然有人喝一聲「住手！」

玄陰教的人立刻收手退下，紛紛向來者二人施禮，十分虔敬。這二人都戴有面具，一哭一笑。

笑的予人好感，哭的使人厭惡。場中數十人鴉雀無聲。

小羅一看這局面就知道必是玄陰教中的大頭頭。

「葛三刀」道：「朋友的威風不小，但却不敢出示眞面目。」

茜茜道：「是啊！不敢見人，大概也高不到哪裡去？」

小羅道：「依在下猜想，三位必是玄陰教中的大人物。」

對方不答。

小羅道：「像歐陽芳菲那等貨色能當副教主，看來二位必然在她上面，一定是玄陰教教主了。」

哭臉的道：「你小子也咋唬夠了！去吧！」

「去哪裡？」

「跟我們走沒有錯，也許我們能治好你的絕症。」

「你憑什麼敢說這句話？」

「如果潘奇的師父醫仙周光迪在本教中作客，你以爲有無可能治你的病？」

小羅爲之動容。

「葛三刀」道：「『醫仙』周光迪不可能在玄陰教中，如果他眞會受玄陰教控制，也就不會治癒小羅的絕症。」

「爲什麼？」

「因爲玄陰教既和小羅爲敵，怎會希望他的病治好？」

「那好，敬酒不吃非罰酒不可了。」

人往前一滑，幾乎沒有人看清他是如何起步的？

也只有小羅和茜茜看清了。

因此，小羅閃了開去，但一縷爪風旁耳而過。

這已經顯示了此人的力度及速度了。

一爪尚未收回，另一掌又自左腋下抄到。

簡直不給人喘口氣的機會，只不過小羅已有所備。

因爲這人的技藝雖高，有些路子却和小羅的類似。

也許該這麼說：此人的路子和常有慶及茜茜相似，只是更高明更犀利，造詣更深數籌而已。

由此可以推斷，這人可能和童先生是同門。

或者此二人也是童先生的門下？

小羅以爲，此人雖然所學極精，凌厲無匹，却是「七殺夢魘」武學的旁支，只有「七殺」武學中部份精粹招術，却不是全部的。

小羅劍氣森森，哭臉人仍然掌掌不離他的要害。

小羅固然不易得手，哭臉人要想佔便宜也很難。

笑臉人道：「老兄總是手軟不肯下煞手，請退下來，由我來收拾他。」這話說來好聽，却是佔小羅的便宜。

這等於是車輪戰法。

笑面人一上，果然情勢不同，小羅的劍法往往會礙手礙脚施展不開，証明此人比哭臉人高明多多。

小羅自服了披髮人的藥之後，紅圈顯現的時間較長。

如果是過去，此刻紅圈早已不見，連哭臉人也接不下來。

「葛三刀」和茜茜在沒有小羅的隨時支援下，已是十分危急，而小羅在三十招之後，也岌岌可危。

終於，在「葛三刀」及茜茜被制住不久，笑臉人怪怪的一抓，劃了個小半弧，抓中了小羅的「胞盲穴」，此穴在臀上部位，小羅的這隻腿一痲，另一抓又如閃電抓中了他的「跳環穴」。

小羅終於也倒下了。

* * *

小羅等三人被蒙起耳目，被帶到一個地方。

這地方大概就是玄陰教了。

他們只能憑感覺，那就是被人挾着奔行，忽高忽低，或縱高或躍落，或涉水或過橋，必是在深山野郊之中。

他們被困在地牢中，這地牢是個十分寬敞的石室。

現在他們自然都被解開了穴道。

小羅道：「是我連累了二位！」

「葛三刀」道：「小羅，你這是甚麼話？」

小羅道：「我總以爲，他們把我們抓來，絕不是由於我們在賭場中的事。」

「葛三刀」道：「應該不是。」

茜茜道：「如果是爲了那件事，早就把我們殺了。」

小羅道：「我實在想不通。」

「葛三刀」道：「小羅，甚麼事你想不通？」

「如果童先生就是『七殺夢魘』，不該教我武功又害我。」

「你以爲哭笑二怪是『七殺』的人？」

「和他必有關連，因爲武功相似。」

茜茜道：「小羅哥哥，我看這哭笑

二怪的路子更像童先生的，我以為童先生才和玄陰教有些關連。」

「葛三刀」道：「童先生會不會就是『七殺』？」

小羅道：「如果此人不是改了姓，應該不是，因為影子小羅透露過，他的主人即為『七殺夢魘』。」

「對對，影子小羅是說過。」

小羅道：「既然影子小羅稱『七殺』為主人，而小仙蒂右手心也有紅圈圈，武功路子也一樣，那麼，『七殺夢魘』和玄陰教現在的教主應不是一個人。」

「葛三刀」道：「這推測很對，只不知令尊令堂對『七殺』有何大恩？」

小羅道：「這箇我就不知道了，相信不是一般的恩惠。」

茜茜道：「『七殺』如此重視報恩，竟能把女兒自動送給你為羅家留一條根，且暫時不計名份，這份胸襟一般人絕對做不到。」

「葛三刀」道：「這麼推斷，玄陰教主非但是令尊和令堂的敵人，也必是『七殺夢魘』的對頭。」

小羅道：「這說法大概就差不多了。」

此刻大概是三更左右，石室外來了二人，正是副教主耿鵬和護法朱子玉二人，打開鐵門，也不怕他們逃走，叫他們跟着走。

三人出了鐵門之外，正要動手，那知全身都感到無力，似乎剛才在石室內還沒有這種現象。所以小羅示意不可以動手。猜想二人必然施了輕微的毒，動了手脚才會如此。

出了石室洞逕來到上面，這次並未捂起他們的眼睛。

他們可以看到此教面積之大，人手之多。

昔年這麼一個龐大的教被人家一夜之間屠盡，可見屠教之人武功之高了，但是迄未聽到玄陰教在撲那屠教之人。

走了很久，才把三人帶到一個精美的殿堂之中。

讓他們站在一個黑紗幕前約兩丈之處。

這小殿中的燈光頗暗，但仍可看出一些髹了金漆的傢俱泛出金華輝煌的光芒。殿內不見他人，肅穆無嘩。

這時黑紗幕之後滑出一張大太師椅子，椅上坐了一人，只見頭頂及放在扶手的雙手，不見身子，因為是椅背向着三小。

這人手一揚，耿鵬和朱子玉悄悄退了出去。

少頃之後，椅上的人以沙啞低沉的聲音道：「你是羅寒波和呂冠芳的兒子？」

小羅道：「正是。」聽聲音似乎故意在嘴邊罩了個小罎甚麼的。

這樣就會使聲音變成鬆散暗啞，不易辨認。

「你的病本座能治。」

「你會醫？」

「不是，醫仙周光迪在本教作客。」

「如果周光迪果然在此，這話我信。」

「只要你合作，我能使一個半死的人活上八十歲。」

小羅道：「如果教主眞有這份誠意，應不會以這種綁架方式把我們弄來，而且先關在地牢中。」

「以小友的不合作態度，不以此法請客又能如何？」

小羅道：「想不到貴教包娼包賭，教主敢說貴教沒有大力支持『中原十二賭坊聯盟』，到處找我的麻煩？」

「這一點，本座不予否認，小友要知道，一個幫會之存在，食指浩繁，開銷奇大，既不能偷也不能去搶，只有在這方面挹注，賭場的財源來得不正，吾等取之，而以教會的力量保護武林正義有何不可？但所謂包娼之說，本座鄭重否認。」

聽口氣這位玄陰教教主相當和藹，至少談吐是如此的。

小羅道：「教主為一教之尊，開窰立寨已久，既然開宗明義為天地立命，為蒼生造福、冠冕堂皇、轟轟烈烈，為何武林中都不知教主是誰？」

教主道：「這自然另有原因，不久自然會公開的。」

小羅道：「教主把在下弄來到底要幹甚麼？」

「為小友治病。」

「在下與教主素無往來，教主的關注實在不敢當。」

教主道：「本座與令尊令堂同為武林中人也不能說素無往來的。」

茜茜道：「教主這麼作不能說沒有別的原因吧？」

「可以說沒有。」教主道：「小友可知令尊和令堂是如何死的？」

小羅道：「只知道是無疾而終。」

教主道：「以小友的聰明，你相信劍客羅寒波和呂冠芳兩大絕世高手會無疾而終的嗎？有可能嗎？」

三小不由一怔。

小羅道：「在下也以為不大可能，所以不斷地調查這件案子。」

「調查結果可有甚麼眉目？」

「沒有。」

「據我所知，殺令尊和令堂的人就是『七殺夢魘』。」

小羅陡然一驚，道：「怎麼會是他？」

「為甚麼就不會是他？小友可否說出理由？」

「第一，昔年圍剿他的高手之中並沒有家父母。」

「對。」

「其次，『七殺』不但不會殺家父母，昔年欠家父母，已在加倍回報，這樣一位恩怨分明的人就算壞也壞不到哪裡去。」

「錯了！小友，令尊令堂是他殺死

的。」

小羅大聲道：「只怕是教主挑撥離間吧？」

「絕對不是離間，我再問小友一件事。」

「教主，我不想聽了。」

「為甚麼？」

「你的話靠不住。」

教主笑了幾聲，喟然道：「一個人要作一件非常的事，一定會有周密的計劃，詳細的打算才行。如果你再聽我一句話，你可能會樂得跳起來。」

小羅道：「父母雙亡，落魄江湖，不知如何樂法？」

「本座說令尊和令堂也許健在，你信嗎？」

小羅一震，道：「尊駕有何証明？」

教主淡然道：「如小友不信，可以掘開令尊令堂的墓穴看看，他們的遺體還在不在棺內就知道了。」

小羅發出一聲驚呼，道：「你怎麼知道？」

「這是不重要的。」教主道：「最重要的是，昔年誰殺了令尊和令堂而又把他們的遺體弄走了？」

小羅道：「是誰？」

「七殺夢魘！」

小羅道：「他為甚麼要把已經殺死的人破墓弄走？」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據說令尊和令堂昔年未公開參加圍剿，而是暗中進行，『七殺夢魘』被重創，就是令尊和令堂造成的，像『神州七子』、『南海雙星』以及塞外『三鷹』等，根本未放在『七殺夢魘』心上。」

「那麼『七殺夢魘』他叫甚麼名字？」

「龍起雲。」

小羅心頭大震，到目前為止，此人的話似有部份可信。

第一，小仙蒂名叫龍仙蒂，她的父親是龍起雲。

影子小羅不說他主子的姓名，自是保密。

至於小仙蒂為了報恩要給羅家留一條根，以及影子小羅對他的一切維護和援手，如果他的主子是「七殺夢魘」，他的動機到底是甚麼？

「七殺夢魘」掘墓盜走他父母的遺體是為了甚麼？

不過這些話，他還不能對這教主說。

這些年落魄江湖，他經歷了人生的辛酸苦辣。頗知「逢人只說三分話」的道理，道：「教主是說『七殺夢魘』殺了我的父母又把他們的遺體弄走了？」

「正是。」

「目的何在？」

「我說過不大清楚，總之，『七殺夢魘』龍起雲是你的殺父母仇人是不容置疑了。因為他的『夢裡乾坤』可殺人於無形。」

的確，既然「夢裡乾坤」能授人武功，它的影响力之大，超過人類的想像。利用人在睡夢中殺之，應屬可行。

小羅道：「教主剛才曾說家父母也許還健在？」

「我是說過。」

「教主之言是否有點矛盾？」

「小友請說。」

「教主說是『七殺夢魘』殺了家父母對不？」

「對，這雖是臆測，也有八九成以上的可能性。」

「而教主也曾說過，自墓中弄走家父母遺體的人也可能是他對不？」

「對，我是說過。」

「人已被他殺死，他弄走遺體又是為了甚麼？況且教主又暗示家父母可能活着，這又作何解釋？」

「本座乃是臆測之詞，但極有可能。」

「甚麼極有可能？」

「令尊、令堂尚活在世上，但必為人所控制。」

「被誰所控制？」

「七殺夢魘。」

「教主為何作此推測？」

「因為……」似乎考慮了一會，道：「有人發現了兩個披髮怪人，武功高强，頗似你的父母。」

小羅差點驚呼出口。

他內心的確激動已極。那兩位披髮人的確很怪，武功也高不可測，而且是一男一女，一直不使人看到他們的眞面目。

至於說他們已為「七殺夢魘」所控制，也不無可能。

要不，為甚麼女披髮人帶走小仙蒂去待產？

除非兩位披髮人根本是他的父母，反之他們和「七殺」有來往是可信的。

教主道：「小友對這件事有何看法？」

小羅道：「目前言之過早。」

教主道：「小友可曾遇見那一對披髮人？」

「沒有。」小羅必須說謊。

因為玄陰教主的話總是不太可靠的。

教主道：「小仙蒂以身相許，表面看來，恩重如山，事實上是送了個乾人情。」

「教主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教主喟然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眞是一點不假，試想，小仙蒂也有『五陰鬼脈』絕症，嫁給別人誰會要，而送給你，反而使你感激涕零，這就是『七殺夢魘』龍起雲的厲害處。」

小羅道：「我對小仙蒂的情感絕對信任。」

「這是可以想像的，新婚燕爾，兩情相悅，誰也不會去想一些掃興的事。你這麼想是值得原諒的。」

小羅道：「教主所知道的既然這麼多，尤其家父母可能還活在世上也知道，就該知道龍起雲既已殺死家父母，又爲何掘出而使他們復活？」

教主又頓了一下道：「龍起雲是個奇才你信不信？」

小羅道：「這一點我信，不然的話，不可能學成『夢裡乾坤』。」

教主道：「他會詐死術，而且他既能以類似佛家的『灌頂大法』在夢中授技，就能使人暫時死亡若干時刻，然當再使之復活。」

小羅心頭一動，的確，他也學了龍起雲的詐死術。

教主道：「據我所知，令尊和令堂都會一種至高的內功心法『蟄龍太清玄炁』，也只有這種內功玄炁能很快療癒他的內創，所以殺死令尊令堂再使之復活，爲他治病……」

這太玄了，但又隱隱約約覺得有那麼一點可能性。

第一，他聽人說過，父母的「蟄龍太清玄炁」爲武林所有心法之冠，其次，人死了使之復活根本不可能，除非正如教主說的，龍起雲對其父母使用了詐死術。

教主道：「龍起雲已得道家煉氣化神精義，所以再和武功合而爲一，非同小可。他已能作到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道。」

小羅對此人十分佩服，但對他的信任却還差得遠。

教主道：「小友欲要在此治病，是否該開誠佈公？」

小羅道：「怎麼，教主以爲我的話有不實之處？」

教主道：「至少你沒說出你所有已知道的事。」

小羅道：「也許，教主不也未能出示眞面目？人生在世，誰會沒有一點秘密，我們又怎能責怪人家保留一點秘密？」

教主道：「小友說得對，人人都有保守一點小秘密的權利。」

拍手三下，耿鵬和朱子玉把他們帶回地牢中。

* * *

第二天上午，由副教主耿鵬請來醫仙周光迪爲他診病，這位醫仙約六旬左右，鬚髮皆白，但却是紅光滿面，進入石室之中。

經耿鵬介紹，小羅等人自然很高興，一齊見禮。

然後周光迪問了些病況，再爲他試脈。

大約盞茶工夫收回手，道：「小友如在童身之時治療，可能事半功倍，破了身治起來就難些。」

小羅和葛、秦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由此看來，似乎小仙蒂的薦身，是另有企圖的。

小羅道：「請問前輩有幾成把握？」

周光迪閉目想了一會道：「四成。」

三小不由一驚，連一半都不到。

「葛三刀」道：「如果他未破身，能有幾成把握？」

「七成。」

二人又是一呆，似乎每個人都在想小仙蒂的接近、報恩以及柔情蜜意之中，是否另有可怕的意圖？

小羅道：「這麼說晚輩的生存機會只有五成不到？」

周光迪道：「總之，這是一種奇症，很難治，一半也要看各人的造化如何，如果病人能看得開，就比較有利些。」

茜茜道：「老前輩眞能爲小羅治療此疾？」

周光迪道：「經教主敦請，怎好推辭，老夫先爲小友開個方子，服幾次試試看再說吧。」

周光迪和耿鵬去後，茜茜道：「教主眞會爲你治病？他沒有甚麼企圖？」

「葛三刀」道：「依我看，教主治小羅的病，也許和『七殺夢魘』使令尊令堂復活的動機一樣。」

茜茜道：「如果教主說的是眞話，龍起雲先使羅伯父伯母無疾而終，使武林中人都以爲他們已死，然後再使之復活，用他們的『蟄龍太清玄炁』治他的重傷，那麼這教主要利用小羅哥哥甚麼呢？」

三人都想不出來。

但小羅以爲是討好他套他的內心的話。

教主知道的不少，但至少他還希望知道小羅有沒有見到「七殺夢魘」龍起雲，以及有沒有見到他死而復活的父母，如果見過，他知道的秘密就多了。

知已知彼，百戰百勝，教主當然很希望知道這些，小羅推斷這位教主和他的父母及龍起雲都是敵對的。

午飯後耿鵬端來一碗煎好的藥，放在鐵欄內，道：「小羅，這是周大醫仙爲你處方的第一次藥，你要趁熱喝下它。」

小羅望着熱汽騰騰的一小碗藥湯，心中盤算，毒藥不可能，但也可能是無用的藥，或者使病難治的藥。

以周光迪的爲人及聲望，絕對不會敷衍他或者害他。

本教教主就有可能。

這藥不是周光迪親自端來的，小羅就不想吃。

但不想吃却又不便表現出來，只好和耿鵬閑扯淡，道：「耿大俠，常有慶在貴教中也是副教主嗎？」

耿鵬道：「正是，如小俠願留在本教中，身份可能比他高些。」

小羅道：「比他再高些不是變成了教主了？」

「不，本教的副教主有好幾位，在職位上也分爲好幾級，最高的一級，

在教主外出時可以代行公務。」

小羅道：「那耿大俠是幾級？」

「三級。」

「常有慶呢？」

「二級，如小俠留下，可能成爲一級。」

小羅道：「耿大俠把我估高了。耿大俠可不可以談談昔年玄陰教一夜之間被瓦解的事？」

「當然可以。」

「能一夜瓦解貴教的人，必是好幾個高手了？」

「當然，據說是『七殺夢魘』勾結前本教三名護法，裡應外合，才能順利得手，連前教主司徒天爵都未能倖免，若非有內賊，變生肘腋是不可能的。」

小羅點點頭，心道：「似乎甚麼怪事都推在『七殺夢魘』龍起雲的頭上。」道：「前教中勾結外人叛教的護法是誰？」

「共三人，一名叫劉大泰已被殺死，另有兩個是趙光和李英，他們滑得很，一直未能擒回治罪。」

小羅却以爲趙光、李英二人不像壞人，他還傳了他們一招武功。他們二人對昔年屠教者可能多少知道一點。

那次小羅和茜茜在塔內與李、趙二人相遇，由於時間倉促未及深談。

小羅道：「一共三個人能在一夜之間殺光教中一百餘人？」

「能，第一是發動奇襲，其次是內賊變生肘腋。」

小羅道：「趙光和李英兩個前貴教護法爲甚麼要叛教？」

耿鵬道：「大概是『七殺夢魘』以授給絕技爲餌吧。」

小羅道：「戴哭、笑面具的人也是教主？」

「對，只不過他們是助理教主，也可以說教主是太上教主。」耿鵬道：「羅少俠，藥涼了效果會差些，快吃下吧。」

小羅相信這藥未必有用，但不喝又不行。

就在這時，忽見鐵欄門外轉角處探出一個女人頭來，小羅看得很清楚，那絕對是小五子的臉。

他對小五子的印象深刻，絕對不會看錯。

小五子却在向他搖頭及搖手。

這是甚麼意思？但他很直覺地以爲小五子示意他不要喝這藥。

而且小五子的表情很嚴肅，似乎鄭重其事。

小羅心中念頭電轉，雖然小五子和軟軟已和他很不和，且也有參與此教之可能，但她示意不喝這藥，好的方面仍然居多，壞的方面也只是希望他的絕症繼續拖下而已。

衡量輕重，仍以不喝爲妙。

況且，這個周光迪是不是眞的醫仙周光迪呢？小羅從未見過，葛、秦二人自然也未見過。

小羅已端起藥碗，但目光却仍然望着欄外。

耿鵬已發現小羅似在注視他的身後，立刻回頭望去。

小羅很技巧地把藥倒在「葛三刀」的袖內。

然後他故意把碗放在唇邊，還嗡動着嘴唇道：「眞苦！大概這就是所謂良藥苦口吧？」

耿鵬收起碗道：「當然，光是吃甘草煎的藥是治不了大病的。」耿鵬離去不久，小五子出現欄外。

小五子道：「你沒有喝吧？」

「沒有，妳怎會在這裡？」

「一言難盡，謝謝你並未看輕我和軟軟的荒唐行爲。」

小羅道：「事情已經過去了。算哩！」

小羅自是誤會了小五子的話意，她是指她和軟軟制住影子小羅幹了一件很不名譽的事，小羅怎會知道？

小五子很高興，甚而有點感激，像她們二人的行爲，小羅居然沒有輕視她們。

她本以爲小羅會把口水吐到她們的臉上，甚至不屑和她們交談。

小羅此刻的表現，對她自然是喜出望外了。

看來要救一個人，原諒他實在比責備他有用得多。

小羅道：「爲甚麼妳示意我不要喝？」

「那老頭子不是周光迪，但有點像他。」

小羅道：「教主是誰？」

小五子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小羅道：「軟軟也在這裡？」

小五子點點頭。

「葛三刀」道：「妳們在此是甚麼身份？」

「副教主。」

「嘿，身份這麼高，我要是來了，會不會也是副教主？」

小五子道：「大概能混個壇主的職位，小羅，你眞的能原諒我和軟軟的瘋狂丟臉的行爲？」

小羅道：「只是有點反常，也不能算是瘋狂或丟臉的。」

這話非但使小五子感激，甚至於還以爲仍有希望呢。

小五子低聲道：「明天晚上我來救你們，但一定要選在你的功力最強的時候，你可以在鐵欄外面用指甲劃上「×」代表功力弱，「十」字代表正是武功强的時候。」

小五子匆匆離去。

大約是四更稍過，小羅等人已在石室內睡了。柵欄外站定一個面部因爲有紫霧的人，注視石室之內。

先在小羅身上掃視幾匝，然後目光停在茜茜身上。

大約盞茶工夫，這人悄然離去。

小五子在玄陰教內排名副教主，誰也不便管她們。她們自住一個大院，閒人絕對不許進入。

只有哭笑二怪人管管，但也有其限度。

小五子回來告訴軟軟這件事，軟軟愕然道：「小羅沒罵我們寡廉鮮耻？這未免失常了吧？」

小五子道：「絕對沒有，他說算不了甚麼。」

軟軟道：「本來嘛！一個一夜之間弄了五個小妓女，第二天又和小尼姑搞七捻三地，他會在乎這箇？可能還求之不得呢！」

小五子道：「無論如何，我們自己檢討，總是過了火。」

軟軟道：「看樣子妳很感激他哩！」

「有那麼一點。軟軟，咱們在此，不過是敷衍，總不能一輩子這樣荒唐下去，能救出小羅也許還有希望，就算他不要我們了，前嫌盡棄，也是一件好事。」

軟軟低聲道：「這不是冒了殺身之禍的危險？」

小五子道：「不妨，咱們可以秘密進行，一旦事敗，和他們一起走，老實說，在目前除了教主，其餘的人要制服我們可沒有這麼容易。」

軟軟道：「好吧！萬一走不了呢？」

小五子道：「我以爲不會走不了。」

軟軟嘆口氣道：「小五子，妳的想法只怕必然落空。」

「甚麼想法？」

「和小羅的事，他不可能一箭數鵰。」

「爲甚麼？」

「今天我們在小金殿後偷聽小羅與教主交談，談及兩披髮人之事，會不會就是小羅的父母？」

小五子吶吶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軟軟道：「如果不是他的父母，自然免談，如果是的話，只怕不妙，妳忘了那天她對我們的懲罰及侮辱了？」

小五子吶吶道：「的確。」

軟軟道：「你還要冒殺身之禍救他？」

小五子道：「我以爲那披髮人未必是他的母親。」

「怎見得？」

「如果是的話，她爲甚麼不把小羅帶去？」

軟軟道：「也許另有原因。」

小五子道：「軟軟，如妳不願參與這件事，我不勉强妳，但要請妳保密。」

軟軟道：「妳一定要幹，我當然和你共進退！」

＊　＊　＊

石室下面無人看守，因爲那簡直是銅牆鐵壁，插翅難飛。

但石室上面，卻有四個看守的高手，只不過這些所謂高手在二女看來是不堪一擊的。

大約亥時，軟軟擔任巡察崗哨工作，下石室走了一趟，自然沒有和小羅等人打招呼，只見看清了鐵欄外的暗號。

那暗號正是「X」「十」「X」「十」等等，最後一個是「十」而不是「X」，這顯示目前正是功力强大時機。

軟軟上去後，二女立刻換了男裝，經過易容，甚至還改換了兵刃，因爲軟軟本是用點穴钁的。不改用其他兵刃，一看便知是她了。

易容化裝已畢，二人互看認爲可以暫時亂眞。

也就是說在短時間內不會被人看破。

她們把床上作成假人擁被高卧之狀，出了院落。

在這檔口自然也不能遇上教中人，因爲她們的樣子誰也不認識。

在石室上面二人同時發動奇襲。以二女的造詣加上奇襲，不到兩個照面，擺平了四人。

把四人拖入竹叢中，一人守住入口，一人下去救人。

小五子也自這四人之一的身上取得開鐵柵門的巨鑰。

四人衝出石室入口之前，合力把一根鐵柱拉彎了，暗示是自行逃去，並無外援。仍由小五子帶路，軟軟殿後。

但這玄陰教的面積太大，佔地不下百頃，二女固然很熟，卻因卡哨太多，不久即被發現。

值夜放哨的人一旦發現了奸細，立刻吹起竹哨。

這種傳遞消息的哨音尖銳而凄厲，在這兒任何一個角落都能聽到。

三五個卡哨自然立刻就失去了抵抗力，但高手立刻擁上來，只是以這五人的實力，來上三五高手，也無濟於事。

打打走走，終于來了眞正高手。有副教主耿鵬、歐陽芳菲、護法朱子玉、仇無忌、郎一雄和胡石開。

不要說還有二三十個次流高手，就是這六人就够他們調理的了。

小羅正是手上紅圈正盛的檔口，出手勇猛激烈，掌力無儔，耿鵬接下他，不由暗暗吃驚不已。

小五子接下歐陽芳菲。

軟軟接下仇無忌。

茜茜和郎一雄接上手。

「葛三刀」連砍胡石開三刀，把他逼退一大步。

這局面火爆，而危機重重，因爲一處告警，其他部門的高手即會前來支援，絕對不會各自爲政，袖手不管。

小羅爲了爭取時間，全力搏殺，耿鵬有點支持不住。

歐陽芳菲也不是小五子的敵手，因爲她學童先生的絕技太多了。

此刻歐陽芳菲已中了小五子一劍，但不很嚴重。

軟軟和仇無忌打了個平手。

茜茜和郎一雄也不分勝負。

只有「葛三刀」和胡石開的搏鬥落了下風，且極危急。

小羅爲了援手「葛三刀」，本可在十幾招內制服耿鵬的局面就改觀了，小五子雖然和歐陽芳菲力戰佔了上風，短時間內也摺不倒他。

其餘玄陰教中數十人圍了個水洩不通，但未出手。

小羅在小五子耳邊道：「要快，不能拖延！」

小五子當然知道，遲則走不了。

此刻教主在和另外兩教主交談，道：「小羅要逃？」

哭臉副教主道：「拉彎了鐵柱脫困的。」

「誰有那種神力？」

笑臉副教主道：「據卑職所知，只有太上教主辦得到。」

「不。」教主道：「二位也能辦到。」

哭臉人道：「有兩位副教主及四位護法出動，諒他們跑不了的，但卑職再去看看，應能迅速使他們回籠。」

教主道：「有勞！只怕有內奸。」

此刻「葛三刀」在苦撑。耿鵬挨了小羅一掌，口邊血漬殷然。小五子又傷了歐陽芳菲一劍，軟軟逼得仇無忌連連退後。

沒有耿鵬的命令，四周的次流人物不敢上。

茜茜和郎一雄仍然難分高下。

如果無人增援，小羅和小五子偶爾幫幫「葛三刀」，大約也能在兩盞茶工夫摺倒耿鵬及歐陽芳菲。

只不過哭面人一到，形勢整個改觀。

他接下了小羅，因爲耿鵬已受了內傷。

哭面人一出手，小羅就感到沉重的壓力，畢竟這是個罕見的高手，況小羅已和副教主耿鵬力搏五十餘招。

但小羅自服了披髮人的葯後，功力略增，時間也長了。

勁力强的時間長了，間隔的時間自然就縮短了。

也就是說平常一個半到兩個時辰左手無紅圈，現在改爲一個時辰。

小羅奪了一柄劍，芒虹迴捲，在這一捲的瞬間，哭面人又在他的要害附近掃過三拳一掌，幾不及寸。

四周爆起一陣采聲。

小羅的跳躍，也幾乎贏得叫好聲。他在哭面人的綿密掌浪縫隙中閃過，在視覺上，似乎血肉之軀已不見，僅是一層薄薄的衣衫在飛舞。

哭面人雖然已佔上風，但也不由暗暗折服。

他還沒見過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有此造詣。

小羅卻知道，他仍非哭面人的敵手，即使未和耿鵬動過手也不成。

只不過目前哭面人像一團火，他像飛蛾，明知撲上就完，還是要奮不顧身地撲上。

小羅挨了一掌，左邊身子有如起了火。

但正好他退後兩步時小五子旁身而過，在他耳邊低聲道：「走！」

走？怎麼個走法？

幾乎在此同時，小羅全力一搏攻出一劍，小五子也只攻不守攻向哭面人一劍，這一來哭面人似未提防兩面受敵，且小五子的功力非比等閒，「嗤」地一聲，左腋下中劍。

這一劍當然並不太重，但只要中劍，總是不大好受。

哭面人一退，且打量左腋下，小羅、小五子等人已越過人牆掠入另一院子，由軟軟帶路，小五子殿後，迅速向教區圍牆外奔掠。

途中雖有卡哨攔截，但這些人有如猛虎出柙，當者披靡。

只不過哭面人傷得極輕，他如何甘心讓小羅脫出掌握。

這對他自己的面子及教主的囑託都無法交代。

因此，他疾追而來，發誓要擒回小羅。

即使其他諸人溜了，只要擒回小羅就成。

（未完．二）

上文提要：十三惡煞決定把丘浩引入黑道，報復其父丘冠中不罷休的追捕，吳非吾首先把丘浩送往神醫扁鵲那裡調理好身子，再由十三惡煞輪流傳授他一招半式，使他長大後能與他們一道幹買賣，經過了大半年的時光，丘浩漸已淡忘他的出身，他不但從吳非吾、巧兒及風雲那兒學會了簡單的刀法，也學會了游泳。這一天，風雲帶着丘浩來至斷崖下找萬子壯，萬子壯滿手鮮血，正在屠宰野味……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學盡惡人本色　嚐盡六載苦難



萬子壯用足踢，那條粗繩子八丈長，呼的一聲落下來了，風雲對丘浩道：「上。」

丘浩不上行嗎？伸手抓住繩子，丘浩手脚並用，像隻猴子似的就上去了。

風雲也上去了。

他往洞中一看，嘩，好大的一頭野豹，皮已剝了一大半，那豹子的嘴巴張得大，獠牙就有三寸長！

萬子壯見丘浩能拉着繩子爬上來，嘿嘿一笑，便把手中的短刀拋給丘浩，道：「替我剝皮。」

丘浩只一看就嚇一跳，叫他剝皮，他沒幹過，他拾起刀，站在一邊發楞。

尚不邪哈哈一笑，也把刀拋在地上。

風雲一看哈哈笑，道：「小子，動刀呀！剝下豹皮是你的，睡在高處不挨凍，記住，給風大叔砍一條後腿，我走的時候帶回去。」

丘浩一聽，便硬起頭皮下手了，地上一灘豹血，他踩着血便幹起來。

洞裡面有個小銅鍋，齊飛兒已把火升起來了。

洞中也堆放着幾罈酒，糧食也有幾大包。

丘浩拿刀剝豹皮，他的心裡不好受，好不容易的砍下一條腿，兩隻手臂已沾滿了血。

風雲提着一條豹腿，又下了「西山斷崖」，他回老龍潭的船上去了。

丘浩拖起豹皮往石壁外鋪在地上，那是萬子壯叫他幹的，萬子壯說，等晒乾了皮，他可以上墊子鋪在地上睡。

丘浩抬頭看，從樹籐中看得眞遠，幾十里外也看得見，如果是無雲天，這兒看得更遠。

他想也想不到，這「西山斷崖」也是「黑獄十三煞」的一處瞭望台。

當然，外界的人更想不到萬山高峯上，還有人看到外面來，如果來了一批人，崖上的人很快便會看見。

* * *

丘浩這是頭一次吃豹子肉。

丘浩也陪着洞中三人喝了些酒，那是萬子壯逼他喝的，邪道上打滾，不喝酒怎麼成？練吧！

萬子壯的絕活是一支槍，他的那支槍的槍頭上紮着一束紅纓子，舞起來就好像帶着一團血光，於是，他的那根槍就被人叫成「血槍」了。

萬子壯也教丘浩槍法，他那根十二斤重的血槍丘浩耍不動，丘浩就用一根粗籐當槍耍。

萬子壯的「血槍十三挑」中，最厲害的一招叫「流星奪目」，萬子壯用這招扎死過不少道上的人物，他也用這一招挑死過不少虎豹狼狸。

當然，他不會把這一手傳給丘浩的，看是回馬槍，中途又回刺，刺向敵人雙目，那眞是又準又狠。

這種奪命殺招，不是丘浩學得來的，只不過丘浩還是要用心的學，否則，他就會被萬子壯的槍桿打得兩腿要斷了似的痛苦。

* * *

這天一大早，萬子壯提前下洞了，他去那裡，丘浩是不敢問的。

丘浩睡的地方，是兩間石室的外面走道，那兒直通洞口，這幾天，他睡的就是那張豹皮很舒服。

他應該早早下洞去練功的，就是因爲舒服，他沒有起來，於是，他聽到從齊飛兒與尚不邪的室中，傳來幾聲哀叫。

那聲音聽起來眞嚇人，好像有鬼招住齊飛兒的脖子似的，這是在幹甚麼？

丘浩這些天住在通道上，他只是常聽到齊飛兒與尚不邪的歡笑聲，從未聽過這種鬼叫，他吃驚了。

他低着頭，豎直了耳朵聽，便也聽到尚不邪的低吼與粗聲出大氣。

丘浩聽了一陣，怎麼裡面齊飛兒的聲音變了，變得十分微弱的樣子。

丘浩想到被拋進水潭時候那種苦苦掙扎的光景，他以爲裡面要出人命了。

因爲齊飛兒先是拚命的壓緊喉嚨吶喊，然後又是快要斷氣的樣子，該不會要出人命吧？

丘浩心念及此，他怯怯的放低聲音：「齊阿姨！齊阿姨，妳怎麼了？」

也許石室中的二人沒聽見，也許二人在忙着辦事情，就沒有聽見丘浩的問。

丘浩發覺不對勁，因爲齊飛兒好像出氣微弱，幾乎要斷氣的樣子。

這會是甚麼？平日裡，尚不邪對齊飛兒的表現，幾乎把她當女神，怎麼又要她的命了？

丘浩在吃驚掠中，忽聞尚不邪一聲狂叫：「哎！」

那一聲，幾乎像要把室門震碎，嚇得丘浩大聲叫：「天呀，你……你們自相殘……殺呀……阿姨……」

這一叫，室內聽到了，尚不邪在裡面罵開了：「他奶奶的，你小子一大早不去練功，躲在門外聽新鮮呀，等老子起來剝你的皮，抽你小子的筋，奶奶的……」

丘浩也聽到齊飛兒的聲音：「聽就讓他聽吧，別動呀，他又不懂這一套。」

丘浩聞得尚不邪的罵，他可不敢再留下，挽挽褲子，就順着繩子下去了。

* * *

丘浩下了西山斷崖，提着一根棍子舞了一路槍法，他覺得很好玩，只不過他把萬子壯教他的「連環三刺」三招十二式舞過以後，心血來潮，拔空在空中半旋身，人在空中取出他的短刀一把，「錚！」那短刀正扎在五丈外的樹幹上。

丘浩落下地的時候，他的面前已站了個人。

嚇得他一縮脖子，才發現萬大叔回來了。

「小子啊，你這個月是跟我練槍法的，沒得倒玩起飛刀來了，怎麼的，呂不悔的飛刀比我的槍法好，是嗎？」

丘浩忙回道：「萬大叔教我的槍法是最好的，我是先練了槍法之後，發覺那樹上有一隻松鼠，順手打出飛刀，眞差勁，松鼠逃了，要是用萬大叔的槍法，一定可以把松鼠擊中，大叔，你說是不是？」

萬子壯捧腹大笑，道：「小王八蛋呀，你小子慢慢的開竅了，大叔明知你說的是放屁話，順嘴巴溜出來騙大叔的，但大叔還是高興，哈……至少你會說謊言了，這可比你學武還重要。」

丘浩道：「大叔，說謊話是不對的呀！」

萬子壯道：「說謊言也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手段，剛才你不是說謊嗎？你也逃過一頓揍呀。」

丘浩心中暗喜，說謊也有好處呀。

他這一樂，臉上有了笑容，萬子壯叫丘浩收起小刀跟他走。

丘浩抬頭看看高處，他很想問萬子壯上面的二人到底在幹甚麼，只是他又怕捱打。

不過，丘浩還是對萬子壯道：「大叔，上面阿姨他們還不起來呀！」

「叭！」

萬子壯一巴掌打在丘浩的頭上，他叱道：「管你自己，你問他們幹甚麼？想挨打！」

丘浩已經挨打了，他帶着一些反抗的意味道：「可是我下來的時候，聽到……聽到……」

「你聽到甚麼？」

「我……聽到……」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對大叔你說了，可別打我呀！」

「好，不打你，你聽到甚麼了？」

丘浩道：「我聽到阿姨快要斷氣了，又聽見尚大叔好厲害，他們一會兒又和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萬子壯咬咬牙，道：「尚不邪這小子，又吃得仙子死脫，我沒有機會了，他媽的。」

丘浩當然聽不懂萬子壯的話，他直眨眼。

萬子壯伸手猛一推，丘浩差一點跌個狗吃屎。

萬子壯沉聲道：「跟我走！娘的，今天把那東西誘出來，肥喲。」

丘浩聽不懂甚麼肥不肥，他跟在萬子壯的身後，如今他漸漸的明白，自己若想活下去，有許多東西必須學，當然也包括如何騙人在內。

萬子壯心頭好像壓了塊石頭，走地有聲不開口。

他不說話，丘浩當然不敢開口了

，他只有緊緊的跟在萬子壯後面走。

山路山路，其實這兒根本沒有路，但萬子壯走得很輕鬆，也很快，丘浩如果不跑，他是跟不上的。

前面草叢成層，林密如墨，山風壓下來，發出「呼呼」聲還眞嚇人。

前面，萬子壯忽然站住了。

丘浩急步追上去，萬子壯又指着一片叢林對丘浩道：「小子，你過去，去到那林子旁邊來回晃，去！」

丘浩心中奇怪，萬大叔叫他在林裡晃甚麼？只不過他心中懷疑，還是往林邊走過去了。

丘浩走到山林邊，看不見林子裡面有甚麼，陰森森的，便刮上身的風也覺得冷冷的。

他站在林邊回頭看，却不見萬大叔的影子。

丘浩吃驚的想叫喊，因為他有些心驚膽寒。

「大叔，你在那兒？」

他只叫了兩聲，林子裡忽然有响聲，丘浩抬頭看，嘩，三隻大野狼冒出來了。

丘浩一看，每一隻野狼都比他還高，正弓着腰瞪着眼，一步一低頭的往他身邊走過來。

「大叔……大叔……」

附近那有萬子壯的影子，就好像萬子壯忽然消失了似的，根本沒有他這個人。

三隻野狼逼得更近了，丘浩邊叫邊揮動手上的棍子，別看他年紀小，舞得棍子呼呼生風，只不過三隻野狼不往上撲，分三個方向把丘浩圍上了。

野狼伸着舌頭坐在地上直瞪眼，就好像牠們在看丘浩練功夫。

丘浩尖聲大喊，就是不見萬大叔，他也不敢停下來，那根棍子指東挑西，他還旋身躍起來打。

他只能把野草打得飛起，他可不去惹野狼。

丘浩似乎力氣出盡了，舞的棍子也慢了，便在這時候，右面的一頭野狼「唬」的一聲躍撲上來。

眞嚇人，那狼口張得可眞大，好像要一口把丘浩的頭咬掉似的。

「咻！」

丘浩一棍打過去，他的身子便也隨棍旋，妙的是他躲過野狼的一口咬，「砰！」棍子敲在狼背上。

那野狼往前一衝，回頭看，眨着狼眼不相信，只是牠不撲咬了。

丘浩剛落地，迎面的一頭又撲過來了。

這頭狼的動作很狡猾，貼着地面猛一撲，丘浩的棍子側身打，那野狼挨了一棍却不退，回口咬住丘浩的左大腿，丘浩一痛未得脫，他急了，忙伸手入懷，「咻」的拔出短刀，直往狼目中刺去。

他眞幸運，那一刺，果然刺在野狼的眼睛上，野狼鬆口長嗥而退，另外兩頭狼却又撲上來了。

丘浩雖然舞棍打，他的力氣太小了，眼看着一頭野狼咬上他的手臂，另一頭對準他的脖子下口了。丘浩一聲尖叫，又是一個旋身躲，抛棍刺出一刀，這一回被野狼躲過了，另一頭受傷的也加入。

三頭野狼就要撕吃丘浩了，突然間，大石後躍出一團人影來，紅雲一團疾點，萬子壯已暴吼如虎，道：「好畜牲，看槍！」

萬子壯只一出手，便晃他槍挑如閃電，立刻刺死一頭大野狼，另兩頭回撲萬子壯，早就被萬子壯的槍柄打翻在地，滾起來逃入林中了。

萬子壯奔到丘浩身邊，他只看看丘浩身上的血，冷冷的道：「走，走，回去了。」

丘浩幾乎遭狼吻，身上三處在流血，聞得萬子壯叫回去，便瘸着腿拾起棍，跟在後面不作聲。

萬子壯邊走邊抱怨：「他娘的，原以為是那頭金錢豹，沒來由的冒出三頭狼，操他娘。」

丘浩一聽心一涼，他已弄明白了，原來萬大叔拿他當餌引豹。

丘浩眞想大哭，自己的命怎麼如此不值錢？為人當活餌，太過份了！

他只能在心中忿怒，口裡當然不敢說甚麼，他甚至連面上的表情也要會迎合萬子壯。

萬子壯只要回頭來看他，他還得擠出個笑容來。

「痛不痛？」

這眞是廢話，血都冒出來了，還問痛不痛。

然而，丘浩却還得口是心非的笑了，道：「不痛，不痛，嘻。」

萬子壯又樂了。

他當然明白丘浩的痛，丘浩雖然笑，他笑得很勉强，帶着那麼一點哭的味道，只不過丘浩如此表現，正就是惡人邪道的基礎，如果丘浩在這個基礎上往下紮根，再向上發展，未來在黑道上是大有可為的。

萬子壯也知道丘浩不是說眞心話，如果丘浩說心裡話，他就火大了。

江湖上就有許多喜歡聽謊言的人，有幾多大人物，還是由許多謊言的累積而成名的。

＊　＊　＊

丘浩雖然被野狼咬得很慘，却也未讓他痛苦太久，三五天便沒事了。

其實，這全是因為扁鴉大夫調理的功勞，丘浩已經可以怯瘴氣拒五毒，適應高山環境生活了。

要知高山萬壑荒林中，最是多五毒瘴氣的地方，一般人住在高山上，若不能抵抗這些毒氣侵體，很容易病死在山裡，丘浩很幸運，他遇上扁大夫。

＊　＊　＊

丘浩的出身不好，他不該是丘閻王的兒子，雖然他已經很會看臉色，

却仍不得到「黑獄十三煞」的同情，有許多時候，「黑獄十三煞」就拿他當出氣筒子，揍得丘浩鼻青臉腫流鼻血。

只不過習慣了，丘浩就算捱揍，他也會對揍他的人送上個笑臉，這樣，他可以少挨幾下。

他已經挨了不知有多少次了。

四年之間，他身上的疤看上去就好像他曾得過大瘡一樣，既多又深。

十歲大的丘浩，個頭長得像頭小牡牛一般，更要緊的是只要有人要罵他，他會哈哈笑，有人要揍他，他會翹起屁股對那個揍他的人說：「踢吧，只要你大叔高興。」

他變得像個流珉了。

如果他爹娘知道現在的他變成這樣，一定會搥胸頓足，痛不欲生，呼天搶地，怨罵上蒼。

最可悲的是丘浩一個人站在斷崖邊，低頭看着遠方的時候，他總是用手去抓眉心上的那顆紅痣，他認為那顆痣應該在女孩子的臉上才好看，他是男人。

只不過，他却抓不掉那紅痣。

有一回，斷崖上的「逍遙仙子」齊飛兒坐在洞口看到丘浩在練功，她舉着銀刀叫丘浩：「過來，過來。」

丘浩聞聽齊飛兒喊叫，立刻拔身自崖邊躍過去，不料齊飛兒却在丘浩人在中途之際，忽然騰空殺來，當時丘浩練的是「太行山君」尚不邪教他的「風雷虎爪」，手中拿的並非是眞的虎爪，而是一根二尺長的粗棒。

丘浩忽見齊飛兒舉銀刀殺來，用的正是齊飛兒只教了他三招的「醉刀七殺」。

七招只學了三招，丘浩已看出來了，他在空中舉棍打，立刻，半空中响起三聲「砌砌砌」，緊接着「咯」的一聲，齊飛兒在空中削斷丘浩的棍子以後，一脚蹬在丘浩的腰上，她已借力飛到斷崖上了。

「噗通！」丘浩往斷崖下去了。

這是偷襲，但丘浩在空中還笑笑，為了討好齊飛兒，他不能罵，只好笑。

齊飛兒笑罵一聲：「小子，又犯賤了！」

果然，丘浩中途抓住粗藤繩，一個甩肩挺，便又飛到斷崖上了。

齊飛兒當然笑了。

「齊阿姨，我永遠也打不過你。」

這是拍馬屁，任何人都會高興，齊飛兒更高興，她看看丘浩，又看看丘浩那挺起的胸膛，笑笑道：「小子有自知之明，阿姨沒有白教你，過幾天，再送你一招刀法。」

丘浩一聽忙稱謝，「逍遙仙子」的醉刀七殺他學了三殺，眞是意猶未盡，如今聞言，當然是打自心眼裡喜歡了。

齊飛兒對丘浩道：「你出了一身汗，脫下衣衫晒乾吧。」

丘浩眞聽話，立刻剝下上衣攤起來晒，他要脫褲子，但見齊飛兒冲他笑，他不脫了。

齊飛兒笑道：「你這娃兒，怎不脫下濕褲子呀！」

丘浩澀澀的笑而不答。

齊飛兒走到丘浩身邊，她摸着丘浩那厚實的胸脯，捏一捏丘浩的粗臂，驚訝的嘆道：「小小年紀，一身肌骨像大人，眞好看，你……的……」

她去為丘浩脫褲子，丘浩忙掙扎道：「不要。」

齊飛兒樂了，她問：「不要甚麼呀？」

丘浩道：「褲子不用脫……會……乾的。」

齊飛兒把丘浩半抱着，她的手在丘浩的身上摸開了。

丘浩掙扎起來，那齊飛兒要剝丘浩的褲子了。

就在這時候，從洞內躍出一個人來，是的，正在吃酒的「太行山君」尚不邪撲過來了。

尚不邪一把抓起丘浩，厲吼如虎罵開了：「操！你個小王八蛋，胎毛未落盡，乳牙未掉光，你就想勾引我的女人呀，我揍你！」

尚不邪一邊罵一邊打，丘浩直着嗓門喊冤枉。

石洞內，萬子壯不出來，他只在裡面嘿嘿笑。

齊飛兒也在笑。

有男人為她而爭風吃醋，她是快樂的，而且自心眼裡快樂，要不然，她怎會仰面尖聲大笑。

她看着丘浩捱揍，也不加以攔阻。

丘浩捱了十多巴掌，被尚不邪的手托起來，往斷崖下抛去！

尚不邪還厲吼：「滾！再叫老子看見你，我剝下你一身賤皮！」

丘浩被抛向崖下，半空中，他擰腰彈腿落在地上，還算不錯，沒有摔着。

他伸手叫：「尚大叔，我的衣裳還我吧！」

尚不邪不用手去拿丘浩的濕衣裳，他用脚踢，却把丘浩的衣服踢落斷崖下。

尚不邪拉起齊飛兒，又是親又是摟的，便往斷崖山洞裡擠進去了。

沒辦法，丘浩拾回自己的衣服，等他穿上衣服，只見「過山虎」萬子壯提着酒壺走出山洞外，萬子壯還不高興的道：「白天也幹，娘的，我無容身之地了。」

丘浩只一聽就明白，這幾年他也看多了，正就是見怪不怪。

他也不想去找萬子壯，沒得倒被萬子壯整他的冤枉。

他抬頭看了一下，對斷崖上的萬子壯道：「萬大叔，我走了。」

萬子壯冷冷的道：「走？」

丘浩道：「我不走，等挨揍呀。」

萬子壯叱罵道：「狗養的，油嘴滑

舌!」

丘浩道:「大叔，這不也是各位大叔教導有方呀!」

萬子壯火大了，他撿個石頭往崖下砸，罵道:「去你娘的，滾遠點!」

如果不是丘浩眼明手快，石頭眞的砸上他的頭了。

丘浩大笑，道:「萬大叔，你別氣，明天跟你去趕集，買隻母猪送給你，哈……」

萬子壯在斷崖上聽得淸，他低頭問:「你買條母猪送我?幹甚麼?」

丘浩道:「當你老婆呀!」

萬子壯聞言，也不用粗蔴繩，他抓起一根棍子便躍下來了。

那麼高的斷崖，只見他三個觔斗往上翻，輕輕鬆鬆的落在地面上。

丘浩還笑着拍手，道:「好。」

「咻!」

萬子壯掄棍就打，丘浩一連七次閃躲。

兩個人就在崖下面打起來了。

丘浩這一回認眞的幹，他發現萬子壯恨不得一棍子打死他，這光景，不拚命行嗎?

丘浩的武功雖然仍淺，只學得「黑獄十三煞」每人的三招兩式，但他交雜着一路使出來，忽而醉刀七煞招式，忽又變魔爪十八殺，再換旋空十八打，刀棒爪帶飛刀，一古腦的全用上了。

眞叫人吃一驚，萬子壯竟然打他不過。

萬子壯火大極了，他擰身躍出圈外，戟指丘浩吼道:「你小子別走，站在這裡等着我!」

他說完，便拉過繩子，往斷崖上上去了。

丘浩當然明白，萬大叔上去取他的血槍了，這過山虎發起虎脾氣來，要拚命了。

萬子壯當然要拚命了，他乃黑道一梟霸，連個十歲剛出頭的娃兒也打不過，他就完了。

他果然是去取他的血槍，如果丘浩還等着萬子壯，那麼丘浩這幾年的苦算白受了。

那萬子壯舞着血槍躍下斷崖，可丘浩這小子早就不知跑到那裡去了。

萬子壯大吼一聲就追趕，看來非大幹一場不行。

奔出半里，這是條暗道岔路，一條是回老龍洞，另一條可以去老龍潭，萬子壯弄不清丘浩會去那裡，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他聽到老龍洞之門有响聲，也有林鳥飛空中。

「小子呀……唔……」

萬子壯往老龍洞疾奔過去。

只不過他展開輕功追了三里遠，那裡有丘浩的影子，這時候，他反而不怒了。

萬子壯哈哈笑起來了。

丘浩故意弄出聲音，更用石頭去擲林中鳥，然後他躲在大樹後，當萬子壯追過去的時候，他改道奔往老龍潭去了，他眞會捉弄萬子壯。

萬子壯就是發現被丘浩捉弄，他才樂得發笑起來，丘浩是他們調教出來的，能把他愚弄，這不正是有學問的人常說的那句話——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萬子壯這麼一高興，便也不再生氣了，挽起他的血槍子，回到西山斷崖去了。

* * *

丘浩可不敢稍緩，他拔腿往老龍潭奔去，老龍潭出肥魚，弄幾條送回西山斷崖孝敬萬大叔他們三人，一方面，這些人盡吃野味也膩了，可換個口味，更重要的是爲了討好三人，尤其是齊飛兒，這兩年來，齊飛兒阿姨好像關心他了，不像開始的那三年，見了他就是一副晚娘面孔。

* * *

丘浩匆匆的到了老龍潭，他發現風雲大叔與屠大年、石大海三人在船頭上猜拳行酒令呐。

「大叔們，我來了。」

屠大年楞了一下，道:「這小子未到時候，怎麼也來了?」

可大海已沉聲道:「小子，你跑來幹甚麼?」

丘浩在岸邊脫褲子，笑道:「各位大叔，我想捉幾條肥魚，送給齊飛兒阿姨呀!」

石大海怒罵，道:「好小子，你心裡只有那騷女人呀，你把大叔我們放不放在心上呐?」

丘浩道:「當然放在心上了。」

石大海道:「王八蛋，你說謊不是?」

丘浩道:「我不敢。」

石大海道:「西山斷崖野味多，你小子怎不弄些送過來?却空手來捉魚?還說心中有我們，你小子欠揍!」

石大海去抓他的潑風刀了。

丘浩急搖手，道:「石大叔別生氣，要吃野味，我捉給你，千萬別動刀。」

石大海冷冷道:「那就快去捉。」

他的吼聲大，附近傳來女子聲音，道:「捉甚麼呀?『鬼叫天』，你的聲音，我在三里外就聽到了。」

石大海抬頭看，不由笑起來，道:「啊，是不是老大不行了?來來來，咱們這兒三個男人隨意挑，那一個也比老吳强，哈。」

不錯，「神偷」巧兒來了。

巧兒來得快，聲音落，便站在水潭邊了。

丘浩忙上前彎腰施禮，道:「巧兒阿姨，您好。」

巧兒笑道:「喲，小子呀，你果然在這兒，跟我走啦。」

她拉着丘浩要轉身，怪船上的石大海、屠大年、風雲三人一齊飛身到岸邊。

石大海乾笑，道:「嗨，巧兒呀，

你這是犯了那樣怪毛病，妳拉個沒毛的娃兒能過癮?我們三人怎麼辦?」

巧兒叱道:「去你的，這是辦正事!」

屠大年道:「正事?甚麼正事?該不會有甚麼消息送來了吧?」

巧兒道:「你猜對了。」

屠大年道:「甚麼消息?」

巧兒道:「咱們不是等那個姓丁的動靜嗎?哈，有動靜了。」

風雲笑道:「丁化龍?」

巧兒道:「不錯，洛陽總兵丁化龍。」

石大海急問:「丁化龍怎麼了?」

巧兒道:「丁化龍攜家帶眷上西京，姓丁的榮升了，聽說是升了當長安總督。」

屠大年咬牙，道:「娘的，姓丁的眞會做官，往上面送件寶貝，那比在戰場上立大功還管用。」

丘浩聽不懂他們說的是甚麼話，一雙大眼盯着看。

巧兒道:「我本來找個伴兒去洛陽的，先找誰?」

石大海指着自己的鼻頭道:「我!」

巧兒笑着搖搖頭。

屠大年道:「上一回，咱們一起坐過牢，老搭檔，我陪妳去洛陽。」

巧兒抿嘴又搖頭，她眞會逗這些粗獷的人。

風雲大舌頭一捲，道:「我!」

巧兒道:「我本無所謂，吳非吾他不幹，我本想找白盼兒的，不料呂不悔要跟去，我便改找齊飛兒，唉，尚不邪那老小子說甚麼也不放人，我一想，沒法子，只有找丘浩跟我去洛陽。」

「他?」

「他?」

石大海與屠大年齊出手，手指頭戳向丘浩的臉，兩個人幾乎要揍丘浩了。

丘浩如今不怕了，如果論比武，他也不會輸給他們，如是像過去，他當然會吃驚。

丘浩把臉一仰，道:「三位大叔請息怒，我巧兒阿姨要我跟她走，我是跟定了，你們這潭裡的魚，我也不抓了，留着你們自己吃吧。」

石大海怒道:「這小子……」

巧兒道:「別在這兒住了，尚不邪他們已經進老龍洞中了，你們三個也回去吧，大伙商量着，如何下手把姓丁的藏寶搬進咱們洞中去。」

只一提到寶物，石大海三人就哈哈的笑了。

巧兒拉着丘浩，道:「咱們走。」

丘浩道:「咱們去哪兒?」

巧兒道:「洛陽城都有間白馬寺，龍門石窟也好玩，阿姨帶你去看古景，熱鬧哇。」

丘浩高興了。

這些年他住在高山上，那眞是雲深不知處，他也早已忘了自己的身世，更忘了這世上除了「黑獄十三煞」與扁大夫之外，還有別的人。

他變成一個甚麼樣的人，大概連他自己也弄不明白，只不過他有時候能把十三煞氣得鼻子冒青烟。

* * *

丘浩被巧兒拉着走了幾丈遠，他又停下來不走了。

巧兒一怔，道:「娃兒，怎麼不走?」

丘浩回身指着發呆的石大海三人，道:「阿姨，你看看，我三位大叔好可憐喲。」

巧兒也回頭看，她哈哈笑道:「天下人死光了，他們也不可憐。」

丘浩故意大聲的道:「我知道他們三位最可憐!」

巧兒道:「你知道個屁!」

丘浩道:「阿姨呀，你看看，他們三人六隻眼，六隻眼睛都冒火，你還不能去摸他們，摸一把會燙人，他們吶喝過酒就想女人，好可憐喲。」

屠大年咬牙吼道:「奶奶的，這小子越來越會耍嘴皮子了，拿咱們窮開心啦!」

風雲大舌一捲，吸了口氣，道:「且等逮個機會，咱們好生整整他。」

丘浩立刻大聲道:「三位親愛的大叔呀，拿我這好心當成驢肝肺不是?」

石大海吼道:「滾，他娘的!」

丘浩笑道:「叫我滾，我不敢不滾，比過去挨揍，對我而言，那是最客氣了。」

巧兒道:「這幾個月不見，你又滑嘴利舌多了。」

丘浩笑道:「不都是跟各位叔叔阿姨學的嗎?」他回過頭來看看，又道:「阿姨，我若連這幾句俏皮話也不會說，那不令阿姨叔叔們太失望了?」

巧兒哈哈笑了。

她伸手在丘浩的臉蛋上捏了一把，道:「你呀，我們是魔，你就是精，天下怎麼能太平。」

丘浩今年十一整，個子不比巧兒矮，走起路來還帶着那麼一點虎虎生風的勁兒。

巧兒雙手捧着丘浩的面頰仔細看，她緊緊的把眉頭一皺，道:「不對勁。」

丘浩道:「甚麼不對勁?」

巧兒道:「你的眉心有顆痣，這是個胎痣，不好。」

丘浩道:「我弄了幾次弄不掉嘛!」

巧兒從身上取出一塊布巾，道:「來，阿姨把你的頭髮挽個樣子，用布巾遮一遮。」

丘浩道:「阿姨，我自己來。」

巧兒哈哈笑了。

丘浩用頭髮半掩在雙眉上方，果然把那顆紅痣遮蓋住，巧兒很滿意的捏捏丘浩的鼻子，淡淡道:「娃兒，咱們這是去洛陽城，名份上，你得叫我

娘，你是我兒子。」

丘浩笑笑，道：「阿姨，妳雖然比我年長，可是妳長得漂亮又不老，不如還是叫妳阿姨的好。」

巧兒樂開懷了。

女人最是喜歡別人說她美，巧兒更喜歡，聞得丘浩也讚她美，她打從心眼樂了。

當然，這些話，也是平日丘浩察言觀色學來的。

在老龍洞口，不論是「太行山君」尙不邪對齊飛兒，或者是呂不悔對白盼兒，都是這麼捧女人，而且也甚討女人的歡心。

丘浩當然不放過這機會，便也引得巧兒樂開懷了。

「好小子，你也學這奉承阿姨了，那好，咱們一路走，我再教你幾手絕學兒。」

丘浩在巧兒那裡學了兩手絕妙的怪招，一手叫「妙手空空寶來也」，另一手便是「十指辨陰陽。」

丘浩學是學得精，他可從未用過，只因爲他怕用在幾位大叔身上，一用便會挨揍。

* * *

巧兒走在路上，像說故事似的，解說她的另一絕招，丘浩還聽得津津有味。

巧兒帶着丘浩下了高山回頭看，雲霧瀰漫的老龍嶺只能見一半，誰相信上面住着十三個江湖上厲害的大惡人！

巧兒得意的抿嘴笑，丘浩更是手舞足蹈的大聲叫。

丘浩不是爲住高山而高興，他是發覺遠處有人才快樂，這些年，他只在高山上，那種被人揍着過日子是不好受的，再加上吃了不少苦，這時候他不由得伸手摸摸身上那些疙瘩與疤痕。

* * *

前面有一道河，渡口上停了一條船，三個船老大用竹篙頂着河底，上船的已有七八個了，巧兒拉着丘浩，急忙走到河岸邊，巧兒看得一瞪眼。

她的心中在想，怎麼會這麼巧，剛出山就遇上了。

她遇上誰了？

丘浩可不知道，他扶着巧兒往船上走，口中還叫道：「阿姨，小心吶！」

他二人只一上了船，便聞得一個中年人一聲說：「沒有人了，開船吧！」

「是，大人！」

「大人」，這是誰呀？

丘浩不知道，因爲這個叫開船的人留了一撮短鬍子，但巧兒却知道，此人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原第一名捕「冷面金剛」羅玉是也。

不錯，羅玉率領四個捕快，正折返洛陽去，羅玉如果不留鬍子，也許還會挑起丘浩的記憶，如今他弄了一撮小鬍子，丘浩就不認識他了。

羅玉也不認識丘浩，如今的丘浩又粗又高，一副少年人身段，看上去，應是十五六的年紀，這樣的年紀，羅玉根本不會相信面前站的，就是府台丘大人失踪六年的兒子丘浩。

船行河心，巧兒以背對着羅玉，想當年在王老十野店的那一仗，羅玉吃足了憋，那一肚子火，至今還未發洩出來，有時候，他只一想，就會開口罵人。

巧兒心中明白，幹衙門捕頭的人，一雙眼睛比鷹目還亮，認人之準，高人一等，她曾與姓羅的照過面，如果二人面對面，不用多久，羅玉一定會認出她就是數年前王老十野店那樁事的元兇。

「神偸」巧兒很會僞裝自己，她把衣袖遮住口鼻，用力的咳了幾聲，她裝起病來了！

丘浩關懷的問道：「阿姨，妳怎麼了！」

巧兒粗啞着聲音道：「進城吃藥就好了。」

丘浩有些不明白，怎麼一上了船，阿姨就病了。

他正在思忖着，巧兒却邊用肘撞他，撞得丘浩一瞪眼，便也發現巧兒阿姨對他直擠眼。

丘浩不說話了，這時候，有幾個乘船的客人坐下來了，丘浩好奇的看過去，只見艙門兩邊貼着兩張畫圖繪影的官家告示。

令丘浩吃驚的，乃是告示兩邊繪的人物，數一數一共是十三個人，告示中寫了許多字，丘浩大概只認識十幾二十個，都是扁鴉大夫教他的。

「黑獄十三煞」是沒有人教他認字的，他們只教了他三幾招武功而已。

丘浩指着艙壁上的告示，對巧兒道：「阿姨妳看，那上面畫的人頭像誰呀？」

巧兒早就看到了，一共是十個男人和三個女人，當然，其中一個女人就是她。

巧兒雙目有怒光，她瞪了丘浩一眼。

附近有人過來了。

過來的人正是羅玉。

「小弟弟，你曾看過這上面的人沒有？」

丘浩眨動眼睛，道：「你問我見過這些人沒有？」

「是呀！」

「幹甚麼？」

「這些人都是惡人，一個個犯案纍纍，殺人如蔴，你若是見過，你就發財了。」

丘浩道：「發甚麼財？」

「你看告示上寫的，捉到一個，賞銀一千兩，捉到兩個，就是兩千兩賞銀。」

丘浩道：「如果捉不到呢？」

「通風報信也有賞，一個犯人，銀

子五百兩，小弟弟，你見過這上面的人沒有？」

丘浩面色一緊，尙未開口，巧兒咳了兩聲，一把拉過丘浩，她的手指暗運力，把丘浩拉在懷裡，叱道：「小孩子別多嘴，官爺面前少玩笑！」

她又對羅玉彎了腰，道：「對不起，對不起，咳……」

羅玉瞪了丘浩一眼，再看看兩張告示，他咬牙咯咯响，道：「娘的，快六年了吧，這幾個畜牲不知鑽到那個老鼠洞不出來了。」

巧兒道：「官爺呀，這些惡人不是人，天打五雷劈的，我以爲他們早就死絕了，說不定屍骨化灰了，眞是的，像這些惡人，還眞靠官治住，要不然，咱們老百姓還有好日子過呀！」

說完，她又乾乾的咳了幾聲。

巧兒一直把口鼻掩着，模樣就是怕河面上吹來的風。

丘浩就奇怪，巧兒阿姨怎麼罵起自己來了，他發覺告示上的人有一大半很像，三個女人頭，中間的那個就是巧兒阿姨。

巧兒也心驚，她想不到洛陽知府丘大人的狠勁夠嚇人的，時至今日已六年了，他仍然在各處貼告示，這表示不拿到他們不甘心嘛。

她一邊想，一邊打主意，那渡船已靠在渡口了。

「冷面金剛」羅玉當先跳下渡船，身後跟了四名精悍的捕快。

眞有訓練，幾個人走起路來「咯咯」响，出腿是一個樣，要舉右腿都舉右腿，精神可大吶。

巧兒拉着丘浩最後下船，巧兒走到告示前面仔細看，她還哈哈的笑。

丘浩可未笑，他心中想的可多着呢。

至於丘浩想些甚麼，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 * *

大概快到洛陽城西了，這一夜，巧兒與丘浩二人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下來。

晚上吃過飯，兩個人關上房門坐在床邊上，巧兒看了看丘浩，她打開小包袱，包袱內取出個布袋，那足可以把丘浩裝進袋子裡。

巧兒把袋子交在丘浩手上，道：「你帶着這個，明天夜裡用得着。」

丘浩道：「阿姨，這是做甚麼用的？」

巧兒一笑，道：「娃兒，阿姨的本事是甚麼？」

丘浩道：「眼快手快嘴不開，天下寶物我都愛，阿姨偸的本事妳第一，哈……」

巧兒哈的一笑，道：「虧你還記得，那好，阿姨就告訴你，咱們今天是來幹甚麼的……」

丘浩道：「阿姨，我看咱們算了吧！」

巧兒道：「怎麼說？」

丘浩道：「我發覺阿姨見了那個當官的，嚇得直咳嗽，還是別去偸人家的了。」

巧兒冷笑一聲，道：「娃兒，你以爲阿姨眞的怕那個狗官呀？哼，眞要幹起來，那人還不放在我眼裡！」

丘浩道：「眞的？」

巧兒道：「當然是，娃兒，咱們這次是來踩盤子，不是動手搶，更不是偸，把事情弄清楚，咱們立刻就轉回去，你吳大叔他們等着下決策了。」

丘浩道：「原來是這樣。」他頓了一下，又道：「阿姨，咱們怎麼踩呀？」

巧兒道：「這你就別問了，我叫你幹甚麼，你就去幹甚麼。」

「妳叫我幹甚麼？」

「娃兒忘了不是，嘴不開這句話你忘了？」

丘浩道：「對，不必多問，阿姨叫我幹，我就幹。」

巧兒一聽，笑了。

她心中早就決定了。

她決定的事，當然也是「人魔」吳非吾授意她做的，那就是先把丘浩染黑。

甚麼叫染黑，當然是把丘浩套牢，叫丘浩一輩子也難翻身，這也正是當初「黑獄十三煞」的毒計，因爲丘浩他爹雖是淸官，可也殺了太多黑道人物，吳非吾等不下手，却也要給丘冠中製造一件頭痛事。

他們決心把丘冠中的兒子丘浩拉入邪道，和他爹丘冠中打對台。

* * *

吃過了飯，又關緊了房門，巧兒叫丘浩快睡覺。

丘浩脫光衣衫拉起棉被蓋身上，可好，巧兒阿姨也鑽進棉被裡來了。

丘浩心中不自在，只因爲他在老龍洞的時候，都是孤獨的一個人睡覺，那麼多大叔阿姨，就沒有一個喜歡和他睡在一張被子下。

其實，「黑獄十三煞」中，除了三個女人有伴之外，其餘的人都習慣了孤獨，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無法在那樣的高山洞窟中，一住幾年也不下山了。

丘浩這幾年，便也養成了孤獨。

巧兒與他在一張被中的時候，他幾乎想逃。

巧兒每晚要睡在男人臂彎裡才睡得舒服，就好像齊飛兒與巧兒一樣，身邊不能沒有男人。

丘浩當然不會明白還有這些狗屁倒灶的臭事發生在他的身上，一開始碰到光滑溜溜的巧兒身子，他幾乎全身起雞皮疙瘩。

丘浩奇怪，巧兒與吳非吾在一起的時候，爲甚麼吳非吾會那麼高興。

此刻，巧兒把臂墊在丘浩的頭下面，她把丘浩摟在她的身邊。

丘浩不敢動，但他却難免會碰到巧兒的大奶子，丘浩就更不自在了。

巧兒哈哈笑，她摸着丘浩的身子，道：「娃兒就是娃兒，身上不少疤，仍是光溜溜的，嘻嘻，一根毛也沒有。」

丘浩不開口，他把眼睛閉起來。

他很想裝着睡，可是巧兒知道他還未睡。

巧兒笑的聲音很特別，丘浩從未聽過她這種笑聲，宛似洞眼處擠進來的西北風聲。

「那個吳非吾，全身上下長滿了毛，又黑又粗像個大狗熊，嘻，娃兒呀，你就和你吳大叔不一樣，光溜溜的像條泥鰍。」

丘浩傻了，他能說甚麼？

巧兒那一隻手不老實，她還摸丘浩那未成年的小鳥，丘浩這才叫道：「阿姨。」

巧兒哈哈笑笑：「眞好玩，你這玩意兒一點點，嘻……」

丘浩幾乎要跑了，但他被巧兒抱得緊，還好，巧兒知道丘浩還差好幾年，她便抱着丘浩睡着了。

只要有個男人陪她睡，她就舒服，雖然丘浩還不能和她「遊戲一番」，那也聊勝於無。

只不過這一夜對丘浩而言，他寧可在高山上睡在冰涼的石頭上，眞不自在。

* * *

如果說巧兒睡得好，丘浩就不好了，因爲丘浩大概只睡了一個多時辰，所以他一大早起來直打呵欠。

巧兒吃着早飯，低聲對丘浩道：「過午，咱們就進洛陽城了，娃兒，你可得跟在我屁股後走，洛陽地方大，人又多，走失了我不管。」

丘浩點着頭，他心中在想，洛陽是個甚麼地方？一定有很好玩的東西，也許吃的東西，比在山上吃的更好。

他年紀小，心中想的盡是這些事，他怎麼會知道，這一趟來洛陽，正是吳非吾在整他寃枉。

* * *

巧兒帶着丘浩，是從西城門進洛陽城的，正大街灰磚舖地，騾馬車迎面就是十多輛，車輛聲與馬蹄聲奏出十分有韻的聲音扣人心弦，街兩邊的商店眞氣派，門框都是紅漆漆的非常醒目，再往裡面看，啊，站櫃枱的伙計們穿的也體面。

丘浩看看自己，心中有些不自在，他的衣衫是凑合的，既不合身又髒兮兮。

高山上十三煞就沒拿他當人待，至今還擠他，誰會替他弄件好衣穿呀。

丘浩有些目迷十色了，因爲街上的行人眞不少，那個熱鬧勁就不再提了。

巧兒走過一家布衣店，她停下來看了又看，然後又看看丘浩便笑對丘浩，道：「我得替你製一套行裝，你娃兒當知道，學了阿姨我傳的功夫，也得能配合，娃兒，走，跟我進去。」

丘浩點點頭，道：「阿姨，妳要爲我做新衣？」

巧兒道：「你喜歡嗎？」

丘浩道：「阿姨，我無所謂，只是我跟着阿姨走，別人會瞧不起阿姨的，如果有人問我是妳甚麼人，阿姨呀，人家會講你的呀！」

「講我甚麼？」

「說你虐待兒童呀！」

「好個小兔崽子，貪嘴不是？」

* * *

巧兒拉着丘浩走進這家有三大間門面的布衣店，只見貨架子上放着一排排各色花樣齊全的布匹，另一間掛的是成衣，丘浩當然不能等着裁布量身做新衣，成衣櫃枱內，由巧兒替他挑挑撿撿的要了一件上衣，那是天藍色的緞子製成，褲子是墨綠色，那褲腿還得用帶子紮起來。

巧兒發覺，丘浩變成美少年了，她又親自爲丘浩把頭髮用一條藍色緞帶紮束，那一雙薄底快靴，還是鹿皮鑲金邊的長筒式。

丘浩這麼一打扮，連他自己也不認得自己了。

店裡的伙計也笑了，這位少爺好漂亮。

巧兒指指丘浩，道：「你站在這裡別走開，阿姨也想買幾件，娃兒，你看阿姨吧！」

丘浩點點頭，巧兒已問身邊的伙計道：「先算算他這一身衣褲鞋帽多少銀子呀！」

那伙計立刻搬動指頭算，他一共算了兩遍，才對巧兒笑道：「少奶奶，一共是十二兩三錢銀子。」

巧兒自袋中摸出三錠銀子，道：「伙計，你拿着，等我再看看另外的貨色。」

伙計喜孜孜的接過三錠銀子在手上，巧兒走到貨架前，她取出這，又拿下那，然後點頭指着最上層的一件，對那伙計道：「我看那一件。」

伙計點頭，拉過一張欖子，把手上銀子往袋中一放，上了欖子去取貨，他彎下腰，把貨遞給巧兒看。

巧兒只在那貨上摸了幾下，搖搖頭便要走了。

伙計一看，只得到帳房去交銀子，只不過他一摸口袋，三錠銀子不見了。

他驚訝的仔細摸，不由看着巧兒：「銀子……」

巧兒不動聲色，她仍在看貨色。

那伙計一聲冷笑，他走到巧兒面前，道：「少奶奶，妳的銀子……」

巧兒道：「三錠銀子我給你了，你要找我二兩七錢呀！」

伙計道：「銀子不見了。」

他此言一出，五個伙計圍了上來。

（未完・五）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華山之上龍虎鬥　南北好手論武功

上文提要：余顧南與不愁僧等來至華山，巧遇雲彩玉，四人於是結伴上路；冬至當日，羣豪聚首朝陽峯，見中原高手一個也沒有出現，參加者只是數名外族僧侶，均覺索然，後齊雲高出現，第二屆華山比武才正式展開，第一天的初賽完成後，齊雲高師徒與雲彩玉暫居山洞，高立與釣叟等尋至，說起方菱，各人不勝唏噓；翌日，初賽繼續，余顧南上場，與蒙古人馬琪較量……

余顧南不敢大意，亦不肯讓對方佔先機，鋼刀以勁、奇和氣勢尅制對方，他刀法揉合數家之長，再加上自己創的，經過兩三年之琢磨，已漸趨圓熟。

馬琪鬥了三十多招，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忽然他大呼一聲，余顧南連忙跳開，問道：「何事？」

馬琪大方地道：「我不如你，輸了！」言畢行了一禮退下，羣豪報以一陣掌聲。漢人存心成全余顧南，再無人下場，異族高人有的沒有取勝把握，有的自忖不能阻止其進入複賽，是故不愁僧便宣佈余顧南入圍。

余顧南返回山上，雲彩玉連忙向他道賀，齊雲高却道：「不可自滿，須認清每個入選複賽者的武功路數及變化。」

余顧南唯唯受教，齊雲高在旁提點，此際得勝的是位高大的漢子，使雙節棍，來自河南，姓林名雙木。忽聞拓跋齊天一躍而下，哈哈笑道：「老夫不敢破例，也得出來亮亮相，小夥子，你可得小心！」

林雙木想不到拓跋齊天會出場，暗吃一驚，但他不願失態，抱拳道：「拓跋前輩肯賜教，晚輩榮幸之至！」

拓跋齊天頷首道：「你先出招吧！不必害怕，老夫不會邪術，外面之傳言，全是造謠！」

不知是誰在人叢中呼道：「照呀，誰不知老仙不會採陽壯陽？」山峯上爆出一陣哄笑聲，余顧南想起母親之遭遇，如被人擊了一拳。

拓跋齊天冷笑一聲：「豎子無知，老仙豈會與之計較？喂，你還不動手！」

話音剛落，林雙木已揮動雙節棍擊至，拓跋齊天袖管一拂，發出一股柔和之炁氣，不料林雙木未待招式變老，手腕一抖，棍子已改擊拓跋齊天之下盤！

「好！」拓跋齊天叫了一聲，躍起幾尺避過，身子在半空竟能前進，一直向林雙木懷內射去，須知雙節棍利遠不利近，林雙木連忙後退。但他快，拓跋齊天比他更快，脚尖一點，如離弦之矢般射前。

好個林雙木左手一落，抓住另一根木棒，將雙節棍當作短棍使用，仍能抗拒，不過拓跋齊天功力深厚，雙袖運起勁來，如同鐵板，攻得林雙木無喘息之機。

那林雙木鬥志十分頑强，明知技不如人，仍然苦苦支撐，並不時冒險反擊一兩招，連拓跋齊天也讚了一聲好。

齊雲高低聲問愛徒，「雁兒，你看林雙林幾招之內會落敗？」

余顧南看了幾眼，道：「少則十招，多則二十招。」

「有此可能。」齊雲高不大同意其徒見解。「除非拓跋老魔使出霹靂手段，否則還可支撐三五十招，因爲林雙

木尚未頃盡壓箱本領，此人再過三五年，必然會成名。」

余顧南再仔細觀之，見林雙木雖然無一絲反勝之機，且罕有反攻之能，但他防禦亦不太過狠狽，雙棍守得甚是嚴密，是以拓跋齊天一時之間並未能取勝。

果然過了三十多招，拓跋齊天方找到一個機會，一袖拂在林雙木腰上，將他帶開幾尺，他那些徒子徒孫們，立刻大獻讚詞：「大仙武功蓋世，天下無敵。」

羣豪聽了均是一愕，未知其底蘊的，大爲討厭，已聞過者仍忍不住笑起來。拓跋齊天沉聲問道：「還有那位高人肯下場賜教？」

高手不願在初賽時便跟他惡拚，武功低者更不敢下場，是以他連問數遍，均無人下場，不愁僧乃宣佈他進入複賽。利那間，諛詞滿空：「大仙英名天下播，天下英雄無人敢攖其鋒。」

「大仙一出手，天下英雄盡失色。」

「武功天下第一，乃大仙囊中之物。」

此番羣豪哄然大笑，緊張氣氛消褪不少，拓跋齊天面有得色，緩緩上山，接着鐵木上人下場，他擊敗兩名中原好手，亦進入複賽，其武功之高、使得齊雲高，拓跋齊天和翦仲台暗暗皺眉，深感遇到勁敵。不愁僧宣佈暫停，下午方再繼續。

下午輪到金砵法王下場，他同樣擊敗兩名好手，方進入複賽，初賽一連舉行了五天，方產生二十四好手，得以進入複賽，不愁僧宣佈暫休兩日。

雲彩玉道：「咱們山上的糧食已快吃罄，也得趁此機會補充。」

齊雲高道：「反正有兩天時間，咱們都下山去好好吃一頓吧。」衆皆欣然，聯袂下山，赴會羣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吃了好幾天乾糧，嘴巴都淡出鳥來，亦趁機下山解解饞。

到得山下天色已黑，齊雲高等人在雲彩玉帶路下，走了四五里路，方來至一座小集，她爲人聰明、考慮周詳，先到客棧訂了幾間房，然後再帶他們去飯館。高立老實不客氣，呼了一罈子酒，又點了好幾個菜，饅頭、餃子、燒餅的。釣叟瞧了他一眼。「你盡只顧點菜，不知者還以爲你剛放牢出來。」

余顧南笑道：「咱們人多，不多點一些怎夠吃！反正都是熟人，用不着客氣。」剛坐定不久，翦仲台也帶着翦學鴻和門人來了，坐在另一張座頭。他那些駱駝把飯館門口塞滿了，食客出入甚不方便，高立忍不住嘀咕起來。

翦仲台才不把他放在眼中，抱拳道：「恭喜齊兄，令高足順利進入複賽。」

齊雲高淡淡地道：「翦兄這不是沒話找話說，你恭喜我，我恭喜你的，有甚麼意思？」

翦仲台臉色微微一變，笑道：「禮該如此！哈哈，你們那裡有四個人進入複賽，到底比咱們這桌强。」

樵夫冷冷地道：「屆時倒要請翦大俠手下留情了。」

翦仲台臉色再一變，知他語含譏誚，乃反擊道：「比武豈可存私情，否則如何能令天下英雄心誠悅服？彼此盡管把壓箱本領掏出來就是。」

齊雲高道：「此語正合小弟之意。」言畢再不理會他，借吃飯之時，與樵夫、釣叟等人研究那兩位番僧之武功。若照這幾天之情况推測，能進入決賽的，不出齊雲高、翦仲台、拓跋齊天金砵法王及鐵木上人五位。

高立脫口道：「不行，小余也得算一個。」

余顧南紅着臉道：「小弟能進入複賽，已是僥幸，高大哥這樣說，教小弟無地自容。」

樵夫正容道：「小余你不必過謙，按照目前的表現看來，你已越過咱倆老傢伙，數來數去排第六是無問題，若加點運氣，或臨場發揮得好一點，擠進前五名，並非沒有機會。」

齊雲高道：「某的看法是機會不大，但必須努力，雁兒，你不可令前輩及好友失望。」余顧南心頭一懔，倏地覺得肩頭如加了千斤重擔般，頗有吃不知其味之感。

齊雲高看看大家已吃得差不多了，便着小二結賬，回客棧休息，晚上師徒倆不斷研究二十多位高手之武功特長。余顧南忍不住問道：「師父，你眞的認爲雁兒有機會進入前五名？」

「論眞實武功，你當然擠不進，但樵夫說得有理，若臨場發揮得好，再加點運氣，並非完全沒有機會！」齊雲高雙眼一凝，目光落在余顧南身上。「大丈夫自小便須立大志，只有不斷求上進，方有成功之一日！」

「是！」余顧南連忙收攝心神，聆聽教訓。齊雲高不厭其詳地爲愛徒分析羣豪武功之優缺點，說到興濃處，還用手示範，使余顧南得益良多。

次日一早，雲彩玉便帶高立到處購買食物，讓四位進入複賽的高手，安心在客棧內練功，直至第三天午方聯袂上山。這天晚上，齊雲高一早便强迫余顧南睡覺，可是余顧南心情緊張，那裡睡得着，雖然閉着雙眼，却了無睡意，直至四更方迷迷糊糊進入夢鄉。

也不知過了多久，忽被乃師拍醒。「起來練功調息。」余顧南依言盤膝練起功來。雲彩玉也跟着下床燒飯。衆人吃飽了早餐，天色已亮，上得山峯，已見不愁僧高聲宣佈：「第一場，由黃竹道人對察卡台。」

那兩人立即躍下石坪，略爲寒暄兩句便動起手來，齊雲高低聲道：「留意察台卡的刀法。」這場惡鬥的結果是

察台卡取勝。第二場輪到翦學鴻，他亦取勝，得意洋洋地返回山上，却見翦仲台不斷對他耳語。

第三場由余顧南對林雙木。余顧南由於得到乃師的提點，因此一開始便展開攻勢，近身搏鬥，專攻上下盤。林雙木雖然手持雙棍，也被鬥得手忙脚亂。他刀法在這幾天又有了進步，變化多端，氣勢磅礴，林雙木沒法將雙節棍的威力展出，迫得採取守勢。

過了三十招，余顧南刀法突然一變，用自創的招式，多了幾分狠辣和快捷，乃吸取了女眞刀法和契丹刀法的精髓，林雙木更加抵擋不住。

激鬥中，余顧南一刀劈出，林雙木急忙用棍擋架，不抖對方刀上之力，突然消失，刀鋒沿着棍子滑下，再斬其腕。

這一記大出林雙木的意料，耳畔又聞余顧南喝道：「撒手！」他不暇思索，依言棄棍，這才保住手臂，一抬頭，余顧南已退後三步，持刀而去，如淵停嶽峙，隱隱然有大將之風。心頭一寒，自知技不如人，乃抱拳道：「少俠刀法神奇，林某甘拜下風。」

余顧南忙道：「林兄棍法出神，在下只是僥倖佔了點便宜，恕罪恕罪，他日經過河南再向林兄求敎。」由於他態度誠懇，林雙木聽後甚是舒服，又謙虛了幾句方退下。

高立和雲彩玉見他取勝，用力鼓掌起來，余顧南又向山上羣豪行了一禮方退下。接着第四場中拓跋齊天出場，他亦輕易得手。

臨至黃昏，不愁僧道：「第七場，由齊雲高對公孫晋。」齊雲高欣然下場，公孫晋見對手是齊雲高，心頭已涼了一半，仍硬着頭皮躍落石怦。

齊雲高含笑抱拳。「公孫晋，某家出手不知輕重，請你盡全力。」

公孫晋更吃一驚，皮笑肉不笑道：「齊大俠這話說得好生無理，難道今日也有人不盡全力乎？」

「這就好，請發招，齊某已準備妥當。」

公孫晋當然知道齊雲高的厲害，不敢怠慢，急搶上風，一出手長劍便如狂風暴雨般攻出，齊雲高不用木劍，以「飛雁摘日掌」應付，他雖空拳赤手，但後發先至，公孫晋一劍未至，但見他左掌翻上，一指彈在劍脊上，那劍登時滑開，說時遲，那時快，右掌已印向對方的胸膛。

這一記連消帶打，公孫晋攻勢頓時斂然，有如狂風過後，晴空萬里無雲，碧海風平浪靜。

齊雲高的掌法已經爐火純青，出手皆成招，有的根本叫不出招式名稱，但却妙至顚毫，只看得羣豪暗暗喝采。余顧南亦頗有所悟，暗嘆道：「不知要練至何時，方有師父今日之成就？」

十幾年前，公孫晋已是一名魔頭，當然非省油燈，但今日與齊雲高比較，仍差了一截，齊雲高一反攻，他便再無反擊之功。

齊雲高有心戲弄他，逐漸加重掌力，把對方壓得胸膛如壓鉛石，呼吸困難，看來已過了一百六十招，明眼人都看出公孫晋根本連半點取勝之機也沒有，他正在考慮是否棄劍投降，忽見齊雲高左掌縮進袖管內，袖管拂在劍上，長劍彈開三尺，又見他右臂微動，大吃一驚，忙不迭飛身退後。

萬料不到齊雲高那一袖蘊藏了後勁，他只顧退後而忘記運功抵禦，尚未站定，忽覺體內一震，五腑似移位般，氣血翻騰，甚是難受。

電光石火間，齊雲高一長身，右掌已印至，風聲大作，他更驚，跳後躍上一塊石頭，呼道：「公孫某自認不如！」齊雲高手掌一沉，掌風擊在石頭上，忽見公孫晋似兔子般跳落地上，面色鐵青。

齊雲高哈哈笑道：「公孫兄既然認輸，齊某樂得省點氣力，謝了。」言畢掉頭便去。

公孫晋則仍立在原地，臉色忽晴忽陰，原來齊雲高那一掌雖擊在石上，使的却是「借物傳功」之法，公孫晋又吃了一次啞巴虧，內腑受傷不淺，此刻正在運功療傷，不敢貿然運功躍上山。

不醉翁冷眼旁觀，洞悉一切，却故意道：「請公孫晋迅速退下，下一場由鐵木上人對沈中泰。」

那沈中泰一躍而下，公孫晋沒奈何，只好抬着鉛石般重的雙腿，慢慢走開，目光充滿怨恨。

齊雲高那幾招自然瞞不過幾位頂尖高手，翦仲台心中忖道：「齊東雁嫉惡如仇死性難改，這姓公孫的，恐怕回去要躺一兩個月床。」他亦想摸鐵木上人之底細，是以雙眼睜得老大，望着下面。

鐵木上人招式辛辣、霸道，沈中泰非其對手，鬥得甚是辛苦，齊雲高忖道：「此人遇到比他稍弱的對手，很易取勝，但變化不多，後勁不足，雁兒若能沉得住氣，並非沒有取勝之道……」

心念未了，沈中泰已被鐵木上人一脚踢飛，倒在地上，半晌方滿臉羞愧地爬了上來。舉袖拭掉嘴角之血跡，下山去了，鐵木上人則大搖大擺地走上山。

不愁僧又長身宣佈。「天色已黑，今日比武到此爲止，明日再繼續。」羣豪邊散邊議論各高手之武功，七嘴八舌，有的說這個武功最好，有的說那個最好，不一而足。

返回山洞，齊雲高立即與徒弟研究對付鐵木上人之策。「來，雁兒，咱們比試一下。」他模擬鐵木上人打法，大開大闔，每招都用了七成眞力，掌風擊在洞壁上，發出嗚嗚聲响，余顧南未遇過這類對手，果然被迫得手忙

脚亂。齊雲高邊打邊提點他。「先採取游鬥，再伺機反攻，信心是最重要的。」

樵夫、釣叟和高立也在旁觀戰。

齊雲高又道：「不要急，沉住氣，任憑風浪急，穩坐釣魚船，保持精力，對方功力再深也有衰竭之期，斯時便是你反攻之時。」

余顧南依言採取游鬥，情況果然有好轉，齊雲高仍不斷提點他，鬥了兩百招方住手，齊雲高師徒都覺精神奕奕，之後分頭運功調息。

到半夜時，忽見雲彩玉起來生火，齊雲高問道：「甚麼事？」

「冷得睡不着。」雲彩玉紅着臉道：「齊大俠，您還沒睡？」

齊雲高道：「這幾天辛苦了你，有空時，齊某教你幾招掌法及步法防身。」能得齊雲高授藝，那是每個練武青年的夢想，亦是極端榮幸的事，是以雲彩玉大喜過望，居然跪下。齊雲高連忙將她扯了起來，「我可不是收徒弟，快起來。」

「是。」雲彩玉表現十分溫順，甚得齊雲高歡心，看看她亦未必睡得着，便開始授她幾種步法。雲彩玉領悟力不太高，但學得用心，齊雲高也耐着性子教。學步法並不太難，難的是是否能運用自如，這便得視學者之資質及反應了。

教了近個時辰，齊雲高興趣索然，乃道：「明晚再教吧，早點睡，明早還得燒飯。」雲彩玉應了一聲，又謝了一番才回自己睡覺的地方，齊雲高睡不着覺，索性走出石洞，但覺外面寒風刺骨，刮到身上似欲裂膚，只好又回洞，却聽見一個步履聲，悄悄走過去窺之，原來雲彩玉尚在練習步法，他心中不由忖道：「其實這小妮子做媳婦兒更適合，改天有機會再勸勸雁兒。」

次日，衆人出石洞，但見滿山一片白皚皚的，全結了冰，難怪昨夜這麼寒冷，羣豪站在山上觀戰，都覺得冷得難受。

這天第一場由翦仲台下場，他亦很容易便取勝，接着又連鬥數場，複賽第一輪總算結束，但複賽跟初賽一樣，不是以一場定勝負，是以又舉行第二輪比賽。

這次余顧南的對手是察台卡。察台卡對他頗有好感，言詞敬重，雙方行過禮才立下門戶。余顧南不敢怠慢，目光一刻也不敢離開其身。

忽然兩人同時高叫一聲，同時標前，同時揮刀，兩人均是以快鬥快，眨眼間已換了二十多招，不分勝負，樵夫看了一陣，皺眉道：「小余，因何會跟對方硬拚。」

齊雲高微笑不語，他知道愛徒是故意迫對方施展渾身解數，以便從中吸取蒙古刀法的精髓，兩人鬥了兩百多招，看得羣豪眼花撩亂。天氣越來越寒，四周多了一股白茫茫的霞氣，更令人難以看得清楚。

不愁僧和翁皓亦覺得余顧南的表現甚不聰明，忽見余顧南刀法又是一變，以「神龍刀法」爲主，配以自創的招式，形勢果然一變，察台卡出刀雖然仍快，但已守多攻少。

余顧南寶刀使來，越見得心應手，已完全控制戰局，他刀法變化多端，且對方的刀法變化早已了然於胸，察台卡如何抵擋得住？只四十招，但聞「嗤」地一聲，刀光過處，察台卡上臂衣衫破裂，連皮膚亦裂開一道口子。

雲彩玉和高立用力鼓掌，余顧南一躍跳開，抱拳道：「承讓承讓。」

蒙古人一向重英雄敬英雄，察台卡敗得口服心服，豎起拇指道：「余少俠果然是英雄，希望你能夠成功。」

「多謝。」

兩人同時返回山上，齊雲高笑問道：「雁兒，你從他那裡學到多少？」余顧南含笑頷首，表示有所得。接着由拓跋齊天與翦學鴻相鬥，這一場未鬥之前，羣豪已知敗的必是翦學鴻，就連翦仲台叔侄也沒有信心，但剪仲台却把不愁僧恨得牙癢癢的。

其實事後還再由公証考慮和判決，甚至要鬥第三輪，但若三場全勝，當然能夠取得較好之成績。拓跋齊天哈哈笑道：「翦侄，你來得正好，在下久聞大名，早已存心領教，今日天從人願，老夫好不高興！」

翦學鴻忍不住道：「你是前輩，居然出言揶揄晚輩，羞也不羞？」

拓跋齊天臉色一沉，冷冷地道：「老夫給你面子你不要，你若非翦仲台的侄兒，老夫才不與你打話！廢話少說，進招吧，老夫痴長幾歲，且讓你三招！」

翦學鴻傲然道：「今日不同平常，你故意讓招是欲破壞大會的規矩？誰要你讓！」

拓跋齊天怒極反笑：「小子有志氣！不愧是翦仲台的侄兒！」他閑閑散散地站着，仍不肯先發招。翦學鴻亦知自己武功與對方差了一截，更不敢貿然進攻。

山上拓跋强等人又高呼道：「翦學鴻不敢動手，是縮頭烏龜！西天老仙威名遠播，嚇破翦學鴻膽子！」

話音剛落，翦仲台舌綻春雷，喝道：「你們要放屁，到山下去放，別騷擾人心！」

翁皓忙長身道：「比賽之時，誰也不得開腔，這是規矩，你們再胡鬧，本席便判拓跋齊天輸！」這一來，拓跋齊天那些徒子徒孫方噤若寒蟬。

與此同時，翦學鴻已採取行動，繞着拓跋齊天轉動，拓跋齊天不爲所動，屹立如山，以不變應萬變。翦學鴻不敢貿然進攻，連齊雲高亦輕咦一聲：「這小子似乎長進了，沒有以前的毛躁！」

余顧南低聲問道：「師父，你看翦

學鴻能支持多久？」

齊雲高道：「留意他的招式，看翦仲台如何指點他破老魔的『陰陽移挪大法』！」

翦學鴻轉了七八個圈子，見拓跋齊天不爲所動，心頭逐漸煩躁，轉至其背後時，突然一掌往其後背拍去！

拓跋齊天後背似長了眼睛，翦學鴻一出掌，他雙肩微微一聳，滑開七尺，再一個風車大轉身，一柄鋒利的彎刀已砍至胸前！

這一記，充分表現了翦學鴻拔刀之速度，連拓跋齊天也意料不及，幾乎着了道兒，幸好他歷過不少風浪，臨危不亂，雙脚猛力一撑，身子倒飛幾尺，同時雙袖齊出，發出兩股袖風。

袖風猛烈，一股寒一股熱，撲面而來，翦學鴻不將之放在心上，脚尖微一用力，去勢不遏，那一刀仍然向拓跋齊天砍去！

好個拓跋齊天雙脚落地，突然又向旁滑開三尺，一擰腰，左掌反拍對方腰際！這一着也是其絕技，未敢怠慢，用了七成眞力，剎那間，寒流迫人，翦學鴻一錯步，僅僅讓過其掌，刀勢一落，反砍其手臂。

拓跋齊天右袖一翻一捲，柔若風，活如怪，向其刀刃纏去，翦學鴻這一年來在其叔父嚴厲督促之下，下了很大苦功，此亦因去年吃過苦頭，激起其奮發圖强之心，是以看穿老魔之用意，手臂一掄，既避過對方袖管之糾纏，又能乘勢反攻，正是連消帶打，使山上觀衆一齊喝了一聲采！

拓跋齊天亦料不到這小子有此進步，輕咦一聲，雙掌護在胸前，不知如何一絞，兩股掌風湧出，將彎刀撞開，說時遲，那時快，他右臂暴長，袖管硬如刀刃，直擊翦學鴻的面門！

這一記乃拓跋齊天功力之所在，更出翦學鴻之意料，大驚之餘，忙不迭躍開！

他退，拓跋齊天立進，攻勢綿綿不絕，一招緊過一招，完全將對手壓住，翦學鴻先機既失，衆人均知他不易反先，但他仍然極力反攻。拓跋齊天老謀深算，知他求勝心切，突然出招稍慢，翦學鴻果然中計，立即一偏身，彎刀乘勢反攻！

說時遲，那時快！拓跋齊天同樣擰腰偏身，左袖柔若蛇兒，突然翻起，捲住翦學鴻之彎刀，右袖突然向其胸膛拂出！若被其拂中，不死也得重傷，翦學鴻咬咬牙，翻起左掌迎上去。

不料電光石火之間，拓跋齊天袖管突然一斂，拂在翦學鴻的前臂上，同時喝道：「撒手！」

翦學鴻但覺手臂一陣酸痲，又熱如火炙，五指不由自主一鬆，拓跋齊天倒退幾步，左袖一張，彎刀又向翦學鴻飛去，呼道：「接住！」

翦學鴻含羞伸手接住，勝負已分，拓跋齊天那些徒子徒孫又高唱「讚歌」，把其師捧上半天，拓跋齊天臉上毫無得色，若無其事般上山，其實他適才袖管用力稍大，讓刀鋒割裂一道細縫，自覺不大光采。

下一場却是由樵夫對鐵木上人，樵夫短斧辛辣，與鐵木上人走的是同一種路數，是以鬥得最是熾烈，一交手便十分兇險，雙方都遇過險招。余顧南和高立緊張得捏緊拳頭，齊雲高卻看得眉頭緊皺，喟然道：「焦兄十年如同一日，性子如此，亦無可奈何！」

釣叟亦道：「叫他採取游鬥，他寧願不鬥！」

齊雲高道：「只怕他會受重傷！」

釣叟道：「老朽正爲此擔心！」

高立道：「義父，你怎地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話音剛落，但見樵夫的短斧被鐵木上人掃開，雙脚微移動，鐵木上人見機不可失，右掌立即挾勁印出！

樵夫不退讓，左掌連忙迎了上去，「啪」地一聲響，兩掌相交，只聞他發出一聲悶哼，退了幾步，鐵木上人只退了一步，便又再上前，冷笑道：「想不到你還有幾斤蠻力，敢跟貧僧再對三掌麼？」

那一掌已使樵夫內腑微微受傷，他咬住牙，一聲不吭，揮斧上前再攻。

鐵木上人哈哈笑道：「原來漢人膽子都不大！」

高立怒吼一聲：「番狗，你胡說甚麼！」衆人都笑了起來，有的也出口罵鐵木狂妄。

金砵法王道：「公証人爲何不主持公正？」

不愁僧只好運勁道：「請諸位守規則！」會場這才靜了下來，天上却紛紛揚揚地下起鵝毛大雪來。嚴寒的天氣對鐵木上人來說，毫無影響，對一向長在南方的樵夫，便多少有點影響，雙腿似乎僵硬了，閃避跳躍不如平日之靈活。

再鬥了七八十招，樵夫更加兜不住，他忽然拋下斧頭，喝道：「老夫跟你拚了！」雙掌運足勁推出，像與鐵木有血海深仇般！

鐵木上人有言在先，不能退讓，也翻出雙掌迎上去，心中忖道：「你這不是尋死？」雖知比鬥內力最是凶險，功力淺的人，絕難僥倖，鐵木自信功力在對方之上，是以信心十足，用了七成眞力應戰。

「蓬！」一道巨响過後，附近的雪花突然向四方湧開，而兩條人影亦同時分開，只見樵夫嘴角淌血，胸膛起伏不定，顯然受了內傷！再看鐵木臉色鐵青，顯然佔不了多少便宜！

這也是他大意的結果，原來樵夫本來亦只運了七成功力出掌，却在四掌即將接觸時，拚了全身之力印出，此乃極端危險之事，蓋不留餘力護體，萬一功力不如對方，被對方反震過

來，後果堪慮！是以尋常人比掌都不會在第一掌便頃盡全力，除非有不共戴天，與敵同亡之志，但鐵木自信這兩天才認識對方，何來仇恨？是以來不及運功，內腑已受了傷！

在場的普通觀衆尚不覺有何特別，但高手們都十分詫異，齊雲高忍不住問釣叟，「胡兄，焦兄與那番僧有仇乎？」

釣叟搖搖頭，齊雲高略有所悟地點了頭，用奇異的目光望着愛徒。不愁僧早已長身宣佈，「此場勝者爲鐵木上人。」

樵夫反對。「勝負未分，因何判他得勝，老夫不服！」話未說畢，咯出一口血來。

不愁僧又道：「表面上勝負難分，實際如何閣下以及在場之高人都知道，何況這只是比賽，不是解決仇恨之場所！」

釣叟忙着義子去扶樵夫，齊雲高亦道：「雁兒，過去扶焦伯伯，他是爲你受傷的！」余顧南雖然莫名其妙，但師命不能不遵，依言而去。釣叟心中暗嘆：「齊雲高果然是聰明人，老二的一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未幾，高立和余顧南已將樵夫架至山脚，釣叟見他臉色實在不行，忙道：「回山洞去。」邊說邊往下跑。

與此同時，不愁僧又宣佈：「下一場，請湖海釣叟及金砵法王下場！」

齊雲高忙道：「胡兄且下去應戰，齊某下去看他！」他到山洞內，又回頭道：「雁兒，你上山觀戰，高立你替我守在洞口！嗯，先燒一堆篝火！」他邊說邊將樵夫放在地上，將其上身解開，但見樵夫臉如金紙，雙眼緊閉，傷勢着實不輕。

俄頃，篝火已點燃，山洞內稍暖，齊雲高亦盤膝坐在樵夫身旁，運勁猛搓雙掌，樵夫知他要以內力爲自己療傷，艱辛地道：「齊兄，不必，你須留力鬥……鬥番僧。」

齊雲高忙道：「不可再說話，快運功、抱元守一，否則誤人誤己！」言畢雙掌在其上身輕輕敲打，一句誤人誤己，使得樵夫身子一抖，知齊雲高性子倔强，只好把殘存的內力，盡量納入丹田。須臾，齊雲高走到他身後，雙掌按在「靈台穴」上！

樵夫但覺其掌心緩緩湧出一股內力，注入自己經脈，隨血液運行全身，所過之處，四肢百穴，漸覺鬆弛，甚是受用。又過三盞茶工夫，由齊雲高掌心湧進來之氣流，越來越暖，亦較前急，暖流經過五腑，如針刺般，却又舒坦之至。

樵夫本來連運功也困難，直至此際方能將眞氣蓄於丹田，忙又欲將眞氣迫入任督兩脈，耳際却聞齊雲高嚴厲的聲音：「不可妄動，除非你想走火入魔！」

高立站在洞口，雙眼緊瞪着洞內，一顆心却又飛至石坪上，生恐義父又有不測。抬頭望進去，只見齊雲高頭頂上冒起裊裊白烟，知道他運功正在要緊關頭，若有强敵，輕易便可毀掉兩條生命，刹那間，頓覺自己責任重大，急得他把拳頭捏緊。

齊雲高頭頂上之白霧，由淡而濃，又由濃而轉淡，終於聽見齊雲高輕吁一聲，長身而起，也舉袖拭汗，邊道：「高立，快扶他躺下，地上多鋪些乾草，火弄旺一點！」他靠壁坐下，運功調息，須知適才他運功爲樵夫療傷耗去不少精力。

高立剛弄好樵夫，便聞洞外傳來一陣步履聲，他吃了一驚，連忙奔出去，喝道：「誰？」

只見雲彩玉走在前面，余顧南背着釣叟在後面。高立更驚，急問：「俺義父怎樣了？」

雲彩玉道：「他被金砵法王那番僧擊傷了！看來還挺嚴重的！」

高立恨得牙癢癢的，罵道：「操他娘的，老子這就去跟他們拚命！」

雲彩玉忙拉住他的袖管，道：「如今最重要的是替胡前輩療傷，拚命也不能在賽場！」

齊雲高長身而起，道：「快扶他過來！」高立和余顧南扶釣叟坐在齊雲高身前，盤膝坐在其後，一如適才那樣，雙掌在釣叟身上敲打。

過了一陣，又將雙掌按在其後背「靈台穴」上，把內力輸送過去，釣叟受傷程度稍輕，這次療傷的時間亦稍短，半晌，齊雲高示意愛徒抱他進內休息，自己又運功調息。他連續爲樵夫和釣叟療傷，消耗頗巨，樵夫和釣叟有心爲余顧南鋪路，故意與對方硬拚，不惜冒生命之險，但求欲令對方受輕傷，不料却反而累了齊雲高！天下第一這佳譽，吸引力再大，齊雲高亦不能忘義不施救！

雲彩玉跑到石坪上觀戰，待她回身時，齊雲高亦剛散功醒來，問道：「雲姑娘，可是輪到齊某出場？」

雲彩玉道：「不愁僧前輩宣佈今日賽事結束，明日才繼續！天色已晚啦！」天寒地凍，晝短夜長，洞外果然已是一片灰暗。

齊雲高點點頭，再去內探視樵夫及釣叟，高立緊張地問道：「齊大俠，義父和家師身體……」

齊雲高微微一笑：「已無性命之虞，不過可也得調養一兩個月，而且還得去尋些藥物。」

高立急問：「到何處尋藥，要甚麼藥？」

齊雲高道：「無非是些大補元氣的藥！不用急，待此間事了，下山再慢慢搜羅。」高立對他頗爲敬畏，雖急如熱鍋上之螞蟻，却也不敢多言。

吃過晚飯，不愁僧忽然來訪，道：「今夜天氣惡劣，預料明日天氣將更惡劣，公証決定，明天之賽事押後一天，後天再繼續！」言畢又壓低聲音問道：「樵夫和釣叟之傷勢如何？」

齊雲高告以實情，不愁僧摸出一個蠟丸來，道：「此是少林寺療傷聖藥『九轉大還丹』！請齊施主將之分成兩爿，灌他們服食，再輔以內力，料有莫大之裨益！」

高立一手接過，跪在地上要叩頭，却讓不愁僧拉了起來，道：「貧僧還須到別處通知，後天再會！」言畢向余顧南投去一道鼓勵之目光，然後離開。

次日果然風雪交加，由山洞望出去，一片灰灰白白，寒風吹來，刺骨冰寒。樵夫和釣叟受傷頗重，冷得直打哆嗦，高立不斷在火篝上加添枯枝。齊雲高道：「不可浪費，這些樹枝起碼得燒至明天！」

高立道：「不怕，待會兒晚輩再出去撿！」

齊雲高笑道：「外面雪這麼大，撿到的都已濕了，還燒得着麼？」

雲彩玉也跑過來烤火，道：「前輩，晚輩知道有一處地方有枯枝，而且不會弄濕，是在一個大山洞裡，不過那裡非常險峻，晚輩爬不上去。」

齊雲高道：「好，你帶我去！」雲彩玉毫不猶疑地站了起來，走前引路，齊雲高邊拉着她的手，邊把輕功提縱術的口訣傳授給她。

到了一堵峭壁前，雲彩玉已冷得直打哆嗦，語不成聲地道：「前輩……山洞……在上……上面……」她邊說邊向上一指。齊雲高再抓住其手，抬頭望上去，果見離地四丈餘高有個大窟窿，山籐樹木自內透出來，都已枯黃，雲彩玉但覺他掌心一股暖流向自己掌中透進體內，流遍全身，寒氣全失，知他以內力爲自己驅寒。

齊雲高突然振衣而起，人在三丈餘高處，倏地一袖拂在結了冰的山壁上，借力再騰高，堪堪落在山洞口，舉目望去，那山洞深不可測，令人心生寒意，由於泥多石少，長了許多植物，都往外生，當然此刻都枯黃了。

齊雲高運起勁來，把枯枝折斷，把山籐扯了下來，不斷往下抛，山洞內竟有微風吹動，且有腥氣，料有動物窩藏其間。齊雲高大戰在即，不願浪費時間，看看枯枝已足夠，便躍下去，與雲彩玉拿回石洞。

樵夫和釣叟服了不愁僧的少林療傷聖藥後，大有起色，面色已較前紅潤，衆人這才放心。齊雲高回頭道：「雁兒，你幫雲姑娘燒飯！」

他雙掌搓熱，爲樵夫及釣叟推血過宮，樵夫忙道：「齊大俠請勿浪費內力，明天尚有大戰。」

齊雲高微笑道：「爲人療傷，豈可說是浪費？你放心，看來明日還不能比武，天氣實在太惡劣了！」

飯後，雲彩玉低聲對齊雲高道：「前輩，咱們的糧食最多只能維持至明晚，這種天氣要下山買糧，實在難如上青天！」

齊雲高沉吟道：「不必緊張，你照舊燒飯，某會有辦法！」他又迫余顧南練了一陣武，然後道：「雁兒，帶上兵刃，隨爲師去打獵！」

余顧南微微一怔，問道：「師父，這種天氣有獵打？」

齊雲高沉聲道：「隨爲師來！」余顧南不敢多問，緊隨其師之後，來至那堵山壁前。「上面那個山洞又深又大，爲師估計有動物在內，咱師徒上去看看能否找到美食加菜，不過你可得小心！」

余顧南笑道：「師父，難道徒兒跟你學了這許多武功，連野獸也對付不了！」

齊雲高瞪了愛徒一眼，斥道：「你不會聞過陰溝裡翻船的諺語麼？小心駛得萬年船！上去！」

余顧南望一望那山洞，把玄鐵寶刀抽出來，騰身躍起三丈高，玄鐵寶刀往山壁裡一插，借力再提升翻高，跌下了一片冰塊，但人却穩穩當當、輕輕鬆鬆地落在山洞內，齊雲高頗爲滿意，隨即亦躍了上去。

余顧南道：「師父，徒兒手上有寶刀，在前面開道！」他不等乃師開腔，便洒開大步往內走去。

齊雲高喝道：「且慢！」他撿起兩根枯枝，用火摺子將枯枝點燃，然後一前一後進洞。

那洞甚是寬大，有微風透入，人在洞中，毫無氣悶之感覺，而且越到裡面、越是溫暖，兩師徒均十分詫異。

約莫走了三十多丈，山洞突然寬闊起來，兩旁洞壁石多於泥，甚是乾淨，但兩人却同時嗅到腥氣。齊雲高忙道：「小心，有巨獸，否則腥臊氣不會這般濃！」

就在此刻，余顧南已看到山洞裡盤桓着好幾條大蛇，最大那條幾乎有「陰陽鐵甲蟒蛇」那麼大！那些蛇未知是否已餓壞了，一見到人便迅速游了過來。余顧南道了聲「師父小心」，便揮刀向其中一條劈去。

齊雲高亦不敢怠慢，抽出木劍把內力全運到木劍上去，他隱忍不發，直至一條較小的蛇兒彈起向他噬去時，木劍才刺出！

他後發先至，木劍其準無比地刺在那蛇兒的七寸處，啪地一聲，蛇兒落地已不能動彈，而余顧南亦同時將一條大蛇劈爲兩段！那蛇十分厲害，雖然身首異處，其尾部倒捲，仍向余顧南纏去。

今日的余顧南當然不會被纏住，立即躍開，這一躍雖然閃開那斷蛇的糾纏，却落在蛇羣之中，其他蛇都向他蜿蜒而至。

余顧南臨危不懼，寶刀一揮，發出一片寒光，那些蛇兒知道厲害，連忙退後。那最大的一條，一直隱忍不發，似是伺機而動，此際見同伴死了兩條，知道來者不是善類，立即發出嘶嘶之聲，往洞內游去，莫看牠身軀

龐大，行動却甚快速。其他蛇見首領下令撤退，也都棄人往內逃跑。

余顧南道：「師父，這兩條夠不夠？」

齊雲高道：「這些蛇已有人性，不要多殺戮，此兩條蛇，已足夠支持一天半日之食糧，待不夠時再來未遲！」

余顧南把那兩條死蛇撿起，但覺沉甸甸的，怕有十多斤重。齊雲高又道：「且將蛇兒放在此處，咱們往洞內看看，也許別有洞天。」

兩人沿通道再往內走，走了二三十丈，忽然一拐，前頭一片光亮，已至另一端，果然別有洞天。

但見外面樹木蒼郁，白烟裊裊，甚是暖和，兩人至洞口往下一望，只見那是個山谷，四周環山，此山這邊在此三九嚴寒中，依然草木茂盛，一道小溪在山谷蜿蜒，不斷冒着白烟，余顧南脫口道：「奇怪！」

齊雲高道：「此乃溫泉，難怪山上仍有樹木！」

「但谷底因何沒有草木？」

齊雲高笑道：「傻子，溫泉含有硫磺，長年累月之下，當然寸草不生！那些蛇兒必是往上爬，絕不會到下面去！雁兒，你知爲師因何要進來看麼？因爲此刻所有的蛇兒都已冬眠，唯有這裡的，全無冬眠跡象。」

余顧南道：「有空來此玩玩，必定十分有趣！」

齊雲高道：「咱們下去走走！」兩人一躍而下。洞口離地只有一丈左右。余顧南伸手到溪水中一摸，甚是燙手，他未見過此奇景，嘖嘖稱奇。

那小溪流至一山壁之前，又流了回來，自另一道小石縫中滲入。是以水深齊胸，有的地方甚至往外溢出，難怪寸草不生。

齊雲高道：「雁兒，咱們下去洗個澡，對你有好處！」他邊說邊把身上衣服脫得精光，跳進溪水內。余顧南見狀亦不甘後人，「噗通」一聲，跳了下去，起初只覺水燙，鼻端嗅到一股異味，漸漸便覺得四肢輕鬆，過了一陣，又覺得腦袋被薰得沉甸甸的。

忽見齊雲高自溪水中躍了上來，道：「好啦，浸得太久會頭暈。」兩師徒穿了衣服，返回石洞。

齊雲高對樵夫等人道：「今晚天氣必然很寒，在下建議搬至山谷內暫居，且那些溫泉對樵夫及釣叟都有好處。」

天氣實在苦寒，是以無人反對。當下扶人的扶人，携帶食物的携帶食物，樵夫望一望那個洞口，道：「此處隱蔽是隱蔽，可惜出入不方便。」

齊雲高笑道：「待吾兒傷好才離開，有何不方便。」

余顧南先揹袋米躍上去，齊雲高揹着樵夫躍上去，他揹負一個人，不敢大意，以木劍刺山壁，借力換氣，才躍進洞內。他最辛苦，揹釣叟上去之後，還得助高立及雲彩玉，最後再下去把食物搬上去，饒得他功力深湛，額角亦微微見汗。

剛進了洞，便見余顧南跑了過來，道：「師父，不好啦，山洞讓金砵法王及鐵木上人佔了！」

「哦？他倆不許我們去？」

余顧南搖頭道：「這倒沒有表示！」

齊雲高道：「那山谷這麼大，怕甚麼！多幾個人也不擠迫！」他携着傷者進洞，火把之下，見洞內甚是乾淨，打掃一下即能住。安頓好後，又着余顧南去外面取雪作水，自己則携樵夫、釣叟及高立到山谷處。

鐵木上人一見到齊雲高便打了個哈哈。「齊大俠，想不到你也來湊熱鬧，可未問過咱們，是否歡迎！」

齊雲高也笑道：「此處是咱們先找到的，閣下那句話，其實該由在下先問才合！」

鐵木上人微微一呆，反問：「你先找到的？有何証據？」

「在下師徒在此洗了個澡，不信上人可以嗅嗅咱師徒身上是否有硫磺味。」

「哼，你好狂！你把老衲當作甚麼人？」

「上人誤會了，信不信由你！」齊雲高不願示弱，提着樵夫躍下去，並着樵夫寬衣跳進溪水裡。金砵法王、鐵木上人及其嘍囉，甚是氣憤。齊雲高哈哈笑道：「兩位出家人原來對佛理一竅不通！」

金砵法王敢怒而不敢言，他這法王的地位乃剽竊得來的，對佛的悟性甚低，憑的只是武功。鐵木上人等人眼瞪瞪的見釣叟也跳進去洗澡，不斷冷笑：「敗軍之將，也敢來逞威風！」

齊雲高沉聲道：「諸位誤會了，誰都沒有逞威風之意，此處如人間仙境，乃佛祖所賜，凡人均可來得，諸位也可下來洗澡！」金砵法王等人不知道溫泉有療傷作用，豈肯在齊雲高面前赤身露體？

齊雲高不理睬他們，待高立服侍義父師父浸了身子，又帶他們上去。

鐵木上人沿溪而行，見溪水至山壁又擋了回來，那石壁受到水流衝擊，發出嗚嗚的响聲，他伸手一拍，脫口道：「奇怪，裡面是空心的！快拿一把寶劍來！」

公孫晉立即把一柄利刀奉上，鐵木上人連剁幾刀未果，一怒之下，着嘍囉把出口用力挖開，刹那間，小溪裡的溫泉已流光，儘管地上還不斷冒出水來，而且速度更快更多，可是要想洗澡却不行了，除非再封了出口蓄水。鐵木上人做了這件事之後，哈哈大笑。

天色漸黑，鐵木上人道：「快把臘肉拿出來燒烤！」這和尚居然吃肉，實乃佛門敗類。

公孫晉道：「上人，爲何咱們都覺得有點頭暈，未知何因！這些白烟可

能有蹊蹺！」

「有何問題？齊雲高他們還在這裡洗澡哩！」

話音剛落，已聞一個嘍囉呼叫起來：「上人，宋剛昏死過去了！」

鐵木上人吃了一驚，連忙跑過去，道：「快弄醒他！」衆人弄了一陣，宋剛未醒，但分明又未死，鐵木上人無奈這才下令上山洞。

他們一到山洞，便爲余顧南發覺，對乃師道：「師父，他們上來，今夜可得小心！」齊雲高點頭贊成。雲彩玉烹飪手藝着實不賴，用蛇骨熬湯，蛇肉火烤。洞內溢滿香氣，鐵木上人在遠處聞到亦垂涎三尺。他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同樣提防齊雲高會在半夜偷襲，結果彼此均一晚未寐。次日，鐵木上人決定搬回原來居住的山洞。

羣豪在山洞裡住了兩夜，至第三天雪霽，齊雲高着余顧南去探消息，果然開始比武，當下留高立及雲彩玉照顧傷者，携徒出席。

第一場比賽居然就由鐵木上人對余顧南，鐵木上人心中大喜，暗下決心，要乘機將余顧南傷於掌下。齊雲高亦甚緊張，但臉上不露絲毫聲息，安慰乃徒道：「雁兒，你只須盡力施爲，能不敗得太難看即是勝利，須知他練武時，你尚未出娘胎！不必緊張，盡力施展就是！此亦是一個鍛練你的機會，不過可得提防那賊和尚下毒手！」

余顧南看了鐵木上人一眼，充滿信心地道：「師父放心，徒兒曉得！」言畢縱身躍了下去，狀甚瀟洒。

雪雖已霽，天色依然灰灰暗暗，舉目盡是冰雪，地上溜滑，任何人在此場合中惡鬥，均充滿危機，不過鐵木上人面對一位後生小子，却充滿信心，哈哈笑道：「余少俠，你準備好了沒有？老衲痴長幾歲，讓你先發招！」

余顧南傲然道：「少爺敢下場，便不怕你，何須你讓，有本領的儘管施展，讓天下英雄開開眼界！」

鐵木上人心頭恚怒，暗道：「你這豈不是尋死！」嘴上却打了個哈哈。「有志氣，不愧是齊雲高的徒弟！那老衲也不客氣了，隨時會發招，你可得小心！」話雖如此，却也不敢放肆，仍挺立着，等余顧南露出空門。

余顧南橫刀於胸前，也不作勢，但全身上下竟無一處空門，他自知功力不如對方，更不想貿貿然進攻，氣氛倏地緊張起來，天氣似乎更加寒冷。

兩人僵持了三盞茶工夫，到底鐵木上人臉上掛不住，大喝一聲，標前一掌向余顧南印去，他動余顧南也動，雙脚依然站着，手臂一抬，斬向鐵木上人的手臂！

但聽鐵木上人一聲冷笑，手臂一掄，改擊余顧南脅下，原來那一掌，根本是虛招，余顧南並不遜色，手腕一翻，那一刀竟然也改向對方左肩砍去！

鐵木上人自信必勝，豈肯與對方兩敗俱傷？立即收掌退後，余顧南乘機反攻，寶刀在半空劃了一道弧圈，斜斬鐵木上人腰側！

這一刀與上一刀銜接得天衣無縫，清脆俐落，博得羣豪一陣讚嘆及叫好！但齊雲高雙眉却未曾舒展，鐵木上人豈是如此容易打發的。

鐵木上人讓余顧南爭到先機，被攻了三十多招，連退數步，老臉實在有點掛不住，原先以爲這小子雖然不同凡响，但經驗火候到底無法與自己比擬，料不到實力這般强勁，尤其是那把刀奇招迭出，屢出人意表，更使他兩番幾乎受傷，耳邊聽見山上彩聲一陣响過一陣，心頭更是難受！

余顧南正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取得先機之後，便緊抓不放，攻勢有如長江水般滔滔不絕，他有個好處，便是刀法變化多端，令對方難以捉摸。鐵木上人幾次都尋到反擊之機，但一遇到奇招，便又縮後，始終沒法扳回劣勢。

看看已鬥了百餘招，余顧南越鬥越勇，信心越足，舉手投足，無一不是奇招，更在激鬥中，新創了幾招刀法。鐵木上人暗道：「佛爺不遠千里而來，指望揚名立萬，今日若敗在這後生小子手中，莫說在宋國揚威，恐怕回去之後，也要吃國人之耻笑！」

他暗下決心，不管如何，即使兩敗俱傷，也得爭回一口氣，當下沉住氣，尋找良機！

說時遲，那時快，余顧南一刀斜劈而至，由於使得急，左臂未及護胸，脅下露出空門。鐵木上人大喜，身子倏地一蹲，一掌上擊，印向余顧南的脅下。

這一招他反應不可謂不快，時間拿捏得不可謂不準，但却忘了一件事，齊雲高外號「獨行飛雁」，輕功當然有過人之處！

余顧南一下場，便進入忘我境界，刀隨意動，敵動己動，對方一蹲身，他雙脚一錯，已換了個方位！

同樣鐵木上人由於反擊心切，忘了其他，他後身同時露出空門。刹那間，只見余顧南寶刀斜斬其後背。

風聲大作，鐵木上人亡魂喪膽，顧不得甚麼身份，身子向前一俯，欲滾身讓開。

「颯！」寶刀自鐵木上人頭頂上三寸劈空，羣豪齊喊一聲可惜，不愁僧及不醉翁更是緊張得捏緊了拳頭，心中早已打定主意，莫說余顧南殺死鐵木上人，只要他刀尖沾到其衣角，也要立即判余顧南得勝。

可惜喊聲未落，鐵木上人一口氣尚未鬆完，猛覺腰際一疼，一股大力傳來，尚未發力滾開，身子已被拋飛六尺。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花無情等前往天王寺途中，發現被數名漢子跟踪，於是來個反跟踪，把當中的兩名男子制服，套出他們是神箭門中人，暘皓更把餘下的三名漢子變作毒人，任其差遣，一起前往天王寺，把潛伏於寺內的魔徒殺得慘嘷不絕，結果，聖城主靈犀受不住挫敗，把整座天王寺摧毀，要與聖城共存亡，僥倖逃出聖城的狗肉和尚以及百鳥大師，正受到花無情的盤問……



法輪九轉

高　皋・文
可　飛・圖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三小被困玄陰教　女友捨命來相救

百鳥和尚身軀忽然一陣顫抖，竟然玉筋雙垂，湼槃歸西了。

花無情嘆息一聲道：「我原是有事想向他請教的，誰知他却不肯合作。」

于小雅道：「師兄是想問太原侯辛九階的踪跡？」

花無情道：「是的，還有三目神尼、神機先生及無影姥姥，是不是被關在這座聖城之內。」

公孫瑤仙道：「咱們還可以問狗肉和尚，我想他應該知道這些的。不過三目神尼等三位前輩，一身功力已達天人境界，當日被我救出煉獄，不可能再度被擄，江湖傳言，可能只是猜忖之辭。」

花無情道：「我也是這般想法，走，咱們去問狗肉和尚吧。」

他們再回到茅屋之內，三個人同時一呆，因為狗肉和尚已經走了。

花無情道：「這個狗肉和尚眞氣人，一聲不响就這麼悄悄的溜了。」

公孫瑤仙道：「他說了他的去向了，你瞧這個。」

那是用手指在地上留下的幾個字：「有緣瓊島再見，狗肉留。」

瓊是海南島的簡稱，狗肉和尚的確說明了他的去向。

花無情略作思忖道：「咱們去海南島。」

此時天色已近黎明，他們仍然越城而進，回到原住的客棧，只是當天就離開漂水，向蕪湖聯騎奔去。

出城不遠就遇到逃仙歐陽超，虞跎師太迎上前道：「出了什麼事？歐陽大俠，咱們原是約定在天王寺見面的。」

歐陽超道：「對不起，師太，因為老駝子發現一羣不大尋常的香客，想跟下去查個究竟，咳，誰知道竟然弄得灰頭土臉，幾乎回不來會見各位了。」

虞跎師太道：「這是貧尼錯怪施主了，請說，你到底瞧到了誰？」

歐陽超道：「是太原侯辛九階，往日老駝子跟侯府五大侍衛之一的白日鬼遲且平有過交往，也曾經見到過辛侯爺，此次瞧到他們由天王寺出來，難免感到有些奇怪，所以我就跟了下去。」

花無情道：「到寺廟進香平常得很，前輩覺得奇怪，必然瞧到不平常之處了。」

歐陽超道：「是的，當時老駝子瞧到他們，第一個懷疑是天王寺並不是什麼名山古刹，他們巴巴的遠從許昌跑到這兒來進香，似乎有點不近情理，其次辛九階不只帶着他的夫人及子女，還有侯府四侍衛及白袍武士二十名、黑衣武士二十八名，這些人全都帶着馬匹行囊，好像要出遠門似的。」

花無情道：「於是前輩就跟下去了，是不是有點收穫？」

歐陽超道：「收穫不多，只知道他們去了瓊州。」

虞跎師太道：「你不是認識白日鬼麼？憑你們以往的交情，應該可以多問一點消息的。」

歐陽超道：「辛九階疑心很重，如非白日鬼多方維護，不要說消息，只怕連老命都保不住了。」

花無情道：「辛苦前輩了，要不要跟咱們到海南島走走？」

歐陽超道：「老駝子是無事忙，海南島自然要去，不過……」

花無情道：「怎麼啦，前輩，有什麼不妥？」

歐陽超道：「少谷主知不知道五燈之光？」

花無情道：「不久前才聽到神箭門的白氏兄弟說過，那是魔教傳燈使者傳達命令的信物。」

歐陽超道：「白氏兄弟在魔教地位卑微，有些事，他們是接觸不到的。」

花無情道：「前輩是說五燈之光另有作用？」

歐陽超道：「三目神尼、神機先生夫婦，或許還有一些咱們不知道的武林高人，他們的失踪，都可能與五燈之光有關。」

花無情愕然道：「前輩，請你說明白一點，莫非五燈之光還會擄人？」

歐陽超道：「老駝子不知道它會不會擄人，曾聽白日鬼說，凡是教主要的人，都是由五燈之光叫他們自行投到的。」

花無情道：「前輩可知道當今武林各派，除了三目神尼、神機先生夫婦外，還有沒有失踪之人？」

歐陽超長長一吁道：「魔教既能叫某些人自行投到，自然也能封鎖消息，再說，自行投到之人，可能都有不願人知的苦衷，那麼各派雖是有人失踪，他們三緘其口，外界自是不得而知了。」

魔教能夠教人自行投到，而那些投到者又全是身懷絕學的武林精英，如若他們為魔教所用，或是將一身絕學傳給魔教，那麼未來的武林，將是怎樣一個狀況？

花無情想到這些，心情自然沉重起來，何況他娘也去了海南，莫非也是自行投到？

他是一個心境開朗、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此時也禁不住嘆出一口氣來。

歐陽超道：「少谷主，咱們這就前往海南？」

花無情道：「不錯。」

歐陽超道：「那麼少谷主準備在那兒上岸，是海口還是楡林？」

花無情道：「我要去三亞。」

歐陽超道：「那就應該由楡林港上岸了，而且走旱路不如水路舒適便捷。」

虞跎師太道：「少谷主，你在三亞有朋友？」

花無情道：「是的，金斧門我有幾個朋友。」

虞跎師太道：「由種種跡象顯示，海南島不只是危機四伏，兇險無比，還可能是飛羽魔教的根據地，任何一個江湖門派，如若不跟魔教掛鈎，必然無法在海南島生存，因此，少谷主的朋友，只怕未必可靠。」

花無情道：「前輩說得不錯，金斧門雖是雄峙海南，却處處受制於人，晚輩的朋友並未欺瞞……」

虞跎師太道：「少谷主準備如何進行？」

花無情道：「咱們對海南島全都十分陌生，那兒如果當眞是魔教的根據地，咱們前往，必然難逃他們的耳目，所以我想分批前去。」

公孫瑤仙道：「怎樣分法，路綫如何規劃？」

花無情道：「咱們一起到吳淞口，由我與歐陽、虞跎兩位前輩，及四獸先僱船出海，待咱們找到黑龍幫或金斧門之後，再放回鶚鷩，告訴你們如何前往。」

公孫瑤仙道：「不，我要跟你去。」

于小雅道：「我也要。」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我是去找人，並不是遊山玩水。」

公孫瑤仙道：「我不管你作什麼，反正你別想再甩掉我了。」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瑤仙，妳怎麼忽然變得厲害起來了？」

公孫瑤仙嫣然一笑道：「沒有法子，人善被人欺嘛。」

于小雅道：「其實咱們不會拖累你的，除非……咳，咱們跟着又有何妨。」

公孫瑤仙甩不掉，于小雅更是話中有話，除非花無情心中有鬼，想作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為什麼不能讓她們跟着？

歐陽超哈哈一笑道：「我看這樣吧，少谷主，如果由老駝子去找黑龍幫及金斧門，你看怎樣？」

花無情搖搖頭道：「咱們任何一個，只怕都在飛羽教的監視之下，距離魔教越近，危險程度越高，前輩隻身涉險，並非善策。」

公孫瑤仙道：「我有兩點意見，提供大家參考。」

花無情道：「妳說。」

公孫瑤仙道：「咱們的行動既然瞞不過敵人，走水路就太冒險。其次，咱們勿需躲躲藏藏，不妨集中力量，直搗魔巢，相信沒有人能夠對咱們怎樣。」

暘皓道：「對，咱們甚至可以大張旗鼓，公開討伐魔教，一則引蛇出洞，再者激勵人心，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花無情道：「辦法是好，但有兩點顧慮。」

暘皓道：「那兩點顧慮？說出來咱們研究。」

花無情道：「魔教以慢性劇毒，控

制不少武林同道，咱們縱然以正義相號召，他們只怕也不敢相從。」

公孫瑤仙道：「這個簡單，天下任何奇毒都難不倒義父，你可知道毒力發作時是什麼徵狀？」

花無情道：「毒力沒有發作之前，瞧不出任何一點異狀，如非雙耳之後出現一粒紅點，根本就不知道已經中毒。一旦毒發，立即七竅流血而死，死亡十分快速，具有極大的震撼力。」

暘皓道：「死者除了七竅流血，身上還出現紅色斑點？」

花無情道：「正是這樣。」

暘皓道：「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還有一個顧慮是什麼，你說。」

花無情道：「魔敎的總壇，設在海南島中部的黎母嶺，他們必然已經控制了整族黎人，黎族人口約莫三四十萬，是一個十分龐大的力量，咱們無論怎樣，也無法對抗數十萬黎人。」

暘皓道：「這實在麻煩得很，不過，我想你應該已有對策了。」

花無情道：「只是一種打算，不敢稱爲對策。」一頓接道：「黎人居住平地或濱海的已經漢化，稱爲熟黎，金斧門散佈於榆林、三亞一帶，與黎人必有交往，所以晚輩想先到金斧門。」

暘皓道：「看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了，怎樣進行，你跟瑤仙他們商量吧。」

經過這一夕長談，翌晨，他們由漂水城外的紅藍埠直奔蕪湖，再經懷寧、南昌、曲江、廣州，一逕向着海南島馳去。

＊　＊　＊

在一個晌午時分，廣東濱臨南海的廣海鎮，來了一雙衣著樸素的中年男女，他們在一家酒館打尖，一股蟻語傳音，却於此時飄入他們的耳鼓：「少谷主，屬下是子規，有兩名黑衣人跟踪你們，飯後請出鎮向西走，咱們將跟踪者撂在山區。」

原來這對中年男女是花無情及公孫瑤仙所改扮，他們在鶴山縣以南的單水口，就與子規先後離開大隊，悄悄的向三峽口奔去。

三峽口外的上下川山，是金斧門的秘密基地，因爲子規是廣東人，所以要她先來準備渡海赴上下川山的船隻。

廣海鎮以西是丘陵地帶，而且頗爲荒涼，在此地收拾那兩名跟踪的，自然是再也理想不過。

這兩名死星照命的黑衣人，糊裡糊塗的就被制住，花無情面色一沉道：「子規，伺候一下他們兩位。」

子規雖然是一個女人，整起人來，眉頭都不會皺一下，只是黑衣人的層次不高，除了問出他們是魔敎廣州分舵派來跟踪的，此外別無所知。

處置了黑衣人，他們再奔向海邊，那兒有一葉扁舟在等着，立即便將他們送達上川山。

「公子是花無情？」

「正是在下，兄台是……」

「在下江建，是本山的舵主，小姐曾經交代留心公子，今天果然被咱們等着。」

這是船家將花無情等送上岸後，所獲得最禮遇的接待。

花無情道：「原來是江舵主，幸會，請問金鳳現在何處？能不能跟她取得連絡？」

江建道：「小姐在三亞總壇，咱們這兒有信鴿，可以立即連絡。」

花無情寫了一張便條交給江建，天色剛剛入夜，信鴿就已送回訊息。

「公子，小姐已乘船出海來迎接公子了，咱們如果立刻啓航，明日午間就可以跟小姐相見，不知公子是在山上等還是去跟小姐會合？」

「如果不太麻煩江兄，咱們就立刻啓航吧。」

「好，咱們走。」

第二天午時不到，他們果然與金鳳的座船相遇，這位縱橫海洋的金姑娘，美麗如昔，只是清瘦了幾分。

她將花無情等接過座舟，並吩咐江建返回上川山，然後調轉航向直駛榆林。

客艙中擺着一桌酒席，除了他們主客四個，伺候的只有一個小玉兒。

飲宴之中，金鳳敬了花無情一杯酒，道：「公子，此次前來海南，是遊歷還是辦事？」

花無情道：「辦事。」

金鳳道：「哦，有需要咱們效勞之處麼？」

花無情道：「正要請敎姑娘，如能仗義相助，花無情自是感激萬分。」

金鳳道：「公子勿須客套，要怎樣，儘管吩咐。」

花無情道：「魔敎爲禍江湖，不少武林高人均被他們所挾持，連家母也未能倖免。」

金鳳道：「公子是想救出伯母？」

花無情道：「也要摧毀魔敎，爲江湖同道聊盡一份心力。」

金鳳道：「飛羽敎敎主功力之深，放眼江湖，不作第二人想，手下高手之多，也是舉世罕見的，公子可以設法救出伯母，不一定要與神君爲敵。」

花無情道：「這麼說，姑娘是害怕魔敎了？好吧，請妳將船隻靠岸，以免替貴門惹來牽連。」

金鳳道：「公子請不要誤會，金鳳雖是不肖，也不敢忘恩背義，我這麼說，只是爲公子着想而已，如若公子當眞要進軍黎母嶺，金鳳願作前驅，縱使殺身隕首也在所不惜。」

這位姑娘成熟穩重，言語之間，流露出動人的、眞摯的感情。

花無情長長一吁道：「金姑娘言重了，我想咱們的情況還不至如此之糟。」

公孫瑤仙道：「金姑娘是性情中人，師兄要說甚麼，就勿須拐彎抹角了。」

花無情想不到金鳳的誠實作風，這麼快就已獲得公孫瑤仙的信任，心中雖是高興，表面上却不便顯露出來，只是哈哈一笑道：「誰說我在拐彎抹角了？我總不能一句話就說完我想說的吧。」

金鳳微微一笑道：「時間長得很，公子不妨慢慢的說。」

花無情道：「咱們是分批前往海南島的，論實力，應該可以跟魔敎放手一搏，唯一顧慮的是當地的土著，如若他們能驅使數十萬黎人，咱們就會一敗塗地了。」

金鳳沉吟一陣道：「這一點的確可慮，不過並不是毫無轉機。」

花無情精神一振道：「請金姑娘指敎。」

金鳳道：「黎族的總人數，約莫在三十至四十萬之間，除了三分之一的熟黎已經漢化，在山區的三分之二，均爲生黎。」一頓接道：「生黎是以牧畜狩獵爲生的，他們性情兇悍，排他性極强，誤入山區的漢人，多半會傷在這些野人的手中。」

公孫瑤仙道：「那麼，魔敎是如何在山區中生存的？」

金鳳道：「或許是老天幫忙吧，有一年，山區瘟疫肆虐，黎人全族面臨死亡的噩運。」

公孫瑤仙道：「於是魔敎敎主就降臨黎母山區，消除瘟疫，拯救了數十萬黎人的生命了？」

金鳳道：「正是這樣。」

公孫瑤仙道：「黎人自然會奉他爲神，在整個山區之中，魔敎就可以爲所欲爲了。」

金鳳道：「所以如何降服近三十萬名的生黎，是咱們對付魔敎最大的困難。」

公孫瑤仙道：「適才金姑娘曾說……」

金鳳道：「是的，我說其中仍有轉機，因爲黎王正在以重金聘請高人。」

花無情道：「黎王以重金聘請高人，可能麼？金姑娘。」

金鳳道：「黎人在飛羽敎控制之下，他們的確沒有聘請高人的必要，除非……啊，公子，你說咱們是不是已經掌握到其中重要的環節？」

花無情道：「這個環節的確很重要，但能不能掌握，現在還言之過早。」

金鳳道：「本門有一個小頭目名叫馮四，他是熟黎，爲人忠誠，十分可靠。」

花無情道：「金姑娘是說，馮四是一位高人？」

金鳳道：「不，馮四的朋友尼哥是黎王的親信，他就是奉派來聘請高人的。」

花無情目注公孫瑤仙道：「師妹，妳對此事有甚麼看法？」

公孫瑤仙道：「魔敎高手如雲，黎人在他們控制之下，沒有必要以重金聘請高人，師兄不認爲黎王此舉有點大反常情嗎？」

花無情道：「不錯，我想只有一種可能。」

公孫瑤仙道：「黎王必然是飽受壓制，所以想建立自己的武力。」

花無情道：「那麼黎王聘請高人之事，多半會在隱秘之中進行，馮四洩漏消息，對黎王相當不利。」

金鳳道：「馮四並未洩漏消息，因爲他識人不多，無法幫助尼哥，不得已才來求我。」

花無情道：「妳替他介紹人了？」

金鳳道：「沒有，一方面是找人頗爲不易，而且我還要多作考慮。」

花無情道：「那好，我去。」

公孫瑤仙道：「師兄，此事太過重大，必須深思熟慮才可決定。」

花無情道：「我知道，哦，金姑娘，咱們前往三亞，會不會露出行跡？」

金鳳道：「不會，知道公子前來的，都是本門的心腹，待會上岸當在深夜，只要稍加掩飾，就不會讓人瞧出破綻。」

此時他們已撤掉殘席，在客艙中閒聊，金鳳向艙外投下一瞥，道：「至少還要四五個時辰才能進港，公孫小姐請到我的房裡歇息一下吧。」

公孫瑤仙道：「多謝，我只要在這兒調息一下就可以恢復精神了，金姑娘有事請便。」

金鳳道：「好，各位歇着，我出去瞧瞧。」

待金鳳及小玉離開，子規籍口瞧海也走了出去，現在只剩下他們師兄妹了。

「師兄，你當眞要應聘去見黎王？」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咱們不能放棄。」

「可是孤身入虎穴，太過危險了。」

「放心吧，師妹，我相信沒有人能將咱們怎樣。」

「這……好吧，你既然決心冒險，我只好跟着你去闖一闖了。」

「啊，不，師妹，妳不能去。」

「爲甚麼我不能去？你適才不是說，沒有人能將咱們怎樣的麼？」

「我是這樣說過，但妳是女孩子，跟野人打交道，總是不太方便。」

「我有一個身負絕學的師兄，有甚麼好怕的。」一頓接道：「如果你說有些事不是單憑武功就可解決的，那你也不必去了。」

花無情呆了一呆，然後哈哈一笑道：「我還不知道師妹的口舌如此犀利，看來我是非帶妳去不可了。」

公孫瑤仙道：「本來就該這樣，金姑娘來了，咱們跟她談談應聘的細節吧。」

＊　＊　＊

應聘的事說起來十分簡單，只是黎王查粟要訓練一批戰士而已。

實行起來可就不單純了，野人生

性慓悍，加上語言溝通上的困難，要想將他們訓練成一支戰士，已經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如若魔教再插手干涉，未來的變故就更難預測了。

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要分化黎族，讓他們不爲魔教所用，似乎除此之外就別無選擇。

於是，他與金鳳作了一番長談，對未來的可能變故都作了一些探討，不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盡其在我，就不必管它成敗利鈍了。

* * *

當晚四更，他們到達三亞金斧門的總壇，也見到了門主金翔，他是一個豪邁洒脫的漢子，具有領袖一方、雄霸海洋的豪氣。

只是少了一點心眼，遇到重大決策之事，必須由金鳳拿個主張。

如今金鳳帶回來三個特殊的客人，當晚就解掉他身上潛伏的劇毒，這三位客人，自然成爲金斧門的貴賓了。

* * *

在海南島黎母嶺山區，生毛嶺的東南麓有一個名叫毛貴的山鎮，黎王查栗就住在這裡。

這天傍晚時分，黎王府出現了一對客人，他們雖然身着土著的服裝，但絕對不是黎人。

這兩名客人是尼哥帶進來的，他們是花無情與公孫瑤仙，是來應黎王之聘的。

花無情沒有猜錯，黎人在魔教壓制之下，生活沒有自由，連性命也沒有保障，魔教不把他們當人看待，男爲奴，女爲婢，動輒毆打，甚至殺戮。

黎王被魔教以奇毒控制，他本來是不敢反抗的，直到他心愛的侍妾被魔徒姦殺，才激起他復仇的怒火。

有了這項導因，花無情再治好黎王所中的奇毒，並解說山區的瘟疫是魔教下的毒手，然後再露兩手武功叫黎人瞧瞧，很快，他就取得黎王的信任，自然跟他們打成一片了。

魔教的主要力量是在黎母嶺，五指山也是他們的重要基地，花無情透過金斧門與紅唇谷另一批人馬取得連絡，他請師父白帽書生進攻五指山，他自己則率領原班人馬向黎母嶺攻去。

這是一項大膽的冒險行動，可以說是孤注一擲。

* * *

長河漸落，曉星已沉，這是一個寒風颯颯的破曉時分。

幾聲慘嚎响起，在這靜寂的清晨特別刺耳，連宿鳥也被嚇得飛了起來。

黎母嶺原是岑寂的，這幾聲慘嚎，使它頓時變得熱鬧起來了。

無數的黎人像螞蟻一般湧向黎母嶺，他們全都手執長槍大刀及弓箭，口中發着怪異的嘯聲，脚下跳着戰神的舞步，那等獰惡之狀，實在叫人觸目心驚。

黎人雖是由四面八方湧來，他們只是及峯而止，並沒有再向前推進。

只有十幾條人影由黎人隊伍中躍出，他們以捷如飄風的身法，逕向峯嶺之上闖去。

領先急闖的是四獸，他們馳行不久，就被一條寬約八九丈的絕壑阻了下來。

八九丈的距離，並不能當眞阻擋四獸，他們之所以停止，是要向少谷主請示。

幸好花無情偕同公孫瑤仙、于小雅、暘皓及三婢隨後趕到，狂獅立即報告道：「少谷主，咱們要不要過去？」

花無情道：「咱們攻山的行動，必然瞞不過魔教，這絕壑天塹，豈會沒有防守之人。」

于小雅道：「他們是在等待咱們飛身而過之時，以亂箭或暗器向咱們招呼。」

公孫瑤仙道：「咱們縱能安全的越過絕壑，只怕也會陷入地面上的埋伏。」

公孫瑤仙語音甫落，一陣哈哈長笑忽然由對岸傳了過來，道：「高明，看來咱們是班門弄斧、遺笑大方了，哈哈……」

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但笑聲高亢，如裂金石，此人一身功力，在江湖上應該是一位高人。

花無情道：「出來吧，閣下，朗朗乾坤之下，何須裝神弄鬼！」

他語音甫落，無數人影忽然由山石草木之間冒了出來，人數之多，使得花無情面色一變。

攻山的只有一十九個，防守的却有兩三百名之多，無論他們功夫多高，在雙拳難敵四手、精力有限的情況之下，拚到最後，攻山者必然會是輸家。

對方領頭的，是一名身材魁梧、手持長鞭的老者，他是神鞭門門主歐陽放鶴，他身後是女兒歐陽雙雙及四大弟子中僅存的應文龍、荊不害兩個，看來神鞭門是傾巢而出，將所有的籌碼都押上了。

花無情嘆口氣道：「歐陽放鶴，你竟然不爲自己留下一條後路？」

歐陽放鶴怒叱一聲道：「姓花的，你殺了老夫的兒子，還有甚麼後路可走？有種的你就過來，不將你碎屍萬段，難消老夫心頭之恨。」

花無情道：「咱們本無恩怨，貴門却對在下一再的橫加迫害，自作孽不可活，閣下到現在，還不知道甚麼叫做報應？」

歐陽放鶴如果知道甚麼是報應，甚麼是天理，他就不會一意孤行，落得喪子之痛了。

花無情明白，除了冒險飛越這條絕壑，神鞭門是不可能讓他們平平安

安的過去的。

四獸請求打頭陣，他們願意飛越絕壑，六鳥建議迂迴作戰，他們認爲必可找到登山之路。

這兩個建議，花無情都沒有採納，他回過頭來，向身旁的公孫瑤仙道：「師妹，咱們先過去。」

公孫瑤仙道：「用身外化身？」

身外化身是紫竹仙府的獨門神功，只要將紫府神功練到十二級，就能靈智內凝，神化物外，上窮碧落下黃泉，無所不在了。

但要練到紫府十二級談何容易，縱然是智慧超人、根骨絕佳的練武奇材，也要一甲子以上的苦練，還不一定能够達到此等境界。

這就是機緣了，花無情與公孫瑤仙這雙未婚夫婦，既已獲得可以增加一甲子功力的玉蜂丹，再練得性命交修、金輪九轉的無上禪功，法輪九轉、紫府神功自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達到十二級最高化境。

他們此時的功力，放眼天下，無人能出其右，只要再加閉關苦練，不難達到金剛不壞之身。

只是他們的神功練成不久，也可以說還沒有實戰的經驗，所以公孫瑤仙才有此一問。

當然，使用身外化身，可以無遠弗屆，也沒有人能傷得了他們，但是花無情却搖搖頭道：「對付么魔小丑，何須費那麼大的精力。」

語音一頓，再囑咐于小雅道：「一見咱們得手，立即搶攻對崖。瑤仙，走。」

兩團淡淡的光影忽然冲霄而起，以驚雷捷電般的速度向對崖急撲。

歐陽放鶴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花無情師兄妹如此大膽，竟敢冒奇險，當面搶攻。

他更料不到他們的功力已達神化境地，十丈距離，幾乎舉步就到。

「射！」

像是有人掐着歐陽放鶴的脖子，他雖是喊出了一個射字，但那音調不只是十分難聽，而且極端恐怖。

數百人攢射的箭陣是驚人的，萬弩齊發，飛羽掠空，這是何等扣人心弦的聲勢。

然而，他那聲恐怖的嘶喊，影响了他的部屬，他們手脚發軟，如何能够將箭射出？

是有幾枝箭射出了，可是有的方向不對，有的軟弱無力，根本就不能傷人。

最糟的是歐陽放鶴沒有辦法喊出第二句話，甚至一個字他也無法說出，因爲他已身入人手，成爲花無情的俘虜了。

這是首度接觸，花無情師兄妹就先聲奪人，獲得令人滿意的成就，不過他們還不敢掉以輕心，畢竟是身在狠窟。

果然……

「姓花的，放了我爹，本姑娘跟你生死一搏！」

說話的是一位膚色微黑、黑中帶俏的白衣姑娘，她把玩着一條軟鞭，一雙秀目之中，蘊藏着一股野獸般的火焰。

花無情向她瞥了一眼，道：「姑娘是歐陽雙雙了？妳可知道神鞭門作了些甚麼？」

歐陽雙雙道：「神鞭門的事你管不着，放了我爹，否則本姑娘絕不饒你！」

公孫瑤仙面色一沉道：「魔教爲惡江湖，神鞭門爲虎作倀，更是該死，出招吧，只要妳能勝得了我，咱們就放了妳爹。」

歐陽雙雙道：「這話可是妳說的，接招！」單臂一振，鞭影如山，一股像鋼刀似的罡風，發着尖銳的急嘯，猛襲公孫瑤仙的右肩。

公孫瑤仙淡淡一笑道：「好功力，只是有點可惜。」

的確可惜，這位雙雙姑娘的功力，在神鞭門應該是首屈一指的，就算在江湖之上，能够接下她這一鞭的，只怕也不多見。

可惜她遇到的是公孫瑤仙，註定了是一個敗字。

如何敗法？她不知道，她只感到全身勁力忽然消失，懶洋洋的像大病初愈一般。

「公孫瑤仙，妳使的是甚麼邪法？」

「不管我使的是甚麼邪法，我只廢掉你們的武功，留下你們的生命，你應該知足了。」

這個魔教的頭關，就這麼被花無情師兄妹兵不血刃的毀了。

其實魔教的頭關應該是黎人的，而且實力之强，無與倫比，任是武功何等高强、人數如何衆多的門派，要想突入黎母嶺也十分不易。

只怪魔教泯滅人性，視黎人如禽獸，在强力反彈之下，不僅藩籬盡失，還憑添數十萬個仇家，他們自陷絕境，怎能不亡？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殭，花無情雖是勝利在望，仍然不敢掉以輕心。

他與公孫瑤仙、于小雅三人領先急馳，待登上黎母嶺的主峯「吹簫崖」，才一起停了下來。

魔教知道有人闖山，已在吹簫崖上嚴陣以待，不過這些魔徒的神色似乎有些慌亂，可見闖山者仍然帶給他們不少的震駭。

吹簫崖山嶺起伏，佔地頗爲廣大，魔徒是分三處集結的，人數最少的是左翼，也有五十餘人之多。

公孫瑤仙向魔教瞧了一眼道：「師兄，賊人不下於兩百，一旦潰散，可就麻煩了。」

花無情道：「是的，圍山的黎人會遭受很大的傷亡，魔徒散入江湖，更會在民間造成災害。」

公孫瑤仙道：「咱們以奇門陣法困住人數最多的兩起，再以全力對付另外一處，你看怎樣？」

暘皓道：「左翼的交給老夫吧，保證不會讓他們走脫一個。」

公孫瑤仙道：「多謝義父，師兄，爲了不讓魔徒阻擾佈陣……」

花無情道：「身外化身，走。」

這雙師兄妹仍然立在原處，一絲淡淡的、似有若無的影象忽然由他們的身上飛出，並以風馳電掣般的速度，向賊陣飄了過去。

暘皓也晃身一躍，逕趨左翼的賊陣……

他們這三路出擊，只有暘皓引起一陣騷亂，有四五名魔徒想攔截他，由於他身法太快，攔截全部撲空，及隨後一追，可就追出痲煩來了。

他們沒有追到人，却一起趴倒下去，更糟的是有幾個想去瞧瞧他們，也變得跟他們同一命運。

暘皓圍着這些人走了一圈，等於給他們畫地爲牢，他佈了一個毒圈，沒有人能踏出毒圈半步。

花無情與公孫瑤仙對付的賊人就平靜多了，雖然他們之中是有不少武功卓絕的高人，但沒有一個能瞧出花無情師兄妹的身外化身。

毒圈中的賊人對處境能夠了解，他們只要不動，暫時可保平安。

奇門陣法中的魔徒就糟了，他們不明白身在何處，不知道爲甚麼忽然會置身於怪異的境地中，在無比的恐懼之下，互相殘殺及自我毀滅就不斷發生了。

然而，花無情不能撤除陣法，那將導致魔徒四處逃竄，在黎人及江湖中造成極大的混亂與傷亡。

公孫瑤仙幽幽一嘆道：「太慘了，師兄，咱們進陣去……啊……」

她原是要說進陣去制止賊人殘殺的，以他們近乎神化的身外化身入陣，制止這場混亂，應該是舉手之勞。

但她語意未完，竟然發出一聲驚呼，美麗的嬌靨之上，是一片驚恐之色。

究竟是甚麼樣的怪異之事，會如此扣人心弦？

她是一個全身紅衣、面蒙紅紗的女人，由她動人的身材猜想，她必然很美，年歲應該不會太大。

她就是攪起一天風雲、神秘得十分可怕的飛羽教教主。

霓裳羽衣翩翩舞，盡日君王看不足。

只不過她不是想承恩君王，自然不是舞給任何一個君王看的。

她陷入天魁鎖魂奇門大陣之中，試過很多方法，都無法脫陣而出。

於是她在舞，羽衣飄飄，異香四佈。

飛羽震出的氣勁，能夠裂石摧山，異香隨風四散，可使生物絕滅。

可是她身在奇陣之中，魔功受到尅制，既無法摧山裂石，也無法毀滅任何生物，她只是在舞，翩翩舞姿之中，湧出無邊殺機而已。

魔舞無力脫困，却將她導向毀滅之途。

因而，她在變。

她的羽衣是美麗的，嬌艷奪目，且能引人遐思。

如今，羽衣的色彩在逐漸加深，其紅如火，它也在漸次膨脹，紅焰滚滚，好像要淹沒整個山峯似的。

這就是人們所見到的怪事，花無情師兄妹前所未見，也前所未經，不知道該如何應付，怎能不大爲錯愕！

唯一知道原因的是暘皓，前輩高人自然是見多識廣。

不過他也只是由傳聞中聽到，這是魔教中同歸於盡的天魔解體大法。

施法的結果是爆炸，只要是她身上的，包括衣履、飾物，甚至一肌一髮，會全部化爲飛灰，它們會八方激射，犀利無比，只要是血肉之軀，碰到一點飛灰，就會產生連鎖反應，立即天魔解體。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天空中忽然飄來一片紫雲，它快速、輕捷的一捲，竟然捲起魔教教主冲霄而去，一股清朗而慈祥的聲音同時送入公孫瑤仙的耳鼓：「瑤兒，有空回來看看爹。」

這是紫竹仙府的主人公孫敖，他適時出現，挽救了一場可怕的浩劫。

公孫瑤仙收回了投向天宇的目光，道：「師兄，我很想爹，咱們甚麼時候回去？」

花無情道：「我想是時候了，小雅帶人到房子裡瞧瞧，看有沒有需要咱們幫一把的。」

于小雅帶人進屋子搜尋，他跟公孫瑤仙收拾鬥場的殘局，所有的魔徒一律廢掉武功，只有太原侯辛九階夫婦自裁而亡。

被救出的武林高人很多，自然包括花滿樓在內，母子重逢，爲花無情帶來喜悅，偏偏此時跑來幾個攪局的。

他們是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夫人羅蘭、玉羅刹，一聲歡笑，羅蘭奔了過來，道：「花姊姊，這一向可好？當眞想死小妹了。」

花滿樓道：「多謝關懷，我很好。」

羅蘭目光一瞥花無情，道：「花姊姊，他就是璇兒吧？唉，人們常說母子連心，咱們却……」

她語音未落，花無情却不願再聽下去，逕自扶着花滿樓的手臂道：「娘，咱們回去吧。」

羅蘭道：「璇兒，你不能這樣，難道連親生的爹娘都不認了？」

花無情淡淡道：「對不起，前輩，晚輩姓花。」語音甫落，逕自帶着花滿樓急馳而去。

羅蘭呆呆的瞧着花無情的背影，忍不住發出一聲長嘆。

（全文完）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巧施妙手回春　中毒危在旦夕

上文提要：千面女魅方妙假扮菱花，向江楓施襲，江楓雖將其擊斃，但却中了對方的奪魂神針，梅花救江楓心切，也在三宮主面前暴露了身份，幸張四姑及羅蘭先後出現，待梅花護送江楓離去後，羅蘭即與三宮主的手下神、鬼雙刀相搏，羅蘭險敗，幸雪、霜二女及時現身，三母女同時力拚神、鬼雙刀，三宮主見强敵當前，於是親身上陣，與張四姑一較高下……

吟雪說：「只怕雙足、肩臂之中，手中，袖中都有藏刀了。」

只聽三宮主嬌嬌甜甜的聲音喝道：「劍氣愈來愈强，兩位再不全力反擊，只怕時不我予，被困於强大的劍氣之中，再想反擊，就無能爲力了。」

「對！這樣拖下去不是辦法，老鬼，我全力排除她的劍氣，你找空隙反守爲攻！」神刀口中說話，手中窄刀果然快速展動，一片凌厲的刀風，反擊過去。

劍風、刀風，往返擊盪，整座的梅花廳中，都充滿着冷厲的殺氣。

但實質上，三宮主却感覺到壓力大減，大部份劍芒、劍氣，都被神刀承接下來。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尖銳的怪嘯，鬼刀人刀合一，化成了一道白光，直向羅蘭射去。

雪、霜二女正想有所反應，羅蘭已揮劍如輪，迎向鬼刀。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火星迸飛。

那是劍和刀的觸接，鐵和鐵的撞擊。

鬼刀之名，果非小可，人刀奮力一擊，竟然裂破了劍氣，直襲人身。

但羅蘭反擊的劍勢，却如金輪疾轉，壓力重重，兩人刀劍觸接之後，鬼刀仍然是被迫而退。

「老神啊！咱們走了眼啦！她劍上造詣奇高，大大出乎意外，」鬼刀一再揮刀反擊，一面說道：「我看，今天要神、鬼聯手，才有勝望，如果放過了現在這個機會，等她會合了聯手的人，咱們兩個加起來，只怕也無法勝過他們了。」

「好！雙刀合璧！」

三宮主七星寶劍展現出一片寶光，護着秋花雙婢，退到花廳一角。

她深知神鬼雙刀合璧的威力，急退一角，已免遭受波及。

鬼刀突然收刀而退，和神刀並肩而立，緩緩舉起窄刀，指向羅蘭。

羅蘭也收住了長劍，一臉嚴肅，右手斜斜舉起長劍，劍尖迎向雙刀。

「姐！這又是幹什麼呀？」吟霜低聲道：「這一架打得拖泥帶水，一點也不乾脆！」

「不要說話，分了妳娘的心。」張四姑道：「他們都在準備，運集功力，作搏命的一擊，我雖然沒有見過神、鬼雙刀合璧的威力，但却聽說是驚天動地的一刀，天下能夠接下這一刀的人絕無僅有。」

「那我們要不要幫娘一把，」吟雪道：「我和妹妹合力接下一人？」

「我不知道，」張四姑說：「但妳娘一向是量力而爲，她如接不下，一定會暗示我們幫她一把，或是退出這座梅花廳。」

「不許插手。」羅蘭出聲了，四個字，短短的一句話。

「妳們可知道我爲什麼留下妳們？」三宮主望了望桂花、菊花一眼，

低聲問道。

「弟子不明白，還請三師父指教。」桂花提出心中的疑問。

「我要妳們見識一下，天下最兇厲的一刀，」三宮主道：「神、鬼雙刀合璧，一擊取命。」

「原來如此，多謝三師父愛顧了，」菊花道：「我們會記着三師父今日之情。」

「重要的我還沒說，」三宮主道：「妳們看過那一刀之後，就要追隨他們兩位老人家了。」

「三師父的意思是要我們暫作兩位老人家的侍妾了?」

「最重要的是要學習他們兩人的刀法，」三宮主低聲道：「今夜，我會把最高的房中術傳授給妳們，然後就追隨神、鬼雙刀的身側。」

桂花長長吁一口氣，道：「三師父，我們是否還要回到洛陽居來?」

「不用了，今日一戰，局勢就會明朗，妳們是否留在這裏，已經不重要了。」

秋花雙婢垂首無言。

三宮主冷笑一聲，道：「看樣子，你們心中似乎是很不高興啊!」

「弟子不敢。」秋花雙婢同聲回應。

她們知道抗拒令諭的悲慘後果。

「那就好，」三宮主道：「要知道三師父是在成全妳們，妳們資質好，功力深，才入選當這個工作，只要能得兩位老人家的歡心，學得絕世刀法，妳們在內宮一系中的地位也會提升，成爲獨當一面的人物。」

桂花心中忖道：「陪着這樣兩個又老又怪的老頭子，這日子難過極了，何況，這兩個老色鬼又奸又滑，我們全力侍候他，他們也未必肯傳授我們刀法，菱花是她的得意弟子，若眞是好事，怎會不要菱花去呢?」

但聞一個柔柔細細聲音，鑽入耳中，道：「妳們仔細聽着，兩個老色魔也練了採補之術，你們的各種媚功，只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却無法傷到他們的身體，全力拚下去，只是自討苦吃，所以，你們要用點心機，讓他們動了憐惜之心，等妳們學會了他們的刀法，再一舉讓他們洩盡眞元……」

三宮主施展傳音之術，接道：「他們七八十年的功力修爲不易，一旦妳們能採補到手，對妳們的幫助很大，但神、鬼雙刀也是採補高手，要是被他們發覺了，必會殺了妳們，所以，採補的方法，不能隨便施用，必需要謀定而後動，至於妳們如何從他們那裏學得武功，那就要靠妳們自己的本領了，今天，我會找機會傳授妳們房中術的秘訣。」

秋花雙婢很用心的聽着，儘管心中有着千百委屈，但表面却不得不裝出一副溫馴神情。

三宮主滿意的微微一笑，道：「現在，妳們要全神凝注，看神、鬼雙刀合璧。」

這時，神、鬼雙刀本來並排指向羅蘭的刀勢，也開始緩緩移動，神刀上指，鬼刀下移，成了上下交錯的形勢。

羅蘭的長劍，仍然是平胸而舉，不過劍尖顫動，似是防守着四面八方的來襲。

一種冷肅的殺機瀰漫全廳，兇厲的氣勢，給人一種山雨欲來的感覺。

神、鬼雙刀的衣服也緩緩開始膨脹，似乎有一種强大的氣體，在兩人的身上擴散開來，絲質的灰衫，脹大數倍，兩個瘦瘦小小的人影，裹在膨脹的大衣服中，直似要飄飛而起，看上去十分怪異。

但雪、霜二女却看得大爲躭心，低聲道：「張姨，神、鬼雙刀的內功如此的深厚精湛，娘以一敵二，只怕難以接下，我們可否替娘分擔一人?」

「我不知道一擊之下，會有些什麼結果，」張四姑道：「但妳娘說過不許插手，必有道理，妳們出手，會不會妨礙到她?」

「張姨說得對，」吟雪道：「我們全力戒備，俟機出手。」

但聞一聲「殺!」兩道爆閃而起的白光，射向羅蘭。

原本是兩柄窄刀，但那閃起的刀芒，却拖出了刀身一倍以上的光芒，看上去就有些兇霸驚人了。

羅蘭突然像陀螺一般原地疾轉，利那間，人劍溶成一體，有如一根白色的光柱，在疾快的轉動。

這些事情，都發生在一瞬之間，連第二個念頭還未來得及轉動，刀、劍已然觸接。

兩道白光撞在了轉動如輪的光柱上，爆閃出一連串的火星和金鐵交鳴之聲。

就是那麼一陣觸接之後，一切都突然靜止下來。

光影斂收，景物重現。

只見羅蘭以劍拄地，臉色蒼白，汗水由粉頰上淋漓而下。

似是那一陣刀劍交接，用盡了她全身氣力。

神、鬼雙刀更是跌在地上，雙手捏訣，正在運氣調息。

看上去，神、鬼雙刀似是受創較重，但張四姑却瞧出了兩人的面色，似是比羅蘭好些。

看過了場中形勢，三宮主緩緩向前走了兩步。

但她一動，吟雪、吟霜已快如閃電般，搶在了羅蘭身前，左手斜出食指，右手向上揚起。

三宮主是大行家，一眼瞧出，二女已練成了天狐指，別瞧那一根纖纖如玉的手指，却含蘊了一股傷穴取命的强大力道，微揚的右手中，也可能握住了一枚江湖上最霸道的暗器「天狐針」，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忖道：「兩個小狐女年紀雖不大，似乎已得了天

狐眞傳，能不能接下她們的一擊，還眞難預料。」

心中念轉，口中却笑道：「幹什麼呀?我只是走近些瞧瞧神、鬼二老的傷勢。」

「他們死不了。」吟霜冷冷的說道：「但妳再往前走兩步，那就很難說了，他們內功再好，現在這個情形下，也無法躲開天狐針。」

「說得有理，」三宮主道：「不過，令堂的傷勢也不輕，雙方都需要一段時間調息，今日之戰，算是不分勝負，明天，我們再約地決一死戰怎麼樣?」

「好啊，」張四姑接道：「明天什麼時刻?在什麼地方?」

「明天午時之前，我會派人通知，」三宮主道：「既是明刀明槍的對壘，應該找個寬廣的地方。」

「好，我們恭候通知，吟雪、吟霜，」張四姑道：「扶住妳娘，走!」

張四姑擋在門口全神戒備，以防追襲，直待二女遠去，才轉身離開。

三宮主忽然雙手疾出，分向神、鬼二老的背上拍去。

但見寒芒一閃，神、鬼二老袖中刀芒疾現，指向了三宮主的咽喉要害。

「幹嗎呀?」三宮主冷冷說道：「我只是要助兩位一臂之力，早些療好傷勢。」

「我們也只是想証明一下，我們還有餘力保護自己，」鬼刀微笑道：「人老成精，疑心也重，江湖上的陰謀暗算看多了，難免會有些心神緊張。」

「是啊，」神老接道：「三宮主多多擔待，妳這麼一聲不響的揚起雙手，也難怪鬼兄緊張。」

「你還不是一樣，」三宮主道：「刀尖子指着我的咽喉?」

「沒有法子，幾十年的老習慣，就算想改，」神老道：「一下子也改不過來呀!」

「自古以來，神坐大殿，鬼隱荒郊，」鬼老笑道：「我說三宮主呀!神法總比鬼法高!」

「這我就不懂了，」三宮主道：「兩位能說能笑，分明受創不重，但我看羅蘭似是已氣力耗盡，兩位何不趁機出手，取她性命，却留下了禍根。」

「兩個小狐女似已得天狐眞傳，張四姑也非等閑人物，」神老收回袖中刀，接道：「何况，那一刻辰光，我們也暫失去了攻擊能力。」

「對!那片刻工夫之內，就算我們勉强出刀，也沒有傷人的威力，」鬼老道：「妳躲在我們身後，我們看不見妳的表情，甚至不知妳是否還在廳中，如若我們知道有人能接下張四姑和兩個小狐女的攻勢，我們在略作調息之後，絕對有殺死羅蘭的機會。」

三宮主道：「這說來說去，又怪到我的頭上來了。但你們已和她結下了生死之仇，這個後果，我就是想分擔，也分擔不來了。」

「放心，放心，」神老笑道：「能把劍道練到她那種程度的人，不會記恨私仇，只有公敵，倒是妳三宮主要當心一些，在她堂堂正正的劍法之下，陰謀暗算，只怕很難得手。」

三宮主暗暗一咬牙，把一股怨忿吞了下去，笑道：「我已約訂她們明日決戰，屆時，兩位還敢和羅蘭動手麼?」

「少用激將法，老夫不吃這個，」神老道：「不過，今天已試了她的深淺，再有機會一戰，定可取她性命。」

「我們身藏五把刀，」鬼老道：「今日只用出一把而已!」

「好!那就仍由兩位對付羅蘭，」三宮主道：「菊花，桂花，扶兩位老人家到迎賓閣中休息，好好招待，不能拒絕兩位老人家任何要求。」

「我們……」

打斷了桂花的話，三宮主冷冷接道：「沒有你們我們，由此刻起，妳們就是兩位老人家的侍婢，妳們有的，包括妳們的身體在內，都可由兩位老人家盡情享受，不得有任何違誤，我說的夠明白了吧?」

「是!弟子們完全明白了，」桂花道：「我們會遵命行事。」

「很好，只要兩位老人家生活得快樂，我會重賞妳們。」

「多謝三師父。」秋花雙婢齊齊躬身行禮。

「兩位老人家，請好好的養息、享受，」三宮主道：「我還要去約請幾位助拳的朋友，晚上再去看你們，失陪了。」

轉身一躍，人踪頓失。

看看秋花雙婢，十分年輕貌美，神老忍不住捋鬚笑道：「兩位姑娘，別聽妳們三師父的，這種事，要兩相情願才好，拏權勢壓下來，還有什麼味道?」

「不!婢子們敬佩二位的刀法，早已心甘情願，侍候枕蓆，照顧兩位的生活起居。」秋花雙婢齊齊流轉眼波，嬌聲回答。

「這一點，兩位可要想清楚啊!我們已近百歲，兩位才十八姑娘一朵花，」鬼老道：「此後的日子，還長得很哪。」

「兩位老人家的意思是說，有了我們之後，就不再找別的女人了?」桂花望了二老一眼，接道：「一個侍婢身份的人，可不敢有這等奢望。」

神老哈哈一笑，道：「兩位姑娘如果眞心侍候我們，我們絕不會叫兩位失望，我們無兒無女，也沒有收過弟子，此後，咱們是夫妻情侶，也是師父弟子，鬼兄啊!過去都是我老神佔先，這次讓你先選。」

「桂花、菊花各極其美，老實說，先後之序，眞還無法分排，我看，咱們外甥打燈籠，照舊(舅)吧!還是由你先挑一個。」

桂花心中暗暗罵道:「兩個老色鬼，把我們當貨品挑啊！如此推來讓去，只此一件事，就死有餘辜。」

心中有無限不滿，臉上却堆起笑容，道:「說得是啊！兩位各有神韻，我和菊花姐姐也不知道如何分配呢！咱們乾脆來個瞎子摸象，各憑運氣吧！」

「好玩，好玩，怎麼一個摸法呢？」鬼老道:「能不能一個人摸中兩個，讓另一個人打空手，那才是眞正的要命刺激。」

「那不行，如是激怒了打空的人，」桂花道:「把怨恨放在我們身上，抽刀一擊，豈不是要了我們的命麼？」

「說得也是啊！有道是慾火焚身，打空的人，眞有一天熬不住，說不定眞會殺人，」神老道:「桂花，說說看，妳的瞎子摸象，是怎麼一個玩法？」

「走！到迎賓閣去，我再告訴你們，保証是好玩得很！」桂花伸手去扶神老。

却不料神、鬼二老突然一躍而起，道:「我們可以自己走！」

兩人內功精湛、深厚，這片刻調息，已可行動如常。

* * *

江楓靜靜的躺在床上，雙目緊閉，臉色蒼白，眉宇間隱隱泛升起一片黑氣。

精深的內功，似也無法壓制得住身中的奇毒，江楓是眞的受了重傷。

他似已神智暈迷，連話也不會說了。

梅花坐在床邊發呆，美目中淚水滾落，但却沒有發出任何聲息。

無聲之泣，是最傷心的眼淚。

七寶和尚站在床邊，不停的搓着雙手。

這位閱歷豐富，歷經過千難萬險的大和尚，似也智窮力竭，無法救治這種毒傷。

但大和尚仍然作了嚴密的防守佈署，胡萍、段九、郭天同、胡元守在門外，鄧飛和天馬堂的人，也佈守在四週，歐陽昭和神丐錢缺，也帶着一批人守在洛陽居外，大和尚只要一聲暗語招呼，立刻可以衝殺進來接應。

原本是三股勢力合成一體的洛陽居，此刻已呈現了明顯的分裂，以洛陽樓青鳳爲主的一股勢力，似仍保持着中立之外，內宮和天馬堂中人，已然成爲互相敵對的局面，不但互相戒備，而已呈劍拔弩張，就差拔刀子拚殺了。

吟雪、吟霜扶着羅蘭回到房中調息，張四姑却轉到了江楓的病榻前面。

梅花像見到了救星一般，低聲道:「張姨，他回來之後，就沒有清醒過？」

張四姑點點頭，道:「奪魂神針本就是天下至毒的暗器，他一下子中了兩枚，也眞夠他受的了。」

「張姑娘，」大和尚沒有流淚，但那股焦慮悲苦的神色，看上去，比哭還要叫人難過，他黯然歎息一聲，道:「江老弟還有沒有救？」

「你說呢？」張四姑道:「你修練的佛門正宗心法，能爲他盡點甚麼心力？」

七寶和尚被問得呆了一呆，道:「和尚可以爲他死，佛家薪火相傳之術，和尚可以把一身功力轉嫁於他。」

「那倒不用了，」張四姑道:「他內功已相當深厚，現在最重要是解去他身中之毒。」

「這個，和尚就不知道該如何下手了，唉！眞是老虎吃刺猬，找不到下口的地方。」

他一向沉着、機智、冷眼旁觀事物變化，常能語含禪理，一語道破人心中疑慮！但此刻，他却如熱鍋上的螞蟻，不停走動着，沒有片刻安靜。

當眞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

「大和尚，你如此的焦慮不安，難道眞的只是擔心江楓的生死麼？」張四姑道:「梅花傷心千回，雪、霜二女也是肝腸寸斷，但她們是兩心相許、終身相依的情侶，你和尚爲甚麼如此焦慮呢？就是兄弟情義，手足相連，也不該這麼一個焦慮呀！」

「張姑娘，」大和尚道:「和尚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早應該擺脫了人間的悲苦、愛慾，但江楓的情況不同。」

「有甚麼不同呢？他死了，只不過人間少了一個風流種子，陰間多一個年輕的鬼魂，」張四姑道:「大和尚，以江楓的種種作爲，你總不會寄望他眞能到西天極樂靜土吧？」

「張姑娘和我談禪了，」七寶和尚一整臉色，道:「我佛渡世，希望人間萬善並臻，只可惜，道長一尺，魔高一丈，致人間鬼魅橫行！江湖上尤其如是，江楓是鬼中之鬼，魔中之魔，但他心中却常有一點靈火之光，那就是江湖上的希望所寄，如若這一點靈光滅去，百年之內，武林道上，將沉沒於黑暗之中，影響所及，那就傷害到萬民蒼生了，江湖人無法無天，率性而行，予取予求，天下萬民，只有任其宰割了，張姑娘，道統中斷，靈火熄去，想想看，要何年何月，才會再出一個江楓，就算江山代有才人出，又往那裏去找無相大師、天狐夫人、金丹書生這樣三位良師呢？張姑娘心中明白，天狐夫人和金丹書生都是由邪歸正，心中早知邪惡的可畏，身中暗算後，更是洞悟天機，才和無相大師合力培養出江楓這個人邪心正的高手，和羣魔週旋。在千百次的失敗之後，羣魔也學會了一技不可恃的經驗，他們也集聚了天下魔功大成，合而爲一，他們也許只想滅絕各大門派，以雪千年屢遭敗亡之恥，却不知流毒所及，戕害了千萬無辜蒼生。」

「大和尚，失敬了！」張四姑深

一揖，道:「你才是胸懷大我，可佩可敬！」

七寶和尚接道:「張姑娘，如是無法救活江楓，也要他清醒一會。」

「爲甚麼？」張四姑奇道:「他清醒一刻，對大局又有何幫助？」

「我相信三位老人家必有後備的計劃，」七寶和尚道:「這個計劃，也可能只有江楓知道，讓他清醒一刻說出來。」

「就算確有其事，但也要二十年以後才能再訓練出一個江楓，派上用場。」張四姑道:「大和尚，就算來得及呢，那時候，可能已沒有九大門派，也沒有武林門戶之分了。」

「不錯。」七寶和尚點點頭，道:「但有點總比沒有的好，我們傳出薪火，只求盡心，能有多大作用，那就不知道了。」

「和尚伯伯，不要灰心，魔道中人，敗亡數十百次，但魔火不熄，造成今天大劫，江大哥是武林希望所寄，我保証他一定不會死。」

轉頭看去，吟雪、吟霜並肩而立，站在病榻不遠處。

「二丫頭，妳好大的口氣！」張四姑說:「妳敢保証他不會死？」

「張姨！別再嚇和尚伯伯了，也再別害梅花姐姐傷心。」吟雪接道:「再說，時間越久，中毒越深，不是害江大哥多受罪麼？」

張四姑查看了一下江楓的傷勢情形，道:「要兩個時辰後才能動手救他。」

「這倒是從未聽過的事，」七寶和尚道:「救傷治病，越早越好，爲甚麼要拖延時間，讓毒性深入，才去動手？」

「對一般的傷者，確是如此，但江楓不同，他功力深厚，重傷之後，把一股眞氣集中護住了心脈，功力未失，」張四姑道:「但神智已然不清，我這顆大還丹，藥力又極強猛，一下子使他甦醒過來，他可能突然出手反擊，我們要如何對付？」

「那容易呀！」梅花道:「我們先點住他的穴道。」

「妳太低估妳的江哥哥了，」張四姑道:「三位老人家費盡心血培養他，使他具有和天下魔道高手週旋的能力，他有多高的武功，不但我們不能測度，連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這小子又很會裝作，和人動手時，只求勉强勝人一招，好像他已盡出全力，不讓人家估透他，但在神智不清時，出手一擊，必是全力施爲，那就不知道是甚麼怪招了，我們只怕誰也承受不住，萬一把妳們打死一個，那就痲煩大了。」

吟霜再伸伸舌頭道:「張姨，他眞有那麼厲害麼？」

「不錯，」張四姑道:「算上大和尚，我們這些人，沒有一個能接下他全力一擊，人魅方妙，就是個例子，他在中了奪魂毒針之後，一掌震碎了方妙的五臟六腑，其實，看方妙倒下去的情形，有如一灘爛泥，我看她的經脈，可能被他一掌震斷了。」張四姑吁一口氣，接道:「你們要明白，那時候，方妙緊緊的抱住了你們的江大哥，兩個身子貼在一處，那一掌的力道，十成只能發出四成威力，但方妙全身經脈內腑，都被震斷震碎了。」

想一想，各人都心生寒意，果然是誰也承受不住江楓的全力一擊。

「唉！張姑娘，大和尚甘拜下風了，我去門外守着，你們好好的替他療傷吧！」轉身急步而去。

張四姑吁一口氣，道:「他總算明白了，現在，咱們動手吧！」

「張姨！我不懂了，爲甚麼和尚伯伯在這裏就不能動手療傷呢？」吟霜一臉不解的問。

張四姑道:「脫光你江大哥身上的衣服，大和尚站在這裏，妳敢不敢？」

吟霜一伸舌頭，道:「原來如此。」

張四姑道:「當然，剛才張姨說的話也是眞的，他內功太深厚，本能反應很快，我們也要小心一些，二丫頭的話最多，就罰妳替他脫衣服！」

「脫就脫吧，這一次我倒要仔細的瞧瞧，看他身上有甚麼疤痕。」

梅花低聲道:「吟霜妹子，我幫妳。」

吟霜笑道:「好啊，姐姐，最好妳也來，三個人動作快一些。」

三個人一齊動手，這就分出高下了，看上去，吟雪、吟霜手脚很快，效果却不見很好，梅花慢條斯理，却是手法純熟，手到處扣開、帶解。

很快便扒光了江楓的衣服。

看到江楓前胸處已泛出黑氣，三女也沒有心情說笑了。

「把他翻過來！」張四姑低聲吩咐。

翻過江楓的身子，只見後腰處兩塊腫起的肌膚，已變成了紫黑之色。

「張姨，瞧不到針在那裏呀！」吟雪道:「要不要先把毒針起出來？」

「要！兩根毒針插在肌膚中，」張四姑道:「任何的靈藥仙丹，也沒有辦法治好他的傷勢。」

「怎麼取出來呢？瞧不到啊……」吟霜問。

「去取一瓶烈酒來。」張四姑從身上取出一把小刀子。

吟霜拏到酒，張四姑隨手取過木桌上一隻茶杯，燃起杯中烈酒，立刻閃起了一片藍色的火焰。

小刀用火酒洗過，張四姑立刻動手，切開了紫腫傷處，左手用力壓下，黑色的血液標射而出，直到黑血流盡，張四姑才取出一個銀製的夾子，再用火酒洗過，夾子挾出了一枚一寸多長的鋼針。

如法炮製，也取出了另一枚的毒針。

吟雪恨恨的看了兩枚毒針一眼，道：「我去把兩枚毒針敲碎，投入爐火，要它化成碎屑。」

「不要動！」張四姑大聲喝道：「針上劇毒，不能沾手，再說，水可覆舟，亦能載舟，這兩枚毒針是用千年寒鐵磨製，銳利可洞鐵穿石，能破護身罡氣，霸道得很，何不留下來？」

「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吟霜笑道：「要他們也嚐嚐寒鐵毒針的厲害！」

張四姑歎息一聲，道：「看來，我們都不是能登極樂的人，如此毒物，竟然不忍把它毀去。」

「張姨，」吟霜道：「江大哥下了地獄，我們是夫唱婦隨，妳一個人去了極樂，那多寂寞呀！」

張四姑查看江楓兩處傷口一眼，笑道：「說的也是啊！我替你們設計一個發射的針筒，以銀絲連起，讓它能發能收。」

「太好了！」二女突然抱住了張四姑，分別在張四姑雙頰上親了一下，接道：「有這樣一枚寒鐵毒針，能透金石，無疑是送我們每人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刃，張姨眞是我們的好師父啊！」

二女抱着張四姑撒嬌，眼中的淚水却已奪眶而出。

眞情流露，無限孺慕。

張四姑抱緊二女，眼睛中也有些濕潤，心中的感受更是複雜萬分，雪、霜二女，嬌媚如花，拜入門下承歡膝前，二女聰慧絕倫，善解人意，給了她不少的歡笑安慰，但想到了和江楓一段情緣，很可能爲二女拔出慧劍……江湖上重見光明之日，也將是她避情遠走之時。

她心中很明白，斷絕和江楓這縷情絲，必然是無比的痛苦，能否耐得住那份思念，實無把握，也許會逼到她自刎斷情，一死了之……大和尚評論江楓是鬼中之鬼，魔中之魔，人邪心正，當眞是一針見血的高論。

轉頭看去，只見梅花手執一團沾過火酒的棉花，全神貫注，很細心的抹拭着江楓傷口處的血漬。

血色鮮紅，似是已擠清了毒血。

輕輕推開二女，收好毒針，張四姑低聲說道：「移開木案，拏走室中的刀劍利器，我要讓他服用藥物了。」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顆蠟封的藥丸，接道：「這就是名聞天下的大還丹，據說世上只有三顆，另兩顆下落不明，一顆在此。」手指用力捏碎了蠟封。

一股藥香撲鼻而至。

吟雪、吟霜移開了木案，取走了室中的兵刃利器。

梅花却低聲說道：「要不要替他包紮傷口，穿上衣服？」

「不用了，」張四姑笑道：「也許藥力還會逼出他身上殘留的毒血，讓他光着身子，可能會使他早些清醒，妳們都退出去吧！」

「我留在這裏陪妳，」梅花道：「有事弟子服其勞，張姨如若信得過我，就讓我餵他服藥吧。」

張四姑左手揑開了江楓的牙關，右手投入大還丹，一把抓住了梅花，轉身而去，却見雪、霜二女，仍在榻邊站着，不禁怒道：「快走！」

四個人跑到室外廳中，張四姑順手帶上了房門。

羅蘭正好由外面步入廳中，道：「江楓怎麼樣了？」

「娘！不要進卧室去！」吟雪攔住了娘親，靦覥一笑道：「江大哥剛服過藥，讓他休息一下。」

「羅蘭，妳的內功，似是又精進不少。」張四姑道：「看妳力接神鬼雙刀後的慘白臉色，似是已氣力耗盡，但經這一陣調息，又似已完全復元了。」

「兩個老色鬼果然厲害！」羅蘭吁一口氣道：「那雙刀合璧一擊，有着重如泰山壓頂的感覺，我凝聚的眞氣，也被那一擊給震散了，如果他們再攻一刀，我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目光轉注到吟雪的臉上，冷冷接道：「大丫頭，看妳笑得那麼蹊蹺，老娘偏不受騙，我非要進去看看不可。」

吟霜一把抓住娘親，道：「娘，不能看啊！姐姐那麼老實的人，爲甚麼不相信她？」

「對，妳姐姐老實，可是，二丫頭，妳可是刁蠻得很！」羅蘭眨動了一下大眼睛，接道：「妳這麼一插手，娘更是非看不可了。」

「娘，眞的不能看啊！因爲，江大哥……」江大哥了半天，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江大哥光着屁股，吟雪實在無法在娘面前說得出口來。

「江大哥怎麼了？大丫頭說出來呀！」羅蘭神情間流露出無比的關切。

「羅蘭，他已經醒過來了，」張四姑道：「現在，他正在運功調息，受不得驚擾，所以，我們都退到了廳中。」

「噢！這有甚麼不能說的！這兩個丫頭，竟然吞吞吐吐的說不清楚！」

但聞蓬然一聲大震，樑柱上積塵飄落，似是一柄巨杵大錘，敲打在一面牆壁上，震得大廳晃動。

「江大哥！」吟霜尖叫一聲，推門飛躍入室。

但她仍未忘記掩上雙門。

但已經夠了，以羅蘭耳目的靈敏，已然看到江楓站在木榻上，似是寸縷未着。

天狐技藝，保住了羅蘭的青春美麗，但她仍已是中年婦人，這方面的閱歷，自非雪、霜二女能及，看見裝作沒看見，若無其事般，站在門口不動。

吟霜撲入房中，江楓似已清醒過來，急急卧倒在床，拉過棉被，蓋在身上。

但兩處傷口，碰在了床上，鮮血泉湧而出，人也痛得一咧嘴巴。

（未完・卅一）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谷飛雲與馮小珍夜探少林寺，憑着暗號，沿途通行無阻，才知道有不少僧人已被張少軒收買，尤幸擒獲兩名奸細，經過逼供，証實歸二先生確已投在通天教門下，甚至其師兄雙環無敵秦大鈞的兒子秦劍秋亦已加入，不過根據兩名奸細的口供，還不能証實方丈被劫持到秦家堡，於是谷飛雲四兄妹、至遠大師率師弟及八名弟子，兵分兩路，先後往秦家堡求証……

至光還了一禮道：「貧僧不敢。」

至遠大師雙目一轉，合十道：「少堡主，怎麼不見秦老施主呢？」

秦劍秋欠身道：「不瞞大師說，家父自從雙足不良於行，就不肯接見賓客，還望大師多多見諒。」

至遠大師不覺心中一動，暗道：「張少軒也是他老子稱病之後，才出面當家，主持西山別墅的，如今秦劍秋也稱他父親不良於行，把持了秦家堡，兩人幾乎如出一轍，何其如此巧合，莫非這兩個孽子在他們父親身上做了手脚不成，眞要如此，眞是禽獸不如了。」

心中想着，臉色也不覺漸漸沉了下來，口中哼了一聲。

秦劍秋拱拱手道：「大師遠蒞，必有見教，不知可否明示？」

至遠大師目光一注，問道：「老衲正有一事想請教秦少堡主。」

秦劍秋忙道：「大師有甚麼話，但請明說。」

至遠大師道：「秦老施主領袖武當俗家，不知門下有幾位高足？」

秦劍秋道：「家父門下共有九位師兄弟，連同在下，正好十人。」

至遠大師問道：「可有一個叫劉子明的人？」

秦劍秋一怔，問道：「大師究有何事，務請明白見告。」

至遠大師道：「少堡主先回答了老衲所問，老衲自會奉告。」

秦劍秋點頭道：「劉子明乃是在下七師兄，不知……」

至遠大師不待他說下去，又道：「那麼呂子春呢？可是秦老施主門下？」

秦劍秋雙眉微蹙，說道：「呂師兄乃是歸二叔門下，大師問起他們二人，必有緣故，不知大師可否賜告？」

至遠大師凝重的道：「他們於三日前夜晚，潛入敝寺被擒，老衲問了他們姓名來歷，就不肯多說……」

他故意拖長語氣，不往下說。

秦劍秋急急說道：「他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來，大師後來如何處置的呢？」

至遠大師合掌當胸，徐徐說道：「敝寺和武當派，一直誼如一家，他們二人不知受何人支使，既然堅不吐實，敝寺也不好處置，老衲想到秦老施主是貴派俗家領袖，和老衲也是多年舊識，因此把二人帶來，原想請秦老施主問問他們，總比直接交給貴派要好得多，但秦老施主既然久已不問外事，老衲明日只好上武當山去，交貴派處理了。」

秦劍秋慌忙拱手道：「承蒙大師見告，在下無任感激，但劉子明是家父門下，呂子春是歸二叔門下，都是敝派俗家弟子，即使大師送上山去，敝派也仍會發交家父和歸二叔嚴加偵訊的，家父雖已不問俗務已久，但他門下弟子出了這樣大的漏子，自然也非

問不可，因此在下之意，大師如能信得過在下，就把他們二人交與在下，在下自當稟明家父和歸二叔，問清楚了，自會給大師一個交代，庶可不傷兩家和氣，不知大師意下如何？」

至遠大師領首道：「少堡主說的也是實情，少林、武當誼如一家，如果老衲把他們送上山去，未免小題大做，老衲此來，原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秦少堡主既肯負責，老衲實是求之不得之事。」

說到這裡，回頭朝至光道：「師弟，你去把呂子春、劉子明二人領進來。」

至光站起身，合十道：「小弟領命。」

舉步走出大廳，朝肅立在階前的十名灰衣和尚打了個手勢。

立即有爲首的一名灰衣和尚朝他身後兩人身上各自拍了一掌，喝道：「還不上去？」

那兩名灰衣和尚依言朝階上走來，由至光領着走入大廳。

至遠大師道：「秦少堡主，老衲把他們交給你了。」

那兩個灰衣和尚迅速從頭上摘下斗笠，同時也脫下了身上灰衲，齊聲叫道：「秦師弟。」

原來這兩人正是呂子春和劉子明，爲了掩人耳目，所以才要他們頭戴斗笠，身穿灰衲扮作和尚模樣。

秦劍秋眼看兩人狼狽樣子，微微攢了下眉，說道：「你們快進去休息。」

呂子春、劉子明如遇大赦，口中答應一聲，急急往屏後奔入。

秦劍秋朝至遠、至光二人拱手作了個長揖，一臉誠懇的道：「多蒙兩位大師慈悲，釋放二個敝師兄，在下謹代表家父和歸二叔向二位大師敬致謝忱。」

至遠大師微哂道：「少林、武當，千百年來誼如一家，少堡主要他們記着，好自爲之。」

說到這裡，合十一禮道：「老衲告辭。」

秦劍秋看看天色，已經快近傍晚，不覺說道：「此刻天色已晚，二位大師不嫌待慢，就請在敝堡下榻，不知二位大師意下如何？」

至遠大師合十道：「秦少堡主不用客氣，一切心領，老衲等人還得連夜動身趕回寺去。」

說完，當先舉步朝廳外行去，至光緊跟着身後走出，八名灰衣和尚則跟在至光身後而行，魚貫走出。

秦劍秋只好一路跟了出去。

一直走到吊橋，至遠大師才回過身來，雙手合十，說道：「秦少堡主請留步了，並請代向秦老施主致意，老衲告辭。」

說完，再合十一禮，就率同至光一路行去。

秦劍秋目送至遠大師一行遠去，心中却感到十分複雜，劍眉微揚，轉身回入堡中，一面朝一名莊丁吩咐道：「你去叫劉師兄、呂師兄到書房裡來。」

那莊丁答應一聲，迅快往外就走。

秦劍秋獨自步入書房，在一把紫檀太師椅上坐下，莊丁很快的送上一盞茶來。

秦劍秋端在手中，輕輕喝了一口，一面回頭道：「你出去。」

那莊丁應聲「是」，立即退了出去，隨手掩了門戶。

過不一會，門口響起莊丁的聲音：「啓稟少堡主，呂少爺、劉少爺來了。」

！秦劍秋道：「叫他們進來。」

書房門開處，劉子明和呂子春兩人相偕走入。

秦劍秋站起身道：「二位師兄請坐。」

他親自過去門上了房門，回過身，凝重的道：「事情怎麼會這樣的？」

呂子春道：「我們也不知道，一進去就遭到圍攻，就這樣被擒住了。」

秦劍秋問道：「你們說了些甚麼？」

劉子明道：「我們甚麼也沒說。」

「唉！」秦劍秋輕輕歎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我們這樣做法，不知道是對是錯？」

呂子春、劉子明不知他說些甚麼，也就不便開口。

秦劍秋接着又道：「你們既然回來，應該速向大公子去報告才是。」

剛說到這裡，只聽門上起了彈指之聲，秦劍秋走過去開啓房門，走進來的是大師兄周子厚。

秦劍秋剛叫了聲：「大師兄。」

周子厚就搖手制止，壓低聲音道：「少林和尚似未離去，剛才有人發現鎮口有人徘徊。」

秦劍秋聽得一怔，急忙回頭道：「呂師兄、劉師兄暫時還是留下來的好，不用去歸家村了。」

* * *

夜色漸濃，這時初更剛過，秦家堡外，隔着一道溪流，突然飛起一條小巧的人影，凌空越過護莊河，一下飛上右側高牆，一閃而沒，簡直快得有如宿鳥投林，好俊的輕功，好快的身法！

就在小巧人影忽然一閃而沒，緊接着就有兩道人影劃空追撲而至，一下落到剛才小巧人影閃沒之處。

其中一人道：「這人明明落到這裡，怎麼不見了？」

另一個道：「咱們搜！」

左手一揮，兩人倏地轉身分向左右撲去。

從他們追蹤掠來，到分頭撲去，前後也不過兩句話的工夫，身法之快，身手之俐落，足見武功相當高明！

就在秦家堡右側飛起小巧人影的同時，秦家堡前進，也有一道人影越過圍牆，掠上屋簷。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沉喝一聲：「下去。」一道掌風朝來人迎面襲到。

「哼！」掠上來的那人口中哼了一聲，右手翻起朝前硬接。

要知他堪堪掠上屋簷，立足未穩，人家可是隱伏簷後，以逸待勞，主客形勢有異，不用說自是掠上來的人吃虧了。

那知兩道掌風甫接，但聽砰然一聲輕響，隱伏簷後的那人忽然像是被人推了一把，再也站立不穩，連退了數步，也踏碎了十數塊屋瓦才算站住。

他，正是秦家堡老堡主雙環無敵門下首徒周子厚。一掌交接，他怎麼也想不到來人身手竟有這般高法，一時不禁微微一怔，目注對方，喝道：「閣下有膽夜闖秦家堡，怎麼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原來剛才和他對了一掌的，竟然是個矮胖蒙面人。

就在他話聲未落，從秦家堡南首，相繼飛起三四道人影，越過環堡小河，撲上圍牆。

秦家堡內也立即有幾條人影迎着截住，雙方不發一言，就動上了手。

周子厚是秦家堡掌門大弟子，他眼看今晚强敵壓境，來人身手之高，幾乎無一不是高手，心中一動，就有了譜兒，暗道：「這些人莫非會是少林寺的人？他們白天藉送還二位師弟爲名，覷伺堡中虛實，今晚再次入堡，那是認爲他們方丈被困在這裡了！」

對面矮胖蒙面人低沉的喝道：「秦家堡闖不得嗎？」

呼的一掌直劈過來。

周子厚喝了聲：「來得好！」

右掌劃着弧形，朝前推出。

這一記他因對方第一掌上掌力極强，因此出手就使了九成功力，但等到雙方掌勢交接，居然平分秋色，各不相讓。

矮胖蒙面人右掌未收，左手突然化拳，再次直搗過來。

周子厚試出對方功力幾乎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心頭爲之一寬(方才對方上屋之際，感覺上，對方功力似乎高過自己甚多)，口中嘿了一聲，左手一圈，緊接着朝前推出。

雙方這回同時以快打快，互相搶攻，瞬息之間，就打了十幾個照面。

周子厚是雙環無敵秦大鈞的首徒，從師三十幾年，對武當派武功已有七八成火候，尤其乃師獨門功夫雙環手，更練得十分純熟。他平日爲人穩健，這回連番搶攻，把師門最得意的「雙環手」絕藝接二連三的施展出來，但對方僅以散手應敵，從頭到尾沒見他使出成套的拳掌來，因此連對方究竟是何來歷也看不出來。

不，對方雖在和自己連番搶攻，對自己凌厲攻勢都從容消解，似是毫不費力，可是攻出來的拳掌，却又正好和自己功力相彷彿，有時掌勢來得稍重，等自己出手封架之時，好像又忽然減輕了許多！

周子厚有此發現，心中不禁暗暗奇怪，接着暗中留心，連試了幾次，果然如此，對方功力明明高過自己甚多，却偏要裝出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這到底爲了甚麼？

「纏鬥？他爲甚麼要纏住自己呢？」

再看南首屋面上，闖入堡來的共是四個蒙面人，分別由四個師弟截着動手，雙方正在激戰之中，但情形也和自己差不多，只是互相攻拒，分不出甚麼勝負來。

* * *

再說從右側飛入秦家堡的那條小巧人影，其實就是珠兒，她仗着高超的輕功，和嬌小的身軀，人又機警，是以秦家堡雖然到處都有崗哨，她依然如入無人之境，就算她從你身旁閃過，你也只當是眼花而已！

何況這時她已從屋面落到地面，躲躲閃閃的走在迴廊曲折，陰暗之中更加難以發現她了。

她一路憑着記憶走近後進轉角，口中發出地鼠吱吱的叫聲。接着只聽一排花叢間響起一聲「妙嗚」貓叫。

珠兒心頭一喜，急忙縱身跳了過去，壓低聲音叫道：「大哥，你在那裡？」

暗影中有人應聲道：「小妹，快過來，我在這裡。」

這人居然會是劉子明。原來這是醉道人設計的，他要谷飛雲喬裝劉子明，要至遠大師門下徒弟了得喬裝呂子春，混入秦家堡來，目的是在偵查少林方丈究竟被困禁在甚麼地方？

谷飛雲站起的人，等珠兒掠到，迅即蹲了下去，低聲道：「除了秦劍秋的書房，所有地方，我和了得師兄全搜索遍了，沒找到方丈大師的蹤影。」

珠兒道：「這怎麼會呢？哦，二姐說，人可能藏在地下密室裡，你們有沒有找到甚麼地下密室？」

「沒有。」谷飛雲微微搖頭道：「秦家堡好像沒有地下密室，只有廚房裡有一座地窖，是堆放酒罈和雜物之處，並沒有人。」

珠兒偏頭想了想，說道：「大哥，你說只有秦劍秋的書房沒去搜過，說不定方丈大師就被他囚禁在書房裡，我們快走。」

「不，我看不像。」

谷飛雲道：「如果方丈被囚禁在這裡，東無忌、張少軒等人一定也會在這裡，對不？現在，我們搜遍整個秦家堡，竟然不見東無忌、張少軒等人蹤影，所以據我推測，方丈大師不會在這裡的了。」

珠兒道：「不管他書房裡有沒有囚禁着方丈大師，我們總要去看上一看的，大哥，我說得對嗎？」

「妳說得對。」谷飛雲點頭道：「我們走。」

他領着珠兒穿行長廊，來至書房，一路上也曾遇上幾處值崗的人，谷飛雲手上早已握着一把碎石子，隨手彈出，就不動聲色的制住了他們的穴道。

書房中還有燈火，却不見秦劍秋的蹤影，顯然他剛出去。

谷飛雲藝高膽大，當先推門而入，珠兒也緊跟着走入，兩人目光轉動，偌大一座書房可以一目了然，沒有人在。

左首一間，垂着紫紅絨帘，裡面放一張花梨木大圓桌和十把椅子，乃是宴請友好的餐廳。右首另有一道雕花門戶，並未開啓；

珠兒走到門口，回頭叫道：「大哥，裡面好像還有一間房呢！」

谷飛雲還沒來得及說話，她已經推開門戶，走了進去。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臥室，陳設精雅，靠壁處放一張雕花木床，床前一張雕花几上，放一盞白瓷燈罩的油燈，燈光顯得十分柔和。

床上盤膝坐着一個鬚眉花白的老者，生得方臉大耳，皮膚白晰，貌相慈祥之中頗有威儀。

此時聽到房門推啓之聲，不覺緩緩睜開眼來，看到進來的竟是一個從未見過的小女孩，臉上微露詫異之色，問道：「小姑娘，妳是甚麼人？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珠兒也怔得一怔，脚下趦趄，反問道：「你是甚麼人呢？」

「妳問老夫是誰？」老者呵呵一笑道：「妳不知道老夫是誰？」

他話聲未落，忽然看到珠兒身後跟着走入的谷飛雲，就接着問道：「子明，這小姑娘是甚麼人？」

谷飛雲並不認識這老者是誰，自然也怔得一怔，連忙抱拳道：「她是在下小妹。」

老者雙目之中突然射出兩道懾人的精芒，沉笑一聲道：「你不是劉子明，說，爾等究是何人，到書房來作甚？」

谷飛雲抱拳道：「你老誤會，在下正是劉子明……」

「哈哈！」老者沒待他說下去，就洪笑一聲，接着怒聲道：「你知道老夫是誰？劉子明會連師父都不認識嗎？快說，你究竟是誰？冒充劉子明混進秦家堡來，有何圖謀？」

他這句「劉子明會連他師父都不認識嗎」，聽得谷飛雲驀然一驚，心中暗暗叫了聲「糟糕」，自己怎麼會忘了秦劍秋還有一個父親——雙環無敵秦大鈞？一時之間竟然接不上口去。

秦大鈞雙眉陡豎，喝道：「小輩，你怎不回答老夫？」

珠兒撇撇嘴哼道：「你問我們是誰？怎麼不去問你的兒子？大哥，我們走！」說完，轉身欲走。

秦大鈞怒笑道：「你們走得出去嗎？」

左手揚處，一道掌風突然從左首迴繞而來，一下抄到兩人身後封住去路。

珠兒看他掌風居然會轉彎，但內力似乎並不强，沒有凌厲逼人的勁氣，右手一抬就朝前推出。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秦大鈞劈出的那掌本來無聲無息，但經珠兒掌力一推，頓覺柔韌無比，珠兒身上宛如被人推了一把，震得脚上浮動，身不由己被逼得連退了兩步。

谷飛雲吃了一驚，急急問道：「小妹，妳沒事吧？」

珠兒從沒吃過虧，一張小臉都脹紅了，甩甩頭道：「我沒甚麼。」

身形倏然飛起，口中哼道：「你也接我一招！」

話聲未落，人已飛到秦大鈞頭頂，使了一記「雲裡探爪」，身子還橫浮在上空，伸出手掌朝下拍去。

秦大鈞想不到這女娃兒身手有這般快法，口中沉嘿一聲，右手朝上撩起，喝道：「去吧！」

珠兒手掌堪堪拍下，陡覺一道柔韌的掌風朝上湧來，她剛才吃過這種柔韌掌風，却帶着極强震力，吃過的虧，不敢再和掌風接觸，身子一偏就翩然飛了開去。

秦大鈞目光一注，口中輕咦一聲道：「雲龍三折！」

珠兒避開掌風，身子在空中打了個轉，雙掌疾發，又朝秦大鈞當頭飛襲而至。

谷飛雲看出秦大鈞一直坐着沒有站起來，心想他可能雙足不能動彈，自己此行只是尋找少林方丈被囚禁在那裡，秦大鈞在武當派俗家弟子中是數一數二的人物，犯不着得罪他。心念這一動，就朝珠兒叫道：「小妹，不可得罪秦老堡主，快走吧！」

說完，正待退出。

秦大鈞端坐床上，冷嘿一聲道：「老夫沒有點頭，你們休想出我房門一步。」

右手上揮再次把珠兒逼退。左手一揮立有一道掌風朝門口湧到。

珠兒不敢和他硬接，翩然飛落谷大哥身邊。

谷飛雲還沒舉步跨出，陡覺一道柔韌暗勁橫亙身前，擋住門口，一時也激發了少年豪氣，朗笑道：「那也未必！」

右手化掌朝前推去。掌勢甫出，但感秦大鈞的掌風立起感應，本來只是一股柔韌之氣，這回因有外力干擾，立即化作一道極强震力反震過來，但谷飛雲這一掌使的乃是玄門護身眞氣的「太清眞氣」，原也具有反震之力，對方把眞氣反震過來，自然也會再把掌力反震回去。兩股力道一再往返，就發出一陣波波輕响，谷飛雲只是被逼退了一步。

這下可把秦大鈞看得暗暗驚異，這年輕人練的會是甚麼內功，居然可以和自己發出的「太極玄功」眞氣抗手，一再往來反震！心中想着，大喝一聲：「小輩，你再接老夫一掌！」

右手劃了個弧形朝前推來。

谷飛雲方才轉身欲走，是面向門口揮出的一掌，也就是背向着秦大鈞，現在聽到秦大鈞的喝聲，不覺倏地轉過身去，但他看到秦大鈞依然盤膝坐在床上，雖然面有怒容，却是一臉正氣，不似壞人，本來準備盛氣相向，想到他也許並不知道秦劍秋的所作所爲，心氣不覺平和下來，急忙右手急擧，口中叫道：「秦老堡主且慢！」

秦大鈞一掌甫發，耳中聽到谷飛雲的喊聲，再看眼前此人臉上雖然易容而來，但眼中神光湛然，正而不邪，心中方一猶豫，手掌去勢不由稍緩，同時也感覺到對方年事雖輕，但手掌這一豎立，已把自己掌鋒阻遏住了。唔，他似乎有話要說，這就一抬手收回掌力，沉聲道：「小輩，你有何話說？」

谷飛雲拱拱手道：「在下固是易容而來，但詳細內情，此時實在無法奉告，在下也不想和老堡主動手，增加雙方誤會，務請老堡主原諒。」

秦大鈞成名多年，谷飛雲的口氣焉會聽不出來，心中不由一動，依然沉笑道：「好，你有難言之隱，老夫就不問你來歷如何，既入老夫室內，你只要接得住老夫一掌，就可任你自去。」

谷飛雲道：「如此多謝老堡主，老堡主請出手吧！」

秦大鈞沉喝一聲：「你接着了！」

揮手一圈朝前拍來。他外號雙環無敵，這一掌存心拈拈谷飛雲份量，一掌出手就有一道嘶然風聲，極柔的掌力直湧過來。

谷飛雲不敢怠慢，同時運起功力，右掌直豎迎着劈出。他從小練的是佛門「金剛禪功」，這一掌劈出來的是「金剛掌」，但他又由酒仙南山老人傳他玄門「太清心法」，使出來的雖是「金剛掌」，却揉和了玄門「太清眞氣」。

「金剛掌」是純陽至剛之氣，「太清眞氣」却是先天輕清之氣，因此這一記「金剛掌」含蘊了剛中有柔的佛道兩門神功。

雙方掌勢乍接，發出波的一聲輕响，谷飛雲上身微晃後退了一步。

秦大鈞端坐床上雖然紋風不動，但心頭也感到輕震(那是太清眞氣的反震之力)，暗道：「金剛掌，他果然是少林弟子。」接着揮揮手道：「你們去吧！」

谷飛雲聽得深感意外，急忙低喝一聲：「小妹，快走！」

兩人匆匆退出書房，珠兒輕聲道：「谷大哥，我們找不到方丈大師怎麼辦呢？」

谷飛雲道：「這麼看來他們可能沒有把他囚禁在這裡了。」

珠兒輕聲道：「那麼一定是在歸家村了。」

＊　＊　＊

這時前進的屋面上雙方激戰正殷，秦老堡主門下首徒周子厚和四個師弟截住五個蒙面人，各展所學，拳風掌勁刀光劍影，打得難分難解。

驀地一聲朗笑，從簷下飛起一道頎長人影，這人身穿一襲長衫、手搖摺扇躍上屋面，神態從容，他一雙亮得像星星一般的目光朝四周一瞥，朗聲道：「大家請住手，這五位朋友，夜闖秦家堡，還蒙面而來，不知是那一條道上的，和敝堡究竟有何過節，不妨和秦某直說……」

那知他話還沒有說完，又有一道人影朝他直掠過來，低沉喝道：「有甚麼好說的！」揮手一掌迎面劈了過去。

那青衫人正是秦家堡的少堡主秦劍秋，他話聲未落，就被人家一道掌風迎面劈來，心頭不由一怔，雙肩微側，就讓過掌風，凝目看去，這發掌的竟然又是一個黑布蒙面漢子，他劍眉微剔，喝道：「閣下何人？」

那蒙面人一掌落空，一言不發揮手又是一掌直劈過來。

秦劍秋雙眉陡軒，朗笑一聲道：「秦某禮數已盡，閣下當眞不知好歹！」

左脚倏地朝前跨進，身形微側，正好避開對方劈來的掌勢，右手摺扇輕擧朝對方右腕點去。

他這下避招進招，身法奇快無比，一下就閃到了蒙面人身右，蒙面人反應也不慢，身形隨着右轉，左手化掌朝秦劍秋右肩拍到。

秦劍秋不覺一楞，心想：「此人出手好快！」

摺扇豁的一聲打了開來，隨手揮起朝上迎去，他這一記好像並沒有甚麼招式，但姿勢優美，顯得十分從容瀟洒！

雙方出手均快，掌扇相擊，發出「啪」的一聲，蒙面人只覺自己手掌宛如擊在鐵板上一般，心中也暗暗凜異：「此人一身功力果然不錯，投入邪門外道實在可惜。」

一面嘿然道：「秦少堡主果然不愧是通天教主門下！」口中說着，左掌已閃電推出，左掌未收，右掌又緊接着拍出，倏忽之間，一連拍出了五掌，五道掌力記記如同開山巨斧，勢道勁急，凌厲無匹！

秦劍秋聽他說出自己不愧是通天教主門下，心中就已經明白，朗笑道：「朋友一身功力也不錯呀，不知又是何人門下？」

摺扇連翻幾翻，但聽五聲「啪啪」輕响，接下對方五掌，人却被震得連退五步。

心中暗暗冷笑：「果然是少林僧人，他使的明明是『伏虎掌』，却偏要藏頭露尾。少林僧人中有這般功力的，

至少也是長老級的人了。」

他不好說穿，更不好擊敗對手，傷了兩家和氣，那就只好拳來掌往和對方打成平手。

方才和周子厚動手的矮胖蒙面人，功力分明勝過周子厚甚多，但他只是保持着不勝不敗，志在纏鬥，是因爲谷飛雲、珠兒和了得三人正在到處找尋少林方丈被囚禁之處，能把秦家堡的高手纏住在前面，時間自然越長越好。

秦劍秋已經猜到今晚來人是少林寺的人，既不好勝，也不甘敗，自然也志在纏鬥，對方久戰不下，徒勞無功就會自動退去。

雙方纏鬥的目的雖然不同，但都要把對方纏住，打個不敗不勝，則是相同的了。

谷飛雲、珠兒兩人悄悄退出長廊，就遇上了得。

珠兒打了個手勢，壓低聲音叫道：「小師父。」

了得一閃而至，問道：「谷施主二位去了那裡，把小僧找得急壞了。」

珠兒咭的笑道：「你在找我們，我們去了書房。」

了得急急問道：「情形如何？」

就憑他這句話，他在前進的樓上也沒找到甚麼了。

谷飛雲微微搖頭道：「沒有，小師父呢？」

了得雙手一攤，搖頭道：「前進樓上也一點沒有影子。」

珠兒道：「方丈大師不在這裡，一定在歸家村了，我們快退出去，點燃訊號，好讓他們一起退走，時光還早，還可以趕去歸家村呢！」

了得道：「方丈既然不在這裡，我們確是早些退出去的好。」

就在此時，突然從遠處劃空飛來一道人影，快若流星，一下落到中間屋脊上，接着响起一聲清朗的大笑，喝道：「三師弟，今晚來的這些少林賊禿，一個也不用想回去了！」

人隨聲發，凌空朝秦劍秋飛去。

谷飛雲聽出來人口音正是東無忌，急忙低聲道：「是東無忌，我們快去。」

這時另有五六條人影隨着飛登屋面，紛紛朝幾處正在激戰中的戰圈撲去。

這些人有張少軒夫婦、羊角道人、毒手郎中以及尺鍊雙煞。但這些人剛一登場，牆外也及時飛起七道人影各自迎着一人，截住了動起手來。

寫到這裡，作者先要作個交代，原來少林寺此次行動，除了羅漢堂至遠大師、長老至光率同十八弟子以外，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和長老至中，率領八名弟子也隨後跟來。

今晚由輕功較好、身材較小的珠兒首先進入秦家堡，會合假扮劉子明的谷飛雲，假扮呂子春的了得(羅漢堂大弟子)搜索少林方丈被囚禁之處。

再由至光率領四名羅漢堂弟子分從秦家堡的前進闖入堡中，這是「打草驚蛇」之法，目的在於吸引堡中的攔截，藉以掩護谷飛雲三人的搜索行動。其餘的人隱伏四周，可以隨時機動支援。

至光接戰周子厚，四名弟子接戰周子厚四個師弟，實施纏鬥，後來秦劍秋出現，由至中接住，交戰的人都在拖延時間，好讓谷飛雲三人救出方丈。這是東無忌等人未出現之前的情形。

但東無忌等人自然也早在預估之內，因此東無忌等人一出現，羅漢堂住持至遠大師、戒律院住持至清大師和五名戒律院弟子也及時飛身而上，截住了對方七人。

至遠大師手持長劍一下攔在東無忌前面，沉聲道：「你就是通天教主門下首徒東無忌了？」

東無忌雖感到來人身法快捷沉穩，是個勁敵，但依然神態從容，手搖摺扇，目光犀利地盯着至遠大師微哂道：「看來今晚少林寺倒來了不少人，不錯，在下正是東無忌，大師父諒來不是少林寺普通僧侶，何以用黑布蒙臉？」

至遠大師沉喝道：「東無忌，你妄圖策劃顛覆少林、武當，乃是罪魁禍首，自然不甘心束手就縛，那就和我放手一搏，何用多說？」

東無忌朗如明星的雙目，稜芒飛射，朗笑一聲道：「好，好，大師父只要勝得東某手中摺扇，東某就束手就縛。」

說話之時，摺扇在胸前輕輕搖動兩下，看去從容瀟洒，絲毫不把眼前敵人放在眼裡。

「好狂的口氣！」至遠大師沉哼一聲，手中長劍直豎當胸，喝道：「你可以發招了。」

東無忌大笑一聲：「那你就接着了！」

摺扇倏地一合朝前點來，一點扇影快如流星，逕取至遠大師前胸，閃電之間，三縷勁氣襲取胸前三處穴道，飄忽快速，不可捉摸。

至遠大師沒想到對方出手竟有如此神速，不覺被逼得後退了一步，才嘶然有聲，推出當胸長劍，一道劍光像匹練般劈出。

東無忌點頭道：「達摩劍法樸拙無華，能練到閣下這樣，少說也有四五十年功力了，看來閣下至少也該是少林寺至字輩的長老了。」

他口中說着，右脚向左跨出，身形輕輕一轉，避開至遠大師劍勢，右手豁的一聲打開扇面，就有半輪形的一道白光朝至遠大師攔腰掃來。他手中雖然只是一柄白紙摺扇，但這一招使得有如開山巨斧，勢道沉急，銳不可當。

至遠大師急忙飄身後退，還沒來得及發劍，輕風微颯，東無忌已身如

流雲跟蹤而上，摺扇一收，扇頭指處又有幾縷勁氣相繼襲到。

至遠大師眞沒想到東無忌年紀輕輕，一身武功竟有如此高超，口中沉嘿一聲，左掌疾推而出。

東無忌身形一偏讓開掌風，這下兩人都已錯了開去，他摺扇輕搖，微哂道：「你終於使出『金剛禪掌』來了！」

再說至清大師截住的是張少軒，一時目射稜光，沉喝道：「孽障，你來得正好，還不束手就縛，隨老衲回少林寺聽候發落？」

老和尚看到張少軒忍不住氣往上冲，忘了自己蒙面而來。

張少軒手上也搖着一把摺扇，聞言朗笑一聲道：「原來老師父是少林寺來的，少林寺素稱名門正派，老師父這樣蒙面而來，夜闖民宅，形同盜匪，豈不辱沒了少林名頭？」

至清大師怒喝一聲：「孽障，你敢逞口舌之利，老衲劈了你！」揮掌劈了過去。

張少軒神光暴射，喝道：「至清，你以爲本公子怕了你嗎？」

摺扇揚起迎着至清大師掌勢推來。

這一記是硬打硬接，但聽啪的一聲雙方掌、扇交接，張少軒不覺雙脚浮動後退了一步。

至清大師雖沒後退，但手掌擊上扇面，發現對方在扇面上凝聚的一層陰寒之氣，極爲强烈，幾乎有滲入掌心勞宮穴之感，心頭也暗暗驚慄，對方練的似乎是一種旁門陰功。

張少軒後退一步，大笑道：「堂堂少林寺戒律院住持，原來也不過如此。」

至清大師怒喝一聲：「孽障，你再接老衲一掌試試！」

右手抬處又是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張少軒當然知道少林寺戒律院，執行清規專門對付叛徒，是以住持戒律院的長老，必須身兼少林七十二藝中七種以上降魔絕藝，就是戒律院護法弟子也是百中挑一的高手，再加以訓練，都會三種以上絕藝才能充任。至清大師身爲戒律院住持，當然技不止此。

方才只是想激怒他而已，此時眼看對方再次舉掌劈來，那會再和他硬拚，身形倏然飄開，一個輕旋飛快的轉到至清大師身右，朗聲喝道：「老師父，還是你來接我幾招吧！」

話聲未落，摺扇捲起一片風濤急襲而至，這一片扇影幾乎令人分不清招式，凌厲已極！

至清大師是動了眞怒，口中大喝一聲，不退反進，雙手一振大袖褪到了手肘，右掌接連劈出三掌，左手同時屈指連彈，他右手使的是「金剛禪掌」，左手使的是「彈指神通」，兩種佛門絕學同時施展。

張少軒那肯和你硬接，他摺扇舞起一片風濤，身形也隨着飄忽無定，似右忽左，似前忽後。至清大師打得興起，右掌左指跟着他人影左右前後連擊，但却沒有一掌、一指擊得中他。

另外是戒律院五名弟子分別截住了祝纖纖(名義上是張少軒妻子，實則是五師妹而已)、羊角道人、毒手郎中秦大山、尺鍊雙煞呼延贊、呼延弼。

這五人沒有一個不是高手，但少林寺戒律院的護法弟子也沒有一個是弱手。

他們雖是少林寺的三代弟子，但能夠當上戒律院護法弟子，都是百中挑一的能手，再經三年苦練，每個人必須精通七十二藝中三種以上絕藝才算合格。

而這三種以上絕藝，也都是少林寺最高的武學，因爲他們的任務是執行少林寺清規，試想如果有少林弟子背叛少林寺，投入了旁的門派練成一身武功，你沒有比他更强的武功，如何能執行任務？

因此，戒律院可以說是少林寺最精銳的勁旅了。(平常戒律院是不出山門一步的，江湖上人只知少林寺羅漢堂的僧侶，武功最高，那是因爲羅漢堂負責對外，連絡各大門派，以及參加江湖上的一切活動，等於現代的「公共關係」。當然派出去的人代表少林寺，武功自然要挑最好的。戒律院則是少林寺隱藏的實力，罕爲外人所知罷了。)

對方五人中當然以羊角道人武功最高，祝纖纖是通天教主女徒中的首徒，一支長劍施展開來和三位師兄摺扇也並無多讓。尺鍊雙煞呼延贊、呼延弼兄弟的尺鍊聯手，也是一絕，狠辣無匹。

五人中武功就要算毒手郎中秦大山較差，但他練成毒沙掌，一隻烏黑有光的右手揮動之際，就會發出含有劇毒的掌風，毒沙掌擊中人身，就會劇毒攻心，但只要不被它擊中，掌風中所含的毒，自然不會很重，但在動手之際，時間稍久，也足可使你頭昏腦脹的了。

這就是說，這五個人沒有一個不是高手。五名戒律院弟子雖然都是少林寺百中挑一的精銳，但面對這樣五位高手，未免相形見拙。

二三十招之後，就漸漸被逼落下風，差幸他們每人都練成七十二藝中三種以上的降魔特殊功力，感到難以應付之際，就怪招突出，逼得對方後退不迭，就這樣勉强支撐着。

這時忽然從長廊竄起三條人影，了得一下移近至光身邊，低低的說了句：「師叔快去接應了無師弟截住羊角道人，這人(周子厚)由弟子來應付好了。」

話聲出口，雙掌連環劈出，一下截住了周子厚動起手來。(未完・十七)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血劍屠龍

魂遊地府得奇遇　夢上天堂結仙緣

天，很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路，很遠，偏偏又逢淒風苦雨。

一個無色無形，無聲無息，而又無影無蹤的幽靈，在沒命似的朝西方飛馳、狂奔。

飛呀飛，飛越了不知多少關山險阻；奔呀奔，奔過了不知多少河川道路。終於來到了天之涯、地之角，被一道河流所阻。

河床甚寬，水色中分爲二，一邊黑、一邊白，並行不淆，是爲「陰陽河」。一過黑水，便屬地府冥界矣。

陰陽河上有一座拱形長橋，即「奈何橋」，橋色亦分黑白，分隔陰陽二界。幽靈無從選擇，急匆匆的登上了奈何橋。

這眞是千古怪事，天下奇聞，幽靈一通過陽界，甫踏上黑橋，馬上蛻化出一個人(鬼)形來，原來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

這時候，小男孩才發現，奈何橋上鬼影幢幢，早已擠滿了男女老幼各式各樣的鬼。

「爹！娘！爹！娘！」

「師父！師叔！師妹！」

這一羣鬼，好像泥塑木雕的一般，小男孩喊破了喉嚨，却沒有激起絲毫迴響，甚至連一個回頭瞧一下的鬼都沒有。大家皆低垂着頭，排列成行，默默疾行。

鬼與鬼之間，似是彼此素不相識，也各不關心，各走各的，默無一語，靜悄悄地宛如一羣會走路的殭屍。

而且，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飄飄忽忽的，好像已失去了原有的重量或重心。

突覺一陣陰風吹過，小孩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顫，拉拉衣領，抹了一把淚，跟着大夥兒漫無目的地走去。

奈何橋的這一端特別長，一直向下延伸，深不見底，這就是著名的「無底洞」——是通往冥府的惟一途徑。

但聞河水怒吼，風聲呼嘯，腥臭之氣撲鼻欲嘔，原來河水悉爲罪魂罪鬼的屍血滙集而成。

大家一逕走向黃泉，走向九幽，也記不得走了多久多遠，只覺得水聲停了，風聲小了，黑暗的盡頭，亮起一盞碧綠色的燈。

燈下是一堵長牆，牆上有一道門，門的上方有三個斗大的金字：鬼門關。

鬼門關本來是緊閉着的，小男孩陡覺脚下一滑，通——一個收勢不住，竟將鬼門撞開了，正應了一句「鬼門本來就不開，世人自己闖進來」的古話。

赫！眼前猛的一亮，一面巨大無比的「孽鏡臺」就懸在前面，高高兩側有兩道的柵欄，又有無數牛頭馬面吆喝着，命大家排隊，依序而行，如爭先恐後不守秩序者，不是被鐵叉叉回，就是挨一頓皮鞭毒打。

這孽鏡臺實在奇妙已極，每一位鬼魂一行至臺前，前生是善？是惡？爲功？爲過？完全赤裸裸顯露無遺，有的看到自己的罪過，羞愧的無地自容，有的目睹自己的善功，沾沾自喜，再經過數名陰官一一盤查審問，核對一下在生時的全部善惡功過資料，然後便由當差的黑白無常，押解至三個不同的門。

小孩弄不懂趕死的人爲甚麼會這麼多，更不明白爲甚麼會有三個門，直至他觀察了好一陣工夫，才從衆鬼神的口裡，得到一個梗概。

輪迴門：是招生之門，門內坐着一位孟婆婆，掌管陰陽輪迴，「孟婆亭」上置一大缸，缸內裝滿「醧忘湯」(即迷魂湯)，凡是踏入此門的鬼，都是要即刻投胎轉世的，喝一碗辛辣香甜的「迷魂湯」，被孟婆婆在泥丸上一拍，便被送上「轉輪臺」投生去也。

居停門：可直通陰曹地府，專門收容不願投胎轉世，或有陰間探親訪友，或功過不清，尙待另行結算，必須稍作居停的鬼。

地獄門：這是罪惡之門，凡是生前作惡多端，爲害陽世者，死後必入此門，接受陰懲。

好不容易輪到小男孩了，「孽鏡台」上出現的却是一片空白，資料上似乎也沒有任何記載，一名陰官冷冰的問道：「叫甚麼？」

小孩毫不怯場，昂首挺胸的答道：「徐不凡。」

「多大？」

「十四歲。」

「那裡人？」

「祖籍濠州，先父生前是歸化城總兵，住塞外。」

「本官是問你死在何處？」

「保定府，五柳莊，我師父家。」

陰官沒再言語，打開「生死簿」，仔細查閱一陣，忽然臉色一沉，道：「你非法入境，必須立即驅逐。」

徐不凡聞言大急，道：「我不要離開，我父母師父等人都在這裡，我要去找他們。」

言畢，不顧一切，就往中間的「居停門」衝。

却被一個小鬼用鐵鍊套住，拉回至地獄門前，道：「大膽幽魂，生死簿上沒有你的名字，就是非法入境，非法入境就必須還陽，這可由不得你。」

徐不凡好強的脾氣，道：「我的親人都在這裡，我不走。」

小鬼苦笑一下，道：「他們說不定已經投胎轉世，就算尚在陰間，冥界遼闊，你也不一定能找得到。」

徐不凡道：「好歹我也要找找看，否則絕不還魂。」

他倔強不屈的性格，引起另外一名黑衣捕快的注意，過來說道：「小娃兒，你不想離境，只有一個辦法可想，入地獄門，擊鼓鳴寃，請一殿閻羅裁決。」

徐不凡傲然言道：「打官司就打官司，反正人已經死了，我甚麼都不怕。」

黑衣捕快上前與那陰官商量了幾句，陰官點頭表示認可，黑衣捕快立即領着徐不凡，放步踏進地獄門。

地獄門內好大的一片建築，首先映入眼簾的十棟插天大樓，正是陽世人人聞名喪膽的十殿閻羅，從黑衣捕快的口中，徐不凡得知十殿閻君的法號如下：

第一殿：秦廣王；
第二殿：楚江王；
第三殿：宋帝王；
第四殿：五官王；
第五殿：森羅王；
第六殿：卡城王；
第七殿：泰山王；
第八殿：都市王；
第九殿：平等王；
第十殿：轉輪王。

徐不凡來至第一殿前，毫不考慮，拿起鼓槌，通！通！通！連擂三響，口中大聲嚷嚷道：「寃枉啊！寃枉！」

閻羅殿內馬上走出一個身穿紅衣，足履長靴，頭戴官帽的將軍來，黑衣捕快急忙上前行禮，口稱捕頭。

紅衣捕頭寒着臉說道：「這個小鬼是怎麼回事？」

黑衣捕快將經過說出，紅衣捕頭隨即領着徐不凡走進第一殿。

第一殿內好可怖的一副景象，秦廣王碧眼、黑臉、紫鬚，高高的坐在上頭，左右各有一名判官，正在低頭疾書。下面有十名牛頭，十名馬面，手執刀斧，對面而立，不時發出牛鳴馬嘯之聲，以助堂威。

堂下，正有一名披頭散髮的婦女受審訊，婦人的後面還排着一長串待罪的鬼。徐不凡只好排在最後。

只見秦廣王猛拍了一下驚堂木，大聲喝道：「呔！好一個長舌婦，妳在陽世時最愛說長道短，無中生有，不知搬弄了多少是非，罰妳割舌，從此有口難言，並打入第三重地獄，受十年刀山之苦。」

立有一名小鬼，拔出利刀，將婦人的舌頭割下來。

婦人滿口是血，嗚哇大叫，被牛頭馬面押往地獄去。

待將所有的罪犯審完，秦廣王翻閱一下紅衣捕頭呈上來的資料，沉聲喝道：「帶徐不凡。」

徐不凡挺身而出，卓立堂下，秦廣王臉一沉，又道：「先給本王責打三十大板。」

「是。」

牛頭、馬面應聲站出，已將徐不凡拏下。

徐不凡大聲抗辯：「我又沒有犯法，憑甚麼打人？」

「凡擊鼓鳴寃者，不問情由，先責三十板，這是本殿的規矩，打！」

秦廣王一聲令下，牛頭、馬面立將徐不凡按倒在地，不由分說的打了三十大板，直打得徐不凡七葷八素，暈頭轉向，起身後仍搖擺不定，站不穩脚。秦廣王道：「徐不凡，冥法森嚴，律條甚明，你非法偷渡，本王判你立即驅逐出境。」

徐不凡振臂疾呼道：「我不服，既已來到陰間，絕不輕言離境，因爲錯誤在你們陰曹地府。」

「何以見得錯在我們？」

「也許官場辦事糊塗，漏列了我的名字？也許小鬼執法疏忽，殺錯了對象？反正又不是我自願入境，當然不能接受驅逐，請秦廣王還我一個公道來。」

徐不凡詞鋒銳利，絲絲入扣，秦廣王一時爲之語塞，沉吟半晌後道：「陰府辦案，三審定讞，十殿閻羅，各有所司，你如不服，可向三殿提出上訴，退堂。」

望着秦廣王威猛的背影，徐不凡大聲疾呼的說道：「我要上訴，我一定要上訴。」

可是，如何上訴，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來講，漫說是陰曹地府，就是陽世人間，他同樣一竅不通。

好在黑衣捕快與紅衣捕頭慷慨好義，古道熱腸，在他們的全力協助下，不但很快的辦妥了上訴的手續，還給他找了一個住的地方，暫時安頓下來。

尤有進者，兩位陰官還會在工餘之暇，常常敎導徐不凡陰功，這時才發覺，小小的徐不凡，家學淵源，根骨絕佳，已具備一等一的身手。

上訴的案子十分繁複，據徐不凡從側面得知，陰司爲了愼重起見，已派專人赴陽間查案，因而，開庭的日期也就一直無限期的延下去。

來十殿打官司的人，進進出出，絡繹不絕，有被告、也有原告，徐不凡得地利之便，知悉了不少人間奇寃，更結交了無數陰間的朋友，大家都奉勸他早日回陽，爲屈死的朋友們索仇討債，徐不凡却一本初衷，一心想與父母親人團聚，不肯還魂。

等，差不多等了一年多的時間，上訴的案子才有了着落，這日一大早，徐不凡便被帶進第三殿。

宋帝王甚是魁梧昂藏，寶相莊嚴，不怒自威，堂下除了牛頭馬面外，又增加了二十名手執巨斧的小鬼。徐不凡一進來，照例先是一陣牛鳴馬嘯，接着，宋帝王聲若洪鐘似的道：「你就是徐不凡？」

徐不凡昂首說道：「不錯！」

「你的案子，本王已查清楚，你的陽壽的確未終，純粹是誤殺，爲此本王已將保定府的城隍撤職，還懲辦了數名土地、小鬼。」

「我不信，查一件案子，不可能查這麼久。」

「陰司辦案，絕對大公無私，陽世的旁門左道，人情關說，一概行不通，之所以會稽延至今，主要是找不到你的屍體。」

「甚麼？死人也會失踪？」

「不是失踪，是被你們徐家的忠僕，大漠八駿與天地二叟偷運走了。」

「運往何處？」

「長白山。」

「且不管我的屍體在何處，既來之，則安之，請允許我留在陰司，找尋我的親人。」

「不行，一個陽壽未終的人，我們絕對不能收留。」

「可是，人死不能復生，尤其事隔一年多，根本已無還魂的可能。」

「你錯了，事實上你一息尚存，並沒有死。」

「這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不由你不信。本王的判決與秦廣王同，驅逐出境。你如果不服，可以再上訴五殿森羅王，作最後裁決。」

「我當然不服，我當然要提出再上訴。」

徐不凡嚷着離開第三殿，隨即提出再上訴的申請。

再上訴需要有相當充足的理由，徐不凡明言欲與父母團聚，共叙天倫，以及尋找失散的師父、師叔及師妹。

也正因爲要追踪這些人的下落，又躭擱了不少時間，才正式開庭。

森羅王就是一般人慣稱的閻羅王，身穿大紅蟒袍，腰繫玉帶，頭戴王冠，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徐不凡進入第五殿，才站穩脚步，閻羅王便開口道：「徐不凡，你的父母叫甚麼名字？可還有別的親人在冥府？」

徐不凡不慌不忙的說道：「先父徐全壽，母親柳氏，先曾祖徐達等幾位老人家應該都在這裡才對。」

閻羅王翻閱一下手邊的資料，道：「中山王徐達，歸化總兵徐全壽，開國靖邊，功在社稷，俱已昇天爲神，不在陰司。」

「我母親呢？」

「柳氏懿德永昭，妻以夫貴，亦已爲仙瑤池。」

「先師黃天德在那裡？」

「已轉世投胎。」

「先師叔黃明德、黃宏德又在何處？」

「黃明德與黃宏德，經查有病在身，暫留冥域養息。」

徐不凡抓住理由不放，理直氣壯的道：「閻羅王，我的兩位師叔既然有病在身，我更應該留下來照顧他們。」

閻羅王笑道：「不用了，已經有人照顧。」

「是誰？」

「黃綿綿，你的師妹。」

「綿綿少不更事，又是女兒家，諸多不便，還是讓晚生留下來比較好。」

「徐不凡，你一片赤誠，孝心可感

，本當准你留在幽冥，怎奈你命中註定要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本王却不敢逆天行事，必須判你還陽。」

徐不凡聞言大急，方待出言爭辯，閻羅殿外，紅衣捕頭惶惶張張的走進來稟道：「啓奏王爺，門外有仙客求見。」

閻羅王道：「是那位仙客？快請！」

紅衣捕頭還來不及開口，殿外已走進一位禿頭和尚來，一件破袈裟歪歪斜斜的披在身上，矮胖的身材，又凸出一個大肚皮，右手裡的酒葫蘆晃盪作響，左手裡的滷狗腿還剩下一半，全身髒兮兮的一臉邋遢相，拖着一雙布鞋，「蹺踏、蹺踏」的走進來。

他這一副德性，早已馳名古今，神鬼皆知，閻羅王一見是神僧濟顛，忙不迭的離開寶座迎下來，恭謹有禮的道：「啊，原來是道濟老仙翁，不在天庭逍遙，是甚麼風吹到冥府來了？」

濟顛俗名李修緣，剃度於西湖靈隱寺，法名道濟，畢生放浪形骸，不拘小節，以「修心不修口，做個自在佛」自許，每於喜笑怒罵中渡化於人，在世時人們便以活佛視之，坐化後仍一沿舊習，爲天庭增色不少。

見閻羅王迎了下來，濟公笑呵呵的道：「不敢，不敢，一來瓊漿仙菓吃得有點倒胃口，很懷念燒酒肥狗腿；二來幾位老仙翁近來又舊事重提，嘮嘮叨叨的，想知道秦檜、王倫、武則天等，這幾個歷代懸而未決的亂臣賊子是否已逮捕歸案？」

閻羅王一聽就知道濟顛是來查案，面部立現愧色，道：「說來慚愧，本王實在有虧職守，請仙翁明鑑，千百年來，十殿少說已簽發五百道通緝令，怎奈梟雄詭詐，遁身有術，仍有不少震撼古今的大案子，迄今還未偵破呢！」

望了徐不凡一眼，又道：「不過，現在似有一線曙光，如果一切順利，或許很快就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

「閻羅兄有何妙計？」

「本王很懷疑，秦檜等這一羣奸雄惡棍，玩權弄術，財大勢大，或則求得不死丹藥，避居蠻荒；或則買通奇人方士，死後設下禁制，神鬼莫入，其鬼魂仍滯留陽間。」

「若果眞如此，事情就痲煩了，此事非陽世之人莫辦。」

閻羅王指着徐不凡，道：「這裡就有一個現成的，徐不凡乃中山王之後，文才武功俱佳，馬上就要還陽。」

言畢，取出一面上鑄「閻王令」三字的金牌字，以及一本詳載歷代通緝犯的小册子，交給徐不凡，鄭重其事的道：「本王現在委派你爲閻王特使，有權調遣大小陰官，逮捕一切罪犯，如遇特殊情況，並可先斬後奏。」

徐不凡却拒絕接受，沒好氣的道：「不！你判我還陽，還要抓我當公差，我不幹。」

濟公拍着徐不凡的頭，口沫四濺的道：「傻小子，有了閻王令，陰陽兩界，你便可以通行無阻，還怕見不到你的親友？日後但能建得汗馬功勞，必可昇天爲仙，自會與徐家歷代仙長重聚，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緣，可謂古往今來第一人，別人打着燈籠都找不到，還不趕快接過來。」

聽濟公這麼一說，徐不凡這才開了竅，將金牌、小册子收起來。

閻羅王公務繁忙，正在升堂問案，濟顛亦不便久留，隨即領着徐不凡告辭而出。離開閻王殿後，濟公忽然心血來潮，道：「小娃兒，你有沒有聽人說過，來到陰曹地府，沒有去逛過十八重地獄的是土包子，走，我老人家帶你去逛一逛。」

＊　＊　＊

十八重地獄，在陽世時徐不凡就早有個耳聞，知道是專門懲罰在陽間做了壞事，而未得到報應，或報應不夠的鬼魂，但詳細情形如何，却不甚了了，聞言甚爲雀躍，立即滿口答應下來，跟着濟顛就走。

地獄就在十殿後面不遠，老遠就可以看到，有一根石柱插天而立，柱上「十八重地獄」五個大字，清晰可見。

從濟顛的口中，徐不凡得知，每一重地獄，有一名地獄主，主管一種酷刑，其詳細名單如下：

第一重地獄主迦延，典泥犁；
第二重地獄主屈遵，典刀山；
第三重地獄主佛進壽，典沸沙；
第四重地獄主佛屎，典沸屎；
第五重地獄主迦世，典黑耳；
第六重地獄主嗑嵯，典火車；
第七重地獄主湯謂，典鑊湯；
第八重地獄主鐵迦然，典鐵牀；
第九重地獄主惡生，典嗑山；
第十重地獄主經闕王名，典寒冰；
第十一重地獄主毗迦，典剝皮；
第十二重地獄主遙頭，典畜生；
第十三重地獄主提簿，典刀兵；
第十四重地獄主夷大，典鐵廓；
第十五重地獄主悅頭，典冰地獄；
第十六重地獄主經闕王名，典鐵册；
第十七重地獄主名身，典蛆蟲；
第十八重地獄主觀身，典烊銅。

繞過石柱，馬上就是第一重地獄，濟顛向迦延獄主打了個招呼，便與徐不凡跨步而入。

徐不凡立爲眼見之事看得呆住了，眼前是一大片無邊無際的空曠，沒有樹石、沒有房舍、沒有花草、也沒有水，只有數不清的鬼魂，木然的分散四處，任憑風吹雨打日晒，不言不語，如癡如傻。

看了半天，看不出一點頭緒，弄得徐不凡滿頭霧水，道：「這算是甚麼刑罰？泥犁又是甚麼意思？」

濟顛道：「泥犁是梵語，意爲一切皆空，乃至苦之境，你看到沒有，這種寂寥如死，滿目皆空，連聲音都沒有，爲靈魂之煉獄，專懲心術不正之人。」

在第一重地獄裡兜了一個圈子，又進入第二重地獄，只見小山縱橫，羣峯交抱，觸目遍地山石，草木不生，原來是一個寸草不生的地方。目力所及之處，滿山遍野，全部佈滿了鋒利的刀。

數名獄卒正趕着一大羣罪犯，在刀山上來回走動，有那動作遲緩，或者沒有確實踩上尖刀的，不是被鐵叉穿胸而過，就是一頓皮鞭毒打。

一個個脚掌上千瘡百孔，膿血不止，呼疼喊痛之聲不絕如縷，有那體弱多病支持不住的，雙脚一軟便栽下去，身上立刻就是無數的血窟窿。

處處都有白骨，處處都是鬼屍，陰風慘慘，鬼聲啾啾，看得徐不凡透體生寒，毛骨爲之悚然。

濟顛語重心長的道：「此獄典刀山，全爲生前不走正路的人。」

伸手拉了徐不凡一把，二人雙脚離地而起，眨眼便到了第四重地獄。

四獄典沸屎，一個大池，其大如海，不見邊際，裡面注滿了糞便屎尿，由於時日過久，全池發酵滾沸，數不盡的男男女女，在糞池內載浮載沉，不是吞下糞便，就是喝下尿水，是專門懲治慣賺骯髒錢的無耻小人，死後讓他們身陷糞池，不得乾淨。

地獄遼闊，滿目悽慘，徐不凡只能略事瀏覽，無法深入觀察，在濟顛的如珠笑語中，已至七獄。

第七重地獄裡的景象很特別，井然有序的排着七七四十九口大油鍋，鍋下烈火熊熊，鍋內滾油沸騰，投入油鍋內的鬼魂，僅僅聽得半聲慘叫，僅僅翻了一個滾，便被炸酥炸焦，變成一堆乾骨頭。

第十一重地獄的情形更恐怖，只見一排排、一行行，豎着無數銅柱，每一根柱子上綁着一名罪犯，執刑的小鬼，拿着一柄利刃，正熟練的進行剝皮的工作。

剝皮的手法更是乾淨俐落，循序漸進，層次分明，有如屠夫剝豬皮一般，所不同的是，豬係死剝，鬼是活剝，鮮血淋漓，皮肉橫陳，哀鳴之聲此起彼落，不忍卒聞。

第十五重是冰地獄，上下四方，全部是冰，在陽世做了壞事，而巧計逃脫報應者的鬼魂，在此均吃足的苦頭。

冰已經夠冷了，凡是在此獄的受刑者，不分男女，無論老幼，全部赤裸着身子，在由東至西，搬運巨大的冰塊。當東邊的冰山搬空時，又開始從西邊搬回東邊去，反反覆覆，永無止歇。

大家的手臂、肚皮全凍紅凍腫了，全身到處都是凍瘡，却沒有一個敢偷懶的，因爲偷懶的結果，一定會換來一頓狠揍。

還沒有到十七重地獄，老遠就聞到一股強烈的臭氣，因爲十七獄是蛆蟲的世界，滿地滿牆，目力所及之處，密密麻麻全部是蛆蟲。

受刑者的身上，自然也爬滿了蛆蟲，揮之不去，殺之不絕，鬼屍更是蛆蟲的溫床，如蠶之食桑，速度驚人，只要一忽兒工夫，便剩下一副骨架子。

十八獄乃烊銅之獄，一個大池子裡，注滿了銅水。

能熔銅爲水，溫度之高，可想而知，丟下去的鬼魂，根本連打一個滾的機會都沒有，只見到幾個藍色的泡沫，便化作水，燒成灰，永世不得超生。

看完十八重地獄，徐不凡感觸良多，在回程的途中，濟顛咕咚的喝了三大口酒，抹一下嘴巴，道：「小子，帶着你磨蹭了這麼老半天，可有甚麼感想？」

徐不凡道：「晚生覺得，善惡報應，絲毫不爽，即使能騙得了人，却絕對瞞不過鬼神，爲人處世，壞事可千千萬萬做不得。」

濟顛哈哈大笑道：「娃兒小小年紀，能悟得三分禪機，實屬難能可貴，這也正是我老人家帶你遊地獄的目的。」

微微一頓，接着又鄭重無比的說道：「在陽間有一句話說，善惡到頭終須報，不報今朝報明朝，這句話充滿禪機，乃至理名言，可恨世人愚魯，當耳邊風。事實上不論是再厲害的奸雄梟首，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的陰謀家，就算能躲過陽世的制裁，也絕對逃不過冥府的審判，十八重地獄的存在，就是一個最好的証明。」

返回十殿，向黑衣捕快、紅衣捕頭，以及兩年多來新交的鬼朋友一一告別，帶着朋友們的祝福與寃情，隨濟佛結伴而去。

走出地獄門，登上奈何橋，一踏入陽界，徐不凡的軀體馬上消失不見，又恢復原來無色無形、無聲無息的幽靈。

來時倉皇失措，未及詳查，奈何橋畔原來還有一座「彩虹橋」，直達南天門。這彩虹橋十分奇特，只有一半，靠地面的一邊，空蕩蕩的根本無橋可通，徐不凡約略的計算一下，少說也在百丈以上。

換句話說，除非是神仙，凡人是絕對上不去的。

徐不凡大爲不解，道：「老神仙，惡鬼都是被十殿捉拏到案，善鬼却登天無路，這太不公平，難道不歡迎做善事的人？」

「仙門大開，當然竭誠歡迎。」

「既然歡迎，爲何登天無路？」

「有路，有路，機緣一到，自會有金童玉女相迎。」

說罷，將葫蘆裡的酒喝個精光，扔進了陰陽河，甫至彩虹橋下，橋頭立即放下一道彩梯來，濟顚揮揮手，登上彩梯，瞬即人梯皆消失不見。

徐不凡忽然想起一個大難題來，大聲說道：「老神仙，你老人家還沒有告訴我，到底該如何還陽呢？」

「娃兒佛緣不淺，自有異人接引，用不到老衲我來多管閑事，咱們有緣他日再會。」

說至最後，迴音縹緲，似已遠在南天門。

向東望去，徐不凡但見關山疊障，雲濃天低，歸路茫茫，眞不知如何還陽，如何離開這個神、鬼、人的三角地帶。

正感徬徨無主間，突聞彩虹橋頭傳來一陣爽朗的笑聲，循聲望去，正有一僧一道立在橋頭。

和尙雙掌合十，說道：「阿彌陀佛，有勞回道兄遠送，請就此別。」

回道人取出幾個小藥瓶來，道：「無根禪師，這幾瓶丹藥，請代轉送姓徐的娃兒，他日也許會用得着，算是貧道對徐老頭兒的一點心意。」

老和尙接過丹藥，便即輕飄飄的落下彩虹橋。

無根和尙逕自來到徐不凡的面前，道：「徐不凡，回道人的靈丹妙藥可是萬金難求，還不快快謝過。」

徐不凡如在五里雲霧中，不明究裡，傻楞楞的道：「大師何人？回道人又是誰？」

無根和尙滿臉堆笑的道：「提起回道人來，可是大大有名，姓呂名洞賓，號純陽子，自稱回道人。」

不知道回道人，呂洞賓可是耳熟能詳，徐不凡急忙望天一拜，道：「晚生徐不凡，謝謝仙翁厚賜。」

呂洞賓揮揮手，含笑而去，徐不凡望着無根和尙，道：「前輩還沒有說，你老人家是誰？」

「老衲無根。」

「也是神仙？」

「亦仙亦佛亦人。」

「老前輩怎麼曉得在下？」

「老衲剛剛還在和你們徐家的人喝酒呢。」

「我們徐家的人？是先父？還是先祖？」

「徐中山、徐全壽都在座，他們再三拜託老衲，收你爲徒，雪報奇仇。」

「啊，原來如此，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一拜。」

「免了，近千年來，老衲收徒無數，從來不時興這一套，咱們該上路了。」

遙空一招手，立從天際落下一隻白鶴來，師徒二人上鶴背，向東飛去。

徐不凡道：「師父，我們要到那裡去？」

「長白山。」

「聽說我的軀體在那裡？」

「地點還是老衲選擇的。」

「徒兒眞的能夠還陽？」

「如果不能，閻羅老兒就不敢將你驅逐了。」

「可是，徒兒記得很清楚，我的雙腿一臂已斷，即使復活也是一個殘廢。」

「你的雙腿早已接好，完整如初，遺憾的是左臂遺失了，無法復原。」

「我的左臂怎麼會遺失呢？」

「事情是這樣的，你遇害之後，情況十分危急，不單你的軀體亟待運離五柳莊，以免仇家趕盡殺絕，你已斷的雙腿一臂，更需要火速冰凍，始可免於腐爛。是以，軀體係由八駿運送，三肢則藉助法力，先一步埋於長白山巓的冰雪之中，不幸，當你的軀體運到，準備續筋接骨時，一條左臂却突然不見了。」

「冰天雪地之中，何以會失落？」

「可能是被饑餓的野狼吃掉了。」

徐不凡輕輕一嘆，道：「這些事，你老人家是怎麼知道的？」

「爲師的當然知道，因爲這一切都是老衲一手包辦。」

「五柳莊，先師他們全家結果怎樣？」

「趕盡殺絕，鷄犬不留，沒有剩下半個活口。」

白鶴乃神鳥，老和尙更是法力無邊，天剛濛濛亮，師徒二人便來到長白山下。

長白山的雪已溶化，大地一片碧綠，無根和尙步入山窪，直朝峭壁下的一個天然洞穴走去。

人尙未至洞口，八駿之五便迎了上來，迫不及待的說道：「老禪師，事情怎麼樣？我們公子是否已經可以還陽？」

無根大師僅點點頭，未曾開言，一逕放步走進洞穴去。

洞穴內，甚是廣闊、整潔，一張石床上，虎皮爲褥，鴨絨暖被，徐不凡正舒舒坦坦的躺在那兒。

天叟丁威、地叟毛奇，以及大漠八駿，一見是無根大師，皆喜形於色，一齊跟着老和尙來到石床邊。

無根和尙摸摸徐不凡的額頭，把了一下脈，道：「這幾天，不凡的情形怎樣？」

天叟丁威道：「還是老樣子，不言不動，三餐必須餵食，好像一點知覺也沒有。」

老和尙點點頭，目光凝注洞外，朗聲說道：「不凡，你可以還魂了。」

話甫落地，洞口的空氣似是起了一陣微弱的波動，隱隱約約中，有一個影子投向徐不凡，很快便合而爲一。

奇蹟馬上發生，徐不凡睜開雙目，陡地坐了起來。

八駿好不高興，齊聲叫了一聲：「公子！」天叟丁威、地叟毛奇同喊一聲：「少主！」八駿二老，全部跪倒在

地，叩謝無根不迭。

過份的驚喜，一時之間，大家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眼淚却如斷了線的珍珠一般流下來。

無根和尙的臉色却極爲嚴肅，道：「不凡，在陰曹地府裡的事，你還記得嗎？」

徐不凡似是在回想許久許久以前的往事，沉思半晌後才說道：「記得，我都記得。」

「說說看，你曾經遇見過那些人？」

「閻羅王、濟公活佛、呂洞賓，好多好多。」

「閻羅王可曾交給你甚麼東西？」

「一塊閻王令，一份黑名單。」

「還在嗎？」

徐不凡探手入懷一摸，連說：「在……在……」

老和尙指着八駿二老，道：「這幾位你可認得？」

「認得，當然認得，八駿曾是先父的貼身侍衛，二老是先祖父的隨身保鑣。」

「現在下床來，活動活動看。」

徐不凡如言跳下床來，甩甩臂，踢踢腿，蹦蹦跳跳，道：「師父，一切都正常，好像比以前又長高了。」

老和尙見他既記得陰間經歷，復清楚陽世之事，身體又極靈活，這才大放寬心。

徐不凡拉起八駿二老，道：「我爹是怎麼遇害的？你們又是如何逃得一死，適時趕到五柳莊？」

地叟毛奇有條不紊的道：「兩年多前，韃靼法王巴爾勒，親自來到歸化城總兵府，呈獻了一方『連體蛤蚧化石玉佩』，請總兵老爺代爲進貢皇上，當時，總兵大人爲了愼重起見，立派第二副總兵尤猛親自押送至京，詎料，送到大內時，却發現是僞造的贋品。」

徐不凡道：「既然是進貢的東西，必係出於眞誠，於理似無可能將贋品當貢禮，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天叟丁威道：「少主，貢品到底是眞是僞，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尤猛將軍下落何處？」

「有人說被就地正法，有人說是畏罪潛逃，事實究竟如何，誰也不知道。」

「後來呢？」

「龍顏大怒，頒旨免了老爺的總兵職務，着令回京受審，追查責任。」

「回京受審，乃理所當然，怎麼會死在大同府？」

「老爺將總兵職務交給第一副總兵褚鵬舉後，便束裝返京，沒想到，在大同府又接到第二道聖旨。」

「怎麼說？」

「滿門抄斬。」

徐不凡心頭一沉，道：「既是滿門抄斬，二老八駿亦恐難倖免，你們是如何逃出來的？」

地叟毛奇道：「大人接過聖旨後，發現是假的，一面堵在門口，與大同府的兵馬力拚，一面命我們二老八駿，火速離開，馳赴保定府救走公子，那知，當我們到達五柳莊時，還是慢了一步，少主已倒臥血泊之中。」

徐不凡忍不住掉下兩行熱淚，道：「那天，我剛剛得到雙親遇害的噩耗，正準備去大同奔喪，就在這個時候，師門也慘遭不幸，被人滅門。」

八駿之首說道：「我們到的時候，公子是倒在五柳莊外，莊內的惡鬥亦已接近尾聲，爲了公子的安全，未敢久留，不知兇殺是否因少主而起，行兇之人可是朝廷官兵？」

徐不凡道：「此事與朝廷無關，純係武林同道所爲。」

「五柳先生黃天德，德高望重，淡泊自守，一向與人無爭，怎麼會慘遭滅門之禍？」

「爲了血劍、血書。」

此話一出，八駿二老俱皆吃了一驚，天叟丁威道：「號稱天下第一奇劍奇書，又稱聖劍聖書的血劍血書，當眞在五柳莊？」

徐不凡道：「先師守口如瓶，我是事發當天才曉得的。」

「可知落在何人之手？」

「我受傷昏迷後，一概不知。」

八駿之二說道：「現在少主業已康復，老爺被害的詳情，也大致查出一個頭緒來了，我建議咱們立刻展開復仇的行動。」

八駿之三第一個響應，從石床下取出一本簿子來，雙手呈給徐不凡，道：「仇家的姓名住址，身份來歷，以及事實經過，上面都記載得清清楚楚，另外還有一大批物証，請公子過目。」

徐不凡接過簿子，細心翻閱着，臉色在悲愴中透出幾許欣慰，看完之後說道：「這些資料是從那裡來的？」

地叟毛奇答道：「有的是我們自己蒐集的，有的是買的，大部份是神偸孟元，與神探刁鑽供應的。」

「啊，這兩位江湖奇人也願意挺身而出？」

「不錯，孟元、刁鑽有感於徐家世代忠良，故而拔刀相助。」

「兩位前輩現在何處？」

「又去蒐集資料去了。」

「好，陰曹地府的事，有閻羅王的黑名單，我們徐家的血海深仇也有血帳簿，等一下我將師門的仇家登錄成册後，咱們就可以採取行動。」

無根和尙却大不以爲然，一本正經的說道：「不……血書、血劍乃武林瑰寶，必須奪回，以杜禍源。而徐總兵之死，更是關係重大，就老衲所知而言，這一樁千古奇案，必然會牽扯到當朝顯貴，番邦君臣，甚至於可能是通敵叛賊，與韃靼法王陰謀的一部份，個人血仇事小，國家盛衰事大，必須愼重將事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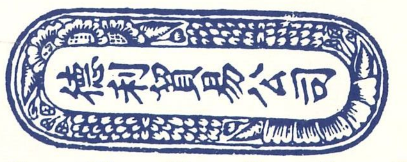
（未完·一）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 1 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右列印章，以免受騙。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德　利　貿　易　公　司　啓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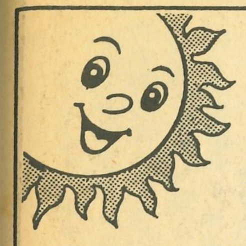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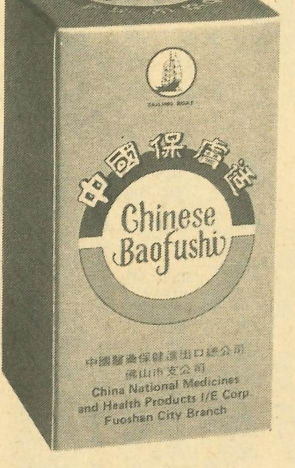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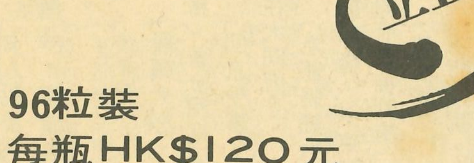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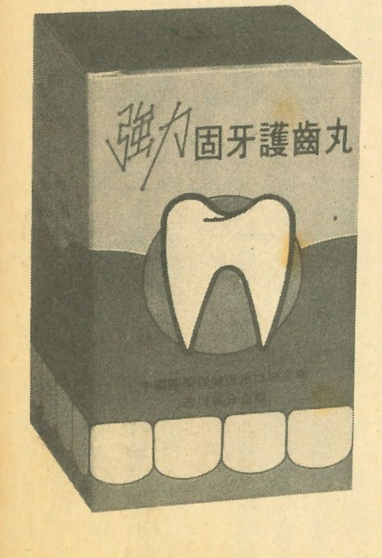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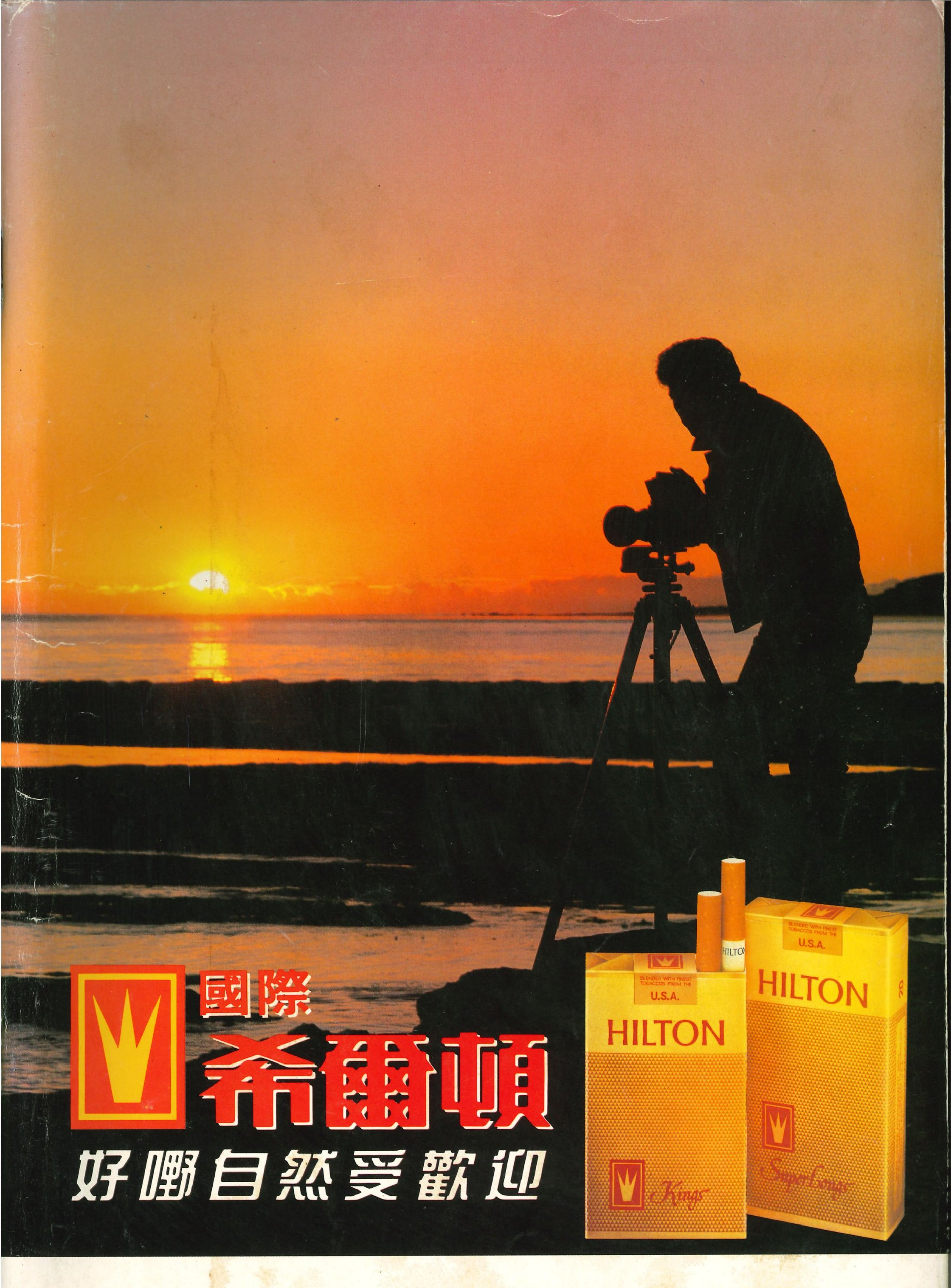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嚼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脱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